武俠世界
$2.00
800

編後話

本刊創立之初，即抱定以薄利多銷，網羅名家執筆，務求使愛護本刊的讀者們，在緊張生活中，暇閑之餘，能獲得調劑身心的精神糧食爲宗旨。十多年來，本刊同人等本着上述宗旨，雖在世界性的經濟不景，百物昂騰中，仍然埋頭苦幹，勵精求工，艱苦奮鬥，以圖盡善盡美，無負於廣大的讀者們的期愛！今期，是本刊邁進八〇〇的一期，本刊同人更深切地盼望作家們的通力合作，把培養了十多年的出版園中的一株奇葩，灌溉，施肥，使它更能在出版界中發出璀燦的光輝，更深切地盼望世界每一角落的讀者們，給予我們鼓舞支持，和寶貴的指正！

***　　　***　　　***

本刊園地絕對公開，除特約名作家撰寫長篇連載外，更闢有精選短篇欄，歡迎各地文友踴躍投稿，字數約爲二萬至二萬五千字爲合，內容不拘古代武俠，或近代英雄，只以故事曲折離奇，文筆洒脫爲主，敬希愛護本刊的文友們不吝珠玉，至感至盼！

最後，本刊同人等在八〇〇期於茲，謹祝各位讀友身心愉快，百事安寧。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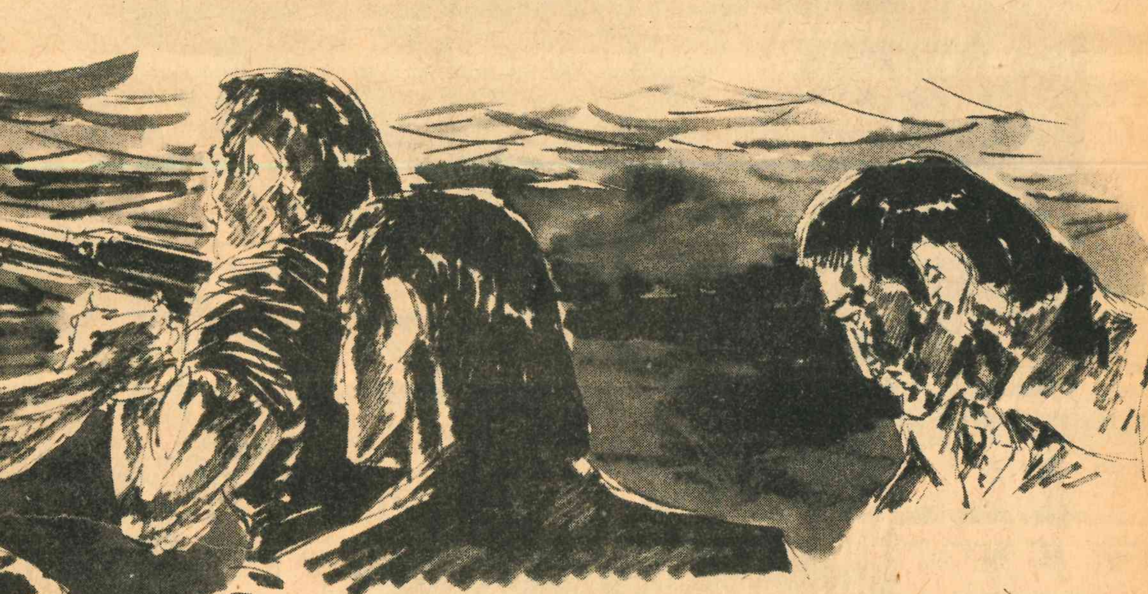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80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鬼子傳奇故事／上官庸·著　盧令·圖

毒王子



刦匪落網　毒梟內鬨

驕陽似火，連吹過來的風也帶着烘熱，街道上行人汗流浹背，都爲三餐勞碌奔波。

趙克中站在「萬寶銀行」的斜對面，頻頻地望着腕錶，已經是下午四時五十分了，爲什麼自己所期待的情形沒有出現？

趙克中是一個四十歲左右，身材瘦削的中年男子，他皮膚黝黑，顴骨突起，兩塊薄而帶弧型的咀唇，緊緊的闔着，顯得既果敢而又陰鷙的。

他一雙灼灼的眼光，望定了「萬寶銀行」的入口處。

就在這個時候，「萬寶銀行」的鐵閘忽然拉了下來。趙克中雙眉一揚，右手不由自主地伸到袋中去。

他腦下，額上全是汗水，這時，也許由於心情緊張的關係，豆大的汗珠更是簌簌而下，可是趙克中並沒有伸手去抹，他兩隻手都揷在那欵式已經落伍的上裝袋中。

他又望了望腕錶，是下午四時五十五分，唔，應該是動手的時候了。

「萬寶銀行」的舖位並不大，只佔兩個「冧巴」，位置處繁盛的「北方街」中央。是一間資格很老，但分行却不多的銀行。

趙克中咬了咬唇，終於邁開大步，向斜對面的「萬寶銀行」走過去。

他來到「萬寶銀行」門口，見鐵閘居中的小門開着，於是低首踏了進去。

銀行中的男女職員正忙於埋數和收拾文件，準備下班回家，第一個看到趙克中的是女出納廖佩珍，她一瞥見趙克中兇霸霸的神色，已經意味到會有什麼事發生了。

果然，廖佩珍雙眼一花，見對方手中已多了一把點三八左輪手槍。

「別動！」趙克中驀地大喝一聲，道：「我只要錢，不要命！」

那時候，銀行裏一共有十餘個男女職員，聞聲相顧失色，登時呆住了。

趙克中手指緊扣着槍掣，一步一步地向櫃枱走了過去。他自袋中掏出一個麵粉袋，向櫃面一拋，道：「把錢裝進去！」

廖佩珍正在一條通向閣樓的樓梯口，當時也在槍咀指嚇之下，只見她花容失色，雙唇蒼白，忽然一個倒栽葱，暈倒下地。

趙克中瞥見了地上的廖佩珍一眼，咀角泛出陰狠的笑容，沉聲喝道：「快聽我的話，把袋子裝滿！」

出納主任錢江華遲疑了一下，緩緩地踏上前，拿起櫃枱上的袋子。

就在這一刹間，銀行裏警鐘大鳴，原來廖佩珍只不過詐暈，樓梯旁有一個隱蔽式的警鈴掣，她身子一倒下地時，立即按動警鈴。

趙克中那裏料到警鈴會突然响了起來？慌亂之下，向天花板射了一槍，大聲喝道：「別動！」

銀行裏的職員本來還在懷疑刦匪手中的短槍孰眞孰假，此時見他鳴槍示威，不由大吃一驚，紛紛舉起手來。

趙克中見街外人聲喧嘩，倏地一個箭步竄上前，指着男職員阿棠，道：「快把鐵門關起來！」

在槍口指嚇下，十九歲的阿棠微顫着身子，上前把大鐵閘當中的小門關上了。

趙克中這才滿意地點了點頭，道：「你們全給我站着別動，否則我槍下無情！」

十餘個男女職員已經嚇得臉如土色，那裏敢稍動分毫？

趙克中神態鎭定，緩緩揭起櫃面的木板，踏進內廂，他打開抽屜，見裏面放着一叠叠的鈔票，但都是十元面額的，臉上閃過一陣失望的神色，問道：「夾萬呢？」

出納主任錢江華向不遠處的夾萬呶呶咀，趙克中大喜，說道：「你們誰有鎖匙？快打開它！」

錢江華猶豫一下，向夾萬走過去。趙克中揚槍揮手，道：「你們全舉高手，面向牆壁站着別動！」

在這種情形之下，十餘個銀行職員只得唯命是從。

不一會，錢江華已將袋子裝滿錢拿過來，趙克中瞥了一眼，滿意地點着頭。

他自袋中取出鐵綫，將衆人雙手反綁，雖然他另一隻手拿着手槍，但動作仍然異常純熟敏捷。

「先生，你……你想幹什麼？」錢江華鼓起勇氣，訥訥地問。

「拿你們當人質，」趙克中冷靜地說：「離開這裏。」

這時，遠處傳來了「嗚嗚」的警車聲，跟着，擴音器傳來招降的聲音了：「萬寶銀行已經被我們包圍，請快出來投降！」

趙克中聞言眉尖一蹙，咀角現出了一陣冷笑。

「他媽的眞倒霉！」他喃喃地詛咒着。

招降的聲音不斷自外傳來，可是，趙克中不慌不忙，燃上了一口香烟，銳利的眼光，盯住了那十幾個男女「人質」。

忽然，枱面的電話响了起來。

趙克中渾身一震，銀行裏二十餘道眼光，一齊望定了枱面的電話。

電話的鈴聲一陣陣直襲衆人心頭，趙克中沉吟了一會，終於上前拿起了電話筒。

「喂？」

「我是偵緝署的副主任劉東，我想和你談談。」

「好極了，」趙克中雙眉一揚，道：「我也正要找你們談談。」

「首先我要告訴你，你現在惟一可走的一條路，就是棄械投降。」

「我看未必！」趙克中冷冷地道：「不要忘記，有十一個人質在我手中！」

「如果你立即放人質，棄械投降的話，我們答應你從輕發落！」

趙克中聞言仰天哈哈大笑，道：「既然這樣，我又進來幹什麼？」他頓了一頓，又道：「好好聽着，我要你們供應兩輛私家車，讓出一條路來給我走！」

「帶着人質一起走？」

「當然。」

「你們一共有多少人？」

趙克中眼珠一轉，這才想到外面的警方，並不知銀行裏的情形，於是答道：「四個。」

「你們一共有多少枝槍？」

「四支。」

「你們以前做過世界沒有？」

「沒有。」

「那麼，那些槍是從何而來的？」劉主任進一步試探匪徒。

「——從越南買來的。」

「你是不是潮州人？」

「不是。」

警匪之間在電話中，進行了「訪問式」的對答，最後，劉東副主任問道：「你現在有多

他轉過頭去面對着螢光幕，新聞報導員正

趙克中咬了咬唇，並不回答。

陳警官說道：「當時正是越南戰火最激烈的時

那男子「彭」地一聲把車門關了，但並不

少發子彈？」

「這是個秘密，不能告訴你，」趙克中不慌不忙地道：「如果你們想十一個人質平安無事的話，那最好答應我的條件。」

「我們可以考慮一下嗎？」

「當然可以，」趙克中將聲音一沉，道：「可是要快一點，我的耐性並不大好。」

「——好吧。」

掛下電話之後，趙克中伸手入袋把玩着子彈，右手仍然是緊握着短槍，監視着那十一個人質。

在「萬寶銀行」外面，附近的街道已經被封鎖，警方動員了數百名荷槍實彈，身穿避彈衣的軍警駐守戒備，在「萬寶銀行」對面舊樓的天台上，更埋伏着十幾個「神射手」。

這時，電視台，電台和報章的記者蜂擁而來，一家無綫電視公司並且派出了外景車及新聞組人員，進行實地轉播刧案情形。

銀行外面的緊張情形和銀行裏並無二致，那十一名人質渾身顫抖，不知命運生死如何，在刧匪趙克中手槍的指嚇下，捱着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

趙克中又燃上一口香烟，吩咐人質坐下地來。

他把玩着手槍，淡淡一笑，道：「我是有名的神槍手，如果你們稍有所動的話，我槍下絕不容情。」

忽然，電話鈴又响了，這次是電視台的記者打來的，趙克中重申他向劉副主任提出來的條件，並且保證人質性命的安全。

掛下電話後，趙克中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對於自已向警方提出來的要求，似乎很有把握的樣子。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已經是晚上九時多了。

趙克中開始覺得饑腸轆轆，唇乾舌躁，他朝着出納主任錢江華問道：「這裏有吃的東西麼？」

「沒……沒有。」

「水呢？」

「也……也沒有。」

趙克中罵了一句粗口，道：「好吧，咱們就這樣走着瞧！」

警方似乎有意採取拖延政策，要等刧匪精神委頓時才採取行動，因此，並沒有立即答應他的要求。

這一場警匪對峙，一直維持了十八個小時，——直至翌日上午十一時左右才有轉機。

劉東副主任在上午十一時十五分又打了一個電話進「萬寶銀行」。

趙克中一認出劉東副主任的聲音，便咆哮道：「你們究竟答不答應我的要求？快說！」

劉副主任沉吟了一下，說道：「老兄，以我的看法，你最好採取我的建議，向我們棄械投降——」

趙克中不待他說下去，便大喝一聲：「混帳，如果你們再不答應我的話，我便先將四個女人質殺了，然後帶其他七個男的衝殺出去，到時大家同歸於盡好了，哼哼，一命換十一命，倒是我佔便宜哩——」

趙克中才說到這裏，忽覺腦際風生，有件硬物直襲下來。

他心下一懍，急忙閃身要避，可是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叭」地一聲，他那把放在枱面上的點三八左輪，已被人掃落地上。

趙克中轉頭一看，原來有兩個男人質不知什麼時候掩到了背後，正向自己施襲。

好在趙克中，他頭一俯避過那一拳，退後一步，自懷中拔出一把六寸長的小刀來，向爲首那人質刺去。

可是，其他的人質見趙克中手槍已失，再也不猶豫，雖然反綁着雙手，還是向他當胸撞去。

六七個男人質同時發難，趙克中登時被撞跌於地，一個身材肥胖的男人質便撲到他身上把他壓住。

這時，女人質見機不可失，慌忙向鐵閘衝了過去。

這時，趙克中也知道大勢已去，暗暗嘆了一口氣……。

× × ×

王小克面對着螢光幕，雙眼眨也不眨地。

白小妹從房間內出來，見王小克面對着電視機動也不動，詫異問道：「小鬼子，你還沒有睡？」

「我在看捉刧匪！」王小克回頭一笑，說道：「他們捉到了！」

「白小妹向螢光幕望去，只見兩個便衣警探從「萬寶銀行」中捉了一個男子出來。

「原來只有一個人！」白小妹低呼一聲，道：「昨晚他在電話中爲什麼說有四個？」

「這只是虛張聲勢而已，」王小克淡淡一笑，道：「如果讓警方得悉他孤軍作戰，便構不成威脅了。」

「是怎樣捉到的？」白小妹打了一個呵欠，問。

「人質反抗，制服了刧匪，然後衝出來求援。」王小克答。

「這算是誰的功勞？」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這次警方行動爲什麼不見周探長？」

白小妹正要答話，門鈴忽然响了起來。

王小克向白小妹打了一個手勢，示意叫她去開門，不料房間裏人影一閃，小辣椒自內奔了出來，一面叫道：「我來開！」

門開處，站在門口的竟然是阿發。

小辣椒低呼一聲：「是你！」上下打量着阿發。

只見阿發頭髮梳得整齊，身上衣着光鮮，和以前簡直判若兩人。

王小克轉頭一看，見是阿發，不禁也是一呆。

「阿發，快進來坐。」

「在看電視嗎？」阿發昂首濶步地踏了進來。

王小克見他打扮有異常日，也是上下打量着他，道：「阿發，你發財啦？」

阿發「哈」地一聲，道：「難道只有你小鬼子可以發財不成？」

坐定後，王小克詫異問道：「你今天不用開檔嗎？」

「誰還耐煩在街邊擦鞋，賺那十元八塊一天？」阿發道。

「阿發，你今天早上吃了蒜頭不成？」王小克笑道：「口氣大得相當。」

阿發得意地笑了起來，道：「我已經轉行不做擦鞋仔了。」

「那你幹什麼？」

「你猜猜看？」

「做白領階級？」小辣椒插口問。

阿發搖着頭，道：「喂，你們茶也不倒一杯給我，這算是待客之道嗎？」

白小妹澀然一笑，起身去倒茶。

阿發一邊呷着熱茶，一邊打量着王小克的新居，道：「這地方很不錯啊，幾時我也買一層。」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淡淡地笑了笑，心知阿發必有奇遇。

「阿發，你還沒告訴我們轉了那一行哩！」王小克追問。

「推銷員。」阿發道。

「推銷員？」白小妹一呆，道：「那是騙人的啊！」

「什麼騙人！」阿發白了她一眼。

「據我所知，報章上刋登聘請推銷員的職位，多半是沒有底薪的，而且還要交一筆錢做担保。」

阿發得意地翹高了腿，笑道：「你猜錯了，我這份推銷員的工作，不但有月薪，而且還着實不低哩！」

「哦？」三人面面相覷。

「底薪八百元，另加百分之三十的佣金，還有兩百元車馬費，」阿發掏出一叠鈔票，道：「我昨天才去見工的，他們已先預付我半個月的薪水！」

三人瞪大了眼睛，阿發繼續說下去：「他們還向我担保，每個月起碼可以推銷三四千元以上的貨物。」

「推……推銷什麼？」

「牙膏，香皂。」

「是誰介紹你的？」小辣椒怦然心動，道：「這樣好的差使，我也想幹。」

「不用人介紹，我是看到報紙廣告去的。」阿發答。

「幾時上班？」

「下個月初，」阿發揚了揚鈔票，說道：「所以，我今天特地到來，想請你們出去喝茶慶祝。」

王小克伸腰打了個呵欠，說道：「我不去了。」

「爲什麼？」阿發愕了一然。

「昨晚我通宵看電視沒睡覺，」王小克又打了個呵欠，伸着懶腰，道：「現在非睡一會不可，小妹，小辣椒，你們去吧。」

他轉過頭去面對着螢光幕，新聞報導員正在向觀衆報導：「刧匪自認姓趙名克中，是越南偷渡入境的非法居民，警方在他身上搜到了十八發子彈……」

王小克心下一懍，一個刧匪身上竟然攜帶着十八發子彈，而且安然從外地偷渡來此做世界，這意味着什麼？

王小克隱約地感覺到，在刧案的背後，可能還有着一個大陰謀。

可是那究竟是什麼陰謀，王小克一時間却不知道——他當然沒有可能未卜先知。

「小鬼子，我們走啦！」阿發的聲音傳進耳畔。

「再見！」

望着阿發興高彩烈地和小辣椒白小妹離去，王小克忽然又想到，阿發找到的「高薪厚職」，其中一定別有蹊蹺。

以阿發的年紀和才幹，人家絕對沒有理由錄用他，而且還付出八百元的月薪！

王小克的猜想沒錯，阿發的那份「推銷員」工作，其中的確別有乾坤，只是他無論如何想不到阿發的工作和「萬寶銀行」的刧案，有着很大的關係……。

× × ×

周探長在病房門口猶豫了一會，終於推門踏了進去。

站在門外當值的軍裝警員立即把房門關上了。

周探長一踏進病房，便看到頭部紮着繃布的刧案疑匪趙克中。

趙克中本來闔着雙眼，聽到脚步聲才張開眼睛。

「我是警局的周探長，」周探長踏上前去，問道：「你就是『萬寶銀行』刧案疑匪趙克中？」

趙克中咬了咬唇，並不回答。

周探長拉了張椅子坐下來，淡淡地問：「在整個計劃中，你有沒有合夥人？」

趙克中仍然保持緘默。

「你曾向我們要求私家車逃走，我想，一定有同黨接應你的吧？」

趙克中咀唇掀動了一下，却不答話。

「趙先生，你應該知道，如果你和我們合作的話，我們還是可以從輕發落的。」

趙克中嘆了一口氣，沒有做聲。

「好吧，」周探長吁了一口氣，道：「你既然什麼都不肯說，那麼，只好等上法庭時向法官說了。」

周探長站了起身，來到房門口，忽然問：「你在本市有沒有家人？」

「沒有。」

「你終於開口了，」周探長淡淡一笑，道：「你是什麼時候偷渡來此的。」

「三個月前。」

「來此的目的就是爲了做世界？」

趙克中沉吟了一下，不置可否地笑了一笑，道：「探長先生，我可以睡一會嗎？」

「你以後還有許多機會睡的，」周探長進一步試探：「你的同黨得悉你落網的消息後，會有什麼反應？」

趙克中悽然一笑，把眼光投到天花板上，再也不望周探長一眼。

周探長離開病房時，見陳警官匆匆自樓下奔來，問道：「什麼事？」

「探長，我們查到了一些關於趙克中的資料。」陳警官將手中一份文件遞上前。

「你大致說給我聽聽。」周探長並不伸手去接。

「趙克中五年前是本市居民，由於毆打罪被判入獄，服刑期滿後便隻身跑到越南去，」陳警官說道：「當時正是越南戰火最激烈的時候。」

周探長雙眉一揚，問道：「這有什麼關係嗎？」

「有的，」陳警官答道：「他在一個美軍基地的雜物店中做事，平日就在練靶場中練槍，所以說，他是神槍手。」

「哦？」周探長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心想若非人質制服了他，警匪發生槍戰時，他身上一共有十八發子彈，倒可以製造一場大屠殺。

「他是利用什麼工具偷渡到本市來的？」周探長一邊向醫院外走去，一邊問。

「這個倒還沒有消息，」陳警官道：「不過據入境署的人說，他有可能乘搭機帆進入本市的。」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道：「這件案總算告一段落，現在剩下來的，是我們怎樣向他起訴了。」

陳警官口唇掀動了一下，似有什麼話要說，可是却咽回肚裏。

「你想說什麼？」周探長問。

「沒……沒什麼。」

周探長作了一個深呼吸，向醫院的停車場走去，道：「那麼我們還是回去吧，近月來本市治安越來越壞，我相信一定又有什麼刧案發生了！」

兩人上了車後，周探長發動了馬達，車子怒吼一聲，向外疾馳而去。

就在周探長的車子離去時，停車場中一輛小型「福士」房車的車門打開了，自車中踏出一個獐頭鼠目的男子來。

那男子年紀大約三十五歲左右，身上西裝畢挺，頭髮梳得服貼光亮，但和他那猥屑的相貌却不相稱。

那男子「彭」地一聲把車門關了，但並不

上鎖，逕自向醫院大門走去。

他來到二樓，轉過一條走廊，看到兩個警員在外駐守的病房，雙眉一揚。

那男子沉吟了一下，緩緩地向那個病房走了過去。忽然，甬道間的一個病房的門打了開來，女護士長望了那男子一眼，問道：「你幹什麼？」

那男子神色一變，訥訥答道：「我……我來探一個朋友。」

護士長望一望腕錶，道：「現在還不是探病時間，請你離去吧！」

「這個——」那男子猶豫着。

「先生，這裏是政府醫院，可不是私家醫院！」護士長冷冷地道：「你還是快走吧。」

那男子這才訕訕地離去，不過，他在醫院大堂的公衆電話亭打了一個電話，壓低着聲音，說道：「雲二哥，他們看得很緊，我沒有辦法接近他。」

對方沉吟了一下，說道：「那麼，你回來吧！」

「是！」

那男子如釋重負，輕鬆地來到他的座駕房車前，打開車門上了車。

半個小時後，來到鬧市一幢舊樓前，泊好車後，踏着木梯上樓。

他在二樓的一個門口停了下來，伸手敲一下門。

門「呀」地一聲開了，一個口啣香烟的男子向他打了個招呼，道：「吳大哥和雲二哥都在等你。」

那男子點了點頭，踏進客廳。

佈置簡陋的客廳正中，坐着兩個男子，其中一個皮膚黝黑，年紀大約五旬開外，身穿唐裝衫褲，袋口還掛着一條金鍊，相貌十分威武，正是H埠黑社會「四大家族」中「貝馬雙吳」中的吳廷英。

另一個年紀輕得多，大約廿七八歲，長得唇紅齒白，面如冠玉，衣着十分新潮，却是吳廷英的得力助手雲家文。

看官，筆者在撰述這個故事之前，非岔開一筆向大家介紹一下這吳廷英其人和本市的黑社會勢力情況不可。

根據美國毒品控制委員會的調查報告，每年運來本市的毒品，計有嗎啡十噸，生鴉片五十噸，吸毒者人數達到十五萬人。

本市成爲公認的世界黑市場的大本營，顯然和「四大家族」的神通廣大有關。

目前，「四大家族」實際操縱和壟斷整個H埠的毒品市場的本銷和外銷市場。他們除了具有龐大的潛勢力外，還有通天徹地的本領，一切的非法活動，不留痕跡，警方苦無證據，致令他們法外逍遙。

這「四大家族」的姓氏是馬，貝和兩個姓吳的。

「老吳」吳中光的活動範圍，以本市西區爲主，且以從事金山庄，外洋輪船，辦管，伙食等爲掩護。

馬天成是H埠富商，地產商。

貝志豪兼營酒樓，夜總會及一些黃色「架步」等。

至於吳廷英，他則經營酒樓業爲掩飾，他是目前泰國毒品的大買家，黑白雙道中新興勢力的大頭領。

吳廷英開設很多家酒樓，而且設有不少工廠，東南亞各地又擁有很多地產物業，同時在H埠各區開設多間「大檔」（即秘密賭檔），僅是旅遊區的一個豪華賭檔，就有七八層樓來作掩護。

表面上，吳廷英是一個殷實商人，是酒樓業鉅子和股商，骨子裏他却從事大規模的毒品運輸，和從事「烟格」及「大檔」活動。

剛才到政府醫院查探的男子姓邱，單名一個海字，是吳廷英無數的馬仔之一。

邱海來到吳廷英面前，向他鞠了一躬，道：「吳大哥，趙克中的病房外有警員駐守，所以難以近身。」

吳廷英雙眉一揚，向他揮了揮手，朝着雲家文道：「雲賢弟，你說這便如何是好？」

雲家文咬了咬唇，道：「這是本埠開埠以來，和警方對峙最久，要脅人質最多的一次刼案，警方當然要慎重處理。」

吳廷英拍了拍枱，道：「眞是豈有此理，趙克中那小子竟然會幹出這樣的事來！」他頓了一頓，向雲家文望去，問道：「在他行事之前，可曾有人聽到他的計劃？」

雲家文道：「大哥，沒看他是單獨行動，想去發一筆財的，否則，任何人都會勸他不可孤身冒險。」

吳廷英咬牙狠狠地道：「早知道他會闖出這樣的禍來，眞不該帶他回來！」

雲家文抬頭望住邱海，說道：「你打個電話給朱九，問他趙克中到底向警方招供了些什麼。」

「是。」

吳廷英站了起身，道：「雲賢弟，這件事交給你辦了，我還有點要事，非走不可。」

「大哥放心，我一定會好好辦理。」

吳廷英凝視着雲家文，欣慰地道：「我知道除了你之外，沒有第二個人可以順利地處理此事。」

「大哥過獎了。」

吳廷英走到門口，忽然又轉頭道：「最好把他救出來，這人對我們有點用處。」

「是。」

吳廷英走後，雲家文將邱海叫到一旁，道：「邱兄弟，這幾日之內，你可否找到宋民的踪跡？」

邱海一聽「宋民」這個名字，眉尖不由一皺，訥訥地道：「雲二哥，你……你一定要這樣做不成？」

雲家文皺起了兩道濃眉，道：「事到如今，也不得不這樣做了。」

「可是……可是大哥他……他……」邱海囁嚅着說不下去。

「邱兄弟，你聽到我剛才的話沒有？」雲家文臉色一沉，道：「我問你可以在這幾日之內找到宋民這個人嗎？」

「這個……這個……」邱海沉吟了一會，道：「我看是找得到的。」

「那很好，你立即替我去辦，無論如何，要把他帶來見我。」

「是。」

「還有，我找宋民的事，你最好一個人都不要講，」雲家文瞥了邱海一眼，道：「知道嗎？」

邱海接觸到他的眼光，渾身不知怎地，竟然震了一震，連聲道：「知道！知道！」

「好，那你去吧！」

邱海轉身離去，雲家文在客廳的沙發坐了下來，取出一個三四寸長，四方型的小鐵盒出來，揭開蓋子，臉色奇特地望住它。

就在這個時間，邱海的聲音忽然傳進他的耳畔：「雲二哥！」

雲家文驟聽邱海的聲音，神色一變，急忙把那個小鐵盒關了起來，揑在手心。

「你——你又回來幹什麼？」雲家文臉上神色不定訥訥地問，語氣却有些微惱。

「雲二哥，」邱海詫異地望着雲家文，道：「你怎麼了？」

「沒……沒什麼，」雲家文極力想保持鎭

定，道：「有什麼事快說。」

「我是想問你，如果我找到宋民時，是否告訴他你要他辦那種事？」

雲家文沉吟了一下，道：「你就說有一筆大生意在等他，數目不會少過一萬元！」

邱海點着頭，道：「那麼我走了。」

雲家文目送邱海離去，他攤開手掌，凝視着掌心的小鐵盒，怔怔地掉下淚來。

就在這個時候，茶几上的電話鈴响了。

雲家文望一望腕錶，臉上閃過一陣喜色，伸手把眼眶裏的淚水抹拭掉了，立即拿起電話筒。

「喂？」

「雲賢弟，我們發生了意外！」是吳廷英惶急的聲音。

「什麼意外？」

「我們……我們從泰國運來的那批貨，竟然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雲家文雙眉一揚，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是這樣的，我——」

雲家文不待他說下去，便揷口說道：「大哥，電話裏說話不方便的，我立即到你這裏來吧。」

「好！」

掛下電話後，雲家文將那小鐵盒的蓋子關了，放在手心把玩片刻，這才回房取了上裝披上，離開家門。

不久，雲家文的車子已駛進吳廷英位於半山區的豪華別墅。

他剛泊好車，便看到西裝革履的洗才高自內迎了出來。

那洗才高是吳廷英的「法律顧問」，年輕有爲，三十一歲便考取「御用大律師」資格，吳廷英在商場上用過許多偷龍轉鳳的手段，也曾和不少對頭，打過官司，但都由洗才高得勝了。

洗才高心思敏捷，深研法律，雲家文拳脚了得，精明能幹，成爲吳廷英稱霸黑道上的左右手，雲家文見洗才高雙眉緊皺着，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不禁向他問道：「洗兄弟，怎麼啦？」

洗才高向內指一指，聳了聳肩，苦笑道：「大哥在發脾氣。」

兩人一邊向內走去，雲家文一面問道：「就爲了泰國那批貨的緣故？」

洗才高緩緩地點了點頭，兩人一踏進大廳，便聽到吳廷英的咆哮聲：「他奶奶的熊，這不是分明剃我眼眉來着嗎？」

雲家文和洗才高對望了一眼，向額上青筋暴現，大發雷霆的吳廷英走了過去。

「大哥，我來了。」

吳廷英望了雲家文一眼，忽然拿起枱上一個紙包，道：「你看看！」

雲家文呆了一呆，伸手接了過來。

他將紙包拆了開來，原來是些白色粉末，蘸了一點在舌頭上一舐，不由皺起了眉頭，道：「這……這是石灰啊！」

「他媽的，一百磅的高級海洛英，全變了這些東西！」吳廷英怒不可遏，大力往枱上一拍，道：「定是有人在和我搗蛋！」

雲家文和洗才高對望了一眼，心下均是現出一個疑問：誰？

「我一定要查明這件事！」吳廷英道：「看看究竟是誰吃了豹子胆！」

「大哥，會不會在泰國時已經被人家掉了包？」雲家文問。

「招二叔在落貨之前已點查淸楚了，」吳廷英道：「決計不是在泰國出的岔子。」

雲家文聞言緩緩地點着頭，那「招二叔」是泰國一個很有地位的華裔商人，據說是吳廷英的表叔，十餘年來，一直和吳廷英合作，做過不少大生意。

以前，數量達幾千磅的貨物也未出過岔子，這次只不過是一百磅，却被人用石灰掉包，那意味着什麼？

「船上的人一點都沒有發覺嗎？」雲家文問。

「他們只負責送貨，」吳廷英道：「而且，貨物送達本市時，是原封不動的。」

「這就奇了，」雲家文以手托着下頦，道：「莫非是海關做的手脚？」

「他們數千磅的交易都不做手脚，何必覬覦這一百磅？」吳廷英「哼」地一聲，道：「我看是有人故意想跟我搗蛋！」

雲家文沉吟了一下，道：「大哥，你說會不會是貝，馬，吳他們幹出來的？」

吳廷英本來也在想着這個疑問，聞言一拍枱子，道：「好！我便請他們過來談談。」

他話聲甫畢，廳外匆匆忙忙奔進一個大漢，向吳廷英道：「大哥，姓貝的派了他的大兒子求見！」

吳廷英雙眉一軒，道：「貝永福？」

那大漢向他點了點頭。

「他一個人來，還是帶着手下？」

大漢正要回話，廳口已出現了一個身材魁梧，滿面英悍之氣的青年男子。

那青年男子正是「四大家族」中貝志豪的大兒子貝永福，他背後還跟隨着兩個精壯的漢子。

「吳老伯，小侄冒昧造訪，請勿見怪。」

貝永福趨上前去，伸出手來。

吳廷英心下暗暗詫異，却還是伸出手來和他相握，一面道：「貝賢侄登門造訪，不知有何指教？」

「不敢不敢，」貝永福一邊說着，一邊向身後一個大漢使了個眼色：「小侄此番到來，其實是由馬天成和吳中光兩位老伯相托。」

「哦？」吳廷英心中陡地一動，道：「什麼事？」

站在貝永福背後的那個大漢，自懷中取出一個鷄皮紙大信封來，放在枱上。

貝永福小心翼翼地打開信封，自內取出三個用錫紙包着的小包來。

「吳老伯，這三包東西是我們昨天分別收到的貨色，」貝永福道：「請您看看。」

吳廷英滿腹狐疑，將錫包拆了開來，裏面全是白色粉末。

「吳老伯，相信你一眼便看得出這是貨不對辦了？」貝永福問。

吳廷英將錫包湊近鼻端一嗅，道：「唔，好像是石灰。」

「不錯，正是石灰！」貝永福冷冷地。

吳廷英聽他語氣有異，腦際閃電光石火般閃過一個念頭，口中道：「這……這關我什麼事？」

「吳老伯，這批貨，全都是從泰國運來的，我們調查過的，有人在貨物落船之前做了手脚。」

「那又與我何關？」

「吳老伯，馬老伯和吳中光老伯說，你有個表叔在泰國，他是一個神通廣大的人！」

卽使是再愚蠢的人，這時也該明白貝永福言下之意的了！

吳廷英臉上勃然變色，道：「你們是懷疑我和招二叔串謀，將你們的貨物掉了包？」

貝永福年紀雖然只有廿七八歲，但却一派老謀深算的樣子，淡淡地道：「家父說過，有飯大家吃，如果想獨食的話，那便失了江湖道義。」

吳廷英在「四大家族」之中，一向被公認是最有勢力，生意做得最大的一家，他心知樹大招風，「貝馬吳」三個家族心底下一定十分眼紅，只是自持黑白兩道的人緣都不壞，即使遭受三大家族嫉妒，也自不懼。

他轉念之間，忽然想道：「我那一百磅貨色也被人掉了包，莫非是貝馬吳三大家族所爲，卻來惡人先告狀不成？」

貝永福見吳廷英不發一言，又道：「吳老伯有什麼話說？」

吳廷英這時已覺事情大不尋常，他瞥了貝永福一眼，心道：「即使我有話要說，也要當着貝志豪，吳中光和馬天成他們說，何必跟你這後生小子解釋？」

他沉吟了一下，道：「貝賢侄，請你回去通知令尊和馬，吳兩位，咱們擇個日子當面談談如何？」

「這個——」貝永福遲疑了一下，道：「好吧，我告辭了。」

貝永福帶着兩個手下離去後，吳廷英連連冷笑兩聲，向雲家文道：「雲賢弟，你說此事如何？」

「大哥，我看貝馬吳三家有意聯合起來對付我們。」雲家文道。

「那又怎樣？我吳廷英還怕了他們？」

「話不是這樣說，咱們須小心有人從中挑撥離間，妄想坐收漁人之利。」

「啊！」吳廷英心中陡地一震，細心咀嚼着雲家文的這幾句話。

「大哥，雲兄弟的話，未嘗沒有理由，」洗才高插口說道：「咱們倒要着實小心處理這件事。」

吳廷英緊揑着拳頭，沉聲說道：「不錯，你去替我安排和他們會面的日期，最好是在這幾天。」

「是，大哥。」

洗才高轉身離去時，內廂轉出一個三十餘歲的中年美婦來。

那中年美婦長得杏眼桃腮，容顏秀麗，身上肌膚勝雪，她薄施脂粉，一雙晶瑩微亮，水汪汪的美眸滴溜溜一轉，踏着婀娜的步伐，來到吳廷英跟前，道：「大哥，剛才姓貝的兒子來過了嗎？」

吳廷英本來臉有憂色，一見中年美婦出現，立時堆上了笑容，說道：「你不是在午睡的麼？」

「睡不着，」中年美婦姿態優美地掠一掠披在肩上的秀髮，說道：「姓貝的兒子來幹什麼？」

「惡人先告狀來着。」

「這話怎麼說？」中年美婦問話時，一雙妙目向站在附近的雲家文望去。

吳廷英把剛才的事說了出來，中年美婦秀眉一蹙，道：「貝吳馬他們也欺人太甚了，大哥，你怎麼不把我們也收到貨不對辦的事說出來？」

吳廷英淡淡一笑，說道：「既然他們疑心於我，就算我說出來，他們也只當我在做戲而已。」

他頓了一頓，喃喃地道：「究竟是誰吃了豹子胆，竟然然敢來和四大家族作對？」

「大哥，你叫雲先生查查不就得了麼？」中年美婦又向雲家文望去，道：「雲先生是出了名的神算子，賽孔明，如果由他出馬，包保不出十天半月之內，便可眞相大白。」

吳廷英緩緩地點着頭，說道：「雲賢弟，我們一邊和三大家族聯絡，你一邊暗自調查一下。」

雲家文點了點頭道：「是。」

「你去吧，我會隨時和你聯絡。」

雲家文答應了一聲，轉身離去。

他來到車子旁邊，正想打開車門，忽見一輛嶄新的豪華跑車自外駛了進來，不由向車廂裏望去。

那豪華跑車在他身旁戛然而止，自車內探出一個頭來，道：「雲兄弟，走了麼？」

雲家文定眼向車廂一看，原來，是武俠明星刁山。

刁山體格魁梧，學過五年空手道，目前是本市三個黑帶七段之一，這幾年武俠片瘋魔了世界各地，具有眞實功夫的「打仔明星」更受歡迎，是以刁山出道不久，便成爲銀幕上的偶像。

刁山在未拍片之前，是吳廷英的得力打手兼保鏢，他雖然投身電影界，卻仍然跟着吳廷英。

雲家文向他笑了一笑，道：「今天不用拍戲嗎？」

「導演到台灣看外景去了，」刁山道：「這幾天放假。」

雲家文一邊踏進車去，一邊道：「大哥在裏面，你約了他的？」

刁山向他點了點頭，問道：「雲兄弟，幾時有空喝杯茶。」

「好呀，你打電話給我吧。」

刁山一踩油門，車子向前駛去，在花園中的有蓋車房停了。

雲家文從倒後鏡裏望了刁山的跑車一眼，咀角泛出一種奇特的笑容，他發動車子，掉頭向外馳去。

雲家文手搭着駕駛盤，朝着下山的馬路駛去，只見他雙眉深鎖，似乎在想着什麼重大的事情一般。

不一會，車子已經來到市區，那正是下班時分，中區交通之擠迫，已爲世界之冠，雲家文頻頻望着腕錶，臉上現出焦躁的神情。

好不容易才把車子駛出「交通黑點」，來到海傍大道，雲家文一踩油門，車子便如脫弦之箭，向前疾馳。

大約十分鐘之後，雲家文將車子駛到一間「成記車行」門口。

那「成記車行」只佔一個小舖位，門口停放着幾部揭開了車頭蓋待修的車子，幾個滿身油汚的青年，正在操作着。

雲家文將車子的馬達熄了，跳下車來。

那幾個修車技工並沒有上前和他打招呼，雲家文也不和他們攀談，逕自向車行走去。

車行的舖位面積實在太小，停放了兩架汽車後，已無轉身餘地。

雲家文從空隙間向內走去，車行中有兩個學徒般的修理工人，卻望也不望他一眼。

雲家文來到一道破爛的木門前，伸手一推，閃身進去。

一踏進室內後，情形和外面截然不同，偌大的辦公室，鋪滿了腥紅色的英國羊毛地氈，流綫型的辦公枱後面，坐着比雲家文大概年輕三四歲的青年。

那青年一見雲家文，立時坐直起身子，微笑和打了個招呼。

雲家文在流綫型的沙發上坐了下來，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趙克中那件事怎樣了？」青年問。

雲家文臉上露出煩惱的神色，伸手抹了抹臉，道：「警方還沒將他落案。」

「仍然在醫院中？」

雲家文向他點了點頭。

「哥哥，」青年湊近他，正色道：「你一定要設法殺掉他！」

雲家文雙眉一揚，道：「你以爲我不知道嗎？可是怎樣下手？」

「哥哥，如果趙克中向警方說出他此次偷渡到本市的目的，我們都要糟！」

「家朗，你以爲我不知道嗎？」雲家文向乃弟嘆了一口氣，道：「可是吳廷英囑咐我，要活的趙克中！」

「哥哥，」雲家朗臉上神色緊張，道：「這次你無論如何不能聽他的！」

雲家文苦笑一下，並不置答。

雲家朗站了起來，來到乃兄的面前，說道：「如果想留下活口的話！咱們便……便不得了！」

雲家文燃上一口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後一口將烟霧噴了出來，道：「我知道，所以，我正在設法找宋民。」

「宋民！」雲家朗低呼一聲，道：「那個職業殺手！」

「同時也是神槍手。」

雲家明說道：「你……你不怕給吳廷英知道嗎？」

雲家文苦笑了一下，道：「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是不能再顧慮到這點的了。」

雲家朗垂下首，緩緩地點着頭。

「對啦，你所進行的事怎麼樣？」

「順利得很，」雲家朗臉上流露出喜色，道：「今天又有兩個人來見工，都是十五六歲的小童。」

「唔，可是你也要小心一點，四大家族不是容易對付的。」

雲家朗點着頭，道：「哥哥，我們的計劃究竟幾時可以開始？」

雲家文沉吟了一下，道：「如果想兩全其美的話，還需要一段時日。」

「到底要多少？」

「一兩個月吧？」雲家文仰首望着天花板，說道：「家朗，最近我也許不能像以前一樣天天來找你了，這裏的事，你一個人應付得了嗎？」

「放心好了，」雲家朗說道：「我應付得來。」

「好，那麼我走了，」雲家文站了起身，道：「記着，若非發生特別重要的事，切勿和我聯絡，他們至今仍然不知道我有這樣的一個弟弟。」

雲家朗笑了一笑，道：「好。」

雲家文來到門口，忽然又停足道：「明天的行動計劃，你要小心從事。」頓了一頓，又問：「一切全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雲家朗向他打了一個「OK」的手勢，笑道：「保證馬到成功！」

「好，我全依靠你了。」

雲家文離去後，雲家朗拿起案頭的電話，撥了一個號碼，對着電話筒道：「你是阿泉嗎？叫阿强和阿傑進來。」

對方答應了一聲，掛斷電話。

十秒鐘之後，房門三長兩短地響了起來。

「進來。」

門開處，兩個身穿背心，油汚滿身的青年推門進來。

「老細，有什麼吩咐？」高個子的阿强問道。

雲家朗剛才對着乃兄雲家文時，神態十分佻皮輕鬆，這時，卻滿面懍然之色，向阿强道：「今晚早點收工，養足精神，明天一早便要出海。」

「是！」

雲家明道：「還有，那幾把西貝貨準備好了嗎？」

阿强自腰間取出一把黑油油的短槍來，遞到雲家朗面前，道：「老細請看。」

雲家朗接了過來，仔細端詳半晌，道：「唔，果然便像眞的一樣。」

阿强大是得意，道：「我早說過，這種西貝貨普通人絕對分不出來。」

「可是我們明天要對付的絕不是普通人。」雲家朗沉聲說。

阿强指一指雲家朗手中短槍，道：「就算是老行尊，也未必分得出來。」

雲家朗沉吟了一下，將那把幾可亂眞的假槍遞回給阿强，道：「記着，不要把這種東西隨時帶在身上，萬一幹活時掉了下來，剛巧被路人看到的話如何是好？」

阿强臉上一紅，訕訕地將假槍接了過去，他對面前這個雲家朗似乎甚爲忌憚，果然不敢插回腰間。

「你們出去吧。」

「是。」

阿强和阿傑離去後，雲家朗起身走到一幅油畫之前，雙手將油畫托了下來，牆上露出一個入牆夾萬。

雲家朗校正了號碼，將夾萬打開，在裏面拿出一把短槍來。

雲家朗跟着又取出幾顆子彈，將它裝入手槍的槍膛之中。

他拿着手槍把玩一會咀角現出一絲微笑。

雙妹失陷　獨闖虎穴

雲家朗站在甲板上，手中拿着一具望遠鏡，向海面上遠眺。

水平綫上沒有任何船隻，晴空萬里無雲，風吹過來帶着一陣鹹味。雲家朗不由放下了望遠鏡，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他在甲板上逗留了一會，轉身回艙。

船艙裏，阿强，阿傑和另外三個年輕力壯的青年，正在玩着「釣魚」。

雲家朗向那叫阿傑的說道：「阿傑，你出去瀉值。」

阿傑放下手中紙牌，站了起來。

雲家朗向另一個國字方臉，髮長及肩的青年道：「阿歡，你也去。」

阿歡望了望雲家朗一眼，十分勉强地站了起身。

「怎麼？你不大情願？」雲家朗沉聲問。

阿歡呆了一呆，急忙答道：「沒……沒有啊！」

「阿歡，你不用騙我了，」雲家朗道：「你是在怪我掃了你的賭興，對不對？」

那幾個青年聽到這裏，不約而同把紙牌收了起來，默不作聲。

「你們都聽住了，」雲家朗正色道：「我以前跟你們提過多少次？咱們這次謀圖的大事，是十分重要的，因爲我們要對付的不是普通人，而是東南亞聞名的大毒梟吳中光！」

他頓了一頓，道：「你們試想想好了，吳中光這次從泰國緬甸的三角地帶，買了一千五百磅的生鴉片，價值數百萬元，運載的船隻上面到底會有多少好手保護？」

衆青年聽到這幾句話，均是羞愧地垂下頭來。

「我雲氏兄弟未找你們合作之前，你們是什麼人？在幹些什麼？」雲家朗指着一個青年，道：「阿生，你在工廠做工，一天可以賺多少錢？只不過十來廿塊，可是參加了我們之後，你發了多少財？」

那名喚「阿生」的青年長得眉清目秀，看樣子才廿一二歲，聞言羞愧地垂下頭來。

雲家朗接着又說道：「如今，行動在即，你們卻只顧賭錢，等一下如有什麼差失的話，別說是對不起我的大哥，便是連你們的性命也難保。」

衆青年一直低垂着首，不敢出聲。

「阿歡，我叫你到外面觀察動靜，你心中爲什麼不服？」雲家朗面對阿歡，厲聲問。

阿歡羞愧無已，訥訥地道：「對……對不起。」

雲家朗雙眉一揚，道：「咱們照原定計劃行事，不要慌張，知道嗎？」

衆青年齊聲答應。雲家朗拍拍腰間的佩槍，率先踏出艙外。

他接過阿傑遞過來的望遠鏡，向海面望去，只見遠處有一艘機帆，正朝這邊駛了過來。

雲家朗緩緩地放下了望遠鏡，阿傑問道：「波士，是不是我們的目的物？」

雲家朗點着頭，道：「不錯，正是我們的目的物，你不看到船上掛着的那個旗號嗎？那表示已經派了『片』，有關方面即使發現他們，也不會上船搜查。」

阿傑緩緩地點着頭，他當然明白「有關方面」指的是誰。吳中光雖然是「四大家族」中排名第四的毒梟，但黑白道兩方面，還是很吃得開的。

這時，一衆青年全湧到甲板上觀看，雲家朗沉聲道：「你們在幹什麼？等一下被他們看到了一定會起疑心，還不各歸本位？」

衆人急忙轉身離開甲板。

雲家朗見他們轉身離去，不由暗暗地嘆了一口氣，想道：「大哥挑選了這些毫無經驗的烏合之衆來幹這種大事，也不知道能不能夠奏功！」

他轉念又想：「不過所有的行動計劃早就佈署好了，他們只要依計行事便可，搶到這批黑貨之後，我們手上有了本錢，便可以招攬一些出色的助手了。」

正沉吟間，阿傑走到他身邊，道：「波士，阿生忽然嘔吐起來。」

「哦？」雲家朗聞言眉頭一皺，道：「怎麼在這重要關頭嘔吐起來？」

「我想是暈浪吧，他這是第一次出海，又坐了七個小時的船，剛才是他有不適的感覺，才提議打牌的。」阿傑道。

雲家朗畧一沉吟，道：「好吧，那麼他負責的工作，由你替代好了。」

「波士，我……我對於炸藥，卻是一竅不通的，」阿傑露出爲難的神色，說道：「這……這……」

「那就請教他，」雲家朗不悅地白了他一眼，道：「反正只要撥動機扣，拋到對方船艙而已。」

阿傑還要說話，雲家朗又道：「還不快去？時間無多了！」

「是……是！」

雲家朗又將望遠鏡湊到眼前，只見那艘大機帆的甲板上，有幾個人影在走動。

這時，兩船已逐漸接近，雲家朗忽然大聲叫道：「救命呀！救命呀！」

那大機帆上的人聽到叫聲，紛紛來到甲板觀看。

「我們船的引擎壞了，請問可否拖我們回岸？」雲家朗叫道。

大機帆上的人互相商量了一陣，似乎無意理睬，船仍然開足了馬力鼓浪前進。

站在雲家朗身畔的阿傑低聲道：「波士，他們並不中計。」

其實雲家朗並不奢望對方停下來拖自己回岸，等兩船距離大約一二十碼時，向阿傑使了個眼色，阿傑手一揚，一包物事向對方拋了過去。

大機帆上的人愕了一然，那物事不偏不倚地拋入艙中，只聽一聲巨響，登時木板紛飛，濃烟四冒，雲家朗高聲喝叫道：「你們出來，殺呀！」

躲在艙中的阿歡，阿強等人立時衝出甲板，向對方射擊。

跟着，引擎之聲大作，雲家朗等人的機帆開足了馬力，向那大機帆駛去。

「你們快投降，已經被我們包圍住啦！」雲家朗大聲叫道。

掌舵的技術十分高明，當兩船接近時，立時一個大轉彎，船弦貼住了大機帆。

阿強和阿傑領先跳上大機帆，甲板上幾個大漢已舉高了手投降。

雲家朗拿着手槍衝到船艙中，只見有三個魁梧大漢也舉高了手，其中一個微顫着聲音道：「別……別開槍。」

雲家朗在計劃攔途截刧這艘運毒品的大機帆時，曾經預料到機帆上的人會大起反抗，因此安排了許多厲害的後着，不料機帆上的人却不加抵抗，而且照面之間便舉手投降，不禁大出意料之外。

「你們是幹什麼的？」雲家朗沉聲問。

剛才那個說話的大漢仍然微顫着聲音，道：「我……我們是打魚的。」

「哼，」雲家朗冷哼一聲，道：「那你們的漁穫呢？」

大漢臉色一變，囁嚅着答不出話來。

這時，阿歡和阿強他們已在船艙中四處搜索，忽聽阿強歡呼一聲，道：「在這裏了！」

雲家朗急忙向他望去，只見他掀起了一塊甲板，下面是個暗艙，裝着一個個的膠袋。

阿歡拿起了其中一個，打開結子，伸手往內一探，五指立時沾滿了白色粉末。

「這是什麼？」雲家朗冷笑着問。

那大漢登時臉無人色，訥訥地答不出話來；半晌才問道：「你們是……是不是緝私署的人？」

雲家朗並不作答，吩咐阿歡和阿強將那些裝着白色粉末的膠袋搬了上來。

那暗艙面積甚大，果然又有三個青年進來幫手，還是花了廿餘分鐘，才把膠袋搬完。

雲家朗和阿傑一直持槍監視着那些大漢；大漢們倒也十分合作，並無突起發難。

等膠袋全搬走後，衆人又合力把大漢們綑綁了起來，這才離船。

雲家朗等人回到機帆上，立時下令開船。

阿傑望着堆成小山也似的膠袋，不禁得意非凡，說道：「想不到吳中光的手下，如此膿包，咱們這一次簡直如囊中取物，手到拿來，哈哈！」

雲家朗却雙眉微蹙，道：「根據我們的情報所得，他們這次運的是生鴉片，怎會是海洛英？」

「海洛英不是更好嗎？」阿傑歡愉地笑着：「它比生鴉片值錢，嘿嘿，瞧這一批貨的數量，起碼值一千萬元以上！」

「我——我總是覺得這件事有點邪門！」雲家朗喃喃地道。

「波士，咱們已經成功了，況且，吳中光的手下全被我們綑綁了起來，還有什麼值得担心的？」

「我就是覺得他們投降得太聽話，所以——」雲家朗說到這裏，腦中忽然念頭一閃，道：「阿傑，你解開膠袋。」

「幹什麼？」阿傑愕了一然。

「我要看看。」

阿傑只得依言把其中一個膠袋解開，雲家朗伸出食指，蘸了一點白色粉末，到舌頭上一舐。

艙中十餘雙眼光一齊向雲家朗望去。

雲家朗舐了一下，忽然臉上變色，叫道：「咱們中計啦！」

「哦？」阿傑等人臉上變色。

「這是石灰，不是海洛英！」

阿傑等人大驚失色，其中一個瘦骨嶙峋的青年阿立伸手一蘸，用舌頭舐了舐，道：「不錯，這……這果然不是海洛英，是石灰！」

雲家朗腦際閃現不少念頭，喃喃道：「莫非吳中光預先得到消息，故意用這些假貨來瞞騙我們？」

「波士，你說會不會像上次一樣，在運抵本市之前，已經被人掉了包？」阿傑問。

雲家朗雙眉緊鎖，望着海面出怔。

躺在甲板上的阿生掙扎着站起身來，問道：「是……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搶來的，原來全都是些石灰！」阿歡答。

阿生扶着艙壁踏上前來，一看各人臉色，知道絕對不假，也是瞪大了雙眼。

雲家朗搖頭嘆了一口氣，道：「算咱們倒霉，回去吧！」

歸途中，雲家朗還是小心將二十餘包膠袋一一拆開觀看，發現果然全是不值錢的石灰，令人倒下海去，不住頓足。

回到車行時，雲家朗立即接到乃兄雲家文的電話，他把情形說了，雲家文在電話中也是作聲不得。

「大哥，你說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看來除了我們在打『四大家族』的主意之外，還有別人也在打他們的主意。」

「那會是誰？」

「我怎知道？」

「大哥，你說會不會是像我們一樣，也是在『四大家族』中做事的人？」

雲家文沉吟了一下，道：「這可難說得緊，家朗，你不能頹喪，明天吳廷英還有一批貨運來，我想那絕對不會再是假貨了。」

雲家朗苦笑了一下道：「但願如此，否則，我們請了這許多人，恐怕都要白花錢了。」

「放心，有我在的話，我們的人不會白請的。」雲家文安慰他。

「對了，那趙克中怎樣了？」

「我已經請了宋民去對付他，希望在他向警方供出一切之前，殺他滅口。」

「大哥，你可要小心一點，如果被吳老頭揭穿的話，那可不妙。」

「這個我知道，」雲家文道：「我會隨時和你聯絡，記得明天那單買賣。」

「知道了。」

掛斷電話後，雲家朗長長吁一口氣，要在「四大家族」手中搶飯吃，可眞不是件易事！

× × ×

小辣椒哼着歌曲，自洗手間出來。

王小克望了她一眼，道：「小辣椒，什麼事這樣開心？」

「今天是第一天上班，當然開心。」

「上班？」王小克呆了一呆：「你幾時找到工作的？」

「咦？你忘記啦？上個星期，阿發來找過我們，是他介紹的，」小辣椒得意地說道：「推銷工作，每個月八百元的薪水，還有三成佣金。」

王小克搔了搔頭，道：「天下間那有條件這樣優厚的工作？」

「哈，我今天便要上班了，誰說沒有。」

「小心被人家騙去賣了。」王小克打笑着說。

「你替我少担心，我小辣椒會是這種蠢人嗎？」小辣椒說着打開大門，道：「中午我不回來吃飯啦，今晚下班後，我請你們出去吃飯慶祝一番。」

離開家門後，小辣椒跳上了一輛十四座位小巴，來到「成記車行」。

「成記車行」旁邊有一間「世界洋行」，門面裝修得很豪華，小辣椒推開玻璃門，踏了進去。

坐在門口邊一張寫字枱的女職員認得小辣椒，向她微微一笑，道：「請坐。」

小辣椒那天跟阿發見工時，已經來過「世界洋行」一次，知道它是代理一些洗衣粉、牙膏，肥皂之類的洋行，由於代理的貨品沒有名氣，同時也沒有賣告白，因此才要出重金聘請推銷員來推銷貨品。

那女職員自柜中取出一個旅行袋，拉開拉鍊，道：「這是我們公司的貨物，一共十包洗衣粉，一打牙膏，兩打肥皂，你點點看。」

小辣椒打開那個印着洗衣粉牌子的旅行袋一看，果然是女職員所說的數目。

女職員又取了一張紙出來，道：「這是你今天要去的地方。」

小辣椒呆了一呆，問道：「什麼？」

「這張紙上寫着你今天要推銷的地址，一共是十一個地方。」

小辣椒望着那女職員呆呆出怔，在她像想中，推銷員推銷貨物時，只是隨意所之，即使有時經公司指定，也只是區域而已，那有按着地址一處一處沿門兜售的。

「你明白嗎？」女職員問。

小辣椒茫然地搖着頭，道：「我……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女職員倒也沒有顯出不耐煩的神情，柔聲道：「總而言之，你照上面的地址上門推銷，便會做得到生意了。」

說罷，女職員將那張紙條遞給小辣椒。

小辣椒接了過來，背上不由自主冒出一身冷汗。原來她和「小鬼子」王小克一樣認字不多，心想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待遇如此優厚的工作，如不認得字的話，豈非一場歡喜一場空？

女職員見她臉上露出爲難的神色，柔聲問道：「你怎麼啦？」

「我——」小辣椒澀然一笑，道：「到底有什麼爲難，你說好了。」

小辣椒這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小姐，我……我不識字的。」

女職員臉上閃過一陣失望的神色，道：「這樣說來，這件工作你是做不成的了。」

小辣椒心下大急，她轉念一想，道：「小姐，我雖然不識字，但記性却很不錯，只要你將這十一個地址讀給我聽，我便會記住，照它上門推銷。」

「眞的？」

「當然是眞的，不信你試試看。」

女職員不置信地望住小辣椒，但還是拿起那張紙條，將十一個地址讀了出來。

小辣椒摒棄雜念，暗暗記誦，當女職員讀畢後，她默念了一遍，道：「行了。」

「好，你背一次給我聽聽。」

小辣椒答應了一聲，果然一字不漏地將那十一個地址背了出來。

女職員這時不由爲小辣椒的記憶力感到驚奇，道：「很好，很好！」

小辣椒不禁大爲得意，道：「我還是可以做這件工作的了？」

「好，你去吧，如果不認得街名的話，可以隨便問問路人。」

「這個我知道。」

「十一個地方去過之後，要立即回公司報到，」女職員笑着補充一句：「當然，順便可以拿回你應得的佣金。」

跟着，女職員又將洗衣粉、牙膏和肥皂的訂價說了出來，這才拍拍小辣椒的肩膊，道：「好，你去吧！」

小辣椒如釋重負地離開「世界洋行」，一顆心卻是條喜條憂。

她最初聽到要按照公司指定的地址上門推銷時，以爲自己既不識字，這份工作必定要丟了，後來這一關雖然通過，却又不知道這種嶄上市的貨物，能否推銷得出去。

轉念又想：就算推銷不出去，那也沒有關係，反正公司有八百元的底薪。

小辣椒以前在工廠做女工時，每天所得的工資，只不過十二三元，一個月最多不超過四百元，如今竟然有一份超過以往一倍待遇的工作，自是十分慶幸。

幸好那十一條街名都是她平日去過的地方，跳上了一輛西行電車，在第一個目的地「留芳街」下了車。

剛才女職員唸給她聽的地址是「留芳街十號三樓」，小辣椒雖不識字，阿剌伯號碼倒是認得的，所以，很快便找到了十號。

她仰首一看，那是一幢四層式的舊樓，樓梯處一片漆黑，門口堆放着許多垃圾，許多大甴甲正在垃圾中走動。

小辣椒不由皺起了眉頭，到這種地方來推銷，如果能够發市，那才是奇事。

可是公司既然指定要到這裏，只得上門試試。

她踏着「吱吱」作响的樓梯，緩緩的上到三樓。

那十號的門前放着一個垃圾桶，散發着一陣腥臭味，小辣椒掩住鼻子，一面按下門鈴。

門鈴响過之後，幾乎有人立即從屋裏問道：「找誰呀？」

小辣椒未正式上班時，早就暗自盤算好上門推銷的說話，當下答道：「請問你們買不買東西？」

門打了開來，一個身材瘦削的男子探頭出來，問道：「什麼東西？」一眼瞥見小辣椒身上背着的旅行袋，臉上閃過一陣喜色，立即道：「好極了，我正要買幾盒洗衣粉！」

小辣椒聞言大喜，她本來以爲要大費一番口舌，才能說服屋中的人購買的，不料他竟自己說了出來。

「先生，你要多少盒？」

「四盒。」

小辣椒打開旅行袋，取了四盒洗衣粉，男子一手接了過去，另一手取出錢來付鈔。

小辣椒向他謝了一聲，轉身下樓，一面計算賣掉那四盒洗衣粉後可以得到的佣金。

她心中默念，背誦那十一個地址中的第二個，發現就在附近，於是又按址登門兜售，這次也順利得很了，屋主人買了半打肥皂。

小辣椒按址兜售，那十一個地址竟是按序排列，因此並不需花多少時間，兩個多小時後，旅行袋中的貨物，已經賣了個精光。

如此順利將貨物推銷出去，小辣椒心下自是大喜過望，不過，她心底下隱隱升起一個疑問，那是：爲什麼十一戶人家都不必自己花費口舌，幾乎一說出那牌子的洗衣粉時，便慨然購買？

小辣椒百思不得其解，最後向自己解釋道：「也許他們是公司的老客戶也說不定，我這次第一遭出馬，公司爲了增加我的信心，因此專揀些好相與的客戶給我。」

她畧將佣金一算，竟然有二三十元之多，心下大喜，暗想：如果每天都有這筆收入，連月薪在內，一個月起碼超過一千五百元了！

一想到能有這樣高的入息，小辣椒不由輕鬆地吹起口哨來，向附近的巴士站走去。

上了巴士後，小辣椒念頭一閃，暗忖：啊呀！且慢開心，公司這次派給我的是老客戶，因此才順利地將貨物推銷出去，下次可沒有這樣容易了。

她在一個位子坐了下來，心中條喜條憂。

不過，小辣椒和王小克一樣，是個性情豁達之人，暗想就算下次如推銷工作不能順利進行，但一個月有了八百元的底薪，也很不錯了。

不一會車子到站，小辣椒起身下車，走過一個街口，來到「世界洋行」門口，只見隔壁的「成記車行」泊了一輛十分名貴的房車，不由多望了一眼。

便在此時，一個鼻樑上架着太陽眼鏡，衣着十分華麗的青年自內走了出來，他身後還跟着一個滿面油汚的俊俏男子。

那青年趨上前去，打開了車門。

俊俏男子沉吟一下，踏上車去，青年這才回到駕駛座，發動車子，只聽車子怒吼一聲，向前飛馳。

原來那青年正是「四大家族」中居首的吳廷英之得力助手雲家文，那俊俏之極的男子，却是「成記車行」的學徒阿生。

小辣椒望着車子絕塵而去，心底下困惑不已，暗想那青年衣着如此華貴，舉止如此雍容，爲何對一個滿面油汚的少年，却是禮貌如此週到，便像下屬見到了上司一般的恭敬？

她記掛着回公司報到，當下也不及細想，推開「世界洋行」的玻璃門，踏了進去。

那女職員見小辣椒帶着一個空的旅行袋回來，竟像是意料中事一般，淡淡地向她打了個招呼。

「賣光啦？」女職員問。

「是啊，小姐，想不到我們公司的——」

小辣椒話未說完，女職員取出一個信封，道：「這是你所得的佣金，一共是二十二元五角正，你數數。」

小辣椒打開信封，果然是兩張十元面額的鈔票，還有幾個大小銀幣，當下連聲道謝。

「謝什麼？這是你應得的報酬，」女職員笑着道：「明天準時到。」

「是。」

小辣椒站了起身，正想離去，緊閉的「經理室」那道門，忽然打了開來。

門開處，一個青年男子探頭出來，叫道：「花小姐——」他一眼瞥見小辣椒在場，把下面的話咽回，退回房裏，「彭」地一聲把經理室的門關了。

女職員向小辣椒澀然一笑，道：「你可以走了。」

小辣椒站在當地呆呆出怔，她腦際中一個念頭翻轉不休：爲什麼老板一見我便縮回去？他不想見他屬下的職員？

女職員見小辣椒站在當地不動，起身道：「蕭小姐，你可以走了。」

小辣椒這才如夢初醒，轉身離去。

小辣椒離去後，經理室的門才打了開來，只見雲家明臉色惶急，道：「麗莎，我大哥走了嗎？」

「剛才我聽到汽車開動的聲音，大概是走了。」麗莎答。

「你出去替我看看。」

「好。」麗莎答應一聲，拉開玻璃門向外一望，轉頭道：「家明，你大哥走了。」

「你——你到我房間裏來一會。」雲家明向她招招手。

麗莎臉上露出猶豫的神色，訥訥道：「等一下如果有人回來報到，這——」

「你放心，我房間裏有燈號，」雲家明道：「一有人推門，你便出去好了。」

「好吧。」麗莎這才向經理室走去。

兩人在佈置豪華的辦公室坐下後，雲家明立即問：「麗莎，我……我有一件事不知道應不應該跟你說。」

「家明，我們之間難道還有什麼話說不得的嗎？」麗莎一雙晶瑩徹亮的美眸，深情地望定了雲家明。

「可是……可是這件事實在令人難以啓齒，」雲家明笑着聳了聳肩，道：「簡直不知道應該從什麼地方說起。」

麗莎輕輕搭住雲家明的手背，柔聲問道：「關於什麼事？」

雲家明反手握住麗莎的纖手，又是苦笑一下，臉上露出十分奇妙的神色。

「是不是關於你大哥？」

雲家明雙眉一揚，微顫着聲音問道：「你……你也看出來了？」

麗莎緩緩地點着頭，說道：「我早看出來了。」

「爲——爲什麼會這樣？」雲家明艱澀地道：「我大哥以前决不是這樣的。」

麗莎緊緊握着雲家明的手，道：「家明，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咦！」雲家明嘆了一口氣，道：「可是我們這次從事的行動，如果偶一不愼的話，別……別說替父親報仇，便是我們的性命也不保了。」

「你以爲那會令你大哥分心？」

「你說呢？」雲家明抬起頭來，一副六神無主的樣子。

麗莎淡淡一笑，道：「放心好了，你大哥精明能幹，而且又這樣孝順你父親，他絕對不會爲了其他的事而破壞了你們的計劃的。」

雲家明又嘆了一口氣，道：「但願如此。」頓了一頓，又道：「麗莎，如果我不是有了你，眞不知道怎樣才好了。」

麗莎向他甜甜地笑了一笑，道：「你不是說下午有件事要去辦嗎？」

雲家明呆了一呆，道：「不錯，我是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去辦，剛才大哥還關照過我，叫我不能忘記了。」

麗莎望一望腕錶，道：「那麼快去吧，我等你回來，大家一塊到外面吃晚飯。」

雲家明在麗莎粉頰上吻了一下，道：「好，你先出去吧。」

麗莎先是一呆，隨即會意地笑了起來，道：「你還是當我外人。」

雲家明歉意地道：「麗莎，這還是我哥哥吩咐的，當我打開夾萬的時候，不允許有第二人在身邊。」

「你一向最聽你大哥的話——」麗莎幽幽地嘆了一口氣，轉身向外走去。

雲家明趨上前去，摟住了她的細腰，柔聲道：「麗莎，對不起。」

麗莎澀然一笑，緘默着。

「你怪我嗎？」

「爲什麼要怪你？」麗莎回眸望住他，道：「當初我答應跟你們兄弟合作時，就知道你們之間有許多秘密是我不適宜知道的了。」

「其實我們現在也沒有什麼秘密瞞住了你。」雲家明道。

「眞的？」

「麗莎，我爲什麼要騙你？」

麗莎幽幽地嘆了一口氣，就在這個時候，雲家明案頭上的一盞紅燈忽然亮了起來，麗莎急忙道：「有人來了，我得出去啦。」

雲家明目送麗莎開門離去，這才轉身除下牆壁上的油畫，從入牆夾萬中取出一叠文件和幾張照片出來，小心翼翼地放進一個雞皮紙袋中。

他披了上裝，打開經理室的門，只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女推銷員正在和麗莎結數。

麗莎回頭看他笑了一笑，說道：「早點回來。」

雲家明向她畧一點頭，打開玻璃門，離開「世界洋行」。

他截了一架的士，向司機說出地址。

大約十分鐘之後，的士來到一座廟前。

那廟宇供奉的是呂祖，位於鬧市中間，兩旁全是十餘層高的大厦，只有這廟宇是低層建築物，而且還是幾十年前築成的，在這種繁華的都市中看來，更覺突兀。

然而，那廟宇香火甚盛，平日甚多善男信女來燒香點燭，每逢什麼節日，廟中更是擠得水洩不通。

在廟中主持香火的是一個名叫田鳴春的中年男子，在附近數萬街坊中，一提到田鳴春這個名字，幾乎無人不識。

田鳴春雖不作道士打扮，但留着三綹長鬚，相貌清癯，望去倒也有點仙風道骨之相，他另有個別號叫「神算子」，除了替各善信解籤之外，還兼任算命掌相。

據說那田鳴春解籤詳細，相命準確，因此，普通人都叫他「神算子」，他的眞名，反倒很少人叫。

田鳴春主持「呂祖廟」將近二十年，附近街坊都知他是個大財主，但田鳴春自奉甚儉，平日只是穿着一襲青衫招待善信，隱然有古人之風。

雲家明望了手中雞皮紙袋一眼，踏上了「呂祖廟」的台階。

這時已是下午五時多，廟中善信不多，田鳴春正坐在那張殘舊得發亮的檀木八仙桌之後，向一個五十餘歲的婦人解籤。

他瞥眼看到衣着光鮮，西裝煌然的雲家明時，臉上透出一陣詫異的神色，可是一閃即逝，笑着問道：「先生來添油嗎？」

雲家明向他笑了一笑，道：「我有件東西想送給你。」

「哦？」田鳴春大感詫異，匆匆向那中年婦人解過籤後，收過費用，站起身來，道：「先生貴姓，怎麼以前好像沒有見過？」

雲家明淡淡一笑，道：「田先生，可以借個地方說話嗎？」

田鳴春見他神情詭秘，立時會意，道：「好，先生請跟我這邊來。」

他領着雲家明向內廂走去，原來後面是間佈置得十分雅緻的寢房，一張大床之外，還有一排沙發，一張書桌和一個書架，只是書架上除了擺放幾部經書之外，其他的空間全被籤紙，香燭佔據去了。

田鳴春指着一張沙發道：「先生請坐。」

雲家明也不客氣，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不知先生貴姓，到底有什麼東西相贈？」田鳴春又問。

「我姓林，」雲家明揑造了一個姓，將雞皮紙袋遞了上去，道：「這些物事是有人托我來送給你的。」

田鳴春疑恐地接過那個雞皮紙袋，拆了開來。自內取出一叠文件和式張照片。

當他眼光停留在那幾張照片上面的時候，神色大變。

他跟着又望了那叠文件一眼，渾身竟是禁不住地微顫起來。

雲家明好像早已知道他會有這個反應一般，咀角泛笑，冷冷地望定了他。

半响，田鳴春才緩緩地抬起頭來道：「這……這些東西是從什麼地方得……得來的？」

雲家明聳了聳肩，道：「我也不知道，是一個朋友交給我，叫我送來給你的。」

「你那位朋友是誰？」田鳴春倏地右手一探，抓緊住了雲家明的胳膊，厲聲喝道：「快說！」

雲家明露出不悅的神色，道：「田先生，

你抓痛我了！」語氣竟是十分鎮定。

田鳴春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把雲家朗放開，道：「好，你快說，那人是誰？」

「田先生，這可對不起了，」雲家朗道：「他關照過我，無論如何不能說出來。」

田鳴春咬了咬牙，道：「那麼他送這些東西給我的目的，到底爲何？」

雲家朗道：「我那個朋友說，田先生雖然是這間廟的主持，可是，暗底下是個白粉大拆家，對不對？」

田鳴春渾身一震，冷哼了一聲，道：「那又怎樣？」

「田先生一向掩飾得很好，連警方的反毒組也毫不知情，附近的街坊，除了和你有交易的白粉道人之外，都以爲你是個安份守己的『神算子』——」

田鳴春又是冷哼一聲，凝視着雲家朗，道：「你那位朋友到底想幹什麼，快說！」

雲家朗並不理會他的催促，慢條斯理地問道：「田先生，你這幾年可也發了大財啦？」

「我——我也是兩年前才開始做這種生意的，」田鳴春又俯首望了手中的文件和照片一眼，說道：「你那位朋友，怎會得到了這許多證據？」

雲家朗並不置答，自顧自問道：「這兩年來和你交易的是不是吳廷英？」

田鳴春臉色又是一變，顫聲道：「莫非……莫非是他出賣我的？」

雲家朗搖搖頭，道：「不是他，吳廷英又怎及我那個朋友的神通廣大？」

「你……你那個朋友是誰？」田鳴春臉上閃過一陣恐懼的神色問道：「是不是貝……貝志豪？」

雲家朗道：「哈哈，他和我那個朋友可是差得太遠了。」

「那麼是誰？」

「田先生，我那個朋友到底是誰，你便是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來，」雲家朗正色說道：「我此行的目的，是想轉告我那位朋友的幾句話。」

田鳴春心下一懍，呆呆地望住雲家朗。

「我那個朋友說，你從今日起要和吳廷英斷絕交易，改向他入貨。」

「這——」田鳴春變眉一揚。

雲家朗又接着說道：「田先生，如果我們將這些證據，寄給警方的話，你說會有什麼後果？警方最近正在呼籲着市民揭發販毒，還有獎金哩！」

田鳴春神色沮喪，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好吧，我設法向吳大爺解釋便是。」

雲家朗臉色一沉，道：「如果你向吳廷英解釋一切的話，那麼，我那位朋友便大大的不高興了。」

「可是我——」

「田先生，不論你用什麼方法，總之不能讓吳廷英知道你轉而向我朋友交易，你只是推掉他的戶口便行了。」

田鳴春沉吟了一下，道：「好吧，你……你那個朋友所訂的價錢是不是和吳大爺他們一樣？」

「當然一樣，」雲家朗微微一笑，道：「不過再也不扣那五個巴仙的回佣了。」

田鳴春道：「這不是擺明比吳大爺他們貴嗎？」

「再貴你也可以取回利潤的，對不對？」

雲家朗冷冷道：「何況，我那位朋友手中既然有了這些證據，沒有勒索你一筆錢，反而誠心誠意地要和你做生意，這已經算是十分寬容的了。」

田鳴春不由自主的倒抽了一口冷氣。

他知道對方說得好聽，其實這種交易，比一次過勒索他一筆金錢更高明！

田鳴春腦際間念頭電轉，只是無論如何想不透爲何自己暗中從事的勾當，竟然會被人拍下照片，還將貨單影印了副本。

雲家朗見田鳴春沉吟不語，問道：「田先生，你怎麼說。」

田鳴春輕輕嘆了一口氣，說道：「事已至此，還有什麼話說？你那位朋友喜歡怎樣便怎樣吧。」

雲家朗伸出手來，笑道：「這樣說來，咱們從此開始便是好拍檔了。」

田鳴春苦笑着和雲家朗握了握手，道：「可是我確從此要賺少許多錢。」

「田先生，你是這一區最大的分銷站，如果大家日後合作愉快的話，我一定勸我的朋友，給回你那百分之五的佣金，那時便皆大歡喜了。」

「眞的？」田鳴春大喜過望。

「當然是眞的，幹我們這一行的，最要緊是顧全義氣，我那位朋友怎會讓你一直吃虧下去？」

田鳴春這才吁了一口氣，說道：「其實，我冒這個風險，目的也不過是想多賺幾個錢而已。」

「田先生，只要你依照我朋友的話，大家好好合作，恢復那百分之五的佣金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雲家朗拍拍胸口。

「謝謝你了，」田鳴春道：「只不知你那個朋友幾時開始將貨物供應給我！」

「明天就可以了，」雲家朗道：「不過，我們的交貨是用推銷員來進行的。」

「哦？」

「他們都是一些十五六歲，最多十八九歲的少年，本身並不知道自己是送貨員，只以爲推銷的是洗衣粉，牙膏，肥皂之類的家庭用品而已。」雲家朗道：「你只要向我們訂貨，他們便會按時送來。」

「怎樣向你們訂貨？同時又怎樣付欵？」田鳴春問道。

雲家朗淡淡一笑，道：「在貨物的包裝裏面，有指示每次訂貨和交錢的地點，你一拆開便知道了。」

田鳴春聞言一呆，想不到對方如此小心謹愼，這樣看來，自己除了衷誠合作之外，可算沒有其他的辦法了。

雲家朗又問：「田先生，還有什麼疑問沒有？」

田鳴春遲疑了一下，道：「你們的貨源可以保持充足嗎？」

「這個你放心，我們是大機構，你要多少貨，我們便有多少，」雲家朗頓了一頓，道：「爲什麼要這樣問？」

「因爲……因爲吳大爺這一個月來，有好幾次交少了貨給我。」田鳴春道：「那是以前從來沒試過的。」

雲家朗得意地笑了起來，道：「你可知道爲了什麼原因？」田鳴春楞楞地搖着頭。

「告訴你，那是因爲我那個朋友的勢力比他大，貨源比他充足。」

田春鳴聞言不置信地望住雲家朗，在這個圈子裏面，誰都知道吳廷英是「四大家族」居首的大毒梟，如今竟然有勢力比他更大的組織出現，除非是新興勢力，否則，怎麼自己毫無所聞？

雲家朗倒像看穿了田鳴春心中所想的東西一樣，他微微一笑，道：「田先生，不用多心了，如果你和我那個朋友合作的話，將來有說不盡的好處。」

說罷，雲家朗站了起身，向外走去。

田鳴春將他送出廟外，望着他的背影遠去，心中隱約覺得，黑社會的販毒組織，即將掀起一場驚天動地的大變化……。

× ×

小辣椒洋洋自得地激着鈔票，一面笑道：「眞是令人難以置信，我上班一個星期，每天都賺到二十元以上的佣金，連薪水在內，每個月有一千五百元了！」

「小辣椒，這樣好的工作，你爲什麼不介紹我去做？」白小妹問。

「是呀，他們要不要男的？」王小克也插口道：「讓我也去賺它一千五百塊！」

「我問過了，那個花小姐回答說，他們暫時不要人手，將來生意做開了，要人的時候一定通知我。」

「小辣椒，你推銷的那隻洗衣粉到底有什麼好？爲什麼這樣好銷路？」

「我也不知道，最初還以爲公司派給我推銷的全是老客戶，所以十單生意做足十單，可是這一個星期下來，天天都是這樣，根本不用花費唇舌，一上門便做到生意。」小辣椒得意地說。

「既是這樣，他們請幾個送貨員就行了，爲什麼要請推銷員，白白付出一筆佣金？」白小妹道。

「我怎曉得？」小辣椒聳着肩。

王小克忽然跳了起身，道：「我說這件事一定有古怪！」

「你才有古怪！」小辣椒翹起了咀，道：「人家一個月賺一千五，你眼紅啦？」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見她緩緩地點着頭，似乎讚同自己的意見，於是道：「小辣椒，天下間怎會有十單生意做足十單的推銷工作？」

「哈！也許我特別够運呢？」

「公司給你的貨品，你每次都能賣光？」

「當然了，便是一塊香皂，一筒牙膏也沒剩下！」小辣椒得意地掀了掀咀唇。

王小克變眉一揚，眼睛向窗外望去，似乎在想着什麼東西似的。

忽然，他轉頭望住小辣椒，道：「我想跟你買一塊香皂成不成？」

「成啊！」小辣椒又補充了一句：「不過我可是要照公司訂的價格賣給你的，不能打折扣。」

「一塊香皂値多少錢？最多一塊錢，也用不着打折扣了。」

「誰說的？我們公司的香皂每塊兩元，童叟無欺，貨眞價實。」

「兩塊錢一塊香皂？」白小妹低呼了一聲，道：「市面上最著名的香皂，每塊也只不過賣六七毛錢而已。」

「花小姐說我們分公司的香皂中有法國高級香水，所以要賣貴一點，」小辣椒道：「可是再貴也有人買，可見這個世界的人不怕貨物貴，只要買好貨。」

「花小姐是誰？」王小克問。

「她是我們公司的女職員。」

「除了她，公司還有其他的職員嗎？」

「這個——這個我倒不大清楚，不過，『世界洋行』中，除了她一個人之外，只有經理了。」

「那經理又是什麼人？」王小克問。

「小鬼子，你問這許多來幹什麼，反正他們現在又不需要人手。」

王小克「嘻」地一笑，道：「就算他們需要人手，你也未必會介紹我去。」

「這話是什麼意思？」

「那還不簡單嗎？那時我會搶掉你所有的客戶，等你一毛錢佣金也賺不到。」

「你少替我担心，公司每次都給我們幾個地址，只要按照地址上門兜售便行了。」

她此言一出，白小妹「咦」地一聲，道：「那有指定地址叫推銷員上門推銷的事？」

「誰說沒有，你少見多怪而已。」

「那麼，你明天賣一塊香皂給我，公司肯嗎？」王小克問。

「這個——公司雖然指定地址叫我們沿戶推銷，可也不會說過不許賣給別人。」

「那好得很，明天賣一塊香皂給我，讓我也試試法國香水的味道。」

「放心好了，我會留一塊給你的。」

「要留一塊給我？」

「當然了，公司多餘下來的貨物，每次都賣個精光，如果不留一塊怎成？」

王小克心下暗暗奇怪，却也不再說話了。

翌日，小辣椒依時上班，下班時，自手袋中取了一塊香皂出來交給王小克，噓了一口氣，道：「這塊香皂可買得辛苦。」

「怎麼啦？」王小克詫異地問。

「今天公司一共給我八個地址，最後一戶只剩下四塊香皂，可是，我答應替你留一塊的，因此只能賣給他三塊了，對不對？」

「對啊。」

「哈！怎知道那個客人却說非買四塊不可，問我袋子裏還有沒有，我答沒有，他却急得好像漏掉頭獎馬票沒有買一樣，你說奇怪不奇怪？」

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問道：「後來你怎樣應付他？」

「我咬定只剩下三塊香皂，他只得付錢給我了。」小辣椒答。

王小克將那塊香皂拋了拋，發現重量和普通的香皂一樣。

小辣椒伸出手來，道：「給錢！」

怎料王小克却不睬她，望着手中那塊香皂出怔。

這時，小辣椒也發現王小克神態有異，問道：「幹什麼？」

王小克抬起頭來，道：「如果我的猜想沒有錯的話，這塊香皂一定有古怪！」

「你怎曉得？」

「不信拆開它看看便知道了，」王小克說着動手拆開香皂的包裝。

香皂上的包裝拆去後，却是一塊香味四溢，遍體渾圓的香皂，那裏有什麼古怪了？

小辣椒望了香皂一眼，又望望王小克，「哈」地一聲笑了起來，道：「小鬼子，我說你呀——」

她話聲未畢，王小克忽然雙手運力，將那塊香皂從中折爲兩半，原來那香皂當中竟是空心的，對折開後，裏面「噗」地一聲，掉下一個膠袋。

這麼一來，三人都暗自吃了一驚，王小克俯身從地板上拾起那個膠袋，裏面的全是白色的粉末。

三人瞪大了眼面面相覷，刹那間，都明白月薪八百，佣金三成是怎麼一回事了！

小辣椒掩住了口，良久才驚呼一聲，道：「我中計了！」

王小克將膠袋拆了開來，凑近鼻端一嗅，道：「如果讓警方當街搜獲這些東西，看來我們只好天天向你送飯了！」

「送什麼飯？」小辣椒詫異地問。

「咦？難道你吃得慣監獄裏的飯菜？」王小克打趣說。

小辣椒一拳向王小克肩膊搥去，嚷道：「這時候還來跟人家開玩笑！」

王小克笑着閃身退開，白小妹秀眉微蹙，道：「小鬼子，正經一點，你說咱們現在應該

怎辦？」

「這是個發大財的機會，什麼應該怎辦！」王小克咀角泛着得意的笑容。

「發……發大財的機會？」白小妹瞪大一雙美眸，驚愕地望着王小克，道：「我們絕不能做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即明白了白小妹的意思，道：「小妹，你以爲我想去販賣毒品？」

「否則你爲什麼……爲什麼這樣說？」

「小妹，那你可誤會我的爲人了，我小鬼子偷呃拐騙的事做起來也許眉頭皺也不皺一下，可是販毒這件事，却是無論如何也不屑去做的！」

白小妹這才長長吁了一口氣，說道：「那麼，剛才你所說這是發大財的機會，到底是什麼意思？」

「警方最近不是大賣廣告，說是希望官民合作，舉報販毒組織，將販毒份子，繩之以法嗎？」

白小妹和小辣椒不約而同地點了點頭，自從他們搬到新居，買了電視機之後，的確經常在電視中看到這樣的呼籲。

「而且——」王小克接着又道：「警方還聲明對舉報的市民予以獎勵，你們想想，我們這所新居，全是因爲得到警方的獎金才有錢買的，這次不是又可以發一筆財嗎？」

白、小兩女這才流露出喜色，道：「好極了，我們現在立刻打電話給周探長！」

「現地還不行！」王小克說道：「我們首先還要搜集多一點證據的，待查實無誤後，才可報案。」

「這包毒品不就是證據嗎？」小辣椒指着那個膠袋說。

王小克點着頭，道：「不錯，可是難保他們每次交給推銷員的物品，裏面都另有乾坤，對不對？」

白小妹和小辣椒緘默了。

「如果他們一次眞一次假，那麼，我們豈非打草驚蛇，徒勞無功？」

白、小兩女不約而同地點着頭。

「爲了小心起見，小辣椒明天照樣上班，照樣領取貨物出來推銷，只不過——」王小克狡猾地笑了一笑：「我們在門口等你，然後一塊跑去找周探長，如果那些洗衣粉，牙膏和香皂之中仍然是這些毒品的話，他們便插翅也難飛了，對不對？」

白小妹和小辣椒聞言都是拍手叫好。

這一天晚上，三人又是興奮，又是緊張地商量好翌日行動計劃，直到凌晨一時多，才各自回房就寢。

翌日一早，白小妹最先起床，將王小克和小辣椒叫醒，煮了麥片，這才聯袂出門。

半個小時之後，三人已經來到了「世界洋行」附近，小辣椒說道：「你們在什麼地方等我？」

王小克向四週打量了一眼，見不遠處有一間「王記冰室」，道：「我和小妹在裏面等你，你領到貨後，便來冰室找我們。」

「好的。」

望着小辣椒橫過馬路，向斜對面的「世界洋行」走去，王小克一顆心，不禁怦怦亂跳起來。

他等小辣椒推開玻璃門，踏進「世界洋行」後，這才搭着白小妹的肩，向不遠處的「王記冰室」走過去。

兩人坐下後，各自叫了一杯奶茶，四道眼光望住冰室的入口處。

他們以爲小辣椒在十分鐘之內，一定可以來「王記冰室」會同他們，一塊兒到周探長那裏去，可是，時間一分一秒地溜過去，十五分鐘了，門外進來了許多茶客，却沒有小辣椒的影子。

「小鬼子，她……她爲什麼還不來？」白小妹担心地問。

王小克雙眼凝瞪着冰室門口，道：「難道有了什麼變卦？」

「我去看看！」白小妹說着站了起身。

「不，我去！」王小克拉住她。

「還是我去好，」白小妹轉頭道：「他們說不定認得你，況且，我只是一個女孩子，他們不會疑心的。」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向她點點頭，道：「好吧，你快去快回。」

白小妹苗條的身影消失在玻璃門後，王小克取出香烟燃上一口，緩緩地噴着烟霧，心下盤算：上次從警方那裏領來的獎金，已全部用在購買和佈置新居方面，如今所剩無幾，他又不想擦鞋爲生，如果這次能夠順利破獲這個販毒組織的話，那倒能夠領取一筆巨額獎金。

想到販毒組織利用少年推銷員，將毒品藏在洗衣粉，牙膏和香皂中「推銷」出去，王小克咀角不禁露出一絲笑容：這倒是很高明的手法。

因爲警方有時在街上截獲毒品時，都是因爲藏毒者心虛，露出慌張鬼祟的樣子，才令警員疑心上前搜查。

如果藏毒及運毒者，根本不知道自己身上有毒品，神態自然是光明磊落，警方便不會疑心了。

不過，有其利必有其弊，倘若運毒者不是將事實瞞住的話，小辣椒怎會將香皂私自賣給人？

王小克跟着又想，假使小辣椒明知道她推銷的洗衣粉，牙膏和香皂中有毒品的話，她肯不肯做這種工作？

她不會的——王小克告訴自己。

小辣椒和自己相同，都是嫉惡如仇的人，她絕不會做這種爲害社會的事！

王小克望一望腕錶，白小妹已離去十餘分鐘了，怎麼還不回來？

他腦中念頭一閃，心頭跟着一跳，霍地站直起身，放了張鈔票在枱面上，衝出「王記冰室」。

「世界洋行」就在斜對面，玻璃門仍然關着，看不到裏面的情形。

王小克左右望了一眼，看不到小辣椒和白小克的人影，他略一沉吟，橫過馬路，來到「世界洋行」的門口。

玻璃門有一層輕紗遮着，從裏面也許可以看到外邊，外邊却絕對看不到裏面。

王小克手一伸，推開了玻璃門。

他自然明白此舉實在相當危險，小辣椒久久不出，還可以解釋是因爲公事，白小妹去找小辣椒也神秘失踪，這便難以解釋。可是，王小克記掛白、小兩女安危，這時，也不理那麼多了。

他推開玻璃門，立時向內望去。

寫字樓的面積，不算大，只有三四張寫字枱，可是，整間寫字樓都是空的，一個人也沒有！

王小克一見之下，就知道事情有點邪門了，可是就在這個時候，玻璃門那邊傳來「的」地一聲。

王小克心中一跳，轉身向玻璃門，伸手用力一推，然而，玻璃門紋風不動，自動門鎖鎖上了。

當那「的」地一聲響起時，王小克已知事情不妙，如今一見門被上鎖了，這一驚非同小可，顯然地，白小妹和小辣椒，已經被他們捉住了！

王小克心念電轉，不明何以小辣椒發現香皂中另有乾坤的事，爲何會被毒販得悉，從而在她再來領貨時，把她扣留起來。

他轉念一想，不禁啊喲一聲，暗叫不好，想那客戶少收了一塊香皂，自是會打電話和他們聯絡，販毒者發現少了一塊內藏毒品的香皂，當然着落在小辣椒身上。

王小克只是猜測不透，爲何販毒者不在小辣椒回公司結數時將她扣留，而要等到翌日。

就在他腦際間思潮起伏時，經理室的門打了開來，三個年輕力壯的青年自內走了出來。

王小克一見他們出現，立時退身貼在玻璃門上，戒備着。

「你是誰？」其中一個青年問：「來這裏幹什麼？」

王小克見三人緩緩向前踏步，腦中已轉了不少念頭，知道即使向他們查問小辣椒和白小妹的踪跡，也不會得到答案，情急智生之下，答道：「我……我是來應徵的，你……你們爲什麼這樣兇霸霸地瞪着人？」

那三個青年正是阿傑，阿强和阿歡，聞言臉色一緩。

「應徵的？我們這裏又不請人！」阿傑說道。

「我有……有個朋友在你們這裏做推銷員，一個月有八百元薪水，而且還有三成佣金，他也是這樣跟我說，可是……可是……」

「可是怎樣？」阿傑問話時，又踏前一步，不過眼眶中那種兇悍之色，已經稍減。

王小克已經鎮定下來，向阿傑澀然一笑，道：「我以爲他是怕我搶掉他的飯碗，才找個藉口來推搪我，所以親自來看看。」

阿傑聞言將信將疑，上下打量着王小克，沉吟着不做聲。

王小克不知他在打什麼主意，一顆心怦怦亂跳，又道：「我的口才很不錯，如果你們肯錄用我，對你們公司大大有益。」

阿傑臉上閃過一陣笑意，點頭道：「看你的口才果然不錯，可是却不是來應徵的！」

王小克心下一懍，暗想面前這個年輕人倒也精靈得緊，當下不動聲色，嘆了一口氣，道：「唉！我早知道自己沒有這種運氣賺八百元的薪水，看來只有仍然去做擦鞋仔了！」

「你是擦鞋的？」阿傑問。

「是啊，」王小克望了阿傑的皮鞋一眼，道：「啊，你這雙是意大利皮鞋，價值起碼超過兩百元，是我見過的皮鞋中，最名貴的一雙哩！」

阿傑自從加入雲氏兄弟的組織後，手頭寬了，平日添置的衣物用品，全是來路貨色，他對腳下那雙意大利鞋十分驕傲，只是誰都沒有留意上它，如今見王小克一眼便認出那是名貴的革履，不禁十分得意，道：「你果然是個識貨之人。」

「這位大哥既是穿意大利名廠皮鞋，想必是這間公司的高級職員了，請你做做好心，就多用我一個吧。」王小克道。

阿傑見王小克語氣十分誠懇，心想憑他十五六歲年紀，若是作僞，怎能作得如此之像，不由信了。他怎知王小克機靈透頂，滿肚密圈，即使是十分世故狡猾之人，也經常要中他的計。

「傑哥，不理他是否來應徵，他這樣闖了進來，咱們若是放他走了，波士查問起來，却如何回答？」阿强忽然插口。

「不錯，剛才那小妞也是這樣闖了進來，說不定是同黨哩！」阿歡接口道。

王小克雙眉一揚，聽他所說的「小妞」，大概是指白小妹了！

阿傑緩緩地點着頭，向王小克走過來，一面道：「小兄弟，姑勿論你是否——」他話聲未畢，忽然「啊呀」一聲叫了起來。

原來王小克知道這三人絕對不會放自己離去，他決斷極快，倏地一俯身，向阿傑衝了過去，在他雙腿之間穿過，張手在他下陰一揑。

這一招「猴子偷桃」原是王小克最擅長的招數，何況在這種危急關頭，部位自是拿揑得更準。

王小克見這「傑哥」先前似乎有放走自己的意思，心下對他有了好感，於是只用了五成力，若是使盡了力氣揑下去，阿傑這一輩子是不用娶妻生子的了。

阿傑怎會料到一個「擦鞋仔」動作如此之快，招數如此之狠，只見人影一閃，下陰一陣劇痛，殺猪般地叫了起來。

王小克一招得手，不由增加了信心，右手揑拳，一招「初試啼聲」向阿歡腹部擊去。

這「初試啼聲」乃是「威風八路拳」的第一式，當龐濤將這路拳術傳授給王小克時，王小克並未認眞學習演練，因此拳名「威風」，由他使將出來，却和「威風」這兩個字眼扳不上；後來王小克經過無數驚險的遭遇，心知自己雖然聰明透頂，碰到敵人時可以用智取勝，但若能將「威風八路拳」湅得純熟，對自己只有好處。

王小克聰明過人，他若是立志要學一樣東西，進度自是較常人快十倍不止，經過半年多的苦練，這「威風八路拳」已是十分純熟，甚至拳術中各種奇妙的變化也悟了出來。

這一招「初試啼聲」使將出來，果然虎虎有威，與往日大不相同，阿歡見王小克偷襲得手，還道是個狡猾頑童的技倆而已，怎料到對方竟然會使拳法武功？

他一呆之下，只覺小腹一陣劇痛，已然吃了王小克一拳，叫出聲來。

王小克乘其不意偷襲得手，一連傷了阿傑阿歡，正要向阿强埋手時，忽覺頸脖風生，有人一掌斬了下來。

那一掌離頸脖間雖然還有尺許距離，可是勁風撲面，顯然是空手道好手。

王小克心下一懍，其時他身子尚未站直，順勢雙手向前一探撐在地上，身子直撲過去，那一掌便落空了。

原來向王小克進襲的正是阿强。阿强是三人中體格最魁梧的一個，他自幼學練空手道，已是黑帶五段高手，出掌之快，幾乎百發百中，却不料王小克動作敏捷應變奇快避過了他這致命一掌。

王小克仆倒下地後，立時向旁滾了開去，剛好滾到一張寫字枱下面。阿歡叱喝了一聲，追了過來。

王小克仰首一望，見阿强咬牙切齒，運勁手臂，又是一掌向自己斬來，急忙拉了一張椅子，向阿歡大力推過去。

那椅子有活動腳，經王小克大力一推之下，向阿强迎去。

阿强右脚一揚，把椅子踢開，可是就在這幾秒鐘間，他的行動受阻，王小克已乘機跳起身來，上了寫字枱。

「好小子！」阿强罵了一句粗口，道：「今日非教訓你一頓不可！」

王小克知道這三人中可能以這個阿强的武功最高了，當下不敢怠慢，揑拳蓄勢，等待迎敵。

阿强猛提了一口氣，衝上前來，一掌向王小克迎頭擊來。

王小克也是提了一口氣，自寫字枱上面躍起，落在阿强面前三四呎遠之處，他足尖剛觸地，已經「呼」地一拳向阿强面門擊過去。

阿强見王小克出拳奇快，知道這是正宗拳

術，並非普通頂童死纏爛打的招數，不敢托大，閃頭避過，揉身攻了上去。

這時阿傑跌坐在地，一手支撐住身子重量，另一手則掩住下部，臉上露出十分痛苦的神色，阿歡小腹被王小克擊中一拳，疼痛漸消，正慢慢地站直起身，打算帮手料理王小克。

王小克的「威風八路拳」已經練成，若是氣力有阿强之大，早已將他打得昏倒於地，可是他拳術雖精，畢竟年紀還輕，又沒學過什麼「內功」，「氣功」之類的功夫，因此每拳雖擊在阿强身上，但阿强平日和師兄弟練功夫時早就撻慣打慣，却是不覺如何疼痛。

兩人打了好一會，王小克右腕被阿强砍了一掌，登時痛入心脾，他知道這樣打下去自己絕非敵手，這寫字樓面積又小，自己靈活的身子施展不開，等一下阿歡或阿傑過來帮手時，一定要糟。

他眼珠一轉，已經有了計較，忽然大叫一聲，一拳向阿强下陰擊去。

阿强大吃一驚，暗想這下陰乃是人類身上最脆弱的器官之一，剛才阿傑被對方偷襲得手，躺在地上痛苦呻吟，這一拳若是被他打實了，這輩子還有什麼人生樂趣，於是急忙後退。

其實王小克這一拳去勢雖快，却也絕對擊不中對方，他轉身拿起旁邊的一張椅子，向阿强大力擲了過去。

那時阿强背向着玻璃門，見椅子向自己擲來，下意識地向旁一跳避過了。只聽「彭砰嘩啦」幾聲巨响，「世界洋行」門面那道玻璃竟是被椅子撞碎，現出一個大洞。

王小克順手抓起枱上文具，向阿强擲了過去。阿强雙手護住面門閃避，王小克乘機從破洞中竄出。

由於他逃出時動作太快，只覺一陣劇痛，左胳已被碎玻璃片劃傷，可是他絲毫不敢停留，拔足向街外逃去。

三人見王小克已經逃出，街上不少行人正逐漸圍攏過來觀看熱鬧，也不去追，閃身從一隱蔽的小門轉到隔壁的「成記車行」。

王小克一直奔了幾個街口，這才回頭一望，見沒人追來，於是放緩脚步，查看傷口。

左肩的衣服染滿了鮮血，右臂手腕處瘀青一片，他生怕有玻璃碎留在傷口，急忙向四週望去，希望附近有醫生診所。果然看到不遠處有一個招牌，上面是「西醫丁文元」幾字。

王小克識字不多，這五個字剛巧都識得，急忙加快脚步，向那診所奔去。

劇烈海戰　孤軍突圍

「小鬼子，你這次的獎金恐怕領不成了。」周探長一踏進大門便道。

「怎麼了啦？」王小克詫異地將大門關上了。

「我們查過那『世界洋行』，它是一間代理外國洗衣粉的洋行，並不是販毒機構！」

「可是……可是我早已告訴過你，他們是將毒品裝在香皂和洗衣粉的盒子中。」

周探長苦笑着搖頭，道：「不錯，你的確是這樣說過，但我們把洋行中所有的存貨全拆開來檢查過，一點毒品也沒有。」

「探長，這——這有可能嗎？」

周探長道：「事實便是如此，我們拿不到半點證據。」

「那世界洋行的老板是誰？」

「是一個泰國華僑，姓林，名叫早朗。」

「你問過他的話沒有？」

「林早朗是個六十餘歲的老翁，上個月因爲心臟病發作入醫院休養，把生意交待他的伙記料理。」

「世界洋行不是有一個女職員，還有一個經理嗎？」王小克問。

「是啊，我們都問過話了，」周探長道：「今天早上，他們都不在公司。」

「可是那三個向我攻擊的男子呢？」王小克問：「他們又有什麼解釋？」

「據那個李經理說，那三個男子可能是覷準他們公司中沒有人，撬門入內爆竊，剛巧碰上了你，因此和你打了起來。」

王小克聞言一呆，這樣說法也成理由，可是那三人的漢樣，却又不像是竊匪啊！

只聽周探長又道：「李經理又說，他們公司的夾萬被人打了開來，一共損失了三千多元現欵，大概是那三個男子偷去的了！」

王小克冷冷一笑，他知道這只是一種烟幕——爲了掩飾那三個男子的身份而已！

「爲什麼這樣笑？」周探長問。

「難道你還想不到這只是一種托詞，一種……一種掩飾嗎？」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說道：「可是，他們的理由很充份，我們又沒有證據，有什麼法子？」

「這樣說來，你是不相信我的話了？」

「我相信證據。」周探長道。

「白小妹和小辣椒的失踪還不是證據？」王小克提高了聲音。

「但你能證明他們二人是在世界洋行失踪的嗎？」周探長側着頭問。

「我——我親眼看到小辣椒推門踏進世界洋行。」王小克道。

周探長嘆了一口氣，道：「那也不成證據，對了，你說昨天有一塊香皂中藏着毒品，那塊香皂和毒品在那裏？」

王小克眼前一亮，道：「它可以成爲證據嗎？」

「當然可以。」

「你跟我來。」王小克站起身，向他的房間走去。

王小克打開一個抽屜，一面道：「我放在這——」話聲戛然而止，跟着是一聲驚呼：「不見了！」

「你記得是放在這裏的嗎？」

「我當然記得，」王小克喃喃地道：「難道……難道是小妹或者小辣椒拿走了？」

他沉吟了一下，又到白小妹的房間裏去搜查。

白小妹和小辣椒同住一間房，房中除了兩張單人床之外，只有一個大衣櫃，王小克打開衣櫃的門，仔細找尋一遍，却看不到那塊折斷了的香皂和毒品。

他又四下裏找尋了一遍，那兩樣東西便像在空中消失了似的。

當王小克確定香皂和毒品不在家裏的時候，背上不由升起了一陣寒意。

白小妹和小辣椒肯定不會將它帶出去，它的失踪，必定是其他人拿走的！

王小克念頭一閃：莫非那些人向白小妹和小辣椒逼供，她們招出了香皂和毒品的所在，那些人趁自己尙在醫院敷傷時取走了？

想到這裏，王小克背上出了一身冷汗，倘若眞是如此，那些人也太神通廣大了！

「小鬼子，你仔細想想，」周探長見他站在當地呆呆出神，問道：「你可會移到其他隱秘的地方去？」

王小克搖着頭，他記得十分淸楚，香皂和毒品的確是藏在抽屜中的。

周探長忽然幽幽地嘆了一口氣。

「探長，我看這件事不簡單。」

「我知道，」周探長拍拍他的肩膊，道：「我走了。」

王小克急忙問：「那麼小妹和小辣椒怎麼辦？」

「憑着我們的交情，我還會不落力去找的嗎？」周探長道：「你最好先休息一下，沒有必要時不要出街，同時，門戶小心一些。」

王小克知道周探長也猜到自己剛才所想到的，只得點點頭。

「還有，如果你再有什麼發現，打電話到警局時，最好聲朗找我，就算值日警官問你什麼事，你也不要說，記住了。」

王小克呆呆地望着周探長，剎那間，他背上又是生了一片凉意。

周探長的話很顯朗，他在懷疑警局中有內奸！

王小克送走周探長後，坐在沙發上凝思片刻，他心掛白小妹和小辣椒的安危，再也按捺不住，起身打開大門，便欲出門。

可是，他隨即又想到：放在抽屜中的香皂和毒品不翼而飛是否和「世界洋行」那些人有關？

如果眞是被他們取去的話，他們既知道地址，定然會來對付自己，這一下去，豈非予對方可乘之機？

王小克鎖上了大門，躡足走到騎樓，向樓下一望。

從二樓望下去，暈黃的街燈下，街道上靜悄悄地，一點聲音也沒有。

王小克望一望腕錶，這是晚上十一時多，最近燈火管制雖然已經解除，人們仍然不出夜街。

他尖銳的眸子向四下搜索着，却看不到有什麼形跡可疑的人。

半响，王小克離開騎樓，熄了客廳的燈，走進洗手間，對着鏡子化起粧來。

只見他拿出幾盒顏色不同的面膏，往臉上搽來搽去，不一會，一張俊俏的臉孔，已經變成又瘦又老，就像叫化子一樣。

王小克對着鏡子端詳半响，又在頰上搽了幾搽，直到自己滿意了，才回房間更衣。

他取出一件深色，又寬又大的西裝，穿在身上，佝僂住身子往鏡中一望，竟然是個又老又瘦的老頭子，只是髮型不像，也沒有鬍鬚。

王小克打開抽屜，找了好一會，才找到一頂笠帽，戴在頭上，又向鏡中一照，暗想即使在白天，也未必有人認得出自己，何況在這深夜。

一切裝扮停當後，王小克打開大門，先探首向外窺伺一會，這才閃身而出。

那大厦住的住戶，少說也有一千人以上，當時才十一時多，大厦中的住客仍然出出入入，王小克不敢搭電梯，就從樓梯下樓。

他一來到樓下大堂，見一個眼光烱烱，面孔陌生的青年坐在管理處前面一張椅子上。

王小克一接觸到那青年的眼光，心下不由一跳，他雖然不認識那青年，潛意識中，却感到那青年可能在等着自己。

果然，那青年銳利的眼光，向王小克射了過來。

王小克何等乖巧，立時俯下頭來，佝僂着身子，一步一步地踏出大厦門口。

他一直來到街口，這才若無其事地，慢慢地轉過頭去，後面並沒有人跟踪。

這時，一輛的士駛了過來，王小克急忙伸手截住它，打開車門，踏上車去，他做事小心，暗想，大堂中那青年雖然不追來，四週未必沒有「世界洋行」的人在暗中監視，一個「老頭子」，若是行動迅速矯捷，定會要引起別人的懷疑。

上了車後，王小克如釋重負，向司機說了一個地址。

廿餘分鐘後，車子來到「世界洋行」不遠處的一幢大厦，王小克急忙叫司機停車。

付過車資後，王小克脚步蹣跚地橫過馬路，向「世界洋行」走去。

「世界洋行」的門面玻璃被他用椅子擊碎後，已臨時用木板釘了起來。裏面黑漆漆地，沒有燈光透出來。

王小克走到「成記車行」門口時，已暗運眼力，向「世界洋行」那幾塊臨時搭起來的木板空隙間張望。

然而，裏面一樣黑漆一片，並不因爲距離的接近而看得淸楚。

他故意放緩了脚步，一手扶住木板，另一手鎚打着自己的背，便像走得累了，筋骨酸痛一般。

忽然，有個細小的聲音傳入耳中：「傑哥，你還痛不痛？」

這聲音熟悉異常，而那「傑哥」兩字傳入他耳際時，更如天雷貫耳一般！

王小克一聽到周探長告訴他那三個襲擊自己的男子是「刼匪」時，便知道那是販毒者故意替他們掩護身份，恐怕那三人從此會躲了起來，自己絕難找到他們了。如要找到白小妹和小辣椒，却要着落在他們的身上。

如今，竟然聽到那三人其中一個的聲音，不由心頭狂喜。

他側起了耳朶，只聽那「傑哥」答道：「現在好多了，他媽的那個小子好狠，竟然一動手便取我這裏！」

另一個淸脆的聲音笑道：「這兩顆卵子若是被他取去，傑哥豈不變成這個……這個摩登太監？」

阿傑怒叱一聲，道：「阿生，你還來取笑我！」

車行內傳來了一陣嘩笑聲，王小克留心一聽，尋思道：「裏面絕對不止三人，又是他們的同黨，我是衝進去抓住他們呢？抑或打個電話給周探長，叫他派人來？」

他沉吟一下，心知即使衝進去，單憑一己之力，絕對不是敵手，於是移動脚步，向前踽踽獨行。

不一會，已經離開「成記車行」甚遠，王小克向前望去，只見前面有間辦館燈火通亮，仍在營業，當下快步趨上前去。

他向辦館伙記借打了一個電話給周探長，接綫生回說不在，王小克本來想將一切告訴值日警官，可是轉念想到周探長的話，於是問道：「陳警官在嗎？」

「請等等。」

不久，陳警官前來接聽電話，王小克道：「陳警官，我已發現今天上午圍毆我的那三個男子了！」

「眞的？他們在那兒？」

王小克生怕旁人聽到，壓低了聲音，將「成記車行」的地址說了出來。

「你現在就在附近？」

「是的。」

「好，那你留在現場不要走，我立即派人來拘捕他們！」陳警官道。

掛斷電話後，王小克向辦館的伙記謝了一聲，離開辦館，來到「成記車行」斜對面一幢舊樓的樓梯底，雙眼眨也不眨地瞪住「成記車行」的門口。

大約數分鐘之後，「成記車行」的燈光忽然熄了，王小克心中一動：「莫非他們全都睡覺了？」

他躡着足奔到「成記車行」門口，側起耳朶一聽，只聽見裏面有人噤聲道：「快點，否則來不及散水了！」

一聽「散水」這兩個字眼，王小克心下一

懷，看來車行中的人已經得到了訊息，正準備離去。

他急忙閃身躲到隔壁樓梯口，生怕衆人出來時迎面碰到，一面暗暗祈禱陳警官及時趕到，阻止衆人逃竄。

然而，又過了幾分鐘，裏面已經沉寂一片，却仍然看不到有人出來。

王小克一呆之下，立時明白其中原因，早上白小妹和小辣椒踏進「世界洋行」後，便不見她們出來，而自己在「世界洋行」也看不到她們的影子，顯然地，這一帶的店舖都是有後門的。

不錯！他們必定是用後門遁逃了！

王小克眼珠一轉，知道事不宜遲，如果這次讓他們逃掉的話，不知何時何日才能再捉到他們了，他提了口氣，向不遠處街口奔去。

穿過一條窄巷後，王小克來到了「成記車行」的後巷，忽見前面轉角處人影一晃，有個男子正扶着牆壁，一拐一瘸地走着，正是那個「阿傑」！

王小克大喜過望，躡着足跟踪上去；可是心想對方人多，萬一被他們發現自己的行踪的話，眞是凶多吉少，所以並不敢跟得太貼。

阿傑那幫人似乎想轉到另一條街，乘搭車輛逃去，只聽另一人說道：「車子預備好了沒有？」

另一人低聲答道：「波士早已想到有這麼的一天，所以，那輛小型貨車，一直泊在隔離街。」

「他奶奶的，」先一人道：「不知是那個混帳王八蛋報的案。」

「算了吧，反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們永遠找不到！」

王小克聞言心中陡地一跳，從他們的話聽來，自己一報案時，車行中的人立即接到消息了！

他腦中念頭一閃：會不會是陳警官出賣了自己？

陳警官是周探長的好拍檔，如果他竟然也被收買的話，那眞是太恐怖了；王小克又想：大概是陳警官召集人手時，那些人暗中打電話通知他們去的了。

姑勿論如何，警局中有他們的「綫人」，却是不可置疑的事！

王小克一路跟踪着他們，心下暗叫「好險」，剛才若是見到熄燈時不趨上前去窺探究竟，這當兒恐怕早已被他們逃掉了。

可是他繼續又想，那些人上了車後，自己怎樣展開跟踪？

王小克對這一帶的街道甚熟，知道繞過這條窄巷，再轉一個彎後，便是「王安道」，那是附近三四條街道中，惟一有車位的街道。

然而，這一帶偏僻異常，尤其是在深夜，那有的士駛過這裏？自己又如何跟上去。

一想到這點，王小克心下不由大急。

眼看衆人去向正朝「王安道」而去，王小克腦中忽然一亮，提了口氣，從左邊一條長巷中奔了過去。

他在橫街窄巷中轉來轉去，不一會已經來到「王安道」。只見「成記車行」的那五個人影，仍然慢慢地向前移步。

原來「阿傑」是這五個青年的領袖，他下陰受傷，行動十分不便，衆人只得陪着他慢慢向前走。

王小克張目四望，只見「王安道」泊滿了私家車，却怎樣確定那一輛才是他們的逃生工具？

就在這個時候，警車的「嗚嗚」聲自遠處傳來，想是陳警官領着警員前來圍剿了。

阿傑等人一聽到警車聲，不由加快了脚步，阿傑叫道：「是綠色的那架九座位小貨車，阿歡，你先去打開車門，發動引擎！」

「是！」

王小克聽到「綠色的九座位小貨車」，腦中一亮，他剛才已聽說衆人要乘一架貨車逃走，只是「王安道」上的貨車有三四輛之多，倉卒間怎知那一輛才是他們的？

他放眼一望，不由大喜，原來距離自己十餘碼處，便有一輛九座位小貨車。

王小克不再猶豫，向那貨車奔了過去。

他穿的是膠底鞋，因此奔跑起來毫無聲息，不一會已來到了綠色貨車之旁，伸手一按，車門竟是鎖住了。

然而那道車門又怎會難倒了「小鬼子」？他迅速取出一條鐵綫，在匙孔攪動一會，車門開了。

王小克動作快若脫兔，立刻跳上車去，隨即把車門關上了。

王小克剛縮身藏在一個座位底下，已聽到脚步聲快步奔來，有人上了車發動引擎。

跟着，阿傑，阿强和阿生等人也到了，五人中三人坐在前座，只有兩個坐在後面，王小克藏身之處又是在車尾最後一個座位底下，因此並沒有被他們發現。

「開車！」阿傑噤聲叫道。

車身一震，車子緩緩地向前開出了。

「傑哥，」阿歡低聲問道：「咱們到那兒去？」

「當然是到波士那裏去。」

「可是波士說過，不許我們到他的住所去，這——」

「事到如今，說不得只好到他那兒去避一避了，」阿傑道：「況且，還有比波士那裏更安全的地方嗎？」

阿傑既是衆人的領袖，他執意要到波士的住所去暫避，衆人都只好緘默了，只是王小克心下暗暗猜忖：他們口中的「波士」，到底是什麼人？

車子轉出了大馬路後，風馳電掣地向前疾駛。

大約半個小時後，車子駛過海傍大道，竟然向避風塘駛去。

王小克躲在座位之下，看不到車外面的情況，只覺車子顚簸着向前行駛，速度已是慢了下來。

那避風塘有一大半的地方都由漁船停泊，車子繞了一個圈，在專門停泊遊艇的一角停了下來。

「到了。」阿傑道。

「波士的家就在遊艇上？」阿歡問。

「不錯，」阿傑道：「你按按喇叭，一長一短，那是和波士通訊的暗號。」

「好。」阿歡說着按下喇叭。

喇叭聲在寂靜的海灣聽來十分刺耳，阿傑向海面的一艘中型遊艇望去，等待「波士」出現。

然而，那艘遊艇泊在海面，一點動靜都沒有。

「傑哥，艇上一點燈光也沒有，我看波士是睡着了。」阿生道。

「不會的，現在才十二點多，波士習慣遲睡。」阿傑道。

「那麼我看他是出去了。」

「出去了？」阿傑皺起了眉頭，道：「阿歡，你再按喇叭看看。」

「是。」

一長一短的喇叭聲過後，遊艇中燈光大亮，跟着引擎開動了，向岸邊緩緩駛來。

阿傑臉上露出喜色，道：「波士在艇上，咱們快準備上艇！」

王小克這時探頭從車窗望出去，只見一艘中型遊艇正向岸邊駛來，阿傑命令衆人下車，不由暗叫了一聲苦。當衆人上了遊艇後，大概又會開到海心，自己如何跟踪？

忽然，他腦中念頭一閃，他們若是上了遊艇，我打個電話給周探長，叫他派水警兜截，這不是什麼中捉什麼的，手到擒來嗎？

王小克這種打算的確不錯，衆人一上了遊艇，那便是如甕中之鼈了！

只聽阿傑等人相繼下車，他打算等衆人上了甲板時，便去附近借打電話，眼看阿傑等人這次是逃不掉的了。

就在這個時候，黑暗中忽然有幾個矯捷無倫的人影竄了出來，噤聲喝道：「別動！」

王小克聽得那叫聲，心中一跳，慢慢探頭去看，這一看之下，不由呆了。

只見三個身穿黑色西裝大漢，手中握着短槍，指嚇住阿傑等人。

王小克心下大是奇怪：他們是誰？

他向前望去，只見遊艇已逐漸接近了碼頭，那三個大漢，要脅着阿傑等人，向碼頭走去了。

王小克心中念頭轉動，暗想，好戲就要上演了。

阿傑等人正等待遊艇泊岸，不料橫地裏竄出幾個大漢，手中都有短槍，登時受制於人，眼看遊艇已逐漸駛近，身在槍咀指嚇之下，又不能出聲示警，心中大急。

只聽一個陰沉沉的聲音說道：「你們誰也不要做聲，若無其事地上艇，否則，把你們斃了！」

那人的聲音冷得就像冰一般，阿傑渾身打了個冷顫，那敢出聲？

王小克見衆人背向着自己向碼頭走去，當下也探出頭來觀看，不料，却被一把硬管抵住了腦門，跟着，一個陰惻惻的聲音說道：「下車！」

王小克料不到後面還有人，這一驚非同小可，只得緩緩地舉起手來，道：「我和他們不是一路——」

「住咀！」那人壓低着聲音喝了一聲道：「識相的快下車！」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只得站了起身，那人又道：「你只要一有異動，我便取你狗命！把手放下來，像沒有事發生過一般下車！」

王小克下了車後，那人趨上前來，迅速在他身上搜了一搜，見他沒有槍械武器在身，大力一推，道：「走！」

兩人來到阿傑一行人後面，那人得意地道：「原來車上還有一個。」

「老郝，還是你細心！」其中一個黑衣大漢轉頭讚了那人一聲。

王小克這時才看清楚威脅自己下車的也是一個身穿黑色西裝的中年男子。

阿傑聞言回頭一望，看到了王小克。

由於王小克化着粧，他認不出王小克便是上午和他毆打的「擦鞋仔」，只是車中還有一人，却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不知王小克到底是何方神聖。

這時，遊艇已經靠岸，王小克回頭一望，黑暗中看到幾個人影矯捷無倫地奔到小貨車後面埋伏了起來，心中大吃一驚，暗道：「原來不止四個，我的天！他們究竟是什麼來頭？想幹什麼？」

大漢押着阿傑等人，向碼頭的石階踏了下去。

驀地，王小克聽到「撲撲」兩聲輕響，爲首兩名黑衣大漢叫了一聲，摔倒下地。

跟着，只聽阿傑叫了聲「動手！」五人同時發難。

王小克一聽到「撲撲」聲響時，已知道遊艇上的人洞悉眞相，用裝着滅聲器的手槍攻擊敵人。他衡量形勢，發現只有上了遊艇才是上策。

於是，在「撲撲」槍聲響起的時候，王小克猛提了口氣，向遊艇奔去，一躍上了甲板，躲在一個艙門之後。

阿傑喝了聲「動手」之後，轉身一拳向背後的大漢腹部擊去，那大漢料不到他突起發難，閃避不及被他擊中一拳，痛得叫了起來，阿傑跟着手起掌落，擊在大漢持槍的右手，只聽「叭」地一聲，大漢手中持着的短槍，掉下地去了。

阿歡，阿强，阿生和阿祥也分別出手，把那姓郝的大漢擊倒，搶了他的手槍。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埋伏在貨車後的幾個大漢却衝了出來，爲首一人揚起手來，放了一槍。

阿傑向後一望，見遊艇緩緩向外移動，叫道：「咱們被包圍了，快找障碍物，和他們拚了！」說罷拾起地上短槍，向貨車那邊發射。

幸好碼頭附近有不少石墨鐵桶之類的物事，衆人選中了目標，飛快地奔了過去，那幾個黑衣大漢，在同伴掩護下，爬了起身向己方跑過去……。

且說王小克躍下了遊艇後，生怕被人發覺，因此，只是貼着身子在艙壁上，絲毫不敢亂動。

當遊艇向外移動時，王小克心中不禁又驚又喜，驚的是艇上不知有多少人，自己絕難一直躲下去不被發覺，喜的是總算可以逃掉被亂槍射斃的可能性。

遊艇向外駛去的速度越來越快，王小克探頭一望，發現竟是向着海外駛去。

不一會，遊艇已經駛出了避風塘，在黑夜之中，筆直向海中心疾駛。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亂跳，遊艇中究竟是什麼人物，一共有多少個人自己全不知，如果說自己署佔優勢的，那便是敵在明己在暗。

他沉吟了一下，決定先查出遊艇中到底有什麼人，然後才找尋藏身之所。

王小克便輕移脚步，探首向敞開着的艙房望去。

那是一間佈置得十分華麗的臥艙，但艙鋪上空空如也，一個人也沒有。

這時，遊艇大概已經到了海心，左右顚簸着，王小克扶着艙壁，向駕駛艙走去。

他盡量將脚步放得很輕，心想如果被艇上的人發現，照樣是難逃一死。

幸好濤浪拍擊着船舷，他的脚步聲根本聽不出來。但還是花了幾分鐘的時間，才來到駕駛艙門口。

駕駛艙的艙門半掩着，王小克將身子緊貼在艙壁上，一步步地移近，側頭望去，只見一個壯碩的背影，雙手把着方向舵，望着海面。

王小克屏住氣息窺伺動靜，見艙裏沒有人說話，於是悄悄地轉身離去，小心翼翼地在艇上查看了一會，發現偌大的一艘遊艇，竟然沒有人影——除了駕駛艙那人之外。

這麼一來，王小克心頭狂喜，暗想既然只有一個人，那是容易對付得多了。

他又潛至駕駛艙口，正想探頭進去看看那人還在不在時，忽覺腰間一痛，有把槍管指住了自己。

刹那之間，王小克全身如陷冰窖，僵立着做不了聲。

「乖乖的舉起手來。」聲音自後面傳進耳朶。

王小克緩緩地舉高了手，腦中念頭電閃，忽然說道：「波……波士，不要開槍！」

背後那人輕輕「咦」地一聲，沉聲問道：「你叫我什麼？」

王小克聽那聲音淸脆爽朗，似乎是個年輕人，答道：「波士。」

背後那人冷冷一笑，道：「我從來沒見過你，怎會是你的波士？」

「你未見過我，我卻見過你。」王小克心下轉着念想脫身，口中故意說話引他分心。

「是嗎？」背後那人道：「好，那麼你進去！」說罷用槍咀一推，王小克只得踏進駕駛艙中。

原來那駕駛艙已經無人，剛才自己看到的那人，不知到那兒去了。

背後那人迅速將王小克搜一遍身，見他身上沒有武器，語氣稍緩，道：「好，你可以回過頭來了！」

王小克如逢大赦，緩緩轉過身來，只見一個相貌極其英俊的年輕人，手中握着一把裝了減聲器的短槍，正站在自己背後。

從那人身形看來，似乎與剛才駕駛艙中同爲一人。

「你見過我嗎？」那人問。

「是的，」王小克向他點點頭，道：「剛才你就在這裏駕駛遊艇，對不對？」

「不錯。」

王小克聞言不由大喜，這樣說來，遊艇上的而且確只有他一個人了！

原來王小克面前這人正是雲氏兄弟的老二雲家朗，他上下打量了王小克一眼，道：「你是誰？」

「我——」王小克沉吟了一下，說道：「總而言之，我絕不是剛才攻擊你們那班人的同黨。」

「哼！諒你年紀這麼小，貝志豪也不會收你做馬仔！」

王小克心下一懍，暗暗爲這人眼光之銳利感到驚佩。

雲家朗淡淡的一笑，說道：「好啦，把臉上的化粧抹下來，我要看看你，究竟是何方神聖！」

王小克猶豫着，雲家朗手槍一揚，沉聲喝道：「快！」

王小克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伸手往臉上一抹，把化粧品抹拭掉。

雲家朗凝視着王小克，臉上露出了詫異的神色，說道：「我——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你！」

王小克苦笑着，沒有答話。

忽然，雲家朗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問道：「你今年幾歲？」

「你看我今年幾歲？」王小克反問。

「唔，你最多不過十六歲，對不對？」

「猜對了！」

「那麼，你是不是姓王？」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即笑道：「你也猜對了！」

「哈，人稱『小鬼子』的便是你了？」

王小克倒也不再隱瞞，向他點了點頭，道：「不錯。」

雲家朗仰首哈哈一笑，道：「想不到『小鬼子』竟會落在我『毒王子』的手中！」

「你……你叫『毒王子』？」

「不錯！」雲家朗上下打量着王小克，臉上現出不置信的神色，說道：「人家都說你精靈鬼怪，狡猾得好像一隻狐狸，我看，全是誇大之辭！」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毒先生，我可以坐下嗎？」說罷逕自向一張椅子走去。

「別動！」雲家朗暴喝一聲。

王小克心頭怦的一跳，果然站住了，不敢動彈。

「替我好好站着！」雲家朗咬着牙道：「在我面前，沒有你耍花樣的份兒！」

「誰說我要耍花樣了？」

「那麼乖乖替我站着，」雲家朗仍然上下打量着王小克，道：「想不到小鬼子見面不如聞名，是個乳臭未乾的小子，哼哼，那些膿包把你形容得太過份了。」

王小克不以爲忤地一笑，道：「喂，你是不是姓毒的？」

「我怎會姓毒？」

「否則你爲什麼叫毒王子？」

雲家朗冷哼一聲，並不置答，問道：「小鬼子，你爲何闖上我的遊艇？」

王小克正欲答話，忽聽遠處傳來「叭叭叭」聲響，雲家朗臉上勃然變色，道：「他們追來了！」

「是快艇，」王小克仔細一聽，道：「看樣子有四五艘。」

「你怎知道？」

「不信你看看好了。」

雲家朗移步便欲到甲板上去查看，可是眼珠一轉，向王小克道：「你可知道追來的是什麼人？」

「當然是剛才埋伏對付你的那些大漢。」

「不錯，哼，他們是『四大家族』中，以陰險毒辣見稱的『飯鏟頭』貝志豪的手下，你知道嗎？」

王小克問非所答地道：「他們的速度比你的遊艇快，十分鐘之後便追得上了。」

雲家朗臉上閃電般泛過一陣恐懼的神色，但隨即消逝無形，又道：「貝志豪的手下殺人可不必擇日子，你小鬼子今日恐怕要變成眞鬼了！」

「我看未必！」

「哦？」雲家朗詫異地望着王小克，道：「你有辦法對付他們不成？」

王小克道：「我小鬼子見面不如聞名，怎有辦法？」

雲家朗知道他是故意諷刺自己，冷哼了一聲，道：「貝志豪的手下雖然厲害，我卻也不怕他！」說罷找了一條繩索，把王小克綑綁起來。

「喂，咱們同舟共濟，你怎麼反而把我綁起來？」王小克嚷着說。

雲家朗並不理會，轉身打開一個暗格，自內取出一挺輕機槍和幾個子彈夾來。

他手勢純熟地裝上子彈夾，「卡察」一聲打開保險掣，走到艙口向外望去。

「喂，你放了我，讓我替你掌舵吧！」

「我的遊艇有自動操縱系統，用不着你！」雲家朗頭也不回地說。

王小克早已猜到這艘遊艇有自動操縱系統，否則何以剛才他人不在駕駛艙，卻能自後面制住自己？耳聽快艇的「叭叭」聲越來越近，不由大急。

雲家朗神情緊張地望着黑暗的海面，手中抓着那挺輕機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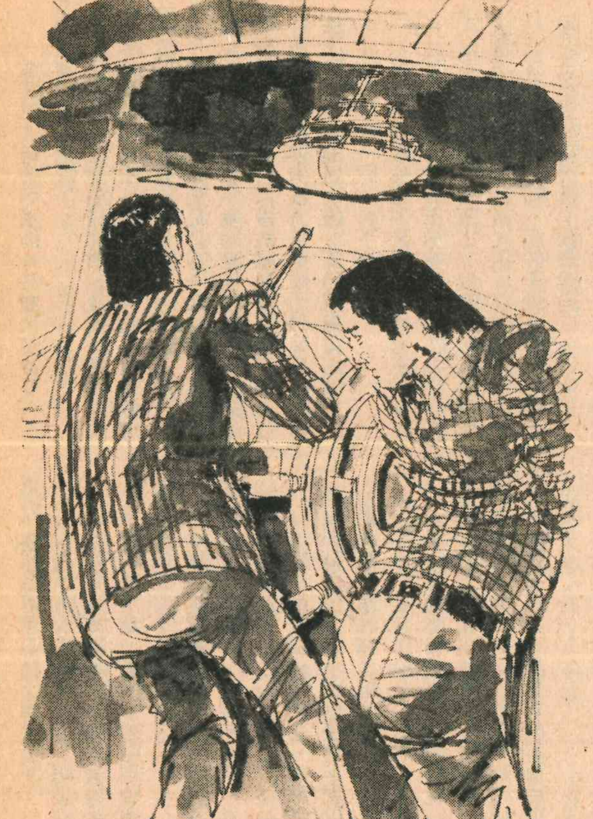
不一會，擴音機的聲音自不遠處飄來：「姓雲的，你被我包圍了，快投降吧！」

雲家朗迎着話聲方向扳動了槍掣，只聽一陣槍聲劃破了沉寂的海面，擴音機的聲音隨之戛然而止。

槍聲過後，擴音機又響了：「姓雲的，你兄弟的陰謀已經被我們得悉，識相的快棄械投降，否則今晚要你葬身魚腹！」這次卻從另一方向傳來。

雲家朗又是一輪子彈掃射過去。

王小克忽然笑了起來，道：「好笑啊好笑，天下間竟然有這樣的笨蛋！」



雲家明綑綁着王小克，手持輕機槍向追擊他的匪徒掃射。

雲家朗倏地回過頭來，怒聲道：「你說什麼？」

「我說天下間竟然有這樣的笨蛋，明知射不到對方，卻在胡亂浪費子彈！」

雲家朗定神想了一想，發現王小克說得有理，蓋黑暗中難以瞄準目標，對方又似乎在試探己方的火力，如果一聽到叫聲便開槍，不但虛實盡露，等他們大舉來攻時，彈藥也差不多盡了。

「姓雲的，你大哥已被吳老頭千刀分屍了，你還不投降！」

雲家朗腦中一轟，暗想貝志豪已是得悉兄弟倆的計劃，自會通知吳廷英，這當兒乃兄雲家文還有命在？只是，他怎麼樣也想不到何以如此機密周詳的計劃，竟然會被貝志豪查了出來。

然而，這時他已無暇細想，只是盤念着如何突圍逃命。

他已聽到來攻快艇一共有五艘，因此不敢有將之一舉殲滅的信心了。

「姓雲的，你再不知好歹，我們要開火了！」聲音又自遠處傳來。

雲家朗這次握緊了槍柄，向那聲音來處掃射過去，只聽「啊呀」一聲傳來，似乎有人中彈。

「臭小子不識抬擧，大家送他去見海龍王吧！」有人大聲叫了起來。

叫聲甫畢，海面上揚起一陣槍聲，子彈擊在艇身上，砰砰直響。雲家朗罵了一聲，將輕機槍架在艙口還擊，不料玻璃擋風板被子彈擊中碎裂開來，玻璃碎四處飛射，有幾塊濺到王小克身上。

雲家朗放下輕機槍，走到控制儀器前，調弄着鈕掣，對遊艇的速度較到最快，然後拿起機槍，向外亂射。

不一會，遊艇艇身到處佈滿了槍痕，駕駛艙中的玻璃窗亦已全部被擊得粉碎，地上佈滿了玻璃碎片。

快艇的「叭叭」聲隨着槍聲越來越近，貝志豪的手下已經分三路包圍了過來。

王小克早已滾在地上躲避槍彈，見雲家朗在艙中竄來竄去還擊，但對方人多勢衆，眼看再過不久，便會被追上，不由大急。

雲家朗剛才自暗格中取出來的子彈已經用罄，於是又打開暗格，取了幾排子彈出來，王小克向暗格中一望，見裏面放着兩把輕機槍，還有三把短槍，他心念一動，匐伏着身子，向暗格爬了過去。

雲家朗正聚精會神對付逐漸包圍過來的快艇，對王小克的行動毫無所知，這時快艇又駛近了許多，艇上各人怕暴露目標，卻已不再出聲。

王小克挨近那個暗格，用力掙扎着，希望掙脫綑綁，騰出手來拿槍。

忽然，四下裏的槍聲突然停了。

不但槍聲止歇，便是那震耳欲聾的快艇「叭叭」聲，也靜止了。

剎那之間，海面上一片寂靜，王小克呆了一呆，發覺遊艇不知什麼時候開始，竟然已停在海面，動也不動分毫。

到底是什麼原因？用不着說，那是遊艇的引擎已經損壞的原故！

四下裏靜得一點聲息也沒有，除了海浪拍擊艇身的聲音之外。

遊艇的引擎雖然損壞停止前進，但艙中的燈火卻一片通明。

忽然，王小克聽到一陣輕微得幾乎聽不到的槳聲，顯然的，貝志豪的手下想悄無聲息地攻上遊艇。

如果雲家朗這時候現身射擊，自是可以把快艇上的敵人殺掉，可是這樣一來，自己目標暴露，便被另幾艘快艇上的槍手射殺了。

雲家朗當然想到這一點，所以，他將身子伏在艙口下，動也不敢一動。

就在這個時候，王小克又聽到艇尾有硬物相撞的聲音，心中暗想，一定是快艇接近了遊艇。

他用力掙扎着，但雲家朗綑綁的手法太是高明，竟然掙扎不脫。

不久，有一陣細碎的腳步聲自艇尾傳了過來——敵人已經上了遊艇。

那些人來勢極快，當雲家朗也聽到腳步聲時，敵人已經來到駕駛艙的艙口。

雲家朗扳動槍掣，一輪子彈，射了出去，只聽到外面「啊呀」之聲不絕，幾個大漢中槍倒地。

「把電燈射熄！」王小克大叫一聲。

雲家朗反應極快，聞言揚起槍來，把艙中的電燈擊毀，剎那之間，駕駛艙中立時陷入黑暗。

既然駕駛艙一片黑暗，外面的敵人自然不敢貿然衝進來，同時也失掉射擊的目標了。

王小克和雲家朗不約而同地屛住了氣息，心想只要自己發出任何聲響，立時便會被艙外的大漢得悉所在。

忽然，王小克覺出似乎有人向自己慢慢地爬了過來，苦於雙手被縛，難以對付。

那人片刻間已來到身前，王小克定眼一看，竟是雲家朗！

雲家朗伸手解開王小克雙手的繩索，然後輕輕拍了他兩下肩膀，暗示王小克大家各安天命好了。

王小克一恢復了自由，立時操了一挺機槍在手，同時還取了把短槍插在腰間。

雲家明放開王小克後，又匐伏着身子，向剛才藏身之地爬去。

由於地上佈滿了碎玻璃，他這次去勢太急，碎玻璃互相碰撞，弄出聲息，艙外大漢聽得聲音，現身向艙裏射擊。

槍聲一响，雲家明慘叫一聲，似乎已經受傷，王小克抓住那挺機槍時，心下一直躊躇難下，生怕弄出聲息，因此不敢扳動保險掣，這時藉着那陣槍聲掩護，「卡察」一聲，跟着扳動槍掣，一輪子彈向艙口那黑影射去。

那人慘叫一聲，掉下地去。

跟着，艙內艙外，又恢復一片死寂了。

王小克手指緊緊扣着槍掣，一顆心怦怦亂跳，心知這一刻生死存亡，全繫於如何應付外面包圍的敵人了。

他側耳細心一聽，似乎聽到有輕微的脚步聲正慢慢地向艙頂爬了上去。

敵人爬到艙頂的用意再明顯不過，他們是想上下夾攻，想那艙頂只不過是吋許厚的夾板，子彈可以穿頂而過，從上面向駕駛艙盲目掃射一番，便是老鼠也沒有機會逃過生天了！

王小克一想到此點，心頭怦怦亂跳，他躲到一個木柜之後，揚起了槍。等那些人爬到艙頂時，忽然扳動槍掣，子彈呼嘯而出。

原來將遊艇包圍着的大漢知道駕駛艙裏有不少障碍物，便是從窗口向內射擊，也絕對傷不到艙裏的人，反而會被艙裏人開槍還擊，所以派人爬上艙頂，正是如王小克猜想一般，想向艙裏放槍射擊。

不料王小克「先下手爲强」，還不等他們站穩脚步，便向艙頂開槍。

那六七個大漢紛紛中槍，有的還未叫出聲來，便伏在艙頂上斃命，另幾個中槍站立不穩掉下海中。

雲家明也是個聰明人，一聽到王小克的槍聲，也將槍咀朝上，射擊一番。

只聽艙外有人怒喝一聲，現身向內射擊。

王小克立時掉轉槍咀，向那人發射。

那人身上連中數槍，手中短槍掉下甲板，掩住肚子摔倒了。

這麼一來，艙外的大漢，再也不敢妄動，只聽有人噤聲道：「他奶奶的熊，原來不止一個人！」

「哼，便有三個四個也一併殺了，」另一個聲音道：「老郝，咱們丢個手榴彈進去，把他們炸個血肉橫飛！」

「妙極妙極！」

王小克和雲家明聞言大驚失色，要是對方眞是丢個手榴彈進來的話，倒是無法反抗。王小克心想：他媽的，這姓雲的死了倒也毫不足惜，只是我陪他一塊兒不明不白的死了，却不寃枉？

正盤念間，那聲音又叫道：「喂！你們識相的快投降，否則我們丢手榴彈進來了！」

雲家明伏在一張木枱後，動也不敢稍動。

又過了片刻，外面仍然沒有手榴彈丢進來，王小克心頭一亮，道：「是了，他們是危言恫嚇而已，若是有手榴彈，早已丢進來了，那裏還會等到現在？」

這時，那人又在外面叫道：「姓雲的，快跟你的手下舉手出來投降，否則我們要拿手榴彈來對付你們了！」

雲家明大概也猜到對方只是虛言恫嚇，向聲音來處掃了一輪子彈。

「他奶奶的，這姓雲的不知死活，咱們送他一枚手榴彈，讓他們被炸成碎片罷了！」

王小克乘雲家明開槍射擊時，起身竄到他的身畔，低聲在他耳旁說道：「我們裝死把他們引進來。」

雲家明先是呆了一呆，隨卽低聲問道：「你有辦法對付他們？」

王小克點着頭，抓住他的左手，塞了一顆藥丸給他，道：「吞下去吧。」

雲家明遲疑着，顯然是在懷疑那顆藥丸。

「這顆藥丸對你只有好處，你信不信？」王小克道。

雲家明作勢把藥丸放到口中，其實仍然緊握在掌心，並未吞下。

王小克那裏知道雲家明並未吞下藥丸，向雲家明使了個眼色，低聲道：「波士，你……你怎麼啦？傷得重不重？」

「我……我不成了，」雲家明會意，立時裝出一副上氣不接下氣的聲音，道：「你……你自己衝殺出去吧……」

「波士，你不能死，你不能死！」王小克聲音惶急，竟是裝得十分相似。

雲家明乾脆把手中機槍往甲板一抛，弄出聲响。

「波士，你不能死，你不能死！」王小克哭叫了起來。

艙外的大漢剛才聽到雲家明叫聲，知道他確是中了槍，這時又聽兩人做作一番，料想雲家明就算傷重斃命，也不出奇。

衆人正想衝進艙去，帶頭的那人，却十分謹愼，打個眼色阻止，叫道：「喂，姓雲的已經死了，你乖乖的舉手出來投降，我們饒你不死。」

王小克忽然舉起槍來，叫道：「你們打死了我的波士，我和你們拚了！」

說罷扣動槍掣，一輪子彈向外射去，有一個大漢不及閃避，登時中槍受傷倒地。

那帶頭之人大怒，道：「只剩下一個了，咱們合力把他斃了！」

衆大漢胆氣一壯，紛紛現身向艙裏射擊。

王小克大叫一聲，將手中機槍往甲板上一擲，似是重傷倒地，其實，右手已取了短槍，另一手則提住一件物事，躲在木枱後面，窺伺動靜。

當王小克一聲大叫之後，衆大漢已停止射擊，但並不進艙。

王小克輕輕用手一提，手中那物事碎裂出來，噴出一股黑烟。

那黑烟迅速地瀰漫整個駕駛艙，雲家明只吸了一口氣，便覺腦際間一黑，昏迷不醒人事了。

原來王小克手中那物事正是「毒觀音」翁玉蘭送給他的「毒霧彈」，這「毒霧彈」可在空氣中歷久不散，如果未服過解藥嗅入體內，在十分之一秒的時間內，便會昏迷過去。

剛才王小克遞給雲家明的藥，便是這「毒霧彈」的解藥，只是雲家明對王小克仍有戒備之心，沒有服用，不料却第一個中毒昏迷。

王小克知道毒霧彈雖是可以停留在空中歷久不散，但若是在空曠地方施放，却收不到預期的效果，因此要雲家明合作，將衆大漢引進艙來。

他雖然服了解藥，還是屛住氣息，躲在木枱之下，動也不動。

大約五分鐘之後，艙外衆大漢終於忍不住探頭進來窺伺動靜了。

在此之前，只要有人向艙裏窺伺，便會引起一輪子彈射來，但那大漢在艙口左張右張，却仍然沒有什麼異動。

「郭老大，我看他們眞是死了！」

「好吧，那你進去看看。」

王小克聞言心下暗暗咒駡，想不到那「郭老大」如此愼重，眼看這大漢踏進艙來之時便會中毒昏迷，但如果引得其他人中計，却甚難了。

那大漢猶豫了一下，踏進艙去。

艙中黑漆一片，那大漢根本看不到內裏景像，說道：「郭老大，拿個電筒來——」話聲戛然而止，跟着肥大的身軀便摔倒下去。

他龐然的軀體摔下地時，弄出「彭」的一聲巨响，郭老大和一衆手下大吃一驚，急忙退到外面。

「怎麼一回事？」郭老大喃喃地道。

隔了半晌，艙裏仍然沒有動靜，郭老大向一個臉上有一塊刀疤的大漢道：「小七，你進去看看！」

小七臉上肌肉一抖，露出猶豫的神色，郭老大不悅地說道：「聽到了沒有，我叫你進去看看！」

小七這才移動脚步，向駕駛艙走去。

他一踏進了艙中，也是眼前一黑，昏倒地上了。

「艙中有鬼！」有人叫道。

此言一出，衆大漢都是背上發毛，郭老大沉吟了一下，道：「好吧，反正那姓雲的已經死了，我們無法依貝老爺的命令去擒他回去，便放一把火將遊艇燒掉！」

「好主意！」登時有人叫了起來。

「大夥兒下船吧！」

「是！」

王小克又氣又急，氣的是外面那些大漢竟然不肯中計，急的是如果他們眞的放一把火將遊艇焚燒起來的話，那是絕無倖免的了。

他用力推推雲家明，見他毫無反應，一呆之下，立時恍然，忖道：「糟糕，他自作聰明不肯服我的解藥中毒昏迷了過去，這便如何是好？」

就在這時，王小克聽到衆大漢已分別離開遊艇，跳下快艇，跟着，有人拿出打火機劃着火。

「這便如何是好？」王小克心急如焚，可是剎那間怎想得到對策？

忽聽「卡察」一聲，好像是有人在劃火柴的樣子，王小克心頭一跳，暗道：「我無論如何要阻止他，否則遊艇一着了火，我便葬身無地了！」

他心念一決，探頭出來一望，只見那個老郝正在點火，危急之間，取了一枚「毒霧彈」在手，瞄準了向老郝面門彈過去。

「噗」地一聲，「毒霧彈」爆了開來，一陣黑烟過後，老郝昏倒下地，地上的火摺也跟着熄了。

王小克操起了輕機槍，奔到艙口，見遊艇旁泊着五艘快艇，每艘快艇上面都有一兩個大漢，想來那郭老大帶出來的人手絕對不止此數，只是大半已被射殺了的關係。

郭老大等人見同伴突然倒地，均是大感詫異，有人叫了起來：「老郝，你怎麼啦？」

然而，老郝中了「毒霧彈」，那裏還能回答，王小克心念一動，五枚「毒霧彈」分別向快艇拋去。

他這一擲之力甚大，而且方向極準，當下有七八個大漢「咕咚」一聲，跌倒在快艇之上，只是那郭老大機靈異常，低頭閃過。

王小克舉起機槍，向郭老大的快艇掃射。

「那小子有點邪門，」郭老大一面撲倒下地，一面叫道：「咱們走吧！」

幾個手下划動木槳，快艇迅速向外盪了開去。

王小克見郭老大等人逃走，倒也不再開槍射擊，望着快艇消失在黑暗的海面上，這才回過頭來。

艙裏橫臥着三個大漢，王小克知道這「毒霧彈」一時三刻間毒性消失，衆人便會甦醒，於是找了幾條繩索，將衆人綑綁了。

他取出袖珍電筒四處照射，只見艙頂佈滿槍洞，鮮血兀自從槍洞中滴了下來，於是轉身離開駕駛艙，爬上艙頂，只見上面伏着幾個大漢，動也不動地，顯然早已中槍斃命。

王小克望着那堆屍體，不由皺起了眉頭來，心想這些人是自己所殺，雖然死有餘辜，却也感到一陣惻然。

他回到駕駛艙中，扳開雲家明手掌，果然發現掌心有一顆解毒丸，當下倒了一杯清水，將解毒丸放在杯中搗爛，扶起昏迷不醒的雲家明，將那杯清水灌了下去。

不一會，雲家明睜開雙眼，見自己倒在王小克懷中，不由吃了一驚，伸手便去拿槍。

「放心，他們全走了！」王小克按住他的身子，柔聲道。

雲家明側耳一聽，果然發現四下裏寂靜如死，艙中却多了三個雙手反綁昏迷不醒的大漢。「這……這是怎麼一回事？」雲家明大惑不解。

「也沒什麼，貝志豪的手下死的死，逃的逃了！」王小克淡淡地道。

「你——你打發的？」

「這裏除了你我之外，還有其他人麼？」

雲家明揉了揉雙眼，神智逐漸淸醒，道：「剛才我……我怎會突然昏了過去？」

「那是你不信任我的報應。」

雲家明臉上一紅，急忙攤開手掌，王小克接口道：「已被我餵進你的肚裏了，否則你這時還未醒來哩！」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樣厲害？」

「不知你聽過『毒觀音』的名字不會？」王小克問道。

「毒觀音！」雲家明低呼了一聲。

「不錯，剛才是她助我却敵的！」

「她……她老人家來了？」

「不，」王小克覺得雲家明稱呼毒觀音爲「老人家」甚是好笑，道：「是她送給我的東西派了用場。」

「啊！那一定是『毒霧彈』了！」

「不錯。」

雲家明站了起身，走到艙口一看，海面上寂靜一片，那些快艇果然已經不見了。

他回過身來，感激地望着王小克，道：「小鬼子，這次全虧你——」

「我只不過是自衞而已，」王小克急忙道：「若非如此，他們那些人殺人不擇日子，可能連我也殺了！」

雲家明上前扭亮了艙房的壁燈，將地上碎玻璃掃過一旁，問：「現在咱們怎辦？」

「首先檢查一下遊艇損傷到什麼程度，然後設法修好它，」王小克道：「這裏離岸少說也有一兩百哩，咱們在艇中只有等死。」

「對，」雲家明精神一振，道：「你可以幫我的手檢查麼？」

「信得過我啦？」王小克試探着問。

雲家明先是一呆，隨卽向他一笑，逕自向外走去。

王小克隨着他來到艙尾，雲家明掀開一塊甲板，將機器檢查了一遍，道：「糟糕，油管斷了。」

「可以修嗎？」

「依我看螺旋槳也有損害，」雲家明嘆了一口氣道：「咱們只好等有船經過來救了。」

王小克大急道：「眞沒有其他的辦法？」

「辦法是有的，」雲家明道：「遊艇上有一艘救生艇，可是剛才我經過時發現艇底佈滿彈痕，看來是不能浮的了。」

兩人回到駕駛艙，默默無言地坐了下來，想起剛才驚險的一幕，不禁猶有餘悸。

半晌，雲家明問道：「小鬼子，你怎會在這遊艇上的？」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將自己怎樣跟踪阿傑，怎樣中伏的事，說了出來，最後問道：「雲先生，我那兩個朋友，的確是被你們捉了，對不對？」

雲家明澀然一笑，道：「不錯。」

「請問你可以恢復她們的自由嗎？」

「這個——」雲家明猶豫了一會，道：「你今天救了我一命，我若是拒絕了你，未免有點不够道義，可是——」

「你担心我們會向警方揭你的底？」

「這個我倒不怕，」雲家明雙眼望着外面，道：「我最担心的是『四大家族』！」

「對啦，剛才他們說你還有一個大哥，如今已經被人殺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雲家明亦不置答，緩緩地揭起了褲管，只見小腿處血漬斑斑，被子彈擦傷了表皮。

他從艙壁上的十字箱取了綳布，先將傷口抹拭一遍，然後包紮起來。

王小克見他雙眉緊皺，並非爲了腿上的傷勢，顯然是另有心事。

「雲先生，貝志豪的手下爲什麼要來殺你？」王小克又問。

雲家明苦笑了一下，道：「如果『四大家族』知道我們的圖謀，每一個都想來殺我，這有什麼稀奇？」

王小克聽他語氣，似乎有點難言之隱，當下不再問話了。

雲家明緊閤着唇，雙眼望着外面，忽然，兩行眼淚自他眼眶中淌了下來。

「雲先生，你還沒有回答我剛才的問題哩！」王小克又道。

雲家明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凝視着王小克，道：「小鬼子，如果你可以答應我一件事的話，那麼，我不但放了你的兩個朋友，而且還會……還會好好地酬答你。」

王小克心中一動，但隨即搖頭道：「這件事我絕對不能帮你的。」

雲家明呆了一呆，道：「你怎知道我要你帮忙？」

「雲先生，你要我和你合力去對付『四大家族』，對不對？」

雲家明瞪大了眼睛，呆呆地望住王小克，半响才道：「小鬼子果然是小鬼子？」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你們鬼打鬼黑吃黑，我何必來淌這趟渾水，況且，四大家族勢力奇大，要對付他們豈是易事。」

雲家明凝視着王小克，忽然冷冷地道：「想不到小鬼子是個胆小怕事，對自己沒有絲毫自信的人！」

王小克哈哈一笑，道：「雲先生，你這種激將計對我是沒有效力的。」

「小鬼子，我老實告訴你，四大家族以前也許勢力奇大，可是自從那個外國總警司被人反貪污反掉之後，他們目前正處於青黃不接的時期。」

王小克聞言心下一懍，雲家明口中說「外國總警司」名叫威廉，是本市警界中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官，幾個月前，因爲貪污的罪名被控，如今這件案子還在審訊中，却和「四大家族」有什麼關係？

「你知道這次是誰作的手脚嗎？」雲家明問。

王小克搖了搖頭。

「是我和我大哥企圖搶奪四大家族的毒品市場所行的第一步棋子！」

王小克瞪大了雙眼，訥訥道：「你……你們怎有這樣的本事，把一個總警司——」

雲家明淡淡一笑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我們兄弟計劃這件事已經有三年了，三年來，我們處心積慮地要把那個外國鬼拉下馬來，一方面是爲了削弱四大家族的勢力，另一方面——」

「總警司和四大家族有什麼關係？」

「他們這十餘年來所以能够逍遙法外，必然有一個大有勢力的人包庇，對不對？」雲家明道：「這個人是誰？你猜也猜得出來了。」

「啊！」王小克一拍大腿，連連點着頭。

「四大家族手中的王牌一去，他們的營業便不如以前順利了，是不是？」

王小克又點着頭，這是必然的道理。

「哼！那外國鬼也害得我爸爸慘了！」雲家明咬牙切齒地道：「我們這樣做，總算爲他老人家報了仇！」

王小克詫異地望着雲家明，忍不住問道：「令尊和總警司有過節嗎？」

「小鬼子，我現在已當你是自己人，所以，這件事不妨從頭到尾說給你聽，」雲家明道：「我爸爸以前也是在警界中的緝毒組服務，而且做到了督察的位置——」

王小克聽到這裏，不禁輕輕「咦」地一聲叫了起來。

雲家明繼續說下去：「你知道，做這一行的，平日也許貪賍枉法，但偶然間也要破幾件案子，拉幾個毒販交差。我爸爸平日和四大家族的首要人物都有來往，有一晚，他老人家從外宵夜回家，却在家門口被埋伏的便衣警探拘捕了！」

雲家明頓了一頓，接着道：「他們控告我爸爸貪污，而且搜集了不少證據，我爸爸百詞莫辯，於是被判入獄，當時，我和大哥都在外國留學，得到了這個訊息之後，趕着要回來看他。

「可是，我們的念頭被年邁的母親一個長途電話取消了，母親在長途電話中告訴我們，爸爸這次入獄，完全是一種戲法。」

王小克雙眉一揚，急急問道：「什麼戲法呢？」

「原來警界高級人員貪污的事，已爲上頭知悉，爲了向上頭交待，我爸爸成爲了他們的犧牲品。爸爸入獄之後，深感不忿，於是企圖將貪污的大內幕爆發出來，不料却被那些大頭頭先下手爲强，將我爸爸害死。」

王小克「啊」地一聲低呼了出來。

雲家明神情激憤地說下去：「爸爸臨死前，將一些警界高級人員貪污的資料和證據托人送給我媽媽，叫我們爲他報仇。

「我和大哥從外國趕回來，聽到母親向我們叙述前因後果，不禁又驚又氣，發誓要爲爸爸報仇雪恨。

「這次害死我爸爸的，那外國總警司是罪魁禍首，同時，四大家族的主腦也有一份，所以，我們決定從這些人身上報仇。

「在我們兄弟秘密抵達本市之後，母親因爲父親在獄中逝世，竟然一病不起，三個月後，也溘然長逝了！

「幸好爸爸替我留下了一些資料和證據，我們持着這些東西，分別去見那些貪污集團的官員，要脅他們和我們合作，使我們擊敗四大家族的勢力。

「在我們的威逼利誘下，大多數的官員都答應支持我們——」雲家明說到這裏，忽然苦笑了一下，道：「其實也輪不到他們不答允，因爲如果我們將他們貪污的證據呈上當局的話，他們一樣要身入囹圄，說不定還會給那個大頭頭害死，我爸爸就是一個例子。

「我們先籠絡了這一方面的勢力，同時竭力搜集四大家族販毒的證據，這一點，當然比較容易，因爲那些官員都很『樂意』帮我們的忙。

「同時，我哥哥又混入四大家族之首吳廷

英的組織中，憑他的機智勇敢和身手，博得了吳廷英的信任，於是，我們的計劃更順利地展開了。我們的本意是先除掉那個大頭頭，那麼，四大家族的勢力大減，再設法收買他們屬下的拆家，截刧他們從外埠運來的毒品——

「那時候，四大家族一來貨源不足，二來得不到庇護，三來又沒有拆家的合作，他們只有兩條路可以走了。」

雲家明說到這裏，得意地笑了一笑，道：「第一條是轉行，第二條是向我們取貨，到那時，我們便可以漫天開價了！

「當然，他們是可以設計來對付我們的，但那時候我們的勢力高漲，又有我大哥做內應，他們焉是我們的敵手？」

雲家明說到這裏，王小克已經知道一個大概了，雲氏兄弟倆的計劃，果然十分毒辣有效的。

「本市的毒品市場，一向爲四大家族所控制，可是，這種情形爲什麼不可以改變一下，讓我們『毒王子』來扭轉乾坤？」雲家明得意地笑了一笑，道：「我們兄弟最近幾個月來，已經成立一股新興勢力，而且還在逐漸擴張，如果你不相信的話，隨便去找個四大家族的人問一問，看看他們可曉得有沒有『毒王子』其人！」

王小克望着雲家明得意無已的神情，心底下生出一個疑問來：他們兄弟倆以前是爲了報仇，如今呢？是不是眞的有意控制本市的毒品市場？

「哈哈，他們一直以爲『毒王子』是一個人的綽號，却怎知是我們兄弟兩人，而且，我大哥還是四大家族中，一個大頭目——」說到此處，忽然頓了一頓，聲音嗚咽地接說下去：「可惜我大哥他……他……他却是被吳廷英殺死了！」

「剛才那些人的話可以信嗎？」王小克忽然問。

雲家明抬起頭來，眼眶中滿是淚水，他道：「你不知道，四大家族向來互通聲氣，既然貝志豪得悉了我大哥的身份，吳廷英自然也已得悉——」

「貝志豪怎樣知道的？」

「這——」雲家明沉吟了一會，喃喃道：「是的，貝老頭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消息？」

忽然，他大力一拍枱子，道：「是趙克中那狗娘養的洩漏出來的！」

「趙克中？」

「激日前，本市不是發生一樁銀行刼案嗎？」雲家明道：「脅挾人質在銀行中，後來又被人質制服的刧匪，就是他！」

「這個趙克中是你們的人？」

「他是吳廷英從越南請來的神槍手，可是，將趙克中弄到本市的，却是我大哥，他說服趙克中參加我們，趙克中答應了，不料他却自作主張去打刧銀行，被警方拘捕了。」

「既是警方拘捕他的，貝志豪又怎知內情？」王小克詫異地問。

「哼！貝志豪在警界也有不少朋友，定是從他的警界朋友中得悉的！」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看來「黑」「白」兩道其實是一道，只不過表面上有「黑」「白」之分而已，從自己報案拉人，阿傑等聞訊逃走這一點便看得出來，雲家明在警界中的關係也不淺！

雲家明伸手抹掉眼淚，恨恨地說道：「我大哥早已料到趙克中這小子會賣友求榮，因此請人去殺他滅口，不料，還是遲了一步，如今，連他……連他也被吳廷英殺死了，這便如何是好。」

王小克看他一副彷徨無主的神情，道：「雲先生，既然你們已經報了父仇，那就算了，何必苦苦要搶掉四大家族的地盤呢？」

「小鬼子，有一件事實你必須知道，」雲家明正色道：「世界上只要還有貝馬雙吳這些毒梟存在，百姓便要慘受荼毒，無數的家庭，便會以悲劇收場，而警方也永遠無法做到廉潔兩字！」

王小克聽他說得正義凜然，心下暗暗佩服，連連點着頭。

雲家明接道：「我和大哥的意思是想一步一步削滅四大家族的勢力和地盤，壟斷了本市毒品市場後，便突然收手，你試想想好了，數十萬癮君子在得不到毒品供應時，便會被逼戒毒，那時不是造福人羣不淺嗎？」

「可是你們收手之後，必然有人會出而代之！」王小克道。

「這是必然的，」雲家明道：「要淸潔社會，單靠三數人的努力是不足够的，我們只不過盡一盡本身的一分氣力而已。」

王小克側頭望住雲家明，他心下暗暗懷疑：雲氏兄弟眞有這樣高尚的情操？

「你不信麼？」雲家明問。

「我——我只是覺得這件事太難了，」王小克道：「何況，你大哥已經被那個什麼吳廷英識破底細死了。」

雲家明揑着拳頭，道：「就因爲這樣，所以我才要替我大哥報仇！」

「憑什麼？」

「憑我爸爸留下來的那些資料，他們仍然會和我『合作』，」雲家明凝視着王小克，道：「還有，你！」

王小克心下一懍，雙手亂搖，道：「千萬不要和我開這個玩笑！」

「小鬼子，你自問生平做過什麼好事沒有？」雲家明忽然正色問。

王小克愕了一然，不明雲家明何以有此一問，訥訥地答不出話來。

「小鬼子，只要咱們合力消滅了四大家族，別說造福人羣，咱們的名聲，也要永垂不朽了，」雲家明道：「人活着要嘛遺臭萬年，要嘛留芳百世，難道你不希望百年以後，仍然有人記得你小鬼子王小克的名字麼？」

王小克心中一動，如果這件事不是太不可思議和太艱巨，他早已點頭答應了。

可是，想那「四大家族」是怎樣的人物，單憑自己和雲家明之力，就算可以偶爾制服他們一下，却那有可能將他們擊得一敗塗地？

「小鬼子，老實不瞞你說，這幾年來，我們已經收買了不少人手，不論明來暗來，都可以和四大家族任何一個扚扚手瓜。」雲家明道：「而且，我們已鋪好了路，現在只須付諸行動而已。」

「如果四大家族聯合起來呢？」王小克問：「你有把握將他們擊敗嗎？」

雲家明搖着頭道：「即令四大家族聯手，也沒有多大作用。」

「爲什麼？」

「因爲他們各自猜忌，面和心不和，」雲家明道：「誰都希望打倒對方，併吞對方的地盤，絕難衷誠合作的。」

「不過，當他們有了共同敵人的時候，情形可能會不一樣了。」

「這個你放心，我們兄弟對四大家族的吳廷英，貝志豪，馬天成和吳中光研究得十分徹底，」雲家明道：「尤其是貝志豪的爲人，他老謀深算，一直想當四大家族的大頭頭——況且，我們現在採取的是『逐個擊破』的策署，當我們對付某一個時，其他人只有幸災樂禍的心情，決計不會拔刀相助。」

王小克見他如此有把握，問道：「如果我

答應你，是否立即釋放我那兩個朋友？」

「這個自然。」

「還有，我可以得到什麼好處？」

「小鬼子你希望得到什麼好處？」雲家明反問道。

王小沉了一下，笑道：「除了錢之外，還有什麼好過它？」

「這就容易辦了，」雲家明道：「不過由於計劃還沒有全面展開，我們的收益不多，又要負担不少人手的酬勞，因此暫時是不能給你多少錢，等我們拿到吳中光的地盤後，大概有一大筆收益了。」

王小克站了起身，向外望去，只見天邊已經現出曙光，天快亮了。

「現在，我們首先要設法離開這裏，」王小克苦笑一下，道：「否則一切的計劃都成泡影。」

「唔，」雲家明點着頭，道：「咱們先把船上的屍體拋下海去再說，否則有水警輪駛過時發現，那便大大不好了！」

王小克心想這也是道理，於是兩人合力將艙頂上的屍體拋下海中。

一切弄妥後，老郝等人已經醒來，王小克指着他們問道：「這三人怎樣處置？」

「乾脆也把他們拋下海算了！」

老郝聞言大驚失色，急忙求饒道：「千萬不要把我們拋下海去，自此之後，我們再也不敢和你們作對啦。」

雲家明冷哼一聲，說道：「你們有什麼保證。」

老郝等人面面相覷，如何提出保證？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踏上前去，指着雲家明問道：「你們可知這位是誰？」

「他……他是雲氏兄弟的老二，叫……叫雲家明。」老郝吶吶地答。

「對啦，你可知道他有個外號叫『毒王子』嗎？」王小克又問。

老郝等三人忙不迭點着頭。

「好極了，雲二哥既然有個外號叫『毒王子』，他的使毒功夫，自然是匪夷所思，聳人聽聞，驚天動地得很的了，你們說是不是？」

老郝恐懼地瞥了雲家明一眼，臉上露着將信將疑的神色。

王小克又道：「剛才你們踏進船艙時，何以突然間昏倒下去？這便是雲二哥作的手脚，你們乃是中了他老人家的毒霧，知道嗎？」

雲家明站在一旁見王小克向三人胡扯，猜不透他究竟有何用意，只是知道「小鬼子」詭計多端，因此笑吟吟地並不作聲。

老郝等人正為剛才無緣無故昏倒於地感到納罕，聽了王小克的解釋，更無半分懷疑。

王小克見三人臉上露出信服的神色，不禁大是得意，從袋中取出一顆藥丸，正色道：「這是毒王子雲二哥的『七七斷魂丹』，你們每人吃一顆吧！」

三人一聽到「斷魂丹」三字，均是臉上變色，連連搖頭。

王小克斟了一杯清水過來，道：「老郝，你先吃一顆！」

「不！」老郝尖叫起來。

王小克將臉一沉，道：「你是寧願立即葬身魚腹呢？還是乖乖的吃了它？」

「這……這什麼斷魂丹一吃下去，還……還有命嗎？」老郝囁嚅着道。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只要你以後對雲二哥忠心，那担保你活到一百歲！」

三人詫異地望住王小克，只聽他繼續說下去：「這『七七斷魂丹』乃是毒王子雲二哥精心煉製的仙丹，吃入肚裏後，毒性潛伏不發，每隔半年向雲二哥討一顆解藥服用便担保無事，但你們要是背叛了雲二哥，他老人家一怒不給解藥，你們便會肝腸絞痛，一連痛足七七四十九天，痛得叫苦連天，屎滾屁流，然後全身腐爛而死，嘿嘿！」

他每說一句，三人的臉色便難看一分。

王小克又踏前一步，說道：「為了表示你們對雲二哥的忠心，這『七七斷魂丹』服是不服？」

三人互相望了一眼，猶豫不決。

王小克轉頭道：「雲二哥，這三人不肯服用你老人家的『七七斷魂丹』，看來不懷好意，說不定一恢復自由後，便去向貝志豪那老頭告密，帶人來加害我們，我看還是照你的話，把他們拋下海去餵大魚吧！」

雲家明見王小克手中那三顆藥丸正是先前給過自己的「毒霧彈」解藥，卻向三人危言恫嚇，他知這是王小克的計謀，當下答道：「好，把他們拋下海去一了百了！」

老郝聞言大驚失色，急忙道：「我吃，我吃！」

另兩人也叫了起來：「我吃！我吃！」

王小克哈哈一笑，道：「這才叫識時務者為俊傑！」

三人張開了口，王小克分別餵下藥丸，卻不替他們鬆綁。

這時，雲家明忽然叫了起來：「有船！」

王小克急忙奔上前向外一望，果然看到一艘漁船正揚帆向這邊駛過來……

勇擒罪魁　計捉槍手

雲家文把玩着小鐵盒，那小鐵盒其實是個小型相架，一揭開來，兩面各放着一張照片，那是他的父母的照片。

他對着父母親的照片，忽然輕輕嘆了一口氣。

就在這個時候，門鈴忽然響了起來，雲家文急忙收起那小鐵盒，趨上前去從防盜眼向外張望。

站在大門口的，竟然是貝志豪的次子貝永福！

他猶豫了一下，把大門打開來。

貝永福打了個「哈哈」，道：「我早猜到雲先生不會出去。」

雲家文臉色冰冷，道：「貝少爺有什麼指教？」

「雲先生，你叫我站在門口，便是有事指教，也無從指起啊！」

雲家文見他神態倨傲，心下老大不高興，卻還是將他迎進屋來。

貝永福毫不客氣地在沙發上坐了下來，取出香烟，燃上了一口。

「貝少爺，我已約好了令尊，連同馬大爺，吳大爺他們明天開會，」雲家文冷冷地道：「不知你深夜造訪又為什麼事？」

「雲先生，這件事十分重大，」貝永福四下裏望了一眼，道：「只不知道在這裏說話方便嗎？」

雲家文見他神情詭秘，沉吟了一下，走到一個房門前，伸手敲了兩下。

房裏有人開門出來，正是邱海。

「阿海，你出去一下，我有話要和貝少爺談談。」雲家文道。

「是。」

邱海離去後，雲家文在貝永福對面坐了下來，道：「貝少爺，現在有話請說吧。」

「我想問你一句話，趙克中這人你認識吧？」貝永福問。

雲家文一聽到「趙克中」的姓名，神色不由一變。

貝永福打了一個哈哈，道：「雲兄弟，那姓趙的已經把一切和盤托出來了。」

雲家文又心底下惴惴不安，表面上卻故作鎮定，道：「貝少爺這話是什麼意思？」

「啊哈，雲督察的大少爺，果然不是普通的人，難怪有這種本事，想跟四大家族別別瞄頭！」

雲家文聞言勃然變色，雙手緊緊抓住沙發把手，顫聲問道：「你說什麼？」

「雲兄弟，到這個地步，你也不要惺惺作態了，」貝永福淡淡地笑道：「你和你那二弟計劃的事，我全知道了！」

雲家文臉上，更無血色，迅速閃過一陣殺機。

「雲兄弟放心，審問那個趙克中的剛巧是我好友，我已經關照過他，不可向外亂說，因此，賢昆仲圖謀的事，現下只有少數幾個人得悉，那是家父和我的大哥。」貝永福道。

雲家文聞言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像頭鬥敗了的公鷄，垂下頭來。

「你究竟要什麼，請快說吧！」雲家文說道。

「那姓趙的只說你們有這個計劃，卻沒有說出你們是憑什麼能夠迅速擴張勢力，」貝永福終於言歸正題，道：「小弟今日到來，就是想請教這一點。」

雲家文聞言暗自鬆了一口氣，沉吟着不回答。

「雲兄弟，外間許多人都傳說吳廷英有意併吞三大家族，如果你有什麼特別的秘訣可以對付的話，希望不吝賜教，我們三父子永感大德。」

貝永福語氣中含着的威脅之意，雲家文當然聽得出來，他沉吟着，仍然沒有作聲。

貝永福見雲家文一直不做聲，心下有氣，冷冷地道：「雲兄弟，明天便是四大家族聚會之日，如果家父在會中將你們的陰謀揭露出來，你猜會有什麼結果？」

雲家文聞言一懍，怔怔地作不了聲。

「雲兄弟，家父常說你是個人材，如果咱們合力對付其他三大家族的話，那時大可平分天下，二與三之比，自然是前者佔不少便宜了，哈哈！」

雲家文緩緩抬起頭來，他明白貝永福父子的意思，他們是想利用自己對付吳廷英，馬天成和吳中光，合力將三人的地盤併吞了，那時候的毒品市場便由貝，雲兩家控制。

可是，貝志豪會讓自己坐享成果嗎？

「雲兄弟，你這樣一言不發，到底在打些什麼主意？」貝永福提高了聲音。

「我——」雲家文猶豫了一下，道：「我不知道令尊到底要怎樣做。」

「據那姓趙的說，你兄弟倆有本事令一些大拆家和有關方面的人服服貼貼地和你合作，我爸爸要的就是這種秘訣！」

「對不起，這些秘訣是不傳之秘。」雲家文斬釘截鐵地說。

貝永福似乎料到他會如此回答，淡淡地道：「那也沒有關係，家父希望你和我們合作，逐步將變吳一馬的地盤奪過來。」

「令尊太信得過我了。」

「雲兄弟不必客氣，這幾個月來，我們所遭遇到的難題，原來全是你製造出來的，你有本事為難四大家族，對付變吳一馬，自是游刃有餘了。」

雲家文心想目前只有先答應對方，然後見機行事，於是問道：「不知令尊打算怎樣協助我？」

「那要看情形而定了！」貝永福站了起身，道：「總之我會繼續和你聯絡。」

他走到門口，忽然又駐足道：「對了，家父說過，為了大家衷誠合作起見，令弟暫且到舍下住一段時期。」說着望了望腕錶，道：「這時候大概已將令弟請到舍下了。」

雲家文雙眉一揚，想不到貝志豪有此一着，如果乃弟雲家明落入他的手中，自己便束手無策，無計可施了！

「雲兄弟，再見！」

望着貝永福施施然離去，雲家文腦中亂成一片，想不到自己苦心孤詣計劃了近三年的事，竟會敗在趙克中的手上，不由連連頓足！

他想到乃弟雲家明住在遊艇之上，為人又是十分精明，貝志豪即使派人去「請」他，未必便能得遂夙願，於是，披了上裝，離開了家門。

雲家文告訴自己，首先要看看乃弟是否已落入貝志豪的手中。

不一會，雲家文已驅車來到避風塘，向海面望去，那艘遊艇已經不見了！

他望了望腕錶，時計指在「3」字，是凌晨三時多了。

用不着說，雲家明一定遭遇到意外，否則，他的遊艇沒有可能不在避風塘中！

雲家文頹然返回家中，發現邱海坐在客廳中，於是詫異地問道：「你回來了？怎麼還不睡？」

「雲大哥，吳老爺剛才打過電話來找你，說是有很重要的事，一定要見見你。」邱海答道。

「哦？」雲家文作賊心虛，雙眉不由的一揚。

邱海跟着又道：「吳老爺叫你一回來後，立即打電話給他。」

雲家文一顆心怦怦地亂跳起來，會不會貝志豪突然改變主意，將自己的計劃向吳廷英說了出來？

他回心一想，推翻了先前的想法，因為如果吳廷英得悉自己的真正身份時，早會派人在樓下等他，一刀送了他的命了。

他沉吟了好一會，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

電話才響了一下，立即有人接聽，卻是一副嬌美無比的聲音。

「是美琪嗎？」雲家文問道：「老爺在不在？」

美琪道：「你跑到那兒去啦？老爺一直在找你。」

跟着，電話被吳廷英搶了過去，他聲音惶急：「我剛才接到一個消息，說是本市以西一百二十哩海面發生一場槍戰，據報是黑社會大開片，你知道是那兩方人馬嗎？」

雲家文呆了一呆，吶吶道：「有這樣的事嗎？」

「唔，警方的水警輪聞訊正駛往現場調查，」吳廷英道：「你看會不會是貝，馬兩家開片？」

「不會的！」雲家文毫不猶豫地答。

「為何這樣肯定？」

雲家文本來想說貝永福剛才還來找過自己，可是話到口邊，又咽了下去，倘若吳廷英追問貝永福的來意，如何回答？

「我看說不定是私梟開片，」雲家文道：「若是貝，馬兩家，何必老遠跑到海外？」

「唔，不錯，」吳廷英道：「明天開會要討論的事，你都替我準備好了嗎？」

「我——我以為是洗才高負責的。」

「你們兩個都是我的得力助手，當然是由你們兩個負責。」

「好吧，反正會議是晚上舉行，我白天準備一下就是了。」

「唔，晚了，你去睡吧。」

掛下電話後，雲家文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本市以西一百二十哩處的槍戰，到底是誰發起的？

他腦中念頭一閃：莫非是貝志豪派人去擄刧乃弟不遂，和他駁火？

雲家文一念及此，背上不由冒了一身冷汗，他知道乃弟雲家朗獨自一人住在遊艇上，雙方若是駁火，雲家朗勢孤力單，怎是貝志豪手下的敵手？

他沉吟了一下，拿起電話，撥了一個電話到「成記車行」去，可是，電話接連响了十幾下，仍然沒有人來接聽。

用不着說，「成記車行」，也遭遇了意外了！

雲家文頹然倒到沙發上，自己苦心孤詣經營的計劃，怎麼突然間全發生了問題？

姑勿論如何，現在還不知到眞實情形如何，眼看只有等天亮後才查個究竟了。

他閤上了眼睛，可是腦際間亂成一片，那裏睡得着覺？

矇矓間，雲家文還是瞌睡了一會，他夢見乃弟雲家朗被人射殺，身上佈滿了彈痕，又夢見他的父親，在獄中被幾個囚犯毆打，吐血而死……

雲家文是被一陣電話聲驚醒的，他㔁手拿了電話筒，對方傳來的是嬌滴滴的聲音：「怎麼啦？還沒有起來？」

雲家文立即認得出，那是美琪的聲音！

美琪是吳廷英最寵愛的情婦之一，年方廿五，長得冶艷風騷，在不會成爲吳廷英的情婦之前，她是肉彈女星，經刁山介紹，吳廷英驚爲天人，立刻把她收養下來，成爲禁臠。

「什……什麼事？」雲家文惺忪着睡眼問道。

「你看這是什麼時候啦？還不起身？」

雲家文望了望腕錶，是中午十二時正，自己竟然睡了好幾個鐘頭了。

美琪接着又說道：「雲先生，吳大哥吩咐我這時候打電話給你，叫你立刻到我這裏來一趟。」

「哦？」雲家文腦際轉着念，問道：「什麼事？」

「我不知道，大概是爲了今天晚上的事吧？你知道，吳大哥很重視今晚的聚會的。」

雲家文緩緩地點着頭，美琪說的是事實。

「好，我現在立刻來！」

掛斷電話後，雲家文匆匆盥洗一番，披了上裝，正欲打開大門離去，忽然好像想到了什麼事，轉身回房打開抽屜，自內取出了一把短槍，沉吟了半响，終於咬了咬牙，將它塞到腰間。

半個小時後，雲家文已經來到吳廷英那幢位於半山區的高尙住宅，泊好車後，只見美琪笑吟吟地迎了出來。

「你來得可眞快啊！」美琪風情萬種地踏上前來，向他甜膩地笑了一笑。

「吳大哥在嗎？」

「他剛剛接了一個電話，匆匆出去了！」美琪將手伸進他的臂彎中，親暱地說：「他叫我先陪你談談天，他立刻趕回來。」

「是誰的電話？」

「好像是局子裏的人，有關昨晚西區海面槍戰的事。」

雲家文雙眉微蹙着和美琪踏進大廳。

「對了，你吃過東西沒有？」美琪問。

雲家文搖搖頭：「我肚子不餓。」

「那麼，喝杯酒吧，」美琪說道：「好不好？」

雲家文又搖了搖頭，美琪秀眉一揚，道：

「你是幹什麼的，愁眉苦臉，好像有什麼心事一般，到底是爲了什麼事？」

雲家文澀然一笑，道：「大概是爲了今晚四大家族的事吧？」

「唉，這個你少担心，吳大哥一早便有安排了。」

「什麼安排？」雲家文心底下暗暗一懔，表面上卻故作淡漠地問。

「總之，吳大哥這次想做『四大家族』的總頭領是不會落空的。」美琪在他的身旁坐了下來，道：「你是他的得力助手，你應該比我清楚。」

雲家文只是淡淡一笑，他知吳廷英雖然儼然是「四大家族」之首，但卻名不正言不順，因此早有併吞其他三家族之心。

忽然，他發現美琪炙熱的身體貼了過來，渾身不由一顫，急忙挪開身子。

可是，美琪並沒有放鬆，仍然緊緊地貼了過來，仰起了首，呢聲道：「雲先生，其實你這樣年輕有爲，如果由你來做『四大家族』的總頭領，那才對哩！」

雲家文心頭一跳，抓住美琪的肩膊，沉聲問：「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喂，你抓痛我了！」

雲家文這才發覺失態，急忙鬆手把美琪放開，道：「在吳大哥的面前，你可不能說這種話！」

「人家說的是衷心話嘛！」美琪無限委屈地睨了他一眼，道：「如果我能够跟着你這樣年輕英俊的大阿哥，那……那眞是太好了！」說話時，忽然摟住了雲家文的脖子，仰首向他吻去。

雲家文渾身好像觸了電般彈跳起來，將美琪推過一旁，道：「你……你！」

美琪臉上閃過一陣失望的神色，但隨即笑道：「我聽人家說你不喜女色，最初還不大相信，原來你果然是一個變態人！」

「你——」雲家文瞪大了雙眼，剎那間臉上全無血色，一個箭步竄上前去，抓住美琪的胳膊搖幌着，問道：「是誰告訴你的？」

美琪臉上神情鎮定逾恆，淡淡地道：「你經常到『成記車行』去，誰都知道了！」

饒是雲家文這種泰山崩於前而不變色的人，聞言也是渾身抖索，微顫着聲音問道：「成……成記車行，你……你怎知道？」

「雲兄弟，這種事瞞得了別人，可瞞不了我們！」一個聲音自廳外傳來。

雲家文轉過身去，只見洗才高咀角掛着笑，緩緩向他走過來。

雲家文腦中轟的一聲，看來自己的秘密被揭穿了！是貝志豪不守諾言，抑或是吳廷英自己發覺的？

剎那之間，雲家文心神大亂，「騰騰騰」連退三步，靠在一張沙發背上。

「雲兄弟，你的演戲天才倒是很不錯，」洗才高忽然嘆了一口氣，道：「連我也被你瞞過了！」

雲家文知道事敗，立即伸手到腰間想拔槍，怎料右手才碰到槍柄，便聽見一個陰惻惻的聲音在背後說道：「雲兄弟，遲了！」

雲家文認得那是刁山的聲音，瞬間渾身如陷冰窖之中！

他剛才估計情勢，心想單憑一個洗才高，絕對奈何不了自己，可是，刁山卻是空手道七段高手！

還有，他手中也握着槍，槍咀正頂住自己的背脊。

美琪在洗才高出現時，便已退了開去，斜靠在廳口一條木柱之上，咀角泛笑地望着雲家文。

「雲兄弟，小弟不客氣了！」刁山一探手，已將他腰間的佩槍搜了去。

洗才高緩緩地踏上前來，道：「想不到這幾個月來，我們大批貨物被刧的事，竟然是你幹出來的！」

雲家文知道自己絕無倖理，冷哼了一聲，並不回話。

「雲兄弟，你可想見見你的老相好？」刁山忽然問。

雲家文聞言一呆，刁山又道：「好吧，你慢慢地轉頭來看看！」

雲家文轉過頭去，只見阿生雙手被人反綁，頹頭喪氣地站在一旁。

「阿生！」

阿生抬起頭來，望了雲家文一眼，立即又垂下頭去。

「他……他們都……都和你一樣，被——」雲家文說。

阿生不待他問下去，便點着頭。

雲家文嘆了一口氣，像一頭鬥敗了的公鷄，垂下頭來。

「你們都出來吧！」洗才高大聲叫道。

他話聲一畢，內堂奔出十餘個男子，其中一個，手中拿着尼龍繩，上前將雲家文綑綁起來。

雲家文這時才知道原來自己早已中計，在這種情況之下，只得俯首受綁。

刁山拉了張椅子，道：「雲兄弟請坐。」

雲家文也不客氣，坐了下來。他剛坐定，吳廷英咬着雪茄自內走了出來，凝視着雲家文，道：「雲兄弟，我待你不薄，你卻爲什麼要和我作對？」

雲家文別過頭去，並不回話。

「唉！」吳廷英嘆了一口氣，道：「把他帶下去吧！」

「是！」

雲家文心想自己一番計劃，如今付諸流水，心中又氣又急，眼淚不禁淌了下來。

× × ×

雲家朗將車子停了下來，向遠處的別墅指去道：「四大家族今晚就在這裏聚會，咱們若能將他們一網打盡的話，這毒品市場便是我們的了！」

王小克望着那陷在黑暗中的別墅，道：「怎麼沒有燈光的？」

「那是吳廷英的別墅，另有開會的密室，」雲家朗道：「外邊看不到的。」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雲二哥，你——你大哥眞的還沒有死嗎？」

「他是今天早上才被吳廷英他們捉起來的，」雲家朗道：「我的情報絕對不會錯。」

王小克緘默了，在出發之前，他已得悉此行的目的，除了要將雲家文救出來之外，還要同機把四大家族的首腦制服。

他曾提議過邀請警方合作，但雲家朗極力反對，他認爲只要報警，四大家族的聚會便會更改地點，即使捉到了他們，也會被「普通商業上的會議」的藉口開脫。

王小克認爲如果將消息通知周探長，那便可以担保萬全了。可是被雲家朗一句話駁倒：「周探長一個人對付得了他們嗎？」

是的，當周探長調動大批人手採取行動時，「四大家族」早已聞訊逃遁了！

所以，他才會答應雲家朗，冒險到別墅一行。

當兩人躡足向別墅走過去的時候，王小克低聲問：「雲二哥，你眞的知道那冷氣槽的所在？」

「這個當然，」雲家朗低聲回答：「我大哥早已將別墅的情形告訴了我。」

「等一下由我對付冷氣槽，你應付守衛？」王小克又問。

雲家朗點着頭，低聲答道：「總之一切按照計劃行動便是。」

王小克忽然想：有時候人算不如天算，好像你們兄弟的計劃本來十分週詳美滿，還不是被人破了？可見一切按照計劃，還不如見機行事高明。

當然，王小克沒有把心中想的話說出來，他只是暗暗下了決定，到時見機行事罷了。

不久，兩人已潛近別墅，雲家朗向圍牆一指，示意從圍牆爬進去。

王小克早已取了一個小圓盒在手，在尖端一拉，一條鋼綫被拉了出來。

他將鋼綫越拉越上，搭住圍牆邊沿，用力一試，這才戴上手套，向雲家朗低聲道：「你先爬上去。」

「好。」雲家朗也戴上手套，開始爬了上去。

不一會，兩人已潛入別墅花園中。花園中寂靜如死，只聽虫聲唧唧，沒有半個人影。

雲家朗拉着王小克向一道後門走去，低聲道：「這便是通向冷氣總機房的門戶。」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取出鐵綫，只化了數十秒鐘，便把那道門開了。

雲家朗左右張望了一眼，和王小克閃身而入。

原來那是一條長長的甬道，兩旁都有房門，雲家朗默數了一遍，道：「第二個房，便是冷氣機的機房了。你的『毒霧彈』準備好了沒有？」

王小克向他點一點頭，向那第二道房門走去。

且說在別墅中二樓的一間密室中，厚厚的窗帘布全拉攏着，室中有一張長形會議桌，中心吊着一盞水晶吊燈，將會議室，照得恍若白晝。

吳廷英咬着雪茄，向四大家族的首腦望了一眼，緩緩說道：「這次能够將背叛我吳某人的雲家文揭發，全憑貝老哥幫忙，我在這裏謝過了。」

坐在吳廷英對面一個滿頭白髮，相貌極其慈祥的老者「呵呵」一笑，道：「大家都是自己人，吳老哥不必客氣了。」

那老者正是貝氏家族的大阿哥貝志豪，他外貌和藹慈祥，便像是個德高望重的長者，怎料卻是黑社會中人聞而皺眉，心狠手辣的大毒梟。

貝志豪身旁坐着次子貝永福，他本有兩個兒子，長子貝永貴，致力繪畫藝術不問乃父事業，因此，只得次子貝永福幫手。

吳廷英向身旁一個虬髯大漢道：「馬老大，這幾個月來你大概損失了不少地盤吧？」

那虬髯漢子正是馬天成，他伸手擦了擦鼻子，道：「一共五個，都是生意最好的地方，我最初還以爲是你們其中一個攪的鬼，想搶我飯碗，打算今晚提出來責問，料不到卻是吳老哥手下的人幹的！」

一直緘默不出聲的吳中光忽然道：「那雲家文只不過是吳老哥手下一個頭目，他怎有這樣的本事，在三數個月間，一連搶了我們『四大家族』二十多個地盤？」

他此言一出，衆人的眼光都向他望去。

那吳中光是個六十餘歲，形容枯槁的老翁，但雙目烱烱有神，他向坐在身畔的得力助手曹百里道：「阿曹，你把我們查到的綫索告訴大家。」

曹百里身材又矮又胖，站起身來時，那大肚腩頂住了會議枱，只得拉開椅子，退後一步才發言。

他乾咳了一下，道：「各位兄弟，小弟三個月前便開始調查那『毒王子』的來龍去脉，最初，許多人都支吾其辭，不肯作答，後來，終於有一個和我們拍檔了十四年的伙記，向我原盤托出。」

衆人雖然早已知道「毒王子」，便是雲氏兄弟的代名，還是屏住了氣息，聽曹百里說下去。

「原來那『毒王子』手中竟然有許多他們販毒，派片的資料，這些資料，也不知從何處得來，總之，如果他們不合作的話，資料一送到警方最高當局，他們便難逃法網，瑯璫入獄了。」

曹百里頓了一頓，又說道：「說來奇怪，不但我們的人，受到了這些資料的威脅，被逼和『毒王子』合作，便是平日庇護我們的有關人員，也好像受到了同樣的威脅，最初，我以爲這是『毒王子』的片，派得比我們多，人面比我們熟和廣，但是想深一層，却發覺其中另有乾坤——」

他說到這裏，望了衆人一眼，伸手摸摸他的大肚腩，然後才跟着說下去：「原來有關方面的人，也有貪汚的證據在『毒王子』手中，這就難怪了！」

曹百里說罷，便向衆人鞠了一躬，坐了下來。

衆人立時一片交頭接耳之聲，只聽洗才高忽然叫道：「大家且靜一靜！」

會議室中十餘雙眼光一齊向他望去。

洗才高望了吳廷英一眼，見他點頭示意，這才站了起身。

「各位兄弟，現在『毒王子』之一的罪魁禍首雲家文已經落入我們手中，可是另外一個雲家明，却不知所踪，我們必須小心防範，他以手中握有的資料來對付我們！」

「不錯！」有人叫了起來：「那姓雲的如果把資料公開出來，或者開個記者招待會，咱們便糟糕了！」

「大家來個總動員，以我們『四大家族』弟兄之力，難道還捉不到一個小子嗎？」

「咱們來個殺人滅口，看他還有甚麼本事要脅我們！」

洗才高雙手一揚，示意衆人停口。

刹那間，會議室中又恢復一片寂靜，洗才高這才說道：「即使那姓雲的將資料公開，甚至呈報警方最高當局，憑我們『四大家族』的關係，也未必怕了他！」

「對，對！四大家族聯合起來的話，還怕了誰？」有人出聲附和。

「各位，可是如此一來，便要爲我們添不少麻煩了！」洗才高朗聲說道：「我們每一分鐘都要賺錢，而且支出又這樣大，如果任由這個姓雲的在外招搖的話，總是四大家族心腹之患！」

會議室中立即有人出聲附和，連吳廷英，貝志豪，馬天成和吳中光四大首腦，也緩緩地點着頭。

「所以，我們現在首先要將這個姓雲的捉到，逼令他將手中的資料獻出來！」

「對啦，本該如此！」

「馬大哥綫路最廣，由他分派弟兄四處搜索，定能把這姓雲的小子揪出來！」

「我說吳大哥的手下最多，應該由他主持其事！」

「你是指吳廷英還是吳中光？」

「當然是吳廷英大哥，他——」

會議室中鬧成一片，洗才高又道：「這是四大家族興亡榮辱之事，理該由四大家族同人負責，只不過，咱們這次是破例第一次合力辦事，因此必須選個老大出來，大夥兒都聽他號令配合行動，務必要把那姓雲的和資料證據拿來！」

「照洗兄弟之見，四大家族中有誰可以担當這個重任？」貝志豪微笑着問。

「這個——這個當然是由大家投票選舉了。」洗才高答。

「咱們這裏一共是十六人，每方各佔四個，如果大家都投自己一票的話，那便如何？」

洗才高呆了一呆，心想四大家族這次爲了對付「毒王子」，雖然提議聯盟，實際上每一個人都各懷鬼胎，希望將那些資料證據奪取到手，藉此臣服他人，擴張自己的地盤和勢力。

貝志豪見洗才高答不出話來，道：「依我看，大家票也不用投了，就由我們四人推舉一人出來，暫時主持這件大事，等將那姓雲的小子捉到時，大家才恢復以前的情形如何？」

「好極了，」吳中光首先叫好，問道：「貝老弟，你推薦誰？」

吳中光這一問太是高明，蓋無論貝志豪面皮多厚和狂妄自大，絕不會推舉本人任此「暫時盟主」，四人中去了其一，吳中光自己便多一個機會了。

貝志豪淡淡一笑，向吳廷英望去，道：「吳廷英老哥生意做得最大，而且，那姓雲的大哥是他昔日手下，他比任何人都心急將那小的抓到，因此，我以爲他是最理想的人選。」

「好啊！」吳中光叫了起來：「吳廷英老弟，你担任四大家族的暫時老大，我姓吳的也面上有光哩，哈哈！」他年紀較吳廷英大，因此稱呼他「老弟」。

「馬老哥，你怎麼說？」貝志豪問。

「兄弟沒有意見。」

「吳老哥，看來你只好勉爲其難答應了？」貝志豪側頭望着吳廷英。

「既然兄弟們這樣看重我，吳某恭敬不如從命，」吳廷英站了起身，道：「無論如何要把那姓雲的小子抓到手！」

「請問吳老弟，將怎樣採取行動？」吳中光問。

「這個——」吳廷英向洗才高望去，道：「洗賢弟，你向各位大哥說說淸楚。」

洗才高答應一聲，站了起身。

「那姓雲的在這數年間雖然收買了不少人手，但他最親近的大哥都落入我們手中，還有——」洗才高得意地笑了一笑，道：「他有個女朋友叫麗莎，現在也在我們這裏。」

洗才高此言一出，衆人都是拍手叫好。

洗才高向站在會議枱後面的刁山打了個手勢，說道：「刁兄弟，把那女的帶來給衆位看看。」

「好。」

刁山答應了一聲，轉身離開會議室。

他一踏出會議室後，順手把門掩了起來，不料忽覺腰間一痛，有件硬物頂了上來，跟着有人低聲在耳畔說道：「不要出聲，否則一槍殺了你！」

刁山想不到會議室外竟然埋伏着敵人，心下大吃一驚，但却已受制於人，只好僵立不動了。

「你原本要到什麼地方去，帶我去好了。」那人又道。

刁山怎敢違命，猶豫了一下，向會議室對面的一道房門走去。

自後制住刁山的正是雲家明，他在乃兄口中得知刁山是空手道好手，因此不敢托大，槍咀一直指着他，雙眼眨也不敢一眨。

刁山見地上躺着兩個大漢，正是在會議室外守衛的兄弟，不知什麼時候被對方制服僵伏在地死活未明。

他取出鎖匙，打開房門，原來那是一間佈

置得十分華麗的寢室，一個年輕女子正坐在床沿，見刁山出現，俏臉上露出驚恐的神色。

可是，她由驚轉喜，跳了起身，道：「家明，是你！」

那女子正是雲家明的女友麗莎，被吳廷英派人捉來軟禁在此，一顆心正七上八落不知如何是好，忽然間見愛人來救，自是又驚又喜。

雲家明知道刁山不是易與之輩，當下也不詢問麗莎如何會被捉來此地，沉聲道：「麗莎，找一條繩子來。」

「這……這房間裏沒有繩子。」

雲家明四週一望，道：「好，那麼快把枕頭套除下來。」

「是。」

麗莎匆匆忙除下枕頭套，雲家明又吩咐她把枕頭套撕開，然後用它將刁山的雙手反綁住了。

兩人合力再將刁山雙脚綁好，撕下一塊床單，將他的口塞住了。

「麗莎，你且留在房裏，我還有事要去做。」雲家明道：「等一下可以離開這裏時，我才來叫你。」

麗莎忙不迭點着頭。

雲家明打開房門向外窺探一下，這才閃身而出。

他來到會議室門外，將耳朶貼在門扉上留心傾聽，忽然，有個人影竄了過來，雲家明心下一懍，定眼一看時，原來正是「小鬼子」王小克。

「怎麼啦？」雲家明低聲問。

王小克向他打了一個「OK」的手勢，低聲道：「我看這時候已經行了！」

「好，我先衝進去，你掩護我！」雲家明道。

王小克向雲家明點了點頭，拔出了腰間的短槍。

雲家明又側耳一聽，見裏面一點聲息都沒有，心想「毒霧彈」的毒霧此時大概從冷氣槽中吹入室中，衆人已經相繼昏迷過去，這才扭轉門柄，將門打開。

雲家明雖然明知那「毒霧彈」威力極大，還是担心室中有人未中毒，因此，輕輕將門一吋一吋地移開。

最後，他已將門移開一道小縫，從小縫中望進去，不由大喜。

原來會議室中的人有的昏倒於地，有的伏在枱上，都已不醒人事了！

雲家明推開了門，手緊緊扣在槍掣上，見室中十餘個人毫無動靜，這才踏了進去。

「咱們成功了！」雲家明大喜若狂，差點跳了起來。

王小克急忙把會議室的門關了，噤聲道：「別墅中還有很多人，咱們小心爲上！」

「不錯！」雲家明走到吳廷英跟前，托起他的下頜，見他雙眼緊閉，知是中了「毒霧」，說道：「咱們先把他綁起來，然後設法弄醒他！」

王小克自懷中取出一條尼龍繩，將吳廷英雙手反綁住了，這才過去倒了杯清水，將解毒丸放進他口中。揑住鼻子，吳廷英將解藥吞了下去。

不一會，吳廷英幽幽醒轉，一見王小克和雲家明臉上露着迷茫的神色，道：「你……你們是誰，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吳老大，你不是要找我麼？」雲家明笑着踏上前，道：「我現在來找你啦！」

「你——你就是雲家文的弟弟？」

「不錯，雲家明便是我！」

吳廷英看淸楚室中十五個人全昏迷過去，神色大變。

「吳老大，這便是你要的東西了！」雲家明自袋中取出一個鷄皮紙信封，道：「你們四大家族販毒的證據，全在裏面！」

吳廷英雙眉一揚，沉聲道：「你識相的快把我放了，否則等一下我的人一進來，你便難逃一死。」

「是嗎？可惜在我死之前，你心臟部位却非先吃我三顆子彈不成！」雲家明說着揚了揚短槍。

吳廷英臉上肌肉起了一陣抽搐，然而，他畢竟是老江湖，立即鎭靜地問道：「你想要什麼？」

「我本來想向你要兩個人的，如今其中一個已經被我救了，還有一個。」

吳廷英雙眼一轉，道：「你大哥？」

「不錯，你叫人把他帶到這間房來，然後由你老人家護送我們平安離去。」

「這——」

「吳老大，你要命呢？抑或要人？」

吳廷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沉聲說道：「好吧。」

雲家明立時拿起案頭一個電話筒，遞到吳廷英面前，沉聲道：「記住，如果你要花樣的話，我首先殺了你！」

吳廷英渾身一抖，只好對着電話筒道：「把那姓雲的帶進來！」

對方沉吟着：「大哥，你不是吩咐過，那姓雲的——」

吳廷英不待他說下去，便怒喝一聲，道：「聽到沒有，把他帶進來！」

雲家明立時把電話掛上，冷笑道：「你乖乖坐着別動！」

不一會，房門傳來「篤篤」的敲門聲，雲家明向吳廷英使了個眼色，吳廷英只得向外叫道：「進來！」

王小克在房門打開之前，已經縮到門後戒備着。

那門「呀」地一聲打開，跟着，一個壯碩的人影被人推了進來，跟着「砰」地一聲巨響，雲家明胸部中槍，彈退開去。

王小克大吃一驚，向那人望去，只見他雙手反綁，相貌和雲家明有點酷肖，跌撞着倒下地。

雲家明胸部雖然中槍，仍然奮起餘力，向外邊還了一槍，房外人聲喧嘩，槍聲大作。

「明弟，快！」雲家文掙扎着站起了身來，向吳廷英呶了呶咀，示意乃弟先制住了吳廷英。

說時遲，那時快，房外有人衝了進來，又是一槍向雲家明射去。

雲家明胸部連中兩槍，向伏在枱上的馬天成撲倒下去，雲家文一個箭步衝上前，想擋住乃弟身前，怎料一槍射來，正中他額角，哼也沒哼一聲，倒了下去。

這一下變故兎起鶻落，王小克不禁嚇得呆了，一瞥眼間，見有個大漢衝了進來，伸手去奪枱上的鷄皮紙信封，那裏還再猶豫，一槍向他背部射去。

那人「啊」地一聲，緩緩轉過身來，右手按住胸部，左手一揚，把信封往門外一拋。

王小克暗叫不好，又是一槍射去，但信封已落在門邊。

吳廷英連人帶椅撲倒下地，生怕王小克來對付自己，但此時王小克只望儘快將會議室的門關上，那裏還理會吳廷英的動作。

他猛提了一口氣，右腿揚起，一脚向房門踢去，只聽「彭」地一聲，房門關了！

王小克朝着房門射了兩槍，只聽外面傳來兩聲慘叫，想是圍堵在門外的人中槍倒地。

王小克竄到吳廷英之前，將他拉了起來，

用槍抵住他的腦門，道：「要命的叫他們不要開槍。」

吳廷英臉上早已嚇得毫無人色，急忙尖聲叫道：「喂！你們不要開槍，裏面的全是自己人！」

果然，吳廷英話一喊了出去，外面立時一片沉寂。

就在這個時候，警車的「嗚嗚」聲由遠處傳了過來，吳廷英雙眉一揚，顫聲道：「你……你們報了警才來的？」

「不錯，可是雲家朗並不知道，」王小克道：「是我報的警！」

吳廷英聞言神色反而一緩，眼眶中現出一綫光亮，道：「這樣說來，你無意殺害我們的了？」

「哼！你以爲我是像你們一樣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嗎？」王小克道：「你們罪有應得，原是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吳廷英臉上竟然露出了笑容，道：「你以爲警方奈得了我們何嗎？」

「別人也許奈不了你們何，但這次率隊前來的却是最正直無私的周探長！」

「哦？」吳廷英臉上，閃過一陣恐懼的神色，但隨卽消逝於無形，說道：「不理他是誰，總而言之，沒有人能奈何得了我的，你信不信呢？」

王小克聽到他那充滿了自信的話，不禁迷惑了起來，是的，周探長雖然很有影响力，但是他單憑一己之力，敵得過「四大家族」通天的勢力嗎？

姑勿論如何，自己終於已將四大家族制服了，至於如何引用法律去制裁他們，那是周探長的事。

這時，警車的「嗚嗚」聲已經越來越近，越來越近……。

× × ×

王小克穿着牛仔褲和T恤，携帶着漁具，停在廚房門，嗅着火爐上煑肉湯的香味，然後含着責問的語氣說：「小妹，你對我釣魚的本事沒有信心嗎？」

白小妹腰上繫着圍裙，一綹秀髮束了起來，儼然是個小家庭主婦的模樣，她停下手中的鍋鏟，對他微笑道：「反正你們今天的運氣不會太好就是了。」

站在王小克背後的小辣椒已等得不耐煩，連聲催促道：「小鬼子，還不快點，周探長已經出去了。」

她忽然嗅到肉湯的香味，探頭進廚房，問道：「小妹，你在幹什麼？」

「煑羅宋湯。」

「咦？我們不是早便說好的嗎？今晚煲海鮮湯！」小辣椒道。

「如果你們釣不到魚呢？」

「釣不到魚？」王小克笑着插咀說：「眞是開玩笑，昨天晚上我們吃的那兩條魚是誰釣的？」

白小妹道：「如果不是周探長帮忙，你那裏釣得到？」

王小克還要說話，小辣椒却一把拉了他，道：「快，快！」

「好吧，」王小克向白小妹打了一個手勢，道：「我們六點鐘左右回來。」

這時，陳警官探頭進來，道：「小鬼子，你們在幹什麼？還不快走？」

「得了。」

王小克和小辣椒踏出屋外時，見陳警官手按槍柄，正四處張望着。

「陳警官，四大家族的人不知道我們躲在這兒的，」小辣椒笑道：「不用看了。」

陳警官道：「難說得緊，他們神通廣大，馬仔又多。」

「可是那四個首腦不是被扣押了起來，法官還不准他們的律師保釋麼？」

「哈，他們有成千上萬的手下哩！」陳警官苦笑一下，望着王小克道：「你知道，我們得緊張到明天你出庭作證後，才會鬆懈下來，何況，我們的工作也是保護你到明天，好讓你出庭？」

王小克微微一笑，道：「想不到我小鬼子也要保鏢，而且是警方的高級人員。」

「四大家族可不是玩的，」陳警官憂形於色，道：「他們爲了避免你出庭作證指控販毒，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忽然想到如果那袋證據和資料不是落在四大家族手中，又或者雲氏兄弟有一個可以逃過死亡關頭，也不必由自己一人來担當證人了！

「走吧，探長難得有這樣的『假期』在郊外釣魚娛樂。」陳警官說着向外走去。

小辣椒把手插進王小克的臂彎，道：「明天上庭後，任你四大家族怎樣神通廣大，也難逃牢獄之災了。」

王小克只是淡淡地一笑，他知道四大家族目前也在努力中，可能正在策劃「殺人滅口」的計劃。

當然，王小克也考慮到作過證供後，卽使四大家族的首腦被判入獄，但他們的部下仍然會來找自己算賬！不過，身爲本市市民，指證罪犯是市民的職責，怎能担心這麼多？

當法官將案件押後一個星期審訊時，周探長便考慮到惟一證人王小克的安危，因此自動請纓，聯同陳警官做王小克的保鏢，並且向一個退休回國的法官，借了他郊外的一幢別墅匿居了。

如今，五天過去了，明日，便是開審的日子！

白小妹最初也担心四大家族的人來殺人滅口，可是，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別墅寧靜得很，心想又有周探長和陳警官的保護，怎麼會發生意外的？

她望着王小克，小辣椒和陳警官的背影遠去，輕輕地吁了一口氣。

從廚房的窗口望過去，可以看到半里外的那個淡水湖，周探長已經上了小艇，小辣椒蹦蹦跳跳地趨上前，不一會，四人都在艇上，小艇開始向外盪了。

白小妹攪拌着羅宋湯，又向窗外望去，湖中的小艇已在地平綫上形成一個小點子。

忽然，屋外傳來汽車的馬達聲，白小妹心下一懍，走到屋前，從窗子向外窺覗，看見一輛汽車停在前門的碎石路上。

一個高高瘦瘦，皮膚黝黑，年約四十歲的人從車中出來，另一個是司機，胖胖的，白皮膚，年紀大約比前者年輕十歲，兩人都穿着不算新欵的西服。

當那兩個人踏上了台階時，白小妹悄悄地扣上了防盜鍊，再把門打開，自縫門中問道：「誰？」

兩個男人都取下帽子，那個瘦黑的大漢，掏出皮夾，打開給白小妹看，禮貌十足地說道：「小姐，我是警局派來的便衣警探麥正，這位是秦漢，是我的助手，你是——王小克的妹妹？」

白小妹打量了兩人一眼，漫應了一聲，道：「兩位有什麼貴幹？」

「哦！偵緝組的劉主任不喜歡事情有變化，所以他要我們明天早上跟隨你們和周探長，陳警官入城，」麥正答道：「你知道，今天是最重要的一天。」

白小妹這才打開大門，請了兩人入屋。

兩個人一進入屋子，麥正便四處打量：「你們有沒有多餘的房間讓我們過夜？」

「這屋不是我們的，」白小妹道：「可是有三間房，王小克，周探長和陳警官住一間，我和小辣椒住一間，還有一間你們可以將就一下。」

「那好極了，」麥正道：「我和周探長很熟，以前還跟他做過事哩！」

那個名叫秦漢的胖子一直緘默着不做聲，他像是非常怕熱，臉上佈滿汗珠。

「兩位請隨便坐。」白小妹道。

秦漢毫不客氣地在一張沙發上坐下來，不斷用手帕抹着汗。

「你們很熱嗎？」白小妹抱歉地說：「可惜這裏連風扇也沒有。」

「不，不熱，」麥正急忙答：「我看阿漢是病了。」

「要不要喝點熱水？」

「不用啦，謝謝，」秦漢澀然一笑，道：「我馬上就會好的。」

麥正忽然問：「我們開車到小丘的時候，看見有一小艇開去，那是不是王小克和周探長他們？」

白小妹道：「是的，他們六點鐘才會回來，對不起，我爐子上正在煑羅宋湯，我得去攪動一下了。」

當白小妹從廚房出來的時候，麥正微笑道：「你們怎會找到這個地方的？這裏倒是個躲藏的好地方。」

「是一個退休法官的舊別墅，由周探長安排的。」白小妹答。

麥正道：「這裏確實是個躲避的好地方，我們有人指引，還花了好多時間才找到，我眞不知道還有什麼鬼地方像這裏這樣隱密，又接近市區。」

「不算近了，」白小妹道：「這裏離市區六十哩，有點偏僻了，這幾天，沒法子到市區買餸，他們只好出去釣魚。」

「明天起就不用這樣麻煩了，」麥正皺皺鼻子一聞，說道：「你的羅宋湯，味道很不錯哩！」

「那是準備他們釣不到魚回來吃的，」白小妹笑了一笑，道：「幸好鄉下地方有的是蔬菜，對了，你們想不想先喝一碗？」

「不！謝謝了。」麥正望了同伴一眼，又補充一句，道：「也許等一下，才試試你的手藝。」

「那麼，我得再去攪動一下，不然，你們要吃到焦羅宋湯了。」白小妹說着，起身到廚房去。

白小妹進入廚房，將湯攪了一攪，除下圍裙，拿到洗手間去。

當她從洗手間出來時，突然發現秦漢關掉爐上的一個開關，因爲電爐仍然留着熱氣，他的外套橫甩在一張椅上，露出一把手槍，他將右手襯衫捲得高高的，一手拿着一個裝有液體的湯匙，一手拿着針筒，正將湯匙裏的液體吸進針筒。

當他看到白小妹時，面露驚駭之色，吶吶地道：「我……我是個糖尿病患者，正在注射胰島素。」

「哦，」白小妹緩緩地走近他：「要我帮忙嗎？」

「不用，不用。」

說着，他把吸空的湯匙放在桌上，轉身離開廚房。

當秦漢將針插進手臂時，白小妹一直鎭靜如恒地凝望着他，突然，她的臉色蒼白了，但是，那也是一閃卽逝的事，她恢復了自然的神色。

白小妹打開水槽下面一個小門，斜彎着身子去細看雜物堆，然後拿出一個小圓罐出來，放在水槽上面的窗台。

然後，她回頭一望，見麥正和秦漢坐在客廳中，沒有留意到她的動作，於是又打開調味的小櫥子，拿下一個小盒，揭開爐上的鍋蓋，泰然地撒了一點東西進去，再把盒子放回，攪動鍋子裏的湯。

這時，客廳裏傳來麥正微惱的聲音：「你這笨蛋！爲什麼等不及這一刻要打針，倘若讓她瞧出破綻，那便如何是好。」

白小妹沉吟了一下，踏進客廳，麥正警戒地望了她一眼，道：「小姐，你一定被攪糊塗了，是不是？」

白小妹點着頭，道：「胰島素要放在湯匙裏熱嗎？據我所知，海洛英才需要那樣，現在，我知道秦先生的流汗和疲倦是毒癮發作的現象，一個警方派來的保鏢是毒犯似乎不像，我敢說你們是四大家族中的人！」

麥正桀桀地怪笑起來，道：「想不到你倒精明得很！」

「我可以問一問，你們準備怎樣嗎？」

「好吧，」麥正站了起身，道：「我們打算等到六點。」

「等王小克和周探長他們回來，殺人滅口？」白小妹鎭定地問，她似乎胸有成竹。

「對啦！」麥正掀開上裝，露出一把自動短槍的槍柄來，說道：「你識相的就坐着別動，我們想對付的，只是小鬼子王小克一個人而已！」

白小妹秀眉一揚，但隨卽恢復一派鎭靜的樣子，她望了望腕錶，道：「現在才下午兩點多鐘，你們等得那麼久嗎？」

「當然。」麥正拿出短槍指住白小妹，道：「現在，你乖坐着別動！」

三人坐在客廳中，誰也沒有出聲，只有麥正偶爾起身查看是否有人向屋子這邊走來。

不一會，白小妹忽然道：「爐子還生着火，我看要把它熄了，否則一鍋羅宋湯便要燒焦啦。」

「那又怎麼樣，反正他們不能够活着來吃它。」

「阿正，我有點肚子餓了，」秦漢忽然道：「看那羅宋湯實在煑得不錯，咱們不如先喝一碗怎樣？」

「——好吧。」

白小妹站了起身，道：「我去替你們盛兩碗出來。」

麥正臉上立時現出緊張的神色，道：「小姐，如果你想要花樣的話，我這手槍是裝有滅聲器的，到時說不定只好先殺你了。」

「我敢要花樣嗎？」白小妹道。

「哈哈，看你嬌滴滴地，諒你也沒有這個胆量！」麥正說。

當白小妹向廚房走去時，麥正向秦漢打了個眼色，示意上前監視她。

白小妹泰然自若地盛了兩碗羅宋湯出來，可是就在這個時候，麥正忽然看到湖上出現了一隻小艇，正向岸邊駛來。

「他們回來了！」麥正叫道。

「不會吧？」秦漢望了望腕錶，道：「現在才三點多。」

「也許他們釣不到魚，又或者不放心掉下這個小姐兒在這裏，所以提早回來了。」

白小妹將羅宋湯放在枱上，向窗外望去，果然看到湖上有小艇迅速向這邊駛來。

她一顆心怦怦地亂跳着，心下暗暗焦急，祈禱四人千萬不要在這個時候回來。

麥正凝視了半晌，道：「從湖邊走過來，起碼還有半個小時，我們時間多着。」

他坐了下來，仰首望着白小妹，道：「你不和我們一起吃？」

「我沒有胃口。」

「你眞是個冷靜的人，」麥正讚賞地：「一般女孩子在這個時候總是又哭又叫的。」

白小妹沒有說話，望着他們據案大吃。

「嗯，」麥正忽然道：「你的羅宋湯做得比餐廳的好，只是太辣了一點。」

「王小克和小辣椒喜歡吃辣的，」白小妹說道：「他們總是說，喝湯不出汗，便不是好湯。」

兩人大吃特吃了十五分鐘，麥正先停下湯匙，又向窗外望去，說道：「唔，小艇已泊岸了。」

秦漢也喝好了湯，站了起身，道：「快向這邊走過來啦。」

麥正雙眼凝視着外面，秦漢忽然拔出手槍，道：「我看我們最好先解決她，免得她大叫，讓他們跑了！」

「那樣做，並不是明智之舉，」白小妹鎮定地說道：「假如你們那樣做的話，你們會後悔的，因爲，附近沒有人家，只有我才可以救你們！」

「什麼？」麥正雙眉一揚，微顫着聲音問：「你說什麼？」

「你們有沒有覺得胃裏有一點燒？」白小妹淡淡地問，瞥也不瞥兩人手中的短槍一眼：「還有熱汗開始變冷汗，你們對看一下，你們皮膚呈綠就是含燐毒物的徵兆。」

兩人對望了一眼，麥正叫道：「什麼綠色？你到底攪什麼鬼？快說！」

白小妹一轉身，拉開窗帘布，從窗台上拿起一個圓罐子，打開來給他們看，罐子是空的，還有商標的部份高舉給他們看，上面的幾個字是：殺鼠劑！

「我看到秦先生打針後，我就領悟到他是四大家族的人，因爲四大家族的首腦經常以毒品供應手下來控制他們，」白小妹道：「那時，我已在湯裏放下這種東西了！」

兩人相覷一眼，不由大驚失色。

「我能救你們的命，」白小妹緊接着道：「讓我給點解藥你們吃，否則再過幾分鐘，你們便沒命了！」

「趕快把解藥拿來，否則，我敲碎你的頭！」秦漢大聲叫了起來。

「你們什麼事也做不了啦，」白小妹的臉和他們一樣蒼白，然而，她的語氣卻十分冷靜：「因爲你們快要死了，假如你們把槍放在枱上，我就給你們解藥。」

兩人注視着白小妹，刹那之間渾身抖個不停。

「殺鼠劑最重要的成份是燐，越躭誤，藥力越深入每一條血管，現在，你們的胃該像火燒一樣難過，你們覺得要嘔吐，覺得皮膚又濕又冷又黏，你們沒有時間猶豫了！」

兩人對望了一眼，把槍放到枱上。

「好極了！」白小妹道：「現在，你們要先到洗手間裏嘔吐，將剛才吃進去的東西全嘔出來，我去替你們取解藥。」

兩人爭先恐後奔進洗手間，對着浴缸努力嘔吐起來。

十分鐘之後，王小克，小辣椒，周探長和陳警官從後門進來，聽到洗手間的嘔吐聲，不由面面相覷。

「我們有兩個客人，是四大家族的人，」白小妹道：「不過不用緊張，他們現在是我的病人。」

周探長握槍奔進洗手間，低呼了起來道：「原來是神槍手麥正和秦漢！他……他們怎麼了？」

「也沒什麼，只不過吃了我的羅宋湯，我在湯裏放了許多胡椒粉。」

「那就使他們病得這樣嚴重嗎？」陳警官一面取出手鐐，一面詫異地問。

「沒有那麼嚴重，那全是他們心理作用，他們看到了殺鼠劑的空罐子，以爲他們吃了滅鼠劑而已！」白小妹道。

周探長將兩人自洗手間拉了出來，只見兩人嘔得面無人色。

「看來我們得搬個地方了，」王小克道：「四大家族連這裏也查得到！」

周探長緩緩點着頭，並沒有因爲捉到了兩個歹徒而高興，反而面有憂色。

他們都知道，四大家族的潛力是不能估計的，「毒王子」雲氏兄弟要想殲滅他們，如今已經殺身成仁，他們還要面臨一場十分艱巨的鬥爭。不過，他們有一個信念，那是正直可以戰勝邪惡。

當然，那是另外一個故事了！（本文完）

名著預告

小鬼子傳奇故事：

「大陰謀」

上官庸 著

女人的本事有多大？尤其是千嬌百媚的女人，威力到底達到何種程度？

一羣以「愛神」爲名的美女，繼外資財團在本市股市搜刮近百億元後，計劃顛覆、併吞和壟斷本市經濟。有沒有這個可能？她們的陰謀是否可以實現？本故事將帶你進入一個離奇曲折，不由你不信的境界！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三期完俠情故事

禍水

東方英·文　盧令·圖

智破諜人院　勇闖天慾宮

當空的驕陽，像是一隻大火球，發射着强烈無比的熱綫，殘酷的煎炙着大地。日正當中，整個的垂柳村靜得不見一個人影……。

不，那邊可不是來了個人，但看他風塵僕僕的樣子，顯然已走過不少路程。那是一個外鄉人，還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舊長衫啦！

這樣炙人的大熱天，那人竟然捨不得脫下那已經不足以維護他尊嚴的舊長衫，要不是瘋子，大約也不是什麼正常人了。

他顯得又渴又餓，睜大着一對無神的眼珠，溜來溜去的搜索着，似是希望遇上一位好心人，獲得一次救濟。

他停身在一座大宅第之前，張眼向裏面窺覷着，只見重門深院，靜靜的不見人蹤。他站在門前，欲進不進的猶豫了一陣，最後臉上忽然升起一道倔强的神色，一扭頭，順着蔴石大路，出了垂柳村。

他來到溪邊，頓覺暑氣一消，無神的日光閃動了一下，俯身溪邊，捧着溪水洗了一個臉，接着，又猛然喝了一個飽，然後，長長的吁了一口氣，躺身仰臥在柳蔭之下，享受着這片刻的美好時光。正當他自得其樂的時候，忽然一陣快馬奔騰的聲音疾掠而到，從他身旁捲了過去，飛揚的塵土，向他沒頭沒臉的罩了下來。

驀地，一陣人喊馬嘶，那飛掠而過的奔騎，忽然一折而回，停在他身前。

灰霧塵天裏，只見坐騎上的人翻身而下，向他身旁走來。他輕輕的冷笑了一聲，轉頭把日光移向溪流的對岸。

「你這位先生，可有老朽効勞的地方嗎？」

聲音又和藹又客氣，使那人不自覺的暗道了一聲：「慚愧！原來他乃是一片好意。」羞澀之中，帶着些許驚訝，他翻身站了起來，靦覥的搖了一搖頭……。

瞥眼間，暗暗的打量了那好心人一眼，只見那說話的人，年在五十以上，穿着一身絲綢衣服，白胖胖的臉上，堆滿了笑容。是一位非常和藹可親的長者。

那落拓書生拘謹的有點手足無措，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應對是好，那和藹老人觀察入微，很能瞭解那落拓書生在此地此時的心情，有意減輕那落拓書生的尷尬情緒，哈哈一笑，說道：「老朽張子和，寒舍就在前面，不知先生可肯枉駕一談？」

那落拓書生訕訕的抱拳道：「小生與老丈素不相識……。」

張子和那讓他把話說完，截口一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有幸相遇，便是有緣，先生請莫客氣。」

那落拓書生原本腹中飢餓，剛才經過垂柳村時，本打算找一點吃的東西，終因羞於向人乞求，結果還是餓着肚皮，離開了垂柳村，下一頓飯，眞還沒有着落哩！

這時，見張子和一片誠意，明是有心周濟，卻說得非常委婉，心中暗暗生感，便不再堅持，欠身一禮，道：「長者之命

，晚生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張子和哈哈一笑，道：「多謝賞光！……給先生帶馬來！」

那落拓書生躬身遜謝道：「晚生不敢，請長者上馬，晚生隨行……。」

張子和搖着頭，截口笑道：「那怎樣可以，先生既然客氣，那麼老朽就與先生安步當車，且行且談如何！」接着一揮手，命那隨行之人，帶馬先行離開而去。

張子和太客氣了，那落拓書生不安地笑了笑說道：「晚生敝姓何，賤字之東，因訪友不遇，途中又被强人洗刼一空，所以落得這般光景，倒叫老先生見笑了。」

張子和把着何之東的手臂且行且安慰他道：「老朽頗善鑑人之術，先生天庭飽滿地閣方圓，乃是大貴之像，日下紫氣初興已是否極泰來，先生拭目以待可也。」

談談說說，不知不覺之間，何之東又回到了垂柳村，且正向着剛才何之東想走進去而終於沒有進去的那座大宅第走去。

敢情，張子和就是這座大宅第的主人，何之東想起這種上天安排的巧合，不由暗自笑了起來。

張子和回來了，整座宅第一下子由冷冷清清變得熱鬧非常。

何之東被請着穿過前廳，向後園荷池之上的一座水榭走去。

何之東剛擧步要踏上水榭前面一座小橋之際，驀地，花樹叢裏射出一條人影，向着何之東身上撞來。

何之東一時閃讓不及，被那人影撞了個滿懷，身子登！登！登！一連退了三四步，幾乎被當場撞倒。

何之東穩住身形望去，原來是一個頭梳雙髻的小女孩子。

她撞了何之東之後，還滿面不高興的瞪着一雙精光閃亮的大眼睛，嬌憨的氣虎虎地道：「你這人走路怎樣不帶眼……」

其實不帶眼睛的該是她自己，她自己撞了人不說，她甚至也沒有看到何之東身旁的張子和。當她話聲出口之後，才看到張子和，話聲一歛，怔了怔，叫了一聲道：「爹！你又給姊姊帶回個人來了。」

張子和臉色一僵，揮手喝道：「你胡說些什麼？快去玩你的去！」

何之東原沒把那小女孩的話放在心上，但是經張子和一喝之後，心中却是動了一動，微微皺了一皺眉峯。

張子和喝退那小女孩之後，回頭向何之東歉然含笑道：「都是給她娘寵壞了，尚望先生不要見笑。」

何之東心神一歛，笑道：「令媛天眞活潑，靈秀過人，可愛極了。」

張子和顯然非常喜愛他這位少小姐，掩不住「語焉憾之，心實喜之」的表情，搖頭嘆道：「什麼可愛，只有頑心！」

何之東順口問道：「老丈膝下有幾位公子小姐？」

張子和長嘆一聲，道：「子嗣猶虛，只有一大一小兩個女孩子。」

何之東頓覺自己顯然問得非常冒失，引起了張子和心中的不愉快，遂又訕訕的笑道：「老丈助人不倦，廣種福田，他日定獲麟兒。」

張子和笑了一笑道：「但願上天見憐，借先生的福，得償所願。」

兩人一同進了水榭。

肅客上座之後，一個十五六歲的清秀丫頭，把香茗送了上來。

張子和吩咐道：「傳話下去，送上一桌酒菜來。」

那丫頭欠身領命，退了出去。

水榭之內，又只剩下了張子和與何之東兩個人。

何之東因剛才問錯了話，心裏老是覺得耿耿不安，因此一時間打不開話匣子。

倒是張子和爲人極是朗爽，似乎已經完全忘記了沒有兒子的憾事，喝了一口香茗，笑問道：「先生隻身遠遊，不知府上令尊令堂如何放心得下？」

何之東面現戚色，深沉的長嘆了一聲，久久之後，才道：「不瞞老丈說，晚生堂上雙親皆已去世，晚生又無兄弟姊妹，孑然一身，走食四方，羞愧已極。」

張子和臉上掠過一道異樣的神色，但很快的恢復了正常，啊！啊！兩聲，歉然道：「老朽失言，引起了先生的不愉快，失禮！失禮！」

何之東的心胸顯然沒張子和那樣開朗，口裏客氣着道：「那裏！那裏！老丈太客氣了。」但臉上的神色並未立時轉變。

幸好，這時酒菜送來了，三杯通大道，何之東的自傷身世，便在酒酣耳熱之下，統統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飯後，何之東便被張子和堅留在張府住了下來。

這水榭就成了何之東起居之地。

張子和退出去之後，丫頭們服侍何之東洗過澡，換了適體的新衣服，張子和照着清澈的池水自己都覺得完全變了一個人，只見容光煥發，氣宇軒昂，不讓任何濁世佳公子。

何之東自己欣賞自己，神往之下，不知不覺忘記了自我以外的一切。

驀地，一聲銀鈴般的笑聲透入他耳中，喝道：「喂！你這人好奇怪，自己一個人怎樣也笑得起來？」

回過頭來，不知什麼時候，剛才那撞了他一個滿懷的小女孩子，已經站在他身後，望着他楞住了。顯然，何之東的風儀，把那小女孩子也鎭住了。

何之東笑一笑，道：「二小姐……」

那小女孩子小眉一挑，道：「什麼二小姐，不愛聽，我叫倩倩。」

何之東改口道：「倩姑娘！……」

張倩倩一搖頭道：「倩倩就是倩倩，你爲什麼這樣俗不可耐，非要加上『小姐』『姑娘』兩字不可。」

何之東被說得笑了起來，道：「好！好！好！我就叫你倩倩。」

倩倩點頭道：「這還差不多，聽說你姓何，我就叫你何大哥吧！」

話聲一落，不待何之東接口說話，馬上又道：「你相貌倒是長得不錯，不知你行走的姿態如何？走兩步給我看看。」

何之東一怔道：「你會看相？」

倩倩一斜頭，說道：「你不是多此一問。」

何之東笑着擧步，手脚生硬的來回走了幾步，道：「這樣可以了麼？」

倩倩一臉正經的道：「看你行路姿態，龍虎不調，雖然相格主貴，但終非廟堂

之器……。」

一語未了，只見張子和走了進來，笑聲喝道：「小倩，你又在胡說八道些什麼？還不快回去，你姊姊在找你啦！」

倩倩伸着舌頭，向何之東做了一個鬼臉，扭頭就跑，片刻之間跑得不見影子。

張子和望着倩倩一蹦一跳的背影消失之後，回頭向何之東一笑，道：「小女無狀，沒煩着先生吧？」

何之東微微一笑，道：「沒有！沒有！我們談得很投契啦。」

張子和忽的眉頭一皺，輕輕的嘆了口氣，口齒微動，似乎想說什麼，但是他並沒有說出口來，反而淡淡的笑了一笑。

何之東微微一皺眉頭，道：「老丈可是有什麼指教？但請直言見告。」

張子和緩緩的吁了一口氣，道：「說來實在難以啓口……。」

話聲頓了一頓，向何之東作了一個致歉的表示，接着道：「老朽請先生在寒舍住下，原本想將小女拜在先生門下，請先生琢育成人，不料……唉！唉！實在是對不起先生……老朽這裏備了一千兩銀票程儀，請先生笑納，明天就請先生繼續上路吧！唉！」唉聲嘆氣裏，取出拾張一百兩銀子的銀票，雙手送給何之東。

何之東面色一變，退了一步，搖手道：「晚生辱承老丈寵邀，待以上賓之禮，知遇之情，銘感五中，如今老丈既有不便之處，晚生明早上路離去就是，這一千兩銀票，晚生却是萬萬不能收，請老丈快快收回吧！」

張子和覺得剛才費盡了口舌，把何之東留了下來，現在忽然改變主意，請他離開，心裏非常過意不去，堅持着要將那一千兩銀票送給何之東。

推讓之間，何之東突然發了讀書人的迂腐脾氣，面色一變，正色道：「老丈，晚生日前雖然行囊羞澀，但並非乞憐之人，老丈既然用不上晚生，晚生更不能無功受祿，請老丈愛人以德，收回銀票，以免晚生操行受玷。」

張子和聞言一愣，楞了片刻，神情一肅，收回銀票，拱手謝罪道：「先生行誼高潔，可敬可佩，老朽無狀，請先生海涵見諒。」

無論怎樣說，張子和送程儀是一片誠心好意，何之東發過脾氣之後，心裏也感到非常歉疚，接着面色又是一變，變得非常和悅的道：「老丈，有何困難之處是否用得上晚生？……」

張子和訕訕的笑了一笑，截口道：「先生盛情心領，但老朽實有難言之隱，請先生原諒老朽不能坦誠相告之罪。」

說着，似是生怕何之東繼續追問，馬上雙手一拱，又道：「老朽尚有要事待辦，不能奉陪先生了。」話聲一落，便匆匆的告辭走出水榭去了。

何之東來到張府之後，滿以爲可以借寄棲宿，暫時結束流浪生活，不料，自己命運竟是這樣多難，無由又發生了變化。

這時，他表面上雖然表現得非常硬朗，內心之中却是有苦說不出，感到非常的悽慘和懊喪。

他暗暗的嘆了一口氣，倚着水榭上的欄杆，不自覺的流下了兩行清淚。

火熱的太陽，在時間消長之下，漸漸失去了兇威，留下一片晚霞，逃入西山之下去了。

何之東爲苦惱所困擾着，忘去了自己，也忘去了時間，倚在欄杆上很長一段時間了。

驀地，一聲清脆的呼聲，把他叫回現實環境，他微微一震，回過頭來，只見那侍候他的清秀丫環小鳳帶着一雙清澈明亮的眼睛怔怔的望着他。

何之東訕訕的一笑，道：「小鳳，有什麼事？」

小鳳沒有回答他的話。却道：「公子，你想起了傷心的事？」

何之東搖首道：「沒有。」

小鳳輕笑一聲，道：「你騙人，你臉上淚痕都還沒有乾哩！」

何之東被逗得啞然失笑了起來。

小鳳逗得何之東笑了，接着一欠身，道：「晚飯已經爲公子準備好，請公子用飯。」

何之東轉目之下，才發現外面已是罩上了一層夜霧，水榭之內亮起了燈光。

何之東隨着小鳳走到餐桌之前，餐桌上珍羞羅列，但只擺着一副碗筷。

小鳳提起酒壺替何之東倒滿了一杯美酒，獻給何之東道：「家主人因事不能前來奉陪公子用餐，特囑小婢代敬公子一杯，謝罪致歉。」

何之東輕嘆一聲，乾了那一杯酒道：「你們主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不知小生可得與聞？」

小鳳道：「他老人家沒告訴你麼？」

何之東搖頭道：「沒有，令東主不願告訴小生。」

小鳳道：「他老人家既然不願告訴你公子，小婢不敢多嘴。」

何之東是一個讀書明理的人，小鳳的話已經回答得很明白，他自是不便再追問下去，一連又喝了二三杯悶酒。

何之東沒有追問，小鳳反而有點忍耐不住地道：「其實告訴了你，你也幫不上忙，你還是好好的安睡一宿，明天早早的離開這是非之地吧！」

何之東受了張子和知遇之恩，他雖然只是個文弱書生，手無縛鷄之力，由於在外面過着流浪生活，書生的本質之外，多少習染了一些任俠豪氣，雙眉微微一動，道：「你說這裏是是非之地，那是說令東主有了極大的麻煩了。」

小鳳點了一點頭，但除了點頭之外，再沒有多說一個字，任你何之東如何追問，她就是不說。

何之東匆匆用過晚飯，除了自傷身世之外，又替張子和增加了一份心事，一時心亂如麻，坐立不安起來。

小鳳收拾好一切，似是有意避開何之東的追問，找一個藉口，也離開了水榭，留下何之東一個人坐對孤燈，懷着滿腹愁雲，無以遣發。

忽然一陣輕微的脚步聲，從外面石子路上傳了進來。

何之東轉頭望去，只見一條嬌小的人影，蹦手蹦脚的走進水榭來。

人影越來越近，敢情是那頑皮的小淘氣倩倩。

倩倩迎着何之東的目光，搖手示意，要他不要聲張。

小淘氣倩倩身子一溜，借着陰影到了何之東身前，輕輕的道：「何大哥，剛才日間我爹向你說了一些什麼話？」

何之東滿肚子懷疑，難得倩倩自己來找他，於是也不把倩倩當做小孩子，抱着一吐爲快的心情，把日間和張子和的談話一一告訴了倩倩。

倩倩微微一笑，道：「你現在準備怎樣辦？就此抖手一走了事嗎？」

何之東道：「我很想替令尊一分憂勞，可是投効無門，徒喚奈何！」

倩倩道：「你是說說玩的？還是眞有此心？」

何之東道：「我身受令尊知遇之恩，理當一盡心力，豈有口是心非之理。」

倩倩道：「你知不知道，這件事情危險得很，說不定就能要了你的命。」

何之東正容道：「義之所在，生死何懼。」

倩倩忽然話鋒一轉，問道：「剛才我爹可曾送給你一千兩銀票？」

何之東道：「有過。」

倩倩道：「你收了沒有？」

何之東道：「無功不受祿，我當然不能收那種銀子。」

倩倩點了一點頭，說道：「這樣看來，你倒眞是一個正人君子，我得要救一救你了。」

倩倩到底還是一個小孩子，剛才說的話倒變像一個大人，可是話一多，就顛三倒四，把話說得反了過來。

明明是她們家裏有困難，照她這樣說來，好像有困難的不是她們自己，而是何之東似的。

何之東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起來道：「謝謝你的好意。」

倩倩也聽出何之東說的是反話，大眼睛一眨道：「你可是不相信我的話？」

何之東笑道：「我相信，我相信！」說話的態度，叫他怎樣也認眞不起來。

倩倩氣得伸腿踢了何之東一腳，翹着嘴唇，道：「好心不得好報，你不相信我的話，我才懶得管你的死活哩！」生着氣扭頭跑出水榭去了。

何之東叫了一聲：「倩倩……。」

倩倩跑得更快，一下子閃入花叢之中，消失不見。

何之東儘管不相信倩倩的話，可是這樣一來，他那紛亂如麻的心緒，又增添了一個疙瘩。

何之東皺着眉頭發了一陣悶，心裏開始覺得有點煩躁起來。

水榭之上，涼風習習，沁人心神，但却吹不熄何之東心頭上那團無明的火。

何之東覺得四週的空氣漸漸變得窒息起來，他的呼吸也顯得急促起來。

下意識裏，他似乎覺得有着某種迫切的渴念。

何之東暗暗的罵了自己一聲：「該死，怎會有了這種念頭。」

他站起身來，走到茶水間，抓了一把茶葉，泡了一壺苦澀野濃茶，率性把椅子搬到走廊上，迎着涼風，把一壺苦茶喝得精光。

喝完一壺濃茶之後，何之東的那種意念漸漸被壓制了下去。

他仰望着隱現於浮雲之中的半輪明月，舒張四肢，緩緩的舒了一口長氣。

舒完長氣之後，按照自然之理，又吸了一口長氣……。

吸入長氣之際，何之東忽然心中一動，覺得那股吸入的氣息，大異尋常，微微一怔之下水榭外面已飄來一陣步履之聲。

何之東信口問道：「是倩倩麼？」同時扭頭轉目望去。

目光一轉之下，頓覺眼前突然一亮，人也楞住了。

不錯，確實有人來了，但來人不是倩倩，而是一位清麗出塵的白衣姑娘。

這位白衣姑娘，可美極了，美得令人目眩神迷，尤其穿在身上的那襲白色衣服，被微風一吹，輕飄飄的，更增添了一種令人遐想的韻度。

迎着何之東失驚的目光，那美麗的姑娘斂袵一禮，輕啓櫻唇，道：「賤妾婷婷，倩倩乃是賤妾小妹。」

何之東定了一定神，還了一禮，道：「原來是大小姐，小生失禮了。」

婷婷姑娘靈眸微飛，望了四週一眼，櫻唇輕綻，道：「公子請坐！」

何之東「啊！」了一聲，才想起廊簷上只有自己坐的一張椅子，趕忙搬來一張椅子，放在對面，赤紅着臉道：「姑娘請坐。」

婷婷嬌羞地輕聲道：「謝謝！」就在那張椅子上落了座。

何之東又轉身替婷婷送來一杯香茗，含笑道：「姑娘請用茶。」

婷婷張開十隻晶瑩如玉的纖指，站起身來，雙手接過茶杯，口中連聲道：「不敢當，不敢當！……。」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道：「小鳳那丫頭那裏去了，爲什麼不在這裏侍候公子，這都是舍下疏於管教，失禮之處，有請公子見諒。」

何之東笑了一笑，道：「小鳳姑娘人很好，是小生要她先行回去休息去了，請姑娘不要怪責她。」

婷婷望了他一眼，嫣然一笑，道：「賤妾聽小妹說，公子爲人誠摯，和藹可親，有幸得識芝顏，賤妾至感榮幸。」

何之東困窘的一笑，道：「流浪人見笑大方，姑娘過獎了。」

婷婷接着又道：「賤妾又聽家父道及公子，才高八斗，學富五車，實乃不世奇才，意欲懇請公子爲愚姊妹教授詩書，正欣幸間，想不到事出意外，所望成空。好不惱人……。」

微微嘆息了一聲，接着又道：「賤妾自幼酷愛詩書，有幸得遇明師，今又交臂失之，想來心中實有不甘，因此不怕公子見笑，特來有請公子賜教一二。」

原來是這回事，何之東先自暗暗吁了一口氣，道：「小生多年流浪，久疏學問，只怕要叫姑娘失望哩！」

婷婷姑娘微微一笑，說道：「公子過謙了！」

說着，忽然站起身來，道：「室內書案上，有得離騷一册，賤妾愚頑，尚有若干不盡明瞭之處，待賤妾取來，有請公子

開導指教。」

輕移蓮步，掠過何之東身側，一陣香風透入何之東鼻中，一來一去之間，婷婷手裏已取來一本離騷，雙手遞給何之東。

何之東接過那本離騷，書還沒有翻開，便覺有一種特殊香味，不知其來處的透入鼻中。

那股香氣透鼻而入，吸入腹內之後，便又把剛才那股渴念引發起來。

這次那股渴念一起，便勢如燎原之火，一發不可抑止。

頓時，何之東雙目赤紅，張着鼻孔，死死的盯着婷婷，一臉躍躍欲動之像。

婷婷嚇得驚叫了一聲：「公子，你可是病了。」

嬌軀一扭，便伸手攙扶何之東。

何之東雙臂一張，摟住婷婷道：「我沒有病，只是要你！……。」

婷婷嬌軀一偎，倒在何之東懷裏，何之東抱起婷婷走進了臥室。

何之東把婷婷向床上一放，便伏身向她身上壓了下去。

婷婷輕嚀了一聲，道：「把燈熄了！」身子一滾，滾向了床裏。

何之東身子撲了一個空，但房中的燈光却自己熄滅了。

何之東這時全身血脈奔騰，心裏只有一個意念，只想如何達到目的，那管房中的燈光是怎樣熄滅的，雙臂一張，又抱了過去。

婷婷手到抱來，何之東這時簡直成了一隻瘋狂的猛獸，只聽嘶的一聲，便裂開了婷婷的衣服，再嘶的一聲，又把自己的衣服裂開了。

兩條身子一合，就要進軍的時候，何之東忽然驚叫一聲，摸着屁股跳了起來，同時，房內燈光也陡然大放光明，亮了起來。

燈光照耀之下，只見何之東屁股上，被人插了一支精光閃亮的長針。

而床上的婷婷，這時却完全變了一個人，變得其醜無比，簡直令人一看之下，就不敢看第二眼了。

說來話長，其實事情的經過，却是電光石火，不過是瞬刻之間的事。

何之東被一針刺得痛澈心肝，慾念一斂，但床上那人的醜像，又看得他雙目一直，神情麻木的楞住了。

就這一楞之下，那醜女忽然驚叫了一聲，身子一彈而起，掠過何之東頭頂，飛出水榭之外而去。

何之東雖然被這種意外的事情，刺激得慾念一斂，可是，他體內所中的特製激情之藥並未解除。

慾念微微一斂之下，立時又猛熾了起來。

這時，張婷婷忽然聞警復回，再由床後轉了出來。

何之東一眼看到張婷婷，口中發出一聲怪叫，撲向張婷婷。

張婷婷忽然身形靈活了起來，嬌軀微動，一閃就錯開了何之東來勢。

何之東一撲落空，再撲而發之後，竟然也是一副上好的身手，事出意外，張婷婷欲避無及，便被何之東抱了一個滿懷。

婷婷被何之東拖住之後，掙扎了一下，只覺何之東力大無窮，那能掙扎得開。

同時，她自己心中也是一軟，覺得事已至此，終非了局，何不率性成全他到底，於是，長嘆一聲，閉起秀目，任由何之東行事了。

當然，張婷婷之如此犧牲，其中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爲她潛意識裏已經喜歡何之東了。

春夢了無痕，待得何之東藥性消除清醒過來，懷中玉人早杳，被單上只剩下點點落紅了。

水榭裏鬧得天翻地覆，似乎並沒有引起水榭以外之人的注意，至今四週還是一片寧靜。

何之東對於已經發生的一切，腦中還有着依稀糢糊的印象，他痴痴的望着被單上的落紅，發了一陣楞，忽然長嘆了一聲，翻身下了床。

床外椅子上，不知什麼人，已經替他另外放好了一身衣服，何之東穿好衣服，借着燈光把全房掃視了一遍，不見婷婷有片紙隻字留下，回到床前，立指如刀，颼！颼！二聲，把那片交織着恨、愛、情、仇的被單切了下來，愼重的收好。

眞看不出，他還有着一身不俗的功力啦，只見他雙肩微微一晃，便人影頓失，不知何往了。

× × ×

聽！外面响起了四更！

張子和焦急的在自己書房裏轉來轉去，口中輕輕的唸着，道：「奇怪！婷婷怎樣還不回來？」

「依呀！」一聲，虛掩着的房門，突然被人推了開來！

「是婷婷麼？」張子和身子一定，轉頭向着門口望去。

門推開了，但沒有人接話。

張子和不自覺的退了一步，沉聲喝道：「誰？」

一個連頭帶臉罩在一件黑袍之下的人影，應聲從門外走了進來。

張子和失驚的叫了一聲：「你！」但覺一股寒意襲上心頭，不自覺的又退了一步。

黑袍人閃亮的雙睛，從頭罩裏射出兩道冷芒，銳利得像劍一樣，盯在張子和臉上，不發一言。

張子和打着顫聲道：「你……你……」「你」了半天，他想問的話，始終沒有問出口。

照說，這黑袍人這時該和何之東一起在水榭裏才是，但現在他突然現身出來，豈不是意味着事情有着變化。

可是，這些話，張子和却是問不出口來。

黑袍人忽然冷冷的吐出一句話，道：「你該死！」

「死」字出口，黑袍裏面陡然射出一道閃光，射向張子和。

張子和來不及閃讓，心口上已經被插上了一根鋼刺，鋼刺從心口刺入，對穿而出，把他釘在牆壁上。

張子和當時氣力未絕，伸着雙手虛空抓了幾抓，他終於垂下頭不動了。

黑袍人口裏發出一聲冷笑，轉身出了房門。

就在黑袍人身形剛剛消失，何之東睜着一雙怒目闖了進來，劈頭喝道：「姓張的……。」

眼睛告訴他，張子和心口已經被人插上了一根鋼刺，一股無名怒火倏的一洩，口裏的話，就沒有了下文。

他凝視着張子和的死像，腦中泛起了一片疑訝的問號…。

書房外面適時又傳來一陣急步之聲！

來人未到呼聲已然先行到達：「村主，不好了，大小姐和二小姐都不見了。」

來人一個猛勁衝進房來，何之東目光一閃，認得她原來就是小鳳那丫頭。

小鳳一步闖了進來，面對面的就是張子和那被釘在牆壁上的屍體。

「村主！」小鳳被嚇得失聲驚叫了起來。

「小鳳！冷靜下來，我有話問你！」

小鳳一回頭，這才見到何之東也在房內。

小鳳直覺的反應道：「你殺了我們村主？」

何之東搖頭道：「我進來的時候，他已經被人殺死了。」

小鳳道：「那會是誰？」

何之東道：「我想，你應該多少知道一點。」

小鳳忽然冷靜了下來，一甩頭道：「我什麼也不知道。」猛然身子一擰，便向房外射去。

小鳳的身手可眞快，眼看就逃到了門口，但何之東似乎比小鳳更快，一閃身，已把門口堵住了。

小鳳一頭幾乎撞在何之東身上，不過小鳳畢竟不弱，身子一旋又向窗口射去。

何之東劍眉倏的一揚，沉聲喝道：「小鳳，你給我站住！」

小鳳疾射的勢子，不但不改，而且突然尖聲叫了起來：「大家快來呀！村主被何之東殺死了！」

眞是可惱極了！

何之東鋼牙一咬，倏的點指而出，落在小鳳玉枕穴上。

叫聲刹那一歛，身子便向地上仆倒了下去，何之東一不做二不休，伸手一撈，攔腰托住小鳳身子，再一回腕，把她挾在脅下，點足長身，從窗口飛了出去。

何之東飛身上了屋脊，下面已緊接着響起了呼喝之聲。

幸好，這時已是月落星沉，已是黎明之前的刹那時光，天地一片漆黑，何之東雖然帶了一個人，還是輕輕易易的闖出了張府。

× × ×

一抹初升的朝陽，直射在小鳳眼簾之上，小鳳揉了一下眼睛，秀目一睜，翻身坐了起來，氣虎虎的對着何之東道：「這裏是什麼地方？」

何之東微微一笑，道：「一個叫天不應，呼地不靈的地方。」

小鳳暗自抽了一口冷氣，色厲內荏的橫眉豎目道：「你要把我怎樣？你姦了我們大小姐，難道……。」

何之東大喝一聲，道：「住口，你胡說八道些什麼？」

小鳳嗤鼻一笑，道：「你心裏內愧了吧！」

何之東本來是一個很有修養的人，只因小鳳提起婷婷，以致激起了他的無明怒氣，但小鳳這自以爲是的一笑，笑得何之東反而怒氣一消，冷冷的道：「我對誰也不愧疚。」

小鳳搖頭而嘆道：「你說出這種話來，眞愧煞你是知書明禮的讀書人了，我們村主識你於窮途末路，結果你做出了這種事情，還說無愧我心，我眞不知道你還是不是人。」

何之東沒有再生氣，只笑了一笑，道：「你的話說完了沒有？」

小鳳睪目望着何之東道：「話，還有很多，可是你這種忘恩負義的人，不値得我再說了。」

何之東道：「你既然不說了，那就讓我來說吧！首先我要問你，你知不知道我的眞正身份？」

小鳳道：「你不是叫何之東麼，你反正是這樣一個人，知道你是何之東就足够了。」

何之東微微一笑，道：「我在江湖上還有一個小小名號，我覺得你似乎有知道的必要，不然，你可能要後悔一生。」

小鳳一皺眉道：「什麼名號？」

何之東一字一頓道：「玉……面……天……曹……你聽說過沒有？」

小鳳臉色倏的一變，張大着眼睛大驚地道：「你就是『玉面天曹』？」

看她這副神態，就知道她非常瞭解「玉面天曹」的一切，否則，她就不會被嚇成這個樣子。

何之東道：「你可是不相信？」

小鳳望着何之東半天做不得聲，她眞有點不相信，但口裏却不敢說那個「不」字。

因爲，她雖然沒有見過「玉面天曹」這個人，對他的爲人行事却是耳熟能詳。

只要他道出字號來，你最好是乖乖的認命，不然，吃盡了苦頭之後，結果還是一樣。

何之東面色一正，道：「我現在再從頭開始問你的話，希望你實話實說，說完之後，你縱有天大的不是，我也毫髮無傷的饒過你這一次，你自己先想一想吧。」

小鳳顯然被「玉面天曹」四個字震懾得別無選擇，點了一點頭，愁眉苦臉的道：「但是有些事情我也不盡知道……」

何之東道：「只要你不保留，我自然有數。」

小鳳道：「那你請問吧。」

何之東道：「你說你自己，是張家的人呢？還是那醜女的人？」

小鳳道：「眞正說起來，我既不是張家的人，也不是那醜女的人，不過我是聽那醜女的吩咐做事。」

何之東星目微微一閃，道：「此話怎講？」

小鳳道：「我有我自己的家，說來我的家只怕比張家還要好一點，那醜女把我從家裏帶來做丫頭，我不得不來，於是就成了張家的丫頭。」

何之東微微一皺雙眉道：「這樣說來，你也可以說是被害人之一了。」

小鳳點了點頭，哽聲說道：「可以這樣說。」

何之東道：「那醜女的來龍去脈，你知不知道？」

小鳳道：「我沒有知道她的機會。」

何之東沉思了一陣，道：「你在這裏替她做些什麼事情？」

小鳳道：「第一，監視張家的行動；第二，負責下藥的工作，其他就沒有我的事了。」

何之東道：「你帮她害了多少人？」

小鳳道：「每月一人，我到張家將近八個月，第一個月沒有做事，你算是第七個人。」

何之東道：「前面那六個人的命運如何？」

小鳳道：「第二天都死了。」

何之東道：「其中可有一位叫夏晨的人？」

小鳳不假思索地按口道：「有，他年紀最輕，大約只有十八九歲……。」

何之東截口道：「好，够了，我對他知道得比誰都清楚。」

小鳳訕訕的說道：「你可是爲他而來的？」

何之東點頭道：「是的！……最後一件事，我問你，她給你的媚藥，身上還有沒有？」

小鳳微微一猶豫，話還沒有說出口，何之東接着又道：「我知道他不會多給你，不過我想你多少會留下一點。」

何之東的話，似乎說到了小鳳的心坎裏，小鳳紅着臉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紙包，遞給何之東，道：「她給我的本來是藥丸，我只刮下來這一點點。」

何之東微微一笑，收下了那小紙包，忽然道：「你家住在那裏？我現在送你回去。」

小鳳面色微微一變道：「我說的都是實話，你還是不相信我。」

何之東一笑道：「我是替你着想，怕她到你家裏去，……。」

小鳳被他一語提醒，微微一震，驚叫一聲，道：「眞有此可能！」跳起身來，抹頭就跑。

何之東身形一幌，趕上小鳳伸手把着她一條手臂道：「我助你一臂之力吧！」

小鳳這次倒沒有多心，因爲何之東能一步之間就追上她，自然不會是怕她逃走，所以沒有掙扎。

何之東帶着小鳳展開身形，小鳳只覺雙腳離地而起，勁風撲面，逼得眼睛都張不開來。

小鳳這時對何之東，可眞的口服心服了。

小鳳的家離垂柳村不過百多里地，何之東飛行迅速，前後不到二個時辰，就趕到了小鳳的家門前。

小鳳的家，是一座獨立的小莊，氣派很大，何之東鬆手放下小鳳，畧整衣襟，便急步向山莊之內走去。

莊院裏的氣氛，似乎有點不對勁，冷清清的，不見一個人影。

小鳳拉着何之東向大廳之內便跑，忽然迎面走出來一位老家人，見了小鳳大叫道：「小姐，你這向到那裏去了？」

小鳳反問道：「老爺呢？」

那老家人雙眼一紅，道：「他在書房裏！」

小鳳沒注意那老家人的臉色，帶着何之東便向書房走去。

何之東已從那老家人注意到事情會不妙，暗暗替小鳳嘆了一口氣，緊緊的隨在小鳳身後。

小鳳到得書房外面，自己也覺到情形不對了，因爲這時書房裏裏外外都擠滿了家人。

小鳳脫口叫了一聲：「爸！」衝進書房之內。

只見父親的死像和張子和一樣，被一枚閃光發亮的鋼針釘在牆壁之上。

小鳳撲地跪在地上，抱住她父親的雙腿，哀哀的痛哭了起來。

何之東替小鳳感到一陣難過，同時對她父親的死，還有一種內疚的感覺，自己要是不問小鳳的話，一直帶她回來，也許這件慘事說不定可以避免。

這時小鳳哭得哀哀欲絕，何之東先讓她盡情哭個够，便沒馬上勸止她，轉向隨後跟着進來的那老家人道：「老丈，這裏現在沒有大家的事，請老丈要大家各自散去，聽候呼喚吧。」

老家人領命叫大家退了出去，他自己便守在書房外面，聽候呼喚。

小鳳痛哭了一陣，忽然身形一轉，拜倒何之東脚前，哀傷的求告道：「何大俠，請你帮我報這個仇啊！」

何之東這時才拉起小鳳，慰藉她道：「鳳姑娘，你先節哀應變，冷靜下來，至於找那醜女的事，你就不說，我也放不過她。」

小鳳堅強地拭去眼淚，點頭道：「小鳳不哭了，聽候大俠吩咐。」

何之東道：「府上管家就在房外，你把他叫進來，我們問問他吧！」

小鳳叫了一聲：「老李！」

那老管家應聲走了進來，向小鳳行了一禮，叫了一聲：「小姐。」

小鳳指着何之東道：「見過何公子，何公子有話問你。」

老李轉向何之東行了一禮，道：「老奴見過公子。」

何之東欠身還禮道：「老管家請不要多禮……。」

驀地，小鳳忽然大叫一聲，打斷了何之東的話語，惶急的問道：「老李，我娘和我兄弟呢？爲甚麼不見他們出來。」

老李道：「夫人和公子早就不在莊上了。」

小鳳臉色大變，道：「他們出了甚麼事？」

老李道：「小姐請放心，他們是莊主自己送去的。」

小鳳長長吁了一口氣，說道：「這就好了。」

何之東問道：「你們莊主把他們送到甚麼地方去了。」

老李道：「莊主沒說，我們誰也不知道。」

小鳳道：「我知道，我們要不要去看看他們？」父親的死，使她加倍的警覺，生怕母親和兄弟同樣被害。

何之東搖了一搖頭道：「莊上沒有其

他的人知道，那就不必去探視他們了，……老管家，你莊主被害有多久了？」

老李道：「我們剛剛發現莊主被害不久，你們就回來了，小姐，你這向到那裏去了，可把莊主和夫人急死了……。」

小鳳揮手打斷老李的話聲，吩咐道：「你下去替莊主準備喪事去吧！」

老李不敢多問，欠身退出書房而去。

老李走後，小鳳接着向何之東道：「小女子的事，只有家父一個人知道的，家父把家母和舍弟送去，顯然是有計劃的安排。」

何之東道：「不知令尊對那醜女的認識如何？」

小鳳道：「照說應該比小女子多，因爲小女子到張家去，也可以說是奉了家父之命。」

何之東舉目打量了全書房一眼，道：「不知令尊有沒有留下可供參攷資料？」

小鳳道：「何大俠說得是，小女子馬上就找。」

何之東笑了一笑，道：「我看你還是叫我何大哥吧！」

小鳳憂傷的臉上，綻開一抹驚喜的色彩道：「我配麼？」

何之東道：「誰都配，只要他心地光明。」

小鳳輕輕叫了一聲道：「何大哥！」

何之東含笑着回叫了她一聲「小妹」道：「東西不忙找，我們先辦令尊的喪事要緊。」

何之東親自動手，幫着小鳳把她父親放了下來，拭去血污，換了衣服，盛裝入殮，關了一間堂屋，停靈家中暫不發喪。

一切辦好之後，兩人才仔細的進行找尋心目中的綫索。

可是，他們兩人找遍了整間書房，結果竟然一無所獲。

似乎小鳳的父親對於那醜女也所知不多，所以無法多作安排。

小鳳心裏說不出的沮喪和難過，望着何之東只搖頭。

何之東默然半晌，道：「小妹，別難過，我想我們總有辦法把她的根挖出來，走！我帶你去見個朋友去。」

小鳳隨着何之東兼程趕路，走了三天三夜，到了雲霧山附近，找到一個種山藥的老人。

何之東見了那老人，也沒說甚麼客氣話，更沒替小鳳引見，只把小鳳給他的那小包藥粉，交於那老人道：「請你查查這藥物的來處。」

那老人接了那包藥粉只道了一聲：「你們自己招呼自己吧！老夫一個時辰之後回來。」便離開他們兩人走了。

何之東可眞不客氣，自己招呼自己起來，把那老人灶上的一鍋熱飯吃得精光。

他們剛剛吃飽，那老人去而復回，簡短的說道：「那是『天慾妃子』的『妙妙丹』。」

何之東一點頭，口裏連謝字都沒說一個，就帶着小鳳離開了那老人。

離開那老人之後，小鳳忍不住問道：「何大哥，剛才那位老人是誰？」

何之東搖了一搖頭，說道：「我不知道。」

小鳳奇訝地道：「你們不是朋友麼！怎麼連他是甚麼人都不知道？」

何之東笑了一笑道：「不錯，我們是朋友，不過我們從來沒有交換過姓名。」

小鳳年紀雖不大，接觸的怪脾氣人，已是不少，像何之東說的這種情形，在莽莽江湖之中說來，倒數見不鮮，因此，也就沒有再追問下去，話鋒一轉，問道：「你是不是要去找『天慾妃子』？」

何之東道：「那醜女既然用的是『天慾妃子』的獨門媚藥，『天慾妃子』豈能脫得了干係，當然要找她問個明白。」

小鳳憂心忡忡地道：「聽說『天慾妃子』最忌男人去主動找她，我看還是另想辦法吧。」

何之東一笑道：「她不喜歡男人主動去找她，女人總是可以呀！」

小鳳畏怯的道：「我……我……一個人，却不敢去招惹她。」

何之東道：「誰說要你一個人去？」

小鳳一怔，說道：「還有誰可以陪同我去？」

何之東笑了笑，道：「我！」

小鳳日光一閃，望着何之東，驚訝地道：「你……你可是準備男扮女裝？……也不怕人家笑話你？」

何之東道：「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只要心地光明，絕不以小節自拘。」

說的也是，「玉面天曹」之崛起江湖，可不就是一個任勞任怨，不計毀譽的漢子，因爲天久日長，大家對他有了認識，所以才給了他「玉面天曹」這個美號。

小鳳「啊！」的一聲，笑道：「何大哥，我幾乎忘了你就是江湖上難纏難惹的『玉面天曹』了。」

何之東笑了一笑，和小鳳到最近的市集上，買齊了應用的雜物，立時打扮起來，打扮成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婦人模樣。

何之東這時可就露了一手，他本來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人，但和女孩子比起來，還是高大得多，當他穿上女裝之後，他的身材竟然縮小了，小得和小鳳差不多，成了一個香墜式的小巧美人。

只看得小鳳雙眼發直，嘖嘖稱奇不止，想不到何之東內功修養遠在她想像外。

驚訝讚嘆裏，小鳳心中忽然一動，眉梢上泛起一團疑雲，欲言又止的嘆了一口氣。

何之東微微一怔，道：「可是有甚麼不對的地方。」

小鳳口不應心的道：「沒有，打扮得好極了。」

何之東不能滿意地追問道：「既然好極了，你爲甚麼還皺眉頭？」

小鳳被問得一時答不上話，吞吞吐吐道：「這……這……。」

何之東面色一正，道：「小鳳，你有甚麼話儘管說，不要藏在心裏。做朋友就要開誠佈公，彼此坦誠，否則各懷鬼胎，那就有欠光明了。」

小鳳被何之東說得玉面一紅，猶豫了一下，接着一抬螓首，鼓着勇氣，道：「何大哥，我說錯了話，你可不要生氣。」

何之東一笑，說道：「我別的長處沒有，就是忍得氣。你要不相信，你就說說看。」

小鳳道：「我看你這樣深厚的內功修養，爲甚麼在張家時那樣不濟，是不是以假作眞，誠心欺負張家姊姊？」

何之東臉色一變道：「你……。」

小鳳一見何之東變了臉色，急得惶恐的截口叫道：「何大哥，你說過了不生氣的！……」

何之東嘆息一聲，道：「小鳳，我那裏是生你的氣，我是想起當日的事，自己替自己難過。」

小鳳吁了一口長氣，道：「吃虧的是人家，你難過甚麼？」

何之東苦笑一聲，說道：「我終日打雁，結果被雁啄瞎了眼，我能不自愧難過麼！……。」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又是一聲長嘆道：「其實我那天在張家早就看出情形不對，而且還暗中預先服了一粒解毒丹，想不到結果還是中了道兒，因此我才想到你用的藥物，非比等閑，……現在你看，不是已經查出那藥物是『天慾妃子』的『妙妙丹』麼！」

小鳳一笑道：「原來大哥眞是中了道兒，倒是我瞎疑心，錯怪你了。」

何之東說道：「現在，你還怪不怪我來。」

小鳳搖着螓首道：「不怪你了。」

何之東道：「所以我要你有話就說出了，將來就不會疑心生暗鬼了。」

小鳳點了一點頭，忽然眉頭又是一皺道：「可憐張家姊姊，如今不知跑到那裏去了，我眞替她担心得很，她救了你的命，你將來可要有良心啊！」

何之東嘆了一口氣，道：「我們走吧！」提起張婷婷，他似沒有了繼續說下去的勇氣。

小鳳欲言又止的話鋒一轉道：「我們到那裏去找『天慾妃子』？」

何之東道：「南海妙妙島。」

小鳳一皺眉道：「妙妙島！我好像沒聽說過。」

何之東道：「那原是南海之中的一座無名小島，被『天慾妃子』佔據之後，才取名『妙妙島』的。」

小鳳「啊！」了一聲，算是明白了。

五天之後，何之東與小鳳到了南海邊一個小村落裏。

這是一個以打魚爲生的村落，偏僻而閉塞，平常很少有外人來到。

何之東與小鳳的出現，但却奇怪的並沒有引起村民們的好奇心，而特別注視他們。

小鳳爲人並不笨，悄悄的向何之東問道：「這裏是不是『妙妙島』的一個交通站？」

何之東嘉許地點頭一笑，便帶着小鳳在海灘上找到一個晒魚網的老太婆，二話不說的，遞給那老太婆一塊三錢三分重的銀子。

那老太婆接過那銀子在手中掂了一掂，打量了何之東與小鳳一眼，也是一句話不說，只伸手指了海中一艘漁船一指，便不再理何之東他們了。

何之東一拉小鳳，奔向那艘漁船，輕輕一躍上了漁船，船艙內走出一個標緻的大姑娘，把他們迎入艙內。

只聽船外一陣起帆聲，接着船身一動，便緩緩的駛出海外。

漁船在海上航行了三四個時辰之後，天色已然入黑，接着又航行了三個多時辰，迎着船頭的遠處，已經有了閃動火光。

接着，那艘漁船便在海上徘徊起來，不再前進。

小鳳方待詢問何之東的時候，那請他們進艙來的大姑娘忽然端着二杯香噴噴的，熱騰騰的魚生粥走了進來，道：「兩位請用碗粥吧！」

小鳳道了聲：「多謝！」接過那碗香粥，方待吃用……。

忽然，何之東輕喝一聲，道：「吃不得！」

小鳳聞聲一震，抬眼間只見何之東已五指一翻，扣住了那大姑娘一隻腕脈。

那大姑娘一愕之下，方待呼叫，咀巴一張，話聲還沒有出口，何之東飛出一指，又點了她啞穴。

何之東制住那大姑娘之後，輕聲喝道：「姑娘，請你放明白一點，我們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不知你願不願意和我們合作？」

那大姑娘口不能言，身不能動，眼中閃動着憤怒的光芒，口角噙着一抹倔强的冷笑，不作任何表示。

何之東冷笑一聲，道：「姑娘，你再沒有任何表示，那就莫怪老娘要給點顏色你看看了。」

何之東現在是女人裝扮，又是女人之中的小婦人，所以買狠帶潑的以「老娘」自稱。

何之東明知他這再次警告是多餘的，那大姑娘絕不會答理他，事實上那大姑娘，除了臉色更難看之外，而且表示了更强烈的仇視。

何之東可眞狠得下心，右手一抬指，輕輕在那大姑娘耳根之下點了一點，道：「你要不答應和老娘合作，老娘也不要你的命，只把你變成一個奇醜無比的醜丫頭，叫你永世見不得人。」

那大姑娘心裏方暗罵了一聲，道：「你現在狠，等會你就要自吃惡果了……」

一念未了，忽然感覺到臉上肌肉一陣痙攣收縮起來，難過到了極點，接着便察覺出自己的視線有了極大的變化，兩隻眼睛一高一矮，把對面的何之東和小鳳看成了四個重疊的影子。

這時，何之東忽然伸手懷中，取出一面銅鏡，把她的臉孔形狀，照給她看，道：「你現在的尊容，就是這樣子……。」

那大姑娘覩狀之下，雙目之內淚水如天河倒瀉般，一傾而出，立時態度完全改變過來，不住的點頭，表示願意合作。

女孩子，那一個不愛美，何之東這一招眞比殺她還有效，她不得不軟化下來。

何之東微微一笑，輕輕在她頭頂上拍了一下，那大姑娘臉上肌肉馬上就恢復了原狀。

何之東接着又在她另外一邊的耳根下，點了一指道：「現在，老娘另外點了你一處穴道，如果不得老娘替你解開，十二時辰之後，你將要變得比剛才更醜，希望你不要妄動心機。」

那大姑娘點頭如下雨般，表示完全服

從。

何之東伸手解了那大姑娘穴道，恢復了她的行動能力。

那大姑娘吁了一口長氣，道：「兩位有話等會再說，我先出去打個招呼，不然馬上就要出事了。」

小鳳道：「你不會出去弄鬼吧？」

那大姑娘眉頭一皺道：「姑娘……」

何之東一揮手，道：「我相信你，你去吧！」

那大姑娘轉身走出艙外，人還沒有回來，只見船頭一直，便對正火光閃動之處駛去。

接着，那大姑娘走了進來，先將兩碗魚粥悄悄的倒入海中，然後，輕嘆一聲，說道：「現在船已駛向島上，我這一關，兩位算是過去了，兩位是否可以解了我的禁制？」

何之東毫不猶豫的一點頭，爽快的道：「可以！」一伸手拍在她背心穴上。

那大姑娘沒有想到何之東如此的信任她，出乎意料之外的怔了一怔，道：「大娘，你眞的解開了我身上禁制麼？」

何之東微微一笑，說道：「你不相信我？」

那大姑娘道：「我不是不相信大娘，而是大娘問也不問，就解了我身上禁制，倒叫我覺得奇怪了。」

何之東含笑道：「因爲我知道你們的規矩，而且姑娘的行爲，很使我滿意，投桃報李，所以，我也給姑娘一個痛快。」

那大姑娘心裏有數，她剛才就向外面說了謊話，事實上已犯了死罪，只有和何之東合作到底，才能把自己的失職掩蓋過去，回來的時候，心裏直担心，何之東不相信她的誠意。

這時，她心裏落實了，秀目連閃，再次打量了何之東一陣，欠身道：「大娘是那位前輩？請明白見示以免晚輩失禮。」

何之東能說自己是個大男人嗎？笑了一笑，道：「你不要胡猜亂想，我不是甚麼前輩高人，姑娘，請坐，我還沒有請教你呢？」

那大姑娘一臉不相信的謝謝坐下，拘謹的道：「晚輩姓何，小名又梅……。」

小鳳一笑截口道：「敢情好，我們都是一個姓啦！」

何之東道：「我叫何淑芬，這是我小妹幼芬，難得我們同宗同姓，你就叫我何大姊好了。」

何又梅守禮地欠身一福，道：「晚輩不敢！」

小鳳一笑道：「有甚麼敢不敢的，老實說，我們姊妹眞沒有甚麼來頭，不過有位高人指教，所以知道一點貴島情形。」

何又梅暗暗一皺眉頭，叫了一聲「苦也！」忖道：「你們那知島上的厲害，如要惹是生非，豈不明明去送死麼！可也把我連帶坑上了。」

苦笑了一下，道：「大姊，兩位到島上到底有甚麼事？如果能不去的話，最好不要去，小妹想個法子，把你們送回岸上去，免得白白的去送死。」

何之東雙目一凝道：「好意多謝了，可是我們非上島去不可。」

何又梅訕訕的一笑，說道：「兩位既然決心要去，那麼，小妹就不好再說甚麼了……。」

話聲微微的頓了一頓，接着又道：「何大姊，小妹說句心裏的話好不好？」

何之東道：「我知道，你是怕我們連累了你，是不是？」

何又梅點了一點頭，道：「小妹實在非常担心，你們兩位如果出了事，被島主查出兩位沒有吃那碗『及第粥』，那小妹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何之東道：「你放心，我們很感激你的幫忙，絕不會連累你的，我們現在就彼此把話說好，到時候，我們異口同聲地說，吃過那碗『及第粥』就是了。」

何又梅嘆了一口氣，道：「到時候，也只有矢口否認一途了，願小妹能多幫你們一點忙，可惜小妹心有餘而力不足。」

何之東道：「上岸以後的情形，你能不能告訴我們一點？」

何又梅道：「小妹在島上地位低微，有很多宮中秘密，並不知道，只知吃了『及第粥』之後，兩位便會昏迷過去，然後送到宮中一處『歡樂宮』，經過『歡樂宮』之後兩位才能見到全宮總管藍姑娘。」

何之東道：「據指示我們而來的老前輩所說與你說的似乎不盡完全相同……」

何又梅接口道：「人分三六九等，接待的方式，自然不相同，我們島主，有些地方也要面子，自然也有各式各樣的接待方法，總之，因人而異就是。」

小鳳道：「我們只能被這種方式接上島麼？」

何又梅道：「如果不是被邀請而來的，都是用這種方法接待，當然也有例外，那得要島主吩咐下來，不過小妹自隨船以來，從來沒有遇到例外過。」

小鳳心念轉動間，忽然問道：「『歡樂宮』是怎樣一處地方？」

何又梅玉面一紅，吞吞吐吐的道：「那……那是一處我們女孩子人生都得經過的地方……。」

小鳳聽得一愣，幾乎尖聲叫了起來，她畢竟有點經驗，話到口邊，終於警覺地沒發出聲來，但却望着何之東只翻白眼。

何又梅接着又道：「能通過歡樂宮一關，就外人也成了自己人了。」

小鳳打着顫聲，道：「姊姊，我怎樣辦？」

何之東轉問何又梅道：「把她一人送回去，可不可以？」

何又梅方待答話，船上忽然有人吹起了幾聲號角，她苦笑一聲，搖着頭道：「船就要靠岸了，目前已是別無選擇了。」

何之東道：「小妹，船到橋頭直，我們闖吧！」

小鳳憂心忡忡的道：「就怕他們把我們分開……。」

船身忽然撞在岸邊，搖晃了一陣，何又梅悄聲道：「兩位快裝做昏迷不醒，馬上就有人來抬你們了。」

何之東情急智生，忽然伸手一指，點得小鳳昏了過去。

何又梅一怔道：「大姊，你……。」

話聲未了，船身一側，岸上已經有人跳上船來，問道：「又梅，那兩個丫頭，人生得怎麼樣？」

何又梅一面向何之東揮手示意，一面回話答道：「兩個人都長得美極了。」

何之東俯身伏在桌上，僞裝昏迷過去，眼角餘光望去，只見一陣香風撲面之下，進來二個大脚婦人，一個挾起小鳳，一個挾起他，縱身上了岸。

何之東被那大脚婦人挾着，只覺那婦人身上發出一種又香又臭的怪味，幾乎嗆得他閉過氣去。

上岸不久，何之東與小鳳被送進了一座宮殿式的大建築物裏，經幾轉折，最後，把他們兩個人放在一間花團錦簇的房子裏。

那兩個大脚婦人放下何之東與小鳳之後，便悄悄的退了出去。

現在，房中就只有何之東與小鳳兩個人了。

何之東見房中無人，正是千載難逢的脫身良機，翻身坐了起來……

可是不待他有任何舉動，房門外面已傳來一陣步履之聲。

何之東暗暗一皺眉頭，只好又躺身睡下去，繼續裝僞。

那半老徐娘，似乎就是這裏的負責人，把何之東與小鳳仔細的打量了半天，嗟嗟稱贊道：「這兩個丫頭，長得眞可人，倒便宜了小王小陳兩個死鬼……。」

那十七八歲的青衣少女忽然道：「大娘，你記不記得，三宮主交下來的話，有好的先請她來看一看，我看這兩個還適合，說不定就能討得三宮主的歡心。」

那半老徐娘「啊！」了一聲，笑道：「可不是，那你快去稟報三宮主，老身這裏先替她們打扮打扮。」

那青衣少女點頭笑着走出去了。

那半老徐娘先動手脫光了小鳳的衣服，只看得何之東眉頭倒豎。就要不顧一切的出手制止的時候，那半老徐娘却沒有下一步的動作，轉身取來一些綢緞衣服，把小鳳穿裝起來。

何之東暗暗吁了一口氣，沒有造次。

那半老徐娘打扮好小鳳之後，又轉過身來脫何之東的衣服，何之東的衣服那能讓她脫，但他也不願馬上走上絕路，眉頭一皺，放聲吁了一口長氣，緩緩睜開了雙目，顯得神情迷糊的望着那半老徐娘道：「這是甚麼地方？我們怎樣到了這裏？」

那半老徐娘驟然之下，被嚇得退了一步，因不見何之東有過急的舉動，才又定下心來，暗暗提功戒備地道：「你，怎會自己醒來？」

何之東伸了一個懶腰，翻身坐了起來，一笑道：「你這位大娘，可問得奇怪，誰睡够了不會醒來？」

那半老徐娘暗暗納悶的忖道：奇怪！那「及第粥」的藥性難道出了毛病？

那半老徐娘儘管心裏生疑，表面上還是聲色不動的一笑道：「可不是，我就是這樣笨，連話都不會說，……」

話鋒一轉，接着又說道：「姑娘你貴姓？」

何之東道：「姓何！你大娘是……」

那半老徐娘道：「原來是何姑娘，失敬了！小姓王，你叫我王大娘好了。」客氣得很！

因爲，她聰明得很，萬一她們被三宮主看中意了，留在身邊，她將來的好處可大啦，那能不拉關係，先留見面之情。

何之東道：「請問，這裏是不是『妙島』？」

王大娘點頭道：「何姑娘，你已到了地頭呢！」

何之東張惶失色地站了起來，萬福一禮，道：「晚輩太失禮了，請前輩多多原諒。」

王大娘還禮笑道：「何姑娘請不要客氣，我也不是甚麼前輩，不過是這迎賓館的負責人罷了，招待不週之處，還望你何姑娘多多包涵。」

說着，轉身取過一些衣裳，交給何之東，又道：「何姑娘，我們三宮主馬上就要來看望你們姊妹了，請先換了這些衣裳吧！」

何之東羞紅着臉，說道：「一定要換麼？」

王大娘笑道：「這是我們這裏的規矩，請何姑娘担待一二。」

何之東羞羞的道：「有換衣服的內室沒有？」

王大娘脆聲笑道：「怕甚麼，我也是女人。」

何之東窘得眉頭一皺……。

話雖然是那樣說，王大娘還是轉身退出房外去了。

何之東衣服還沒有完全換好，王大娘已陪着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女，自房外走了進來。

那少女不但是人生得美，儀態尤其出衆，全身充滿了青春活力，就像是一團烈火，照射得叫人睜不開眼來。

何之東見了那少女，手足無措的把鈕子都扣錯了。

那少女朗爽的一笑，道：「不要怕，慢慢穿好了。」

何之東穿好衣服，王大娘一旁道：「何姑娘，快快叩見三宮主，我們三宮主爲人最好，你要是得她垂青，那你一生都受用不盡了。」

何之東慌慌張張的向三宮主萬福一禮，道：「小婦人何淑芬，見過三宮主。」

三宮主仔細端詳看何之東，一笑道：「不要多禮，你好好的回話就是。」

何之東應了一聲：「是！」垂手裝出一副恭順的樣子。

三宮主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把何立東叫到座前，問道：「你自稱小婦人，可是已經有了丈夫，你可要知道，我們這裏的女孩子，都不准有丈夫的啊！」

何之東道：「回稟三宮主，小婦人現在沒有丈夫了。」

三宮主嘆息一聲，道：「可憐，那你是一個小寡婦了。」

何之東搖了一搖頭道：「小婦人也不是小寡婦。」

三宮主笑道：「沒有了丈夫，不是小寡婦，是甚麼？」

何之東道：「小婦人的丈夫不是死了，是遺棄小婦人走了。」

三宮主奇怪地睜大着一雙美麗的眼睛，道：「你長得這樣漂亮，你丈夫怎會捨得不要你？」

何之東道：「小婦人丈夫不喜歡小婦

人。」

王大娘聽得一笑道：「他要喜歡你，自然不會遺棄你了！三宮主的意思，就是問你，你丈夫爲甚麼不喜歡你？」

何之東逼出一臉紅暈，羞答答的道：「他……他……說小婦人是個死美人，中看不中用……。」螓首一俯，垂在胸前，再也說不下去了。

三宮主格格一笑道：「你找到我們這裏來做甚麼呢？」

何之東一張臉羞得更紅了，含含糊糊的道：「小婦人不願做死美人，所以就找來了，想學點本事回去出一口氣……。」

三宮主「啊！」了一聲，點着頭道：「你這到眞的找中地方了，你只要在這裏待上一年，再出島去，包你原來的丈夫見了你，你打也打不跑他了……」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不過我們這裏有個規矩，凡是來到本島的女孩子，便得絕對服從本島的規律約束，你能做得到麼？」

何之東沒口的答道：「做得到，做得到，但得三宮主成全，小婦人甚麼規律約束都願守。」

三宮主話鋒一轉，指着仍然軀在繡榻的小鳳道：「她又是怎麼一回事？」

何之東道：「她是小婦人的妹子幼芬，小婦人家中父母雙亡，只有把她一同帶來了。」

三宮主向王大娘一揮手道：「把她救醒來。」

王大娘恭聲應了一聲，說道：「遵命！」從懷中取出一粒藥丸，便向小鳳的口中送去。

何之東本來點了小鳳穴道，使她昏迷不醒，藉以保護她的清白，照目前的情形看來，這一關可能就此輕而易舉的過去。

同時，何之東還怕那藥丸有着不良的作用，小鳳萬一服了那藥丸出了事，可就弄巧成拙了。

何之東心念一轉，道：「大娘，不敢有勞，讓小婦人自己來服侍舍妹吧！」伸手去接王大娘手中的藥丸。

王大娘不疑有他，便把那藥丸給了何之東。

何之東走到小鳳榻前，施展手法，假服藥眞解穴的暗中拍開了小鳳穴道。

小鳳神智一復，何之東便搶先傳音相告道：「小妹，三宮主是一個關鍵人物，你要盡其所能的拉攏她。」

小鳳暗中拉了何之東一下，表示已然心領神會，然後打了一個呵欠，緩緩把秀目睜了開來，先掃視了全室一眼，然後，吃驚的翻身坐了起來，道：「姊姊，這裏是甚麼地方呀？」

何之東帶着笑容道：「我們到了地頭呢！快快見過三宮主。」

小鳳日光一閃，落在三宮主臉上，欠身一禮道：「你就是三宮主吧，小芬向你行禮啦！」

天眞稚氣之中，還帶着一份嬌憨調皮的味道，極是討人喜愛。

何之東眉頭一皺，輕聲喝道：「妹妹，宮主面前，怎可如此隨便，還不以大禮拜見。」

小鳳伸了一下舌頭，身子一躬，就要向三宮主腳前拜了下去。

這本來是非常嚴肅的場合，她却不能控制童性的伸了一下舌頭，引得三宮主一笑，揮手道：「不要多禮了。」

小鳳搖頭道：「不拜不行呢！等會姊姊背後又會罵我！」

逗得大家都忍俊不住，都掩口笑了起來。

三宮主更是笑得花枝招展，單掌一翻，發出一股無形勁力，硬把小鳳下拜的身子托了起來，道：「不要怕，有我替你作主，你姊姊不會罵你。」

小鳳站起身來，笑哈哈的瞟了何之東一眼，大有「你以後管不了我了吧」的意味。

三宮主非常滿意何之東與小鳳，向王大娘道：「好，這兩個人我都要下了。」

王大娘笑向何之東與小鳳道：「你們兩個人好大的福氣，竟然都被三宮主看中了，以後跟着三宮主，可一步登了天呢！還不快快謝過三宮主。」

何之東一拉小鳳，一齊向三宮主行禮道謝。

三宮主身子一旋，向着室外一面走去，一面說道：「你們就隨我回『玉鳳宮』吧！」

三宮主一轉身，王大娘忽然的叫了一聲，道：「三宮主，屬下有話稟陳。」

三宮主身形一停道：「你還有甚麼話說？」

王大娘道：「何氏姊妹還沒有按照規矩開懷，請您允准留下何氏姊妹，待開懷之後，屬下再將他們兩人送到『玉鳳宮』去好不好。」

規矩是天慾妃子創立的，三宮主顯然也非遵守不可，沉吟了一下說道：「我身邊的人，我不願由那些臭猪碰觸，落了我『玉鳳宮』的格，最近可有像樣人才？」

王大娘道：「這倒沒有……。」

話聲微微頓了一下，忽然轉頭向着小鳳道：「何小妹，你今年幾歲了？」

小鳳道：「十五歲半，十六歲！還差半年。」

王大娘微微一笑，說道：「小妹，你不到十六歲，沒你的事了，你隨宮主先去吧。」

小鳳道：「我姊姊呢？」

王大娘道：「你姊姊要在這裏留一夜，明天你就可以見到她了。」

接着身形一轉，欠着腰向三宮主道：「至於這位何大姑娘，那就由屬下親自替她開懷好了。」

三宮主點了一點頭，便帶着小鳳先走了。

三宮主一走，王大娘向那青衣少女一揮手道：「小麻雀，你去弄幾樣小菜來，大娘今天要和何姑娘喝二杯。」

敢情那青衣少女叫做小麻雀，看她走路一跳一跳的，倒眞是名符其實。

小麻雀跳着跑出去了。

何之東最傷腦筋的就是小鳳，如今小鳳突然渡過了難關，剩下他自己一人，他可天不怕地不怕了。

所以，他望着王大娘一笑，故意的問道：「大娘，你們剛才所說的『開懷』，是甚麼意思？」

王大娘一笑道：「別急，等會你就自然知道了。」

小麻雀回來了，提着一隻食盒，裏面有酒有菜，擺滿了一桌。

王大娘對何之東特別客氣，請他坐在上首，湊上那青衣少女小麻雀，三人把盞言歡，暢飲起來。

何之東這次是有備而來，不僅暗中向那位老丈要了些專門對付『天慾妃子』迷藥的特效藥，而且還帶了一些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的特殊藥物。

他先爲自己的安全作了準備，然後，乘空在她們酒裏做了手腳。

結果，最先倒下去的，不是何之東，而是王大娘和那小麻雀。

只見她們兩人，夾在筷子上的菜肴，還沒送到咀裏，就身子一仆，伏在桌上碗碟上，呼呼的大睡了起來。

何之東微微一笑，替她們關好房門，幌身出了「歡樂宮」。

× × ×

三宮主帶着小鳳回到自己玉鳳宮，向安樂椅上一靠，明眸一冷，臉帶怒容道：「小鳳，你這是怎樣攪的，爲甚麼把他帶到『妙妙島』來？」

小鳳慘白着一張秀臉，撲地伏在三宮主腳前，叫了一聲，道：「三宮主，小鳳沒有帶他來，是他自己帶小鳳來的。」

三宮主冷笑一聲，道：「你不告訴他，他怎會找到『妙妙島』來？」

小鳳哭喪着臉道：「宮主，你不知道，他發現了『妙妙丹』是本島的。」

三宮主大叫一聲，道：「好呀！你竟然把『妙妙丹』的秘密都告訴他了。」

小鳳連連磕着響頭道：「三宮主，三宮主，你冤枉小鳳了，是他自己找出『妙妙丹』的來歷來的。」

三宮主「哼！」的一聲，道：「胡說八道，你要不給他『妙妙丹』，他那裏來的『妙妙丹』？」

小鳳哀叫了一聲，道：「宮主，小鳳沒有辦法不給他呀！」

三宮主暴怒之中，頭腦一冷道：「此話怎講？」

小鳳道：「因爲他是『玉面天曹』呀！宮主，你是知道的，就是死人遇見了『玉面天曹』，也不敢欺騙他，小鳳故示坦白，是怕他問得太多呀！」

三宮主道：「照你這樣說來，不是有罪，反而有功了。」

小鳳道：「小鳳不敢請功，但求宮主將功折罪。小鳳就感激不盡了。」

三宮主冷「哼！」一聲，道：「你倒想得好……秋鳳何在？」

應聲走進來一個比小鳳年紀稍大的秀麗丫頭，向三宮主一欠身道：「秋鳳在，宮主有何吩咐？」

三宮主一揮手道：「把牠抛到蛇窟裏去，餵蛇了事！」

秋鳳訕訕的叫了一聲：「三宮主！……」乞求的望着三宮主。

三宮主面色一扳，喝道：「你敢不聽我的話！」

秋鳳搖頭一嘆，走向小鳳道：「小鳳，這是宮規，三宮主就是想維護你，也不可能，這是你命苦，自認倒霉了吧！」

秋鳳討情不准，話裏却帶上了刺。

三宮主寒着一張玉面，再次喝道：「快快把她帶出去！」

「三宮主，你要把她餵了蛇羣，請問你，明天『玉面天曹』向你要起人來，你怎樣辦？」

話聲是從外面透進來的，說話的人並沒有馬上現身。

三宮主不假思索的「哼！」了一聲，道：「他進了『歡樂宮』還有明天麼！」

「不見得沒有明天吧！」

話落人現，何之東現身走了進來。

何之東現在還是一身小婦人打扮，要說她就是「玉面天曹」眞叫人不敢相信。

三宮主就因爲這種意念的關係，念頭一轉，反而不相信何之東是「玉面天曹」了，望着何之東迷惑的道：「你眞是『玉面天曹』麼？」

何之東道：「照你的看法呢？」

三宮主皺着眉頭道：「『玉面天曹』怎會生得這樣纖小呢？」

何之東笑了一笑，道：「如果三宮主能送給我一套適合的衣服，我就不會是這樣纖小了。」

三宮主猶豫了一下，向秋鳳一揮手道：「去給何大俠取一套衣服來。」

秋鳳轉身走了出去。

何之東指着小鳳向三宮主道：「三宮主，小鳳不但替你們已經盡了全力，而且，也做得非常好，你要這樣是非不分，你將來還能帶人麼？」

三宮主挑着秀眉道：「你這是說情呢？還敢威脅本宮主？」

何之東一笑，道：「隨你怎樣想，我該說的說完了，現在你就是把她殺了，也不關我的事了。」

三宮主氣得花容變色，氣唬的一抬腿，一腳踢得小鳳平地飛了出去，口中喝道：「去你的，少在我面前丟人。」

何之東哈哈一笑，道：「不能怪她，她要鬥得過我『玉面天曹』，我這玉面天曹還能在江湖上混麼？」

平心而論，「玉面天曹」要這樣差勁，怕不老早在江湖上除名了。

三宮主被何之東笑得頗不是味，但又拿他毫沒辦法。

就在這氣不得，哭不得，笑不得的時候，秋鳳抱着一叠衣服走了進來，冲淡了那尷尬的場合。

秋鳳有禮的把衣服雙手遞給了何之東，一禮之後，退向一旁。

何之東笑了一笑，道：「請兩位出去一下好不好？」

三宮主這一下，可有話說了，格格一笑，道：「你原來也只不過是一個沒有見過世面的傖夫！連這點陣仗都不敢接，你還能闖我們的『妙妙宮』麼？」

何之東哈哈一笑，道：「在下是怕在三宮主面前有失禮貌，三宮主既然如此說來，在下就放肆了。」

說着，臉色一正，當着三宮主的面，把上身女裝脫了下來，換上秋鳳替他取來的一襲夏布長衫，穿好長衫之後，才把褲子換了。

何之東換衣服的時候，只見三宮主與，望秋鳳兩人的眼睛，睜得比銅鈴都大着

何之東一身細皮白肉，不知不覺的呼吸都急促起來了。

何之東換好衣服，他們才看出何之東已經完全變了一個人，不但身材高大了，而且英氣勃勃，氣宇非凡。

何之東到底是怎樣由小變大的，她們似乎誰也沒有看出來，但眼前的事實，何之東確實就是那個美麗的小婦人，而不由她們不承認。

何之東穿好衣服，俊目一掠，只見她們兩人都楞住了。

微微一笑，何之東長揖道：「見笑三宮主了！」

三宮主臉色微微一紅，道：「何大俠玄功神妙無方，小妹眞是開了眼了。」

她不僅是開了眼，而且也開了心，不知不覺之間，自己先改了稱呼。

何之東暗暗一皺眉頭，道：「雕虫小技，何足道哉！……。」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面色一正，抱拳行了一禮，道：「在下冒昧，有請三宮主明教！」

三宮主搖手道：「你別問小妹好不好，你問了小妹也答不出來。」

何之東劍眉倏的一揚道：「三宮主，在下把醜話說在前面，……。」

三宮主截口道：「小妹知道，你是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如不給你滿意的答覆，你絕不會善罷甘休。」

何之東冷笑一聲，道：「三宮主你知道就好。」

三宮主道：「請何大俠相信小妹，小妹實在答不出你想問的話。」

何之東道：「三宮主答不出，那麼誰能答得出？」

三宮主道：「唯一能回答何大俠你問話的人，只有家師本人。」

何之東道：「那麼在下求見令師。」

三宮主道：「可惜家師目前不在宮中，到大陸中原去了。」

何之東雙目精光陡盛，罩着三宮主道：「此話當眞？」

三宮主道：「小妹沒有騙你的必要，事實上也騙不了你。」

何之東道：「現在你們『妙妙宮』由誰負責？」

三宮主道：「區區小妹。」

何之東一楞道：「是你？」語氣之間，顯得並不相信。

三宮主笑了一笑，道：「照說，當然不該是小妹，不過大師姊走火入魔，坐了死關，二師姊隨侍家師到中原去了，因此責任就落到小妹身上了。」

何之東道：「在下相信三宮主的話，請見告令師行止，在下馬上回轉中原去找她。」

三宮主說道：「請恕小妹不能背師叛道。」

三宮主到底身份不同，說出來的話自有份量，「背師叛道」四個字，等於是一道銅牆鐵壁，保護了自己。

因爲武林之中，無論「黑」「白」兩道，對於師道的尊重如出一轍，何之東如果硬要三宮主背師叛道，那就有失武林公義，反落不是了。

何之東啞然一笑，道：「在下理屈，就此告辭！」

雙拳一拱，轉身就向外面走去。

三宮主叫了一聲，道：「何大俠，請留步。」

何之東身形一回，道：「三宮主還有什麼教言？」

三宮主面色一正，道：「何大俠就此一走了之，把小妹這『妙妙宮』負責人置於何地？」

何之東劍眉一軒道：「在下既然渡海而來，便非怕事之人，三宮主有何吩咐，在下無不遵命。」

三宮主道：「本宮主有請何大俠明日酉時『情天慾海』一會！」

何之東一抱拳，道：「在下如約奉陪！」身形一轉，又待離去。

這時，三宮主忽然發出一聲柔和的巧笑道：「何大俠，你這個時分，準備到那裏去？」

何之東頭也不回的道：「我自有我的去處。」

三宮主道：「何大俠，你如果放得開胸懷，小妹倒願暫時拋開你我各自立場，請你爲小妹佳賓，詩酒聯歡，以作竟夕之談，不知尊駕意下如何？」

何之東微微一笑，道：「在下要是不答應留下來，那就胸襟不如你三宮主。」

三宮主笑道：「豈敢！豈敢！」

何之東道：「那麼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何之東明知道她在用激將法，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憑他「玉面天曹」的身份，他也不能示弱。

三宮主玉面生輝百花怒放地嫣然笑一道：「承蒙賜諾，小妹榮幸已極，請！」

欠身一禮，肅客先行。

這時，秋鳳閃身而出，手中提了一盞琉璃宮燈，過來替何之東引路。

三宮主嬌軀微側，讓過何之東，落後小半步，一旁陪行，算是禮讓。

秋鳳前導領路，三人出了「玉鳳宮」，循着一條大理石鋪的路面，穿行於月影花香之中。走了一程，來到一座建築在臨灣邊的亭閣之前。

何之東只見這座亭閣，乃是立在一塊伸出海面的突巖之上，形成三面臨海，一面倚山之勢。拾級而上，進入亭閣之中，但覺清風徐來，沁人心肺，使人精神陡長，俗念盡滌。

三宮主肅客落座，秋鳳率性把手中宮燈也熄滅了，讓他們對着中天一輪殘月，更增添了一分詩意，三分情趣。

秋鳳無言的微微一笑，退了下去，自去準備酒菜。

接着，三宮主也是含笑而起，道一聲「告罪！」轉身隱入一座屏風之後而去。

何之東縱目四覽之際，神態悠然自得，其實內心之中，警念高張，未嘗稍有懈怠。

忽然一陣極爲輕微的沙沙响聲，在亭閣四週响起，引起何之東陡然緊張起來。

凝神注目之下，原來是有一道琉璃水晶的牆壁，從地面之下，緩緩升了起來，琉璃水晶牆壁迎着斜斜照來的半輪殘月清光，泛起一道濛濛的異彩，照得整個亭閣如眞似幻。

（未完）

俠義奇情短篇故事

江一明·文
盧令·圖

血海仇

戮仇刀染血 誅敵劍生輝

初秋的早上，天才亮，秋大爺就聽得隣家傳出哭聲，其聲甚哀，悲痛可以想見。

秋大爺的左隣姓兪，一家有四口，生活倒是過得不壞。兪大爺四十五了，是個樂天派，整天嘻哈大笑，不知愁苦，村中的人都叫他兪佛爺，說他像廟裏的彌勒佛一樣，整天咧咀而笑。

半年前，兪家的老婆子病了，一病半年，時好時壞，大家都担心她能活多久，他病了之後，兪大爺也沒過去那麼開心了。

兪大爺有個兒子，在十歲那一年就失了踪，算起來整整十五年了，他該是二十五歲啦。十五年來，兪大娘求神拜佛，求卜問卦，不知燒了多少香了，一點消息的也沒有。他失蹤那一年，他的妹妹才出生未久，現在，妹妹已成長得婷婷玉立，不少媒人登門了。

這一切，秋大爺都知道，他們是隣居嘛，誰的事也瞞不了誰。

秋大爺聽得兪家哭泣聲，嘆着氣說道：「唉，人遲早總是要死的，大概是兪老婆子過世了！」

兪老婆子是兪大爺的娘，七十出頭了，人生七十古來稀，能活到七十多歲，又有兒有孫，死了也不寃枉了。秋大爺這樣想，所以不覺得怎麼悲哀。他把老婆扯起來，準備到兪家去勸勸，自然，也是弔唁！

但是，出乎秋大爺意料之外，兪家死的不是最老有病的兪老婆子，是死了兪大娘！她給人刺了一刀，肚破腸流，死相甚慘。本來是準備勸兪大爺一家節哀順變的，目睹此慘狀，看到兪玉珍伏在娘的身上，沾了一身的血，哭得死去活來，秋大爺夫婦也無法忍受得住，失聲痛哭了。

人死不能復生，入土爲安，特別在大熱天時，屍體更不宜久留，因此，秋大爺和其他隣家代出主意，買棺殮葬。

靈堂上一片愁雲慘霧，誰也沒有注意到有什麼外人，及至看到人影幌動，聽到兪玉珍驚叫：「他，兇手就是他！就是他！」各人才愕然注目，看到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年青人抓着兪玉珍，面向各人，毫無畏懼地說：「不錯，我殺死了她，又怎樣？誰叫她多管閒事！我喜歡這小妞，她破壞我們好事，我就把她殺了！你們聽了，誰敢阻我去路，我就對他不客氣！」他扯着兪玉珍向外走！

「小子，你光天白日搶刼良家女子，你也太狂了！」有兩個年青人已經忍不住，揮棍上前了。

「憑你們也能攔得住我，給我滾！」那年青人一伸手，一抓一扯，已經奪下了一根木棒，再用奪得的木棒向另一根打來的木棒一格，「卜」一聲，那根木棒折成兩段，一段飛上了半天，跌出老遠，一段掉在他脚下，使棒的青年虎口裂了，都在流血，他退走了。

兪大爺痛喪愛妻，如何能再失愛女？他忘了危險，不顧一切的撲向那青年。那青年已經出了門口，吹一下口哨，從屋角走出兩個四十過外的漢子接應，喝令兪大爺不准追趕，否則有殺無赦！給他一喝，除兪大爺外，都不敢衝前了！

兩個中年漢斷後，年青人先行，距兪家已在三十丈外了。突然，有一個年青攔住了，喝

道：「混蛋，給我把她放下來！」

這個年青人也是二十五六年紀，大家一般高大，但一臉正氣，五官端正，給人以凜然不可犯的感覺。他背着一個包袱，兩手空空，身上似乎未帶武器，不像是個練武的人。特別是他那近於呆滯的目光，更不似練過武藝。挾美急行的青年根本不把來人看在眼內，一手挾抱着少女，一手發招，以毒招進攻對方。不料招猶未盡，已失對方所在，一怔之下，挾抱少女的手臂突感麻痺，無法用勁，一下子就給人家把少女奪走了。

俞玉珍脫出對方掌握之後，急聲說：「這位大哥不要放走了這賊子！他殺死我娘，又來搶我！」

「眞的？你……」

「臭小子，你暗算傷人，算什麼英雄，有種你敢跟我拚個明白！」搶人者仍不甘心，再次向對方挑戰。但對方不理，繼續問俞玉珍道：「你叫什麼？他爲什麼殺死你娘！」

「我叫俞玉珍，他……」

「什麼，你是玉珍？」

俞玉珍怔驚地望着對方，見他一臉驚愕，滿眼淚水，大感奇怪，但知其中必有原因，當下急說：「我是玉珍，我爹是俞大華！」

那青年把俞玉珍一把放開，說：「你走開一點，我殺了這廝替娘報仇！」

俞玉珍驚喜交集地叫：「你是劍平哥？哥哥，是這廝殺死娘的，你小心……」

「我知道，你走遠點，別過來！」俞劍平揮手支開妹妹，轉向那個青年道：「臭小子，你是死定了，報上名來！」

「老子坐不更名，行不改姓，滄州花蝴蝶勞家朗便是！」

「好呀，原來是採花蜂的孽種，你自己去給你娘報夢吧！」言畢招隨，連背後包袱也不解，伸手就抓向花蝴蝶，出手緩慢而笨拙，似是剛剛練過幾天武藝的人，花蝴蝶見狀冷冷一笑，左手一撥，高探馬，立即搶步進招，吐出右拳，直搗對方心窩，勢猛力足，嚇得俞玉珍花容失色，驚叫「哥哥」。

但是，她看錯了，花蝴蝶的左手並未撥開對方的手，給人家反手抓住了腕脈，趁勢一扯一捏，花蝴蝶的右拳只有個樣子，已全無勁道了。僅一招他已受制，還無法掙扎，就給點了穴道五處，連走路也沒有氣力了。

俞劍平把他丟在一邊，叫妹妹看着他，自己飛快幫爹爹對付另兩個中年漢。

那兩個中年漢一個叫彭虎，一個叫張彪都是採花蜂手下得力人物，他們是保衛花蝴蝶去做一宗買賣的，不料花蝴蝶看到了俞玉珍，色心大動，去夕採花，被俞大娘發覺，使他失去機會。他在驚怒之下，把俞大娘殺了！早上打聽淸楚俞家沒什麼人，胆子就大了，實行白日强搶。沒料到正要得手，卻給俞劍平撞回來，把他活捉了。

彭虎與張彪都知道花蝴蝶雖然身子淘虛，氣力欠佳，但到底已得採花蜂眞傳，非比尋常，所以對他還是十分有信心。想不到轉瞬之間，花蝴蝶已被擒，人家又衝着他們來了，這就不能忽視了。雙雙拔出刀來，一齊向俞劍平搶攻。

「嘿！米粒之珠也想爭光！都給我報上名來！」

「老子姓張名彪！」

「老子是彭虎！」

「都是不見經傳，沒聽說過！」

「看招！」張彪揮刀搶先。

「再接老子一刀！」彭虎也不後人，雙刀並舉，齊向俞劍平夾攻。

「來得好！」俞劍平在間不容髮之際，突然如陀螺般一轉，閃出了刀光之外，衣袖一拂一帶，兩柄刀陡然碰在一起，「噹」一聲，火花飛濺，張彭兩個都失聲驚叫，倒退向後，彭虎站足未穩，腰部發麻，立即傳遍全身，刀也握不穩了。人倒，刀掉，他是沒有指望了。

張彪跑得較快，他一見形勢不對，立即飛跑，本擬揹走花蝴蝶的，突然心頭一亮，決定抓住俞玉珍做人質，再和俞劍平討價還價。

俞劍平年紀雖然不大，江湖經驗卻豐，他一下子就看出張彪主意，破口大喝：「你找死！」聲如轟雷，震得張彪耳朶作痛，不自禁的回頭看望，只見一縷刺眼亮光帶着嘯聲正向身上射來，俞劍平也如飛撲來，胆一怯，馬上斜竄疾奔，逃命去了。打鬥結束，俞劍平拜見爹爹。

俞大華意外得回一個兒子，本來極爲高興的，可惜不是時候，怎也笑不出聲。不過，這到底是喜事，意外的大喜事，可以冲淡他的傷心。俞玉珍也是，倒是俞劍平回遲一天，見不到娘，却是此恨綿綿，無從補救。

俞劍平把彭虎與花蝴蝶都帶到娘的墓前殺了。他本來還要摘心致祭的，倒是他爹爹與妹妹覺得太殘忍，勸止住了。彭勞兩個才得免受死後摘心之苦，地下有知，他們倒應該感激俞氏父女的仁慈呢。

俞劍平回來不到幾天，祖母也過世了。她是久病之後，再受驚嚇，加速了死亡的。俞家在幾天之內，連做兩件喪事，心情之壞，毋須細說。俞大華怕兒女受不了，忍住悲痛予以寬慰。

俞劍平道：「爹，你自己放寬心懷吧，我受的多了。我這幾年在江湖上走動，一夜之間，誅殺二三十個奸官汚吏，或黑道人物是慣常事，早已不在乎了！你不用勸我，我不是悲哀過度，我是在想如何才能在最短時間內教會妹妹武藝。因爲，經過這一次之後，我們與採花蜂勞桂是結下深仇了，遲早他總會來尋仇的，妹妹若不會武藝，我又無法長久留在家中，那是十分危險的。」

「劍平，你想我們搬家？不可能的！」

「爹，我並沒想到要搬家！這是我們的家，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我們用不着搬走！不過！爹，你說不可能，是爲了什麼？」

「我們不能一走了之，連累朋友！像早先那些人，連禽獸也不如，根本沒有人性，找得我們不着，必會濫殺無辜。我們不能夠連累別人！」

「對！爹想得對！我們不能連累別人！但我又不能留下來，而且，衆寡難敵，敵人一下子來多了，我雖不怕，也照顧不來，怎辦？」

「劍平，依你說，練武藝練到可以應用，要練多久才行？」

「如果人聰明，吃得苦，肯用功，一兩個月可以了！」

「那好吧，村中有三五十個小伙子，我明天找他們談談，看誰肯吃苦，肯練的，你就教他們，有得二十人練成，就人數不少了！」

「哥哥，我也練！」俞玉珍說。

「女孩兒家練什麼？」俞大華潑冷水！

「不，我要練！」俞玉珍倔强地說。

「對！妹妹說得對，她應該練。現在江湖上有不少下五門的混蛋，專門欺負女孩子的，假如每個女子都練有一身武功，他們就要倒霉了，只是，教妹妹我還可以，教其他女孩子，就不大方便！」

「爲什麼？你害羞？」

「不！不是害羞！實在不方便！教練武藝不同講話。講話是像現在這樣，大家坐着，沒什麼不便，只要說話時檢點一些，不說粗言就行了，教練功就不同，必須動手動脚，我是個

小伙子，她們又是個大姑娘，儘在她們身上動手動脚，這兒摸摸，那兒捏捏，實在不成體統！你是我妹妹，別人不會說話，你也不會懷疑我有邪念，別的姑娘可就不同了！」

「那麼，哥哥先教我，我再教她們，好不好？」

「那有這麼容易！你以爲教人很容易？學是容易，教就難了。古人說，學而後知不足，教而後知困！學，是別人教你，錯了，有別人指點你，不懂的，可以問師父。教呢？難了，你怎樣才能使別人明白？用什麼方法才能教得別人懂？眞不容易呢！可是若果不教會你們，又實在……嗯，有了！爹，你明天替我找個人帶訊，替我送一封信到一個地方去，只要她肯來，問題就解決了！」

「哥哥，我去！」

俞劍平道：「你又不會武藝，又不認識路，怎麼去？你以爲外邊也像這裏一樣平靜？風險可大呢！」

「哥哥，我去找小福子，他能去！」

「小福子？他是怎樣一個人？」

「他胆子大，精靈，可以去！」

「爹，你說呢！」

「小福子是不錯的，你只要再吩咐他幾句，他就能小心了！」

「好！我馬上寫封信，明天就叫小福子送去！」

「哥哥，送去那裏？她是個女的？你的朋友？」

「你怎知道是個女的？」

「我當然知道！你說自已不方便，要找個人來，要是個男的，那會方便！」

「你倒會想！算你聰明！」

「是你的朋友？」

「這回你却不聰明了！」

「爲什麼？她不是你的朋友？」

「不！她當然是我的朋友，要不，我怎能找她？」

兄妹倆都笑了。

兄妹重逢，妹妹崇拜哥哥，哥哥疼愛妹妹！哥哥廿五歲，雖年紀不大，却已飽經風霜，見聞極廣，十五歲的妹妹正在發育，還未眞正懂得男女情愛，但對於異性却感到有吸引力，面對的雖然是哥哥，却是陌生的，雖無邪念，却有接近的傾向，她靠在哥哥身邊，纏着他，要他講述江湖上的見聞。他久未享受家庭溫暖，回到了家，雖遭逢慘變，到底是回到了家，和飄流在外不同。他沒有拒絕妹妹的要求，把一些比較平淡有趣的故事告訴她，直至她感到疲倦。

翌日，俞大華果然把村中的一些年青人找來，告以一切，叫他們回去和爹娘商量之後再作答覆。年青人都是愛活動的，聽說有人教練武藝，誰不希望參加？但父母愛子之心，無微不至，有的爹娘怕危險，也不願兒子吃苦，便禁止兒子去練。因此，報名參加練的有三十四人，到了正式練，有幾個受到阻力，沒有到，到的只有二十七人，加上去送訊的小福子，是二十八人，剛好分成四個小組，每組七個人，這樣教起來才易於照顧，練起來也才易懂。

開始幾天，俞玉珍白天只是跟在旁邊聽講解，看別人練。後來，小福子把小菁請了來，女子隊也有了老師，開始練了。

郭小菁長的個子不算高，却很結實，皮膚黑黑的，雙眼神氣甚足。並不兇，但大家都怕她，很聽她的話。

女子隊只有十五人。郭小菁以個別來教，看各人的體質，智力而定教的辦法，她很會說話，她能使各人刻苦用功，她說，希望她們的成績勝過男子隊，這樣，男子以後就不敢說她們閒話了。

凡人都有好勝心，郭小菁很聰明，她懂得利用這一點，使各人苦練。當然，這也是合乎大家的要求與利益，所以，她是對的。

半個月過去了，男女雙方都練出了一定成績，共同表演過一次，各人都感到滿意，更具信心。練的更勤，進境也更速了。

一晚，孟蘭節過後未久的一個晚上，郭小菁和俞玉珍、唐家美三個人正在村邊的小溪畔乘涼，天色已黑，月亮剛剛由東邊升起，唐家美正說到她家中豢養的小貓如何有趣，突然被郭小菁掩住咀巴，並對她低聲說：「噤聲！你看，誰來了？」

唐俞兩個一怔，注目遙望，果然看到幾個黑影在飛快地閃動！

「大姐，是誰？」唐家美吃驚地問。

「不認識！不是村裏人！」俞玉珍說得非常肯定。

郭小菁低聲說道：「我也不知是什麼人，但可以看出，他們的輕功很好！不是個等閒之輩！」

「大姐，會不會是壞人？」唐家美怔怔地望着郭小菁，似乎想在她臉上找到答案。

郭小菁沒有回答，却反問她們：「如果是個壞人，你們準備怎樣？」

「我去通知大家小心提防！」唐家美很快就提出自己的意見。

俞玉珍也說了。她說：「我要鬥鬥他，試試自己的武藝！」

「你眞這樣想？」郭小菁盯着她問，但很快就覺得自己問錯了，因爲她從俞玉珍憤怒的目光可以看到，她確是這樣想，而且，肯定他會這樣做，倒有點替她担心。因此急急勸解道：「玉珍，你這麼想是錯的！我們不錯是不該放過壞人，但也要有把握，可是，僅憑勇氣是不行的，勇敢之外，還必須有力量！假如自己沒有實際力量，只憑勇氣，必如俗語所說的以卵擊石，蜻蜓撞石柱，不但不能傷得對方，反之，更會傷了自己，這種沒有把握的做法，是不應該的！要報仇，是應該的，可是不自量力，隨便犧牲自己，却要別人替自己報仇，那是不對的！玉珍，你身受的痛苦，我全知道，也全了解，但你要遏制自己，千萬不可魯莽，否則，到時你不但不能手刃仇人，還得由別人替你報仇呢！」

俞玉珍給郭小菁說了一頓，想到自己的武藝這麼樣，只練了半個月，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報仇，不由的悲從中來，哭了。

郭小菁見她哭了，以爲自己剛才的話說得太重，也有點歉意，便予解釋，但俞玉珍說不是，是因爲自己不知什麼時候才能練好武藝報仇，因郭小菁的話有感觸，便忍不住哭了。

「你眞是個傻女！你有個這麼好的哥哥，我也會盡心幫你，你練一年，比人家在外邊練三年還更勝呢，你才十五歲，練得幾年，還怕報不了仇！別哭了，我們快回村去看看，說不定……嗯！慢着！似乎有點不對！你們快回去通知大家小心，我去看看是什麼人！」

「大姐！」

「姐姐！」

唐、俞兩個隨手在身邊折了一枝竹枝，都不約而同的關懷地叫她。

「快回去通知大家！去！」後面一個去字才出口，身形一動，已經去了幾丈，跟着就不見了。

唐、俞兩個急急趕回村去，村中的人早已發覺來了敵人，正在找尋她們呢！

「哥哥，姐姐去了偵查他們，你快去幫她呀！」俞玉珍關懷地叫哥哥去幫郭小菁。其他許多人也叫他去。他搖頭說：「不！我不能去

！我若去了，敵人找到來，那時怎麼辦？你們照我平日的話，快去埋伏起來，要記住，不可輕舉妄動，否則，不但暴露了自己，也連累了別人！」

「知道！」

「好！快去！」

「哥哥，那麼姐姐！她，她……」

「不用替她担心！她做事胆大心細，不會亂來的！她的輕功又好，一覺得不對頭，就會跑了！你們也回去吧，按照平日大姐教你們的去做吧！不害怕，也不可大意！知道嗎？」

「知道！」

「好了！回去吧！」

這是各人練武藝之後第一次碰上敵人，各人的心情眞是又驚又喜，既興奮，也有點害怕，希望敵人眞個來，試試自己的武藝練得怎樣，但也怕敵人的武藝太強，自己應付不來，會有危險。不過，不管怎樣，這總是一次刺激的行動，興奮多於恐懼。

發現敵人是在月亮初升的時候，先後發現了三批人，首一批是兩個，第二批是三個，第三批是兩個，有沒有第四批，或發現三批之前有無先到的，都難以肯定。但時間已經過了許久，仍不見敵人發動攻勢；亦未見郭小菁回來，各人都感到驚奇了。尤其是俞劍平，更覺百思莫解。

俞玉珍和郭小菁建立了極佳感情，她見郭小菁久不回來，不禁抱怨哥哥對郭小菁不够關心了。俞劍平對她本來是信心十足的，給妹妹一鬧，也動搖了。他想到，她本是在家過着安靜恬適日子的，給她一封信請了來，假如她眞有什麼不測，他如何對得起她？因此，他要去找她回來了。

但是，她已經去了這麼久，怎知她去了那裏？即使是白天也不易找，何況又在黑夜？再說，若果他走開之後，敵人突然動手，這後果是不堪想像的，他怎能感情用事，擅自離開！因爲有此一想，他又打消了原意，不敢去找郭小菁了。

郭小菁呢？她去了那裏？現在怎樣了？

郭小菁跟在一個老頭子身邊，原來她追蹤踩查對方是甚麼人還沒查得清楚，對方却先知道她是誰了。她聽得有個人輕輕地問：「是小菁嗎？跑快點啊，怎麼落後了！」

郭小菁一聽，吃了一驚，但仍不以爲人家是叫她，只知道另外一個人也叫小菁，和她同名同姓，所以非但不敢回答，更向旁一閃，躲起來。

前邊那個人停了步，自語道：「怎麼啦，怕羞了，躲起來了！」

郭小菁再不懷疑了，他知道，人家說的不是別人，正是她。於是，她又走了出來，同時，她也從口音聽出對方是甚麼人了，便笑嘻嘻地說：「華伯伯，你扮成這個樣子，我認不得你了！」

「你也是呀！你怎麼會在這兒的？幾年沒見，長得更漂亮了，姓俞那小子怎麼啦？結婚了？」

「去你的，胡說八道！」郭小菁「啐」他一口。

「怎麼，姓俞那小子變了心，不要你了？好小子，敢欺負我的小寶貝，碰上了，我就宰了他！」

「你敢！」

「爲甚麼不敢！」華伯伯似乎未會意，大聲說：「我甚麼都敢，誰欺負我的小寶貝，我就把他宰了！」

「你知道有人會不答允？」

「我管他答允不答允！」

「你知道是誰不答允？」

「我才不管他是誰！」

「你不管是誰，準要後悔！」

「我才不會後悔！」

「眞的？」

「眞的！」

「那麼，我要罵你是老胡塗！」

「你罵我？我甚麼地方胡塗了？」

「你不查個青紅皂白，就要殺人，就是胡塗！」

「誰叫他欺負我的小寶貝！」

「誰說他欺負了我？」

「嗯，不是你說的？」

「我沒說過！」

「那麼，你們還相愛着？那怎麼還不結婚？愛着，又不結婚，這是甚麼道理？哼，準是不安好心，我還是要找他算賬！」

「別說那傻小子了，我問你，剛才過去的可是你的朋友？你們要去那裏？」

「嗯，是了，快跑，遲了就看不到了！來，我們比賽一下，看是誰跑得快！」他也不等她同意，加勁就跑，她只好追，至於去那裏，爲甚麼要跟他一起去，她都沒有問清楚，也沒有好好想過。

華伯伯跑得眞快，不愧被譽爲江湖上輕功第一高手的稱號，郭小菁用盡全力跟，總是相距一段路程，但她勝在年輕，華伯伯已入暮年，她是愈跑愈精神，愈有勁，也不知他是故意放慢腳步，還是他氣力不繼，跑了遠遠一程之後，他們之間的距離終於縮短了！

「小寶貝，不見你幾年，你跑得更快啦！剛才，雖然我讓你一馬，但今天江湖上有你這份輕功的，已經不多了，再過幾年，你跑得更快，我老了，世上該是你跑得最快啦！你記着，千萬別輸給那傻小子！」華伯伯似乎對那個傻小子很不高興。

「華伯伯，別說這些，你先告訴我，你來這兒幹甚麼？」

「來幹甚麼？來看熱鬧呀！」

「看熱鬧？看甚麼熱鬧？」

「你是眞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今晚是探花蜂勞連生和金甲神孟昭比武結盟呀！誰勝了就是大哥，三年一比，今年是比武之年，雙方都帶了得力人手助陣，必有精彩之處，錯過機會，後悔莫及！」

郭小菁知道俞劍平等必然在等她，並爲她遲遲未歸而不安，眞不想着，可是結盟的一方是採花蜂，他是花蝴蝶的爹爹，他的勝負，與俞劍平有着莫大的關係，所以決定留下來看個明白！

華郭兩人躲在一叢小棘叢旁的石隙中，她看到金甲神與勞連生分站兩邊，各人身後都站着兩個壯漢，雙方揖手之後，便參拜天地，然後才動手，先由他們帶來的人交手，一勝一負，得個和字。最後，由金甲神與勞連生兩個親自動手，各出絕招，很快就有勝負了，金甲神輸了半招，左手袖子給掀了一幅。他倒老實，並不奸賴，老老實實的承認是輸了。

「盟主是你，大哥，恭喜你！」金甲神向採花蜂一拱手，先道賀，再道：「盟主，你要替我作主，去解決萬雄才這老狗了！」

「孟兄弟，我也正想找你幫忙，去對付姓俞那小子呢！這兒離姓孟的不遠，現在起程，明午之前便可趕到了，我想，順路先去把姓俞那小子收拾了，再去找萬雄才，你看怎樣？」

「大哥，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也是你的事，你我之間，先辦誰的事本來就不必分別，講一句也是多餘，可是，這一回，却有點例外！」

「例外？甚麼例外？」

「胡三，你說給盟主大哥聽！」金甲神一

指他的助手，一個中年漢子便走過來，他先向採花蜂行個禮，叫了一聲盟主才說。他說萬雄才幾日前不知和誰打了一場，傷了腿，走動不便，正躲在距離此地八十里外的桃園養傷，大約一二日內就要走了，因爲已經有人去通知他的好朋友鐵面天王，假如鐵面天王的人一到，他就會起程了，別說將來他腿傷醫好，要打敗他不容易，就是讓他到了鐵面天王那裏，一樣不易找他算賬。所以不找他則已，要找他，就要快！

「胡三，這消息可靠？」

「盟主，是熟人說的，應該可靠！」

「好！我們走，先去找萬雄才！然後再回頭去收拾姓俞的小子！」

「是，我們走！」金甲神接口說。

「我們跟着他！」華伯伯毫不考慮地說。

「不，我不能去！」郭小菁非常肯定地回答。大約華伯伯想不到她會拒絕吧，不禁爲之愕然。

「你不能去？爲甚麼？」

「剛才他們說的話，你都聽到了？」

「聽到了！」

「採花蜂不是說，要去收拾一個姓俞的小子？」

「不錯，那又怎樣？」

「你知道那個姓俞的是誰？他就是你的傻小子俞劍平！我必須去通知他防備，現在，你明白啦！」

「你怎麼知道是他？」

「我說你老胡塗，一點沒錯！你知道我剛才打那兒來的？我就是從傻小子那兒來的！」

郭小菁頓了一下，接着說：「我總對你說了吧！傻小子有個妹妹，才十五歲，長得很美，給採花蜂的寶貝兒子盯上了，要汚辱她，被傻小子的娘發覺，叫起來，那下五門的壞蛋一刀把傻小子的娘刺死了，再強搶他妹妹，恰巧傻小子那一天回家，看到了，把他殺掉，替娘報仇！現在，採花蜂不管人家的娘先被殺，妹妹幾乎受辱，要找傻小子報仇！傻小子怕他們人多應付不來，叫人找了我來！早先我看到你和他們先後由村邊經過，我看不清，以爲是採花蜂帶人來報仇了，所以跟蹤踩查，現在，知道他們快要來了，應該早點回去通知他們才是！伯伯，你也不要去了，跟我一起走，去幫傻小子一個忙吧！」

「不！這是一場難得的熱鬧，我可不能不看看！」

「那麼，這樣好不好，？你看了之後，到來幫我們一個忙！」

「這倒可以！你放心，我一定來！」

「你要記着，不要忘了！」

「好！我記得的！看完之後，我馬上就來！我比他們跑得快，不會遲過他們的！」

「你認得路？」

「認得！」一頓，又沒有信心地說道：「如果認不得，我會跟着他們，他們會給我引路的！」

「對！這倒是個辦法！我走啦！華伯伯，我等着你啊！」

「我來！我一定來，就是不爲傻小子，爲你這小寶貝，也一定來！」

「你快走吧，再遲就追不上他們了！」郭小菁催華伯伯走了之後，自己也飛快趕回紅石村。

郭小菁來的時候是跟華伯伯門快的，根本忘了遠近，這時自己一個人回去，又是憑模糊的記憶，不免多走一步寃枉路，所以覺得路程特別遠，到得紅石村，雖未天亮，也已是五鼓更响，快要天亮了。

紅石村非常靜，郭小菁不想驚動人，悄然走回自己的宿處。她是不想給別人知道的，怎料她剛走近門口，已聽得有人輕輕叫道：「小菁，你回來了！」

「咦，你還沒睡！」郭小菁不用看，一聽聲音就知道是俞劍平了。

「你以爲我會睡得着嗎？你去了那裏，怎麼去了一夜，眞叫人担憂！」

「對不起！我回遲了！」

「回遲點倒不要緊，只要沒事，就好了！小菁，你回來得這麼遲，一定有原因，告訴我，發生甚麼事了？」

俞劍平的話很是平和，亦沒有卿卿我我的情愛字眼，但是，一種眞誠的愛與關懷，已經足以感人了。郭小菁深深受到感動，不自覺的靠到他身邊。

她把經過說出，嚇了俞劍平一跳，道：「小菁，這一回眞有麻煩了！」

「你害怕他們？」

「如果一個對一個，或者在別處約門，我當然不怕，他們要來紅石村，我就不能不心驚了！我爹說過，我們不能連累別人！可是他們若果人多來，你，我只可以對付金甲神與採花蜂，其他人呢？怎麼辦？玉珍，小福子他們都不能上陣的，假如再遲得一兩個月，我們就不用害怕了！」

「劍平，我們還有一個幫手，我本來不想先說，讓你到時意外一番的，既然你怕人少，我只好說了！劍平，華伯伯已經答應到時會來幫我們！」

「華千刀？他老人家眞的肯來？」

「我想他會來的，他還要找你算賬，要宰了你呢！」她想到華伯伯當時說話的神氣，不禁笑起來，一陣陣的呵氣與秀髮沾到俞劍平的頸子，把他弄得又酸又癢，一伸手攬着她的纖腰，身子一蹲，另一隻手向她的腿彎伸過去，把她整個人抱了起來，她趁機抱着他的脖子，親他幾下。

他們沉浸在另一個境界，忘記了眼前的愁苦。

「劍平，華伯伯說要宰了你，你怕不怕？」她在他耳邊輕輕地說。

「他爲甚麼要宰我？我又不會犯着他！」

「可是，你犯着他的小寶貝，他就要宰你了！」

「眞的？」

「當然眞的！」

「那好吧，橫豎他都要宰我了，我就犯他的小寶貝好了！」他揚動手掌，在她的臀部輕輕地打，傳出輕微的聲响！

郭小菁扭動着腰肢，佯嗔撒嬌地說：「好呀，你打我，我叫他宰了你，剝你的皮！」

兩個人在晨風中笑鬧，一個是忘了早先苦候的惱恨與憂心，一個是忘記了早先奔跑的疲倦與冷寂。

雞啼了，俞劍平心頭一凜，把伏在懷中的郭小菁輕輕扶起，道：「雞啼了，天快亮啦，玉珍仍在等你，未睡的，你快回去吧，趁這短暫時光歇歇也好！她說我不去找你，罵了我一整夜！」

「活該，誰叫你偷懶！」她起身走了兩步，停下來，說：「劍平，大敵快來，你也該歇歇啦！」一言半語，便勝似千言萬語。

俞玉珍果然未睡，聽到腳步聲，便問道：「誰？」

「是我，開門吧！」

「啊，姐姐，你回來了！」俞玉珍不知是激動還是高興，竟然熱淚迸流，沿頰下滴。

「傻妹，你怎麼哭了！」

「我，我怕見不到你了！」

「怎會呢！我不是回來了！」郭小菁撫着

這位小妹妹的頭髮，肩膊。她是深深受到感動，自己也變了聲，流淚了。

她們相處的日子雖然不長，感情却增進得極速，情逾同胞。

「睡覺吧！我也睏死了！天就要亮啦！」

「姐姐，你去了那裏？怎麼去了這許久？眞急死人！我叫哥哥去找你，他又不去！」

「他怎能去呢？他要照顧這裏的人呀，他若去了，敵人來攻，誰去對付敵人？」

「可是，你去了這許久……」

「別說了，有話睡醒再說！現在先睡覺，別再出聲！」她抱着她，她很快就睡着了。

「她其實早就眼睏了，只是爲了我……」郭小菁暗暗地想，很快也睡去了。

翌日，紅石村的人最關心的是郭小菁回來了沒有！各人的關懷，再一次感動着郭小菁。她熱淚盈眶，神情激動的一再向大家致謝。

這一天，各人練得特別起勁，成績也特別好，男的女的大家都滿意。兪劍平教給他們的連珠鏢，居然有五個可以一手放出三鏢，其中兩個更可以連續放出六鏢，勁道與準頭都十分不錯，對其他人起着極大鼓勵作用。

農村的靑年平日用慣氣力，身體比較强壯，練起武藝，吃得苦，耐得勞，只要能教會他們運用氣力，便成功了一半，較之那些手無縛鷄之力的富家小子，連氣力也得從頭練起，自然是勝上不止一籌。

平靜的兩天過去了，到了第三天，金甲神孟昭率領四個人來了。

金甲神倒是來得「光明」，他是在未時正來到紅石村的。他雖然不會用拜帖，却也沒有直闖進去。

金甲神來到紅石村之後，叫一個人返村內通知兪劍平出去受死！

金甲神這麼「光明正大」的做法，引起兪劍平極大懷疑。他和郭小菁商量過之後，毅然出去相見，而且是單身一人，充分表現出他是一個勇敢的人，同樣表示出紅石村沒有別的人可以幫兪劍平的忙！這一點，金甲神在來之前已經心中有數了！

「姓兪的，你可知罪？」金甲神沒頭沒腦的問對方一句。

「我根本不知你老人家是甚麼人，更未得罪過你老人家，不知罪從何來！」

「你可聽說過，借債還錢，殺人塡命這句話是怎麼解釋？」

「知道！」

「那麼，你殺了勞連生的兒子勞家朗，不該塡命？難道還要我動手？」

「哦，原來你指這個，我明白了！」

「你明白就好！快自裁吧！」

「不！你弄錯了！勞家朗恃技行兇，殺死我娘，我爲娘報仇，殺死勞家朗，這是血債血償，殺人塡命，勞家朗死有餘辜，你老人家明白啦！」

「嗯，這麼說，倒是你殺人有理啦！」

「可以這麼說！你老人家怎麼稱呼？」

「我姓孟，單名一個昭字！你不會聽過我這個名字吧？」

「金甲天神孟老爺子名滿江湖，我雖孤陋寡聞，還不至於連你老爺子的大名也沒聽說過呀！孟老爺子，你和姓勞的是甚甚麼關係？不是受姓勞的所託，來找我的吧？」

「不！我正是受姓勞的所託，來找你的！你亮兵器吧！我只好動手了！」

「既然你孟老爺子一定不諒，我也只好圖個僥倖了！你們是……」

「你放心！我不會以多爲勝的！」金甲神回望一個漢子，道：「朱全，你先上！」

「是！」

「孟老爺子，我想問一句：今天我們是點到爲止，還是生死方休？」

「少廢話！有你沒我，看刀吧！」朱全揮起刀花就砍，出手極毒。

兪劍平冷然道：「這麼說，我們是拚命之鬥了！」手中劍一抖一展，使出一個卸字訣，劍鋒貼近刀鋒一沾而過，劍身一扁一絞，一股柔勁綿綿不絕，使朱全幾乎握刀不穩，失驚間，封閉不了門戶，給兪劍平挺劍直進，刺向他的心窩。另一個叫錢通的見狀大驚，一聲斷喝：「姓兪的，休得傷我兄弟！」一抖手，先發出暗器，人也同時撲出。

「你想暗算我！」兪劍平身子一斜，回劍一擋，「嘡」然有聲，暗器外射，射進了朱全胸膛。他當堂慘叫，跳高過丈，落下來時已經站立不穩，跌倒在地了。

錢通本來是要救朱全，不料却變了害他，一支瓦筒鏢，變成催命符！錢通自然想不到有此結果，所以感到又羞又怒，一支軟鞭掄動起來，呼嘯之聲尖銳刺耳，猶若鬼叫，着實驚人。他把鞭練得又勁又直，恍若一枝槍，內行人一看就知道是內功有多深了。

兪劍平用劍輕輕一壓鞭梢，立卽翻手一挑，把鞭挑開，身子滴溜溜疾轉，一下子轉到了錢通跟前，劍柄一橫，向錢通脇間就撞過去，出手之快，使人目眩，只聽得「哎呀」一聲，錢通連人帶鞭倒跌在幾尺之外，滾了幾轉，不動了！

兪劍平輕易就擊斃了兩個强敵，倒使孟昭暗暗吃驚了。他深知朱錢兩個武功不弱，就是自己出手，也未必能如此輕易得手，因此，他心驚了。

這時候，另一邊傳出了嘈吵與打鬥聲，跟着，慘叫也傳來了，金甲神臉上出現了詭秘的笑意，輕鬆地說：「姓兪的，你聽呀，是甚麼聲響！」

「你以爲是甚麼聲音？狗叫？狼嗥？」

「你們村的人倒霉了！你快去看看他們，給他們送終，見上最後一面吧！」

「什麼？你們打埋伏？好卑鄙！」

「哈哈！兵不厭詐！你小子上當了！你以爲我眞這麼好興趣跟你聊天？你做夢！」

「好，我去看看……」兪劍平猝然轉身。

「站住！」金甲神猛然向他撲去！他隨地發出一聲勁嘯，震得金甲神一跳，與他同來的兩個人更感耳疼失色，驚惶間，只見一道快如電閃的人影陡然直撲自己，本能的舉刀相迎，朝黑影就砍，可是一刀砍下黑影已經不見，各自腰間感到一麻，隨卽慘叫倒地，留下的只有一個金甲神了！

「金甲神，你帶來的人全回老家了，輪到你啦！」

「臭小子，你別猖狂！」

「你別猖狂才眞！你以爲勞連生這隻採花蜂會佔到好處？你這位盟兄也佔不了什麼好處！你呢，當然更非死不可！」

「什麼？你知道我們會來？」

「當然知道，當你們決鬥結盟那時起，我就知道了，你認命吧！」

「好小子，你好陰毒，好深沉啊！」

「失禮，還不及你！」

「那麼，你怎不早說？」

「你在等人，我也在等人呀！」

「你也等人？等什麼人？」

「說出來你該知道，一位是遊戲江湖的北海遊仙申老前輩，一位是專管世間閒事的陽判官方老前輩，一位是長生不老的華老前輩！一位是……」

「胡說！你以爲你這麼說，就可以嚇得倒我嗎？你少跟我來這一套！你……」

「好小子，你原來在這兒跟人磨牙，你的小媳婦兒給人圍上啦，還不快去幫他！這金甲鬼，留給我吧！快去！快去！」

「是，華老前輩，我這就去！」

金甲神想不到兪劍平說的是眞話，華千刀果然來了，他是眞的，其他幾個也不會假吧？如此一想再顧不得盟兄的生死存亡，一溜烟就跑了。

「那裏走！你得捱我一頓呢！」華千刀追着他，兩個人漸漸遠去了。兪劍平一直和金甲神磨牙，爲的就是要等華千刀來，他既然來了，又追敵去了，已無後顧之憂，當然便會急急去幫忙郭小菁了。

郭小菁這時正在吃緊，他給採花蜂和一個禿頭胖漢夾攻，只有使出騰挪閃躲的快速靈活身法，避而不接！守而不攻，雖然一時未致於會落敗，但亦處在捱打境地，甚爲危險！

郭小菁此時只能照顧自己，已無暇再照顧別人了，她聽到慘叫與驚呼就一陣心痛，不知不覺間分了精神，幾次碰上險着！

勞連生缺德極了，他一邊打一邊說些下流難聽的淫詞穢語，擾亂郭小菁的心神，增加她的危險！她心神漸感煩躁，眞要不惜一拚了！

突然，一道人影閃入眼簾，同時聽得：「小菁，前邊的敵人全回老家了，你再堅持片刻，我馬上過來幫你！」

這是兪劍平的聲音，她一聽心中就放寬了，精神大振，氣力也來了，原來她早先還分心牽掛着兪劍平呢！

兪劍平現身之後，他飛快地掃蕩勞連生帶來那些嘍囉，先替村人解圍，然後再去幫助郭小菁。他一到，局勢當堂扭轉，轉敗爲勝，留下的只有少數幾個敵人了。

兪劍平並沒有立卽動手，他站在一邊看了片刻，道：「好傢伙，看你還能逃到那裏！」

「劍平，你給我掠陣，不要給他逃了！」

兪劍平道：「好的，你放心，包保他一個也逃不了！」

郭小菁道：「他們若不逃跑，你就用不着動手，我自會收拾他們！若果他逃跑，你就把他截下來！」

「好的！我一定照你的話做，不准他們跑掉！」

「老狗才，你剛才的威風去了那裏？怎麼變成這麼熊樣？」郭小菁的話鋒突然指向勞連生，主動向他進攻了。

禿頭胖漢斜着眼望向兪劍平，忽地閃身撲出，然後對勞連生說：「勞盟主，我來對付這個小子！」他先有行動再說話，不容勞連生反對。勞連生和兪劍平有殺子深仇，當然希望親自手刄，但知子莫若父，兒子的武功如何，瞞不了他，據說兒子在一兩個照面就給兪劍平活捉了的，則兪劍平的功夫如何？可以想見了，只怕比較眼前這個女人更難對付呢！因此，禿頭胖子說要對付兪劍平，他絕無意見。

禿頭胖子疾撲兪劍平，第一招就使出大砍刀照頭砍的惡招，砍向兪劍平，兪劍平凝視來招，身子動也不動，一種堅毅威勇的氣派表現無遺。禿頭胖子本是惡狠狠出手，要求速勝的，及至與兪劍平的目光接觸，看到他這凜然不可犯的神情，不由的心胆俱怯，刀也顫抖着，意志也動搖了。

但是，他已出手，總不能就此自己撤招，所以在胆怯中仍然招式未變，但心志却變了。

「來得好！」兪劍平突然一聲暴喝，甚爲威嚴，嚇了對方一跳，刀鋒也畧爲偏斜小許，兪劍平陡然身子一側「呼」的打出一掌，把來刀打得一斜，同時向前疾進，駢指點向對方的「癒氣穴」。禿頭胖子做夢也沒想到兪劍平有此好胆，居然敢以空手對付他，結果就給點中穴道，慘叫倒地。

兪劍平又是以一招之勢擊倒禿頭胖子，勞連生更加心寒，覺得三十六着，走爲上着，趁兪劍平未曾與郭小菁合攻，虛砍一刀，向後急退。

「那裏走！」郭小菁早已料到他會有此一着，見他發出一招不應發的一招，便知他另有所圖，他一退就追了上去，刀鋒之銳，刀風勁銳，勞連生感到背後生痛，知勢已急，未及再逃，急忙反砍一刀。人隨刀轉，與郭小菁又面對面了。

「糟老頭，你想逃，沒有這麼容易！」郭小菁截下了敵人，心情妙極了。

「臭丫頭，你以爲我怕你！」

「不！我沒這麼說過！」

「那你兇什麼？哼！」

「哼！你不是怕我，但你是怕死，所以要逃！」

郭小菁拐了個彎駡勞連生，他當然聽得明白，更氣了，也更驚了。

「你們兩個來吧，怎麼還不上？我不會怕你的，上好了！」

「你別吹破牛皮，先接我幾招吧，僅我一個人你必打不過，要逃，還吹什麼牛皮？」

「笑話！我採花蜂幾曾吃過敗仗？這個小子鬥不過你才眞，我會輸給你？你的胃口再大，也……」

「住口！姓勞的，你再說一句這樣不是人說的鬼話，我就叫你血濺當場！」兪劍平斷喝一聲，果然把對方鎮懾住了。

「糟老頭，你該死！你害了那麼多人，還敢對我胡言亂語，你還是小心接招吧，別想着逃亡了。」

「小菁，別跟他說話，多攻他下盤！」兪劍平到底是旁觀者淸，一下子就看出勞連生的缺點了！

郭小菁經他指點，馬上明白，利用自己的靈活身形，以快刀疾攻對方下盤，果然使勞連生如踏進熱鍋，站立不穩，跳來跳去，十分狼狽，章法一亂，空門便現，給郭小菁睹準機會，一刀過處，連中對方三刀，兩腿夾一腰，立卽血流如注，痛得他狂呼厲叫！

「小菁，不能心軟！繼續攻他下盤！」

「是！嘩，這老賊！……」郭小菁突然掩面狂退！還背轉了臉！

「老畜牲，你眞不是人，待我來收拾你！」兪劍平抖劍上陣，招式精而靈，勁而刁鑽，專刺對方下陰要害，劍劍不離，嚇得他駭然。

原來這採花蜂在中招之後，爲了嚇退郭小菁，突然自己用刀把褲帶一劃，用手一扯，褲子便掉了，裸露出下半身。郭小菁是個大姑娘，除了小弟弟的她不在乎之外，幾曾見過這樣的醜態？連聽也不敢聽，這個採花蜂竟然如此無賴，用這樣的下流招，幸而有兪劍平在，否則，嚇退了郭小菁，確有給他逃脫的機會呢！

兪劍平也恨極了，郭小菁是他的情侶，勞連生竟然如此戲弄她，他如何不恨？所以一出手就用上了眞功夫，勞連生此時已光着屁股，沒有下裳，給夜風一吹，當然是感到凉意，他却以爲是對方的劍風劍氣，嚇得面無人色，狼狽萬分。他要逃，却逃不出兪劍平的劍陣，要守，又守不穩，四邊八面都不斷遞進來敵方的劍勢；要攻嗎？更是無此可能，所有主動全給兪劍平控制了。

兪劍平在攻擊中冷冷一笑道：「好，先割下你一塊肉再說！」劍身一扁，在勞連生的後腿按了一下。

「哎呀！」勞連生此時已經神智慌亂不淸，以爲眞是給兪劍平割了一塊肉了，感到痛徹五內，難以支持，連閃躲迴避也不如先前靈活

了。

「劍平，你怎麼啦，還不下殺手！」郭小菁感到不滿，她的聲音壓倒了各人的聲音。

「快了！你沒注意，這厮的刀法不錯，對我們有用呢！」

「什麼？這種人的刀法你也要學？」

「有什麼不可？他人品壞，刀法可壞！我學他的刀法，又不學他的人品！」

「你說的總是有理！」

「就是嘛！我們的刀劍殺的是壞人；壞人的刀劍傷害好人！我們把他們的劍奪過來，再用來殺他們，有何不可？」俞劍平說完最後一句，把勞連生殺了！

「我們傷亡了多少人？誰知道？」郭小菁問。

「我們沒有人死亡，傷了九個人，多是輕傷，只有兩個傷得較重！」一個男的回答。

「現在，總算告一段落了，今晚這個收穫甚大，可說是全殲敵人，值得高興慶祝！」

「你別太高興，我看華伯伯至今未返，可能出了岔子！要不，憑他老人家的輕功，早就應該回來了！」

「不會吧？你是說，華前輩會追不上金甲神？」

「我沒有這麼說過！」

「你不是說……」

「我只是說可能出了岔子，並沒說他追不上金甲神，你不能寃枉我！」

「那還不是一樣？」

「怎會是一樣？追不上是輕功不如人，出岔子却有數不清的理由與事實，怎會一樣！」

「對！這回是你對，我說錯了！不過，但願我們都猜錯，華前輩勝利歸來向我們說出好消息！」

「這當然最好！只是，咦，那邊……」郭小菁突然停了口，傾耳靜聽，伸手向一個地方指去！

「什麼？有人來？對！有人來！大家注意提防！」

各人都突感緊張，馬上散開。

「你們不用走，早華伯伯！」郭小菁先穩定大家，再迎上去道：「華伯伯你回來啦？」

「回來了！」

「金甲神怎樣了？」

「給他溜了！」

「伯伯，你不是跟我開玩笑吧？」

「不，眞給他溜了！唉，我眞慚愧，竟相信他的話！」

「你怎樣相信他的話？」

「華前輩，你說說，怎麼信了他的話？」俞劍平也加上一把咀了。

「我追他，他當然跑不過我！很快就追上了，我問他還有什麼心事，叫他說出來好舒舒服服死去！」

「他怎麼說？」郭小菁說。

「他說，希望我等一會再動手，他感到肚子痛，可能下瀉，請我讓他瀉一次，免得死了做鬼也不舒服……」

「你答允了？」

「答允了！」

「他就騙了你，溜了！」

「噫，你怎麼知道？」

「伯伯，你怎會沒聽說過，一百年前就有人利用這樣的方法溜掉啦！」

「小菁，別打岔，讓華前輩說經過！」

「他走到林子裏，我在外邊守着，他入去一會，我問他怎樣了，他說快了！我再問，他又說快了，才到我第三次問，沒了聲音，但他的衣服仍然掛在那兒，我只好等他。可是等了一會，仍不見他起來，叫他，也無人回答我，恨極了，入去一看，人早走了。」

「於是你就找，找不到，不服氣再找，還是找不到，所以回來的遲了，是不是？」

「嗯，正是！」

「這麼說，我們今晚還是功虧一簣，未能全殲敵人！」郭小菁有點遺憾地說。

「小菁，金甲神既逃了，當不會就此甘心，看來他遲早會再來，我們還得小心提防！」

「當然要提防！」郭小菁說。「他這一次，不來則已，來者必不善！我們要趁這時間加緊鍛鍊才行。」

「好！我們一定用心學，用心練！」

「我們也是！叫敵人知道我們的厲害！」

「你們有這個心，妙極了，我們由明天起，加倍用功，怕不怕辛苦？」俞劍平問。

「不怕！」男的回答。

「你們呢，怕不怕？」郭小菁問她的女弟子！

「我們也不怕！」

「那好極了！華伯伯，你如果不急去那裏，就留下來教他們輕功吧！你老人家輕功天下第一，只要他們學得一點點，也終生受用不盡了！」

「好吧！今晚，我上了當，放走了金甲神，很對不起大家，就留下來，教大家一點輕功，讓你們將來親自抓他回來吧！」

「華伯伯，過去的事別記在心上，今後也別再提了，你肯教他們，他們會感激你一輩子的！」郭小菁說，「現在，深夜了，我們大家快回去歇息，明天才有精神工作和練功！」

郭小菁叫她的女弟子散去之後，俞劍平的弟子自然也就散去了。

華千刀跟俞劍平一起走，住在同一個地方。華千刀是一個老天眞，精神好，愛下棋，健談，俞劍平被拉着陪他下棋，他願以傳授輕功作交換。俞劍平一方面是不想太拂其意，令他掃興，另方面也心信他的輕功，願意做成這宗交換買賣。這一晚他們直至五鼓響才睡覺。

但是，這一晚只不過是開始，以後每晚都如此，不管晚上有什麼事，華千刀總要纏着俞劍平下幾盤棋才肯睡，最早的一晚，也在三更過後！不過，說實話，俞劍平一定也沒有吃虧，第一，他在這半個月來，棋藝進步了，輕功也進步了。他曾經想過，再過得一兩個月之後，他進步得一定更快！因爲在這半個月，他已漸漸掌握了規律，進步也每天比每天加速，有過這半個月作基礎，他的進步會加速，是一定的事。

不過，時間沒有到兩個月，金甲神先來找他算賬了。

這是下弦日子，月亮很遲才升起，而且只有微微一勾，光線甚弱，無法照亮地面，要從月光照亮物品是不容易的。

這一夜，夜風甚勁，黑雲密佈，天上地下一片漆黑，分派在村外守衛的幾個村民，正在打瞌睡，猛的聽到有人聲傳來，心頭爲之一震，張大眼睛溜望，人影是看不到了，人聲却聽得頗爲清楚。特別是小福子，因爲相距較近，聽得更爲清晰，他知道是來紅石村報仇的，當堂氣壞了。

小福子默默計算着，來的共有六個人，也許還有其他未看到的，但他不管，他就以六個敵人計算，當最後兩個經過之後，他由他們背後發出暗器，一出手就是六枚，作扇形發出，那兩個人的耳目倒是十分靈醒，一下子就聽到風聲了。各自向左右分開避過，他們沒有留意到暗器的多少與來路，以爲閃得開的，怎知却閃不開。各自在左右腰眼中了一枚，不自禁的發出狂叫，固然驚動了前面幾個同黨，也驚動了紅石村的人。

俞劍平正和華千刀下棋，聽得叫聲，心頭一凜，推棋而起道：「走，有敵人！」

「急什麼？這盤棋……」

「我們先去對付敵人要緊，這盤棋慢慢再下！」俞劍平不再聽華千刀說什麼，一把抓住劍，飄身出去了。

俞劍平出到外邊，第一個碰到的便是金甲神孟昭，正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二話不說，便打了起來。與金甲神一起的一個矮胖子眞不要臉，他竟然不顧江湖道義，搶前夾攻，不但以大欺小，還以多求勝，與金甲神聯手夾擊俞劍年。

俞劍平一劍在手，展開劍勢，飄忽翔滑，遍繞全身，寸隙難尋。他在兩個月前，已有足夠力量擊敗金甲神，再經過華千刀兩個月的細心指點，功力突飛猛晉，遠非兩個月前可比，所以，雖然受到兩大高手夾擊，也應付從容，絕無窘態。反之，他劍氣凌厲，反而不時迫退對方，使他半道撤招。

郭小菁和俞玉珍兩個在一起，兩人功力相差當然很遠，但因爲平日經常互相揣摩鍛鍊，配合得倒是很好，足以補救功力不足。她們兩個遇上的是常山雙怪。郭小菁冷然說：「我以爲是什麼人如此大胆，敢到這裏搗亂，原來是你們兩位，失敬了！」

這常山雙怪還未回答，另外有個老頭子已經搶先開口叫道：「常雙傑，上次就是這丫頭殺了盟主的，你要替盟主報仇呀！」

「對了，有寃報寃，有仇報仇，千萬不可含糊呀！」郭小菁輕鬆而含有嘲諷意味地說。

常山雙怪的武功獨成一家，武林中都極爲少見，所以名氣相當大，黑白兩道的人都對他們禮讓三分，沒有必要，誰都不願得罪他們。他們有一個特點，愛錢如命，只要肯出錢，就可以請他們幫忙，出得大錢，他們便不惜冒險，殺人放火在所不計，他們這一次來紅石村，也是因爲受了金甲神的一筆頗大的錢，沒想到却遇到郭小菁。

常山雙怪給那個老頭子一催，怒然了。他們都說：「你嚷什麼？我們有我們的主張，你催我，我偏不幹，看你能把我怎樣！」

「常雙傑，你們說話當不當話？」

「當話又怎樣？不當話又怎樣？」

「當話動手把這丫頭宰了，不當話嘛，就給我滾！讓江湖上的人全都知道你們說話如放屁，說了不作數！」

「你們也不先打聽清楚，我們雙傑豈是慣於受人呼喝的？我們偏是不幹，看你怎樣！」

「你們眞不幹？可別後悔！」

「你才會後悔！你聽着，你這麼胡說八道，眞要後悔呢！大哥，我們把他宰了，免得他再胡說八道！」

「常山雙怪，你瘋啦！」老頭子吃了一大驚，駭然叫嚷。

「老狗賊，你手上染的血污還少嗎？你應該死啦！快認命了吧！」

「常山雙傑，你們退出一邊就行了，不必親自動手，免得受人議論！這老頭子，你交給我好了，保管他逃不了！」

「小寶貝，你也不用動手，交給我吧！」

「伯伯，你可別再上當啊！」

「你放心！上過當就學乖啦！來，我去把他抓下來！」華千刀連武器也沒有就向那老頭子走去。

老頭子見華千刀的年紀比他自己更大，不由心頭一凜，喝道：「你是誰？嫌命長了？」

「花六，你不認識我，我可認識你！我問你，你爲什麼也來這裏？你跟金甲神是什麼關係，肯爲他淌這渾水？」

花六給華千刀一口叫破名字，而又不怕，倒有點心寒了。但爲了面子，還是再次喝問對方姓名。華千刀冷然說：「你眞是財迷心竅了！連我華千刀也不認識，該你倒霉了！」

華千刀亮了名號，花六流冷汗了。他想溜，常山雙怪却不讓他溜走，把他截下來，華千刀也追到了，道：「花六，你走不了啦，認命吧！」

花六自知不敵，大急，狂呼道：「大姐救我！」

「別叫大姐了，你叫娘也沒用！」華千刀諷刺地說。聲未了，有個女人高叫：「休得傷我老伴！」人也似風一般捲進來，刀光閃處，已經向華千刀連攻了十二刀。華千刀被激起豪氣道：「妙呀，原來快刀門的人，今天我可遇上對手了，就和你比比快刀，看是誰的更快！」他身子一閃，已從別人手中奪到一柄刀，就和那女人狠鬥起來。

雙方都是快到極點，各人看的呆了，誰都無法看得清楚他們到底是誰多砍幾刀，更看不出他們是使用了什麼招式。

各人的注意力集中在這兩個人的兩柄刀上，被吸引住了。

花六認爲這是唯一的機會，一步一步的向外溜，偷偷地逃走了！可是看的人沒發覺他，華千刀却發覺了。他突然一刀斜掠，身隨刀起，去得飛快，只一閃已經飄出去了。

「那裏走！」那女人喝叫，追了過去！

「給我躺下！」華千刀喝叫！

「哎呀！」一聲之後，便是一下慘呼，花六倒下去了，華千刀回頭再迎鬥那女人，道：「你自己看到了，這樣的人值得爲他賣命！你在救他，幫他，爲他賣命，他却偷偷溜掉，你值得嗎？」

那女人感到一陣難過，覺得自己受了騙，很不好受！一聲不響，轉身就跑！

「你跑不了，我還沒打得够癮呢！」華千刀追着她，很快就去遠了。後來，他們果然再打了一場，之後，惺惺相惜，居然結婚了，成爲一段武林佳話。

常山雙怪目睹一切，又給郭小菁教訓了一頓，都黯然而去。原來這常山雙怪曾被蛇困，幾乎喪命，幸遇郭小菁經過，惻忍心動，以飛鏢把蛇擊斃，救了他們，所以他們視她爲救命恩人，見了她，自然不好動手，想不到又被救了一次，否則，他自忖難有生望，離開時候，想起小菁的勸告：錢財身外物，够吃够用便好了，何必貪多？丟了性命，留下錢財，只便宜了別人，並不值得！又叫他今後交友要選擇，否則，遲早會爲朋友所累！

他們過去聽不進這樣的話，此刻却覺得有道理了。兄弟倆下了決心，從此不再爲金錢賣命！一場夜鬥只留下金甲神，胖漢子與俞劍平的一伙還未了結，但也已經到了尾聲了。

常山雙怪經過他們身邊時，金甲神曾經請他們幫忙，他們那裏肯出手？他們看到俞劍平劍花錯落有緻，指東打西，指南打北，雖然只有一柄劍，却幻出了十柄劍的威力，把金甲神與胖漢都籠罩在他的劍光之內，要攻那兒就那兒，十分瀟洒。常山雙怪自料兄弟二人合力也勝不了，對自己的看法也變了。他們肯聽郭小菁的話，與此也有多少關係。

郭小菁她們一羣人都湧來看熱鬧了，他們雖沒有出手，却威脅着金甲神，他怕他們圍攻，又怕被傷受辱，竟然自刎。他自刎死，倒出乎各人意外，胖漢在此情形之下，當然也難再活！

一場惡鬥，眞正結束了。這是大獲全勝，各人自然甚爲開心，這一下慶祝會熱鬧極了，郭小菁和俞劍平兩個悄悄地退了出去，獨自在清靜的地方享受他們之間的愛的甜杯。(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葉慈輝遭遇怪醫石懷冰暗算，跌入圈套仍不自知，盲目地偕同覃婉兒趕往十萬大山，那日抵達距十萬大山不遠的黃沙河，覃婉兒始將眞相說出，至是，葉慈輝只得聽從覃婉兒的擺佈，雙雙改裝成中年夫婦，㑹夜趕返幕阜山，覃婉兒帶葉慈輝進住一隱秘山洞，她獨自往與百草婆婆聯絡。覃婉兒走後未幾，突有一少女闖來洞中，葉慈輝認出這少女正是義姊莉莉，本欲說明身份相認，但忽又思一試莉莉身手，在相互對擊三掌後，莉莉突然而去，不久葉慈輝發覺身中劇毒，忙裂衣取出解毒藥丸吞下——

新派武俠長篇

金縷衣

東方英·文　盧令·圖

藥毒人不毒　話狠心不狠

葉慈輝解毒藥物是吞下了，詎料，莉莉所下的毒，毒性奇特非凡，他服下去的解毒藥物根本沒有作用。

片刻之時，二條手臂已腫到了肩頭附近，葉慈輝一口眞氣接不上，便再也支持不住，翻身跌到塵地之上，人事不知了。

也不知昏絕了多久時光，葉慈輝忽然聽到有人在他身前喝道：「本姑娘暫饒你一死，還不爬起來，好好回話。」

葉慈輝睜眼望去，只見莉莉正站在他面前，揚眉豎目，氣勢洶洶，好一副嚇人的姿態。

葉慈輝暗暗忖道：「她去而復回，不知有何企圖，且忍耐着看個究竟再說。」心中打定主意，裝做軟弱無力的樣子，支起身子坐在地上，嘆息一聲，道：「你的毒好厲害。」

莉莉冷「哼！」一聲，道：「你知道就好！……剛才本姑娘已解去了你手臂上的毒，但也另外給你服了一種暫時不發作的毒藥，你如果想活命下去，就好好的聽命於本姑娘，否則，那毒藥發作起來，其身受之苦，就非言語所能形容了。」

葉慈輝沉思了一下道：「你是什麼人？到這山中來有何企圖？」

莉莉道：「本姑娘是什麼人，你無需知道，本姑娘的事，你更用不着問，現在，你只需要告訴本姑娘，你願不願聽命於本姑娘？」

葉慈輝一陣猶豫地道：「這個……」

莉莉冷笑一聲，道：「你大約還沒有吃足苦頭，也不知本姑娘的厲害，本姑娘暫時也不逼你，你明天回答本姑娘吧。」

說着，忽然屈指輕彈，打出一顆丸藥，投入葉慈輝手中，又道：「待會你如果想活下去，就服下這粒丸藥。」話聲一落，又轉身走出去了。

葉慈輝苦笑了一聲，低頭向自己雙手望去，只見自己雙手這時已完全復原，看不出一點中過毒的樣子。

這一折騰下來，他已覺得勝過一場生死大戰，疲累不堪了，當下便坐在原地調息起來。

一番調息過後，葉慈輝已是疲憊盡失，長身站了起來，又復精神奕奕朝氣勃勃了。

葉慈輝這一番經過下來，所費時光已是不少，奇怪的是覃婉兒一去之後，就渺如黃鶴，不見回來。

難道她在外面也出了事麼？

葉慈輝越想越覺得情形不對，同時也越想越担心，於是心念一起，決心到外面去看一看。

他換好衣服，正要出去的時候，忽然，心肌抽痛了一下，這一下抽動，突然而來，來得沒有絲毫預兆，就像是一把利刃，從背後直揷在心口之上，痛得他失聲而叫。

可是，一痛之後，又來無跡去無影的消失了症狀，費了他半天調息工夫，也找不出所以然來。

葉慈輝這一來又費去了不少時光，眼看外面天色已漸漸暗了下來，覃婉兒仍不見回來。

葉慈輝實在放心不下，又想出去找尋她，可是這時他的心肌又痛了起來，這一次抽動，可就不比剛才那樣輕鬆了，只抽痛一次，就過去了。

這次抽痛一起，便像萬里長城的開始，一陣接着一陣永無止境的連續的痛了下去。

葉慈輝最初咬緊牙關拚命運轉內功壓制，可是，那是種奇怪的痛楚，葉慈輝雖然神功無敵，却對那痛楚毫無壓制之能。

葉慈輝死咬着牙關，扭曲着身子，口中已經發出呻吟之聲，快要到達他忍耐的極限了。

驀地，他想到莉莉給他留下的那粒藥丸，也恍然明白了這種痛苦的原因。

敢情，這就是莉莉給他服了一種毒藥的結果。

百般無奈，葉慈輝只好將莉莉留下的那粒藥丸服下，姑且一試，那知那粒藥丸只一投入口中，便立見奇效，痛楚盡失，而且，精神上還有一種與奮舒暢的感覺。

葉慈輝不禁百感交集，搖頭嘆了一口氣，舉足出了那座山洞。

他展開脚程，只覺身輕如燕，功力絲毫不因剛才那陣折磨而減弱。

他找遍了心目中的地方，那有覃婉兒的影子。

回到洞中時，差不多已是將近五更時份了。

這時，他心中自是非常不好受，好在他功力深厚，一經坐息，便雜念盡去，入了忘我之境。

葉慈輝這一陣調息工夫，足足做了二個多時辰，雙目一睜，只見洞外已是陽光普照，一片光明了。

同時，洞外一陣脚步之聲傳來，聽得葉慈輝心頭一沉，暗忖道：「莉莉，你就不能放鬆一步麼？……。」

一聲嬌笑，進來的不是莉莉而是覃婉兒。

葉慈輝大喜道：「婉兒，你終於回來了。」

覃婉兒嬌軀一閃，投入葉慈輝懷中，歉然道：「輝哥哥，眞對不起，事情出了意外，所以，我昨晚無法趕回。」

葉慈輝一震道：「出了什麼事？」

覃婉兒一笑道：「不用担心，這次意外事情，可說是好的轉變。」

葉慈輝吁了一口氣，道：「好消息，那是一件什麼事情？」

覃婉兒道：「奶奶又找來個幫手。」

葉慈輝「啊！」了一聲，道：「好極了，那是怎樣的一個人？」

覃婉兒道：「一時也說不清楚，你去一見就知道了。」

葉慈輝一怔道：「現在就去？」

覃婉兒道：「當然就是現在，我是特來接你去的。」

葉慈輝隨着覃婉兒出了山洞，走到中午時份，在一座隱秘的山洞裏見到了百草婆婆與常君琪，葉慈輝當下大禮拜見了百草婆婆，正式叫了她一聲「奶奶」，只樂得她哈哈大笑不止。

常君琪是妹妹，今天妹妹見姊夫，臉上的笑容，似乎有點勉强，沒有上次見面時那樣開朗了。

葉慈輝依禮拜見過百草婆婆後，目光一掠，除了他們祖孫三人之外，再不見有另外的人……。

覃婉兒深解人意的一笑，悄聲道：「別急，等下你就可以見到他老人家了。」

葉慈輝被她看穿心事，不好意思的笑了笑道：「他老人家到底是什麼人？」

覃婉兒道：「是我們奶奶的師姊，有她鼎力相助，我們就萬無一失了。」

他們正悄悄談話時，百草婆婆忽然雙目一凝，望了葉慈輝一陣，叫道：「輝慈，你過來，讓奶奶仔細看一看。」

葉慈輝走了過去，百草婆婆翻開葉慈輝眼皮檢視了一陣，接着又皺着眉頭看了一下葉慈輝耳朵。

在百草婆婆檢查葉慈輝的過程中，葉慈輝已經意會到是怎樣一回事了，同時，也不由得暗暗佩服百草婆婆目光銳利，果然名不虛傳。

百草婆婆檢查過葉慈輝後，神色凝重的道：「你被人暗中下了毒了，你自己知不知道？」

莉莉的事，該不該說了出來？葉慈輝不免有點猶豫起來……。

這時，站在一旁的覃婉兒已先自緊張的道：「他中了毒，怎樣可能呢？」

百草婆婆瞪了覃婉兒一眼道：「這該問你了，虧你學了這多年的藥性醫理，自己身邊人中了毒，還一無所知！」罵得有道理，只是冤枉她了。

覃婉兒螓首一垂，漲紅着臉，內愧得無言以答。

葉慈輝見覃婉兒無端被斥責，心中過意不去，嘆息一聲道：「奶奶，這不能怪婉妹，事情是昨天傍晚時份發生的，那時婉妹早到奶奶這邊來了哩！」

覃婉兒投以一道感激的目光，但是仍然默着，沒有說什麼。

百草婆婆顯然不便責備葉慈輝，搖頭一嘆道：「你爲什麼不早說？」

葉慈輝苦笑着道：「孫婿還來不及向你老人家陳明，却被你老人家先看出來了，你老人家好厲害的法眼啊！」最後，順便捧了她一句。

百草婆婆聽得耳順心開，笑了一笑，道：「老奶奶這百草婆婆之稱，豈是僥倖得來的。」

覃婉兒這才舉起秀目道：「奶奶，他中的是什麼毒？」

百草婆婆一笑道：「老身先不說，倒要考考你們的眼力，你們自己看吧！」

覃婉兒如法泡製，檢查了葉慈輝一陣，她檢查之後，常君琪又檢查了一陣。

百草婆婆先問常君琪道：「琪兒，你後看，先說。」

常君琪道：「姊夫所中的毒，藥性非常複雜，不過，大致可以看出，是以痳痺神經藥物爲主。」

百草婆婆嘉許地點了一點頭，接着問覃婉兒道：「婉兒，你的看法呢？」

覃婉兒秀眉一蹙道：「孫兒知道這種藥，叫『九玄丹』，是他們新近配製的一種怪藥，據說時日一久之後，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心向。……。」

話聲一頓，憂心如熾的追問葉慈輝道：「輝哥哥，你……你……你是怎樣攪的呢？」

葉慈輝嘆了一口氣，將經過情形說了出來。

覃婉兒望着百草婆婆，叫了一聲道：「奶奶，你知不知道那個女孩子？」

百草婆婆道：「聽說那女孩子剛來不久，她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目前還沒查出來。」

常君琪一笑道：「我倒知道她是怎樣一個人。」

百草婆婆一愕道：「你既然知道，為什麼不早說。」

常君琪道：「我也是剛剛知道的。」

覃婉兒一怔道：「你剛剛知道？」

常君琪微微一笑道：「我剛剛從姊夫眼中看出來的，那少女一定與姊夫有很密切的關係，我想姊夫一定會告訴我們。」

覃婉兒轉首看向葉慈輝，說道：「輝哥哥……。」

葉慈輝慨嘆一聲道：「婉妹，她就是我的三姊。」

葉慈輝與茜茜她們姊妹的事，早在回來路程中一一告訴過覃婉兒，所以一提「三姊」二字，覃婉兒就知道是誰了。

覃婉兒秀目一瞪道：「原來是她，她為什麼對你這樣狠心？」

葉慈輝道：「因為我並沒向他表明身份，她也不知道我是誰，這倒不能怪她狠心。」

儘管葉慈輝心裏很不滿意莉莉，真談起她時，他還是不忍說她不是。

百草婆婆問道：「什麼三姊？」

覃婉兒替葉慈輝作了一番說明，道：「孫兒早就聽說她這個人在幕後很有些權勢，想不到她竟是輝哥哥的三姊，這樣一來，整個的事情就複雜了。」

百草婆婆雙目一凝，定在葉慈輝臉上道：「慈輝，這就看你了，你是以私交為重呢？還是以除惡為重？」

葉慈輝嘆了一口氣，道：「大義可以滅親，自是以除惡為重！不過，孫婿想向她身上畧盡心意，給她一個機會，尚請老人家見允。」

百草婆婆沉思了片刻，道：「你和她姊弟一場，理當如此，盡心而後無愧，老身矯情，你先去和她談談吧！」

常君琪道：「這不大妥當吧！」

百草婆婆道：「你有何看法？」

常君琪道：「姊夫去和她談話，勢必表明他原來身份，如果她能豁然省悟，改惡向善，倒也罷了，如果她執迷不悟，姊夫向他這一表明身份，原來的一片心意就完全白費了。」

覃婉兒道：「如果她執迷不悟，那就只有壯士斷腕了。」

常君琪一笑道：「壯士斷腕，說來容易，到時候只怕姊夫下不了手。」

覃婉兒轉頭望向葉慈輝，叫了一聲，道：「輝哥哥，大丈夫……。」

葉慈輝劍眉一蹙，截口道：「這件事讓我多想想，她就是一時想不通，也不宜立時將她置於死地……。」

覃婉兒輕輕的嘆息一聲，百草婆婆接口道：「慈輝顧慮得是，他身上所中的毒，就叫人担心得很……。」

覃婉兒一怔道：「奶奶，你難道解不開輝哥哥身上的毒？」

百草婆婆道：「他這是一種新藥，配合成份一點不知道，誰能有絕對的把握，萬一出了差，怎麼辦？」

醫有理，藥有性，就是華陀復生，也要有對症的藥，否則，華陀也無能為力，覃婉兒自是明白其中道理，她担心葉慈輝的安危，當下臉色一變道：「不知師伯她老人家……。」

一語未了，只聽有人笑着截口道：「你們沒事情就會嚼舌頭，又在說我師伯怎樣了？……」人影閃動，走進來一個衣服襤褸的老婆子，帶着滿面的笑容，顯得非常和藹可親的樣子。

她人影一現，只見覃婉兒與常君琪已是一同向前，一個在左，一個在右夾住她，笑着叫道：「你老人家，才來呀！」

那老婆婆笑道：「你們可知道我老婆子這一來回跑了多少路，還嫌我老婆子慢哩！眞是，……。」

說着，話聲一頓，從懷中取出一隻瓶子，倒出二粒藥丸，分給她們一人一粒，接着笑罵道：「去你們的吧！快拏去服下，用功去吧！」

常君琪接過藥丸，一聲「謝謝！」首先跑開了。

覃婉兒接過藥丸，却沒有離開的意思，那老婆子喝道：「婉兒，你還不走！」

覃婉兒笑道：「你老人家不是說要見見他麼！……」

那老婆子「啊！」了一聲，目光一轉，射向葉慈輝，覃婉兒一拉葉輝慈道：「輝哥哥，還不快快拜見龍奶奶！」

葉慈輝這才有機會向前與龍奶奶相見，一面行禮，一面說道：「晚輩葉慈輝叩見龍奶奶！」

龍奶奶目射精光受了他半禮，點頭一笑向百草婆婆道：「婉兒的眼光還眞不錯啦……。」

一言未了，覃婉兒已是笑口接道：「既然不錯，那你老人家的見面禮，可不能太輕了啊！」

龍奶奶呵呵一笑道：「婉丫頭，你心裏在打什麼鬼主意，乾脆直說了吧！」

覃婉兒嬌笑道：「你老人家昨晚賜給婉兒們的那『紫金丹』，賜給他一粒就行了。」

龍奶奶睜大眼睛道：「『紫金丹』！你倒會想，你可知道你龍奶奶一共就只煉了六粒『紫金丹』！」

覃婉兒道：「因其如此，所以才值得做見面禮呀！」

龍奶奶笑罵道：「死丫頭，你就會計算別人的家當！」接着，又嘆了一口氣，道：「誰叫你龍奶奶就只你和君琪兩個親近的丫頭，也罷，算你這丫頭厲害，龍奶奶只有自認倒霉了。」

伸手懷中取出一隻精美小巧的碧玉瓶子，倒出一粒「紫金丹」送給葉慈輝，葉慈輝方待謙讓不受時，覃婉兒已伸手替他

接了過來，笑道：「輝哥哥，還不快謝謝龍奶奶。」

東西已經接過來了，葉慈輝也不便再說什麼，只好謝謝龍奶奶。

龍奶奶隨手又將那碧玉瓶子遞給百草婆婆道：「老婆子不能偏虧了君丫頭，這剩下的最後一粒，老妹子，你就替君丫頭收留着吧。」

百草婆婆接過那瓶子笑道：「龍姊，你這是為誰辛苦為誰忙，結果倒好了兩個丫頭。」

龍奶奶苦笑一聲，道：「這也是人算不如天算，活該這兩個丫頭福大。」

兩老這番對話，隱隱道出龍奶奶煉這「紫金丹」，還有看着種特定的用途。

只是，她們沒有明說，婉兒與葉慈輝聽了，也不便多問。

百草婆婆收好「紫金丹」，忽然想起葉慈輝中毒之事，「啊！」了一聲，道：「龍姊，昨晚慈輝一時不慎，被人在身上下一種劇毒，你看看有什麼辦法沒有？」

龍奶奶道：「是什麼毒，你查出來沒有？」

百草婆婆道：「據婉兒說，那是一種新配合的劇毒名『九玄丹』，以痲痺神經藥物為主，至於，那藥方的配方，一時却是分析不出來。」

龍奶奶叫過葉慈輝道：「過來，讓老身看看。」

龍奶奶與百草婆婆本是同門師姊妹，但兩人所學，由於興趣不同的關係，因此，在造詣上，各有各的成就，各有各的專精。

百草婆婆以「百草」為號，不言可知，她對草本藥物方面的研究，是非常精到的。

至於，龍奶奶的拏手，乃是藥物的調和與配合。

她們兩人可說是當代首屈一指的藥物專家，在江湖中極負盛名，只是平日在荒山野嶺之中活動，一去數年杳無音信，所以世人很難遇到她們。

龍奶奶檢查了葉慈輝一陣，眉頭一皺，道：「這藥物配合得很精妙，只怕一時調製不出解藥來。」

葉慈輝道：「不知『血珠蟾蜍』對這種毒有沒有效？」

龍奶奶道：「『血珠蟾蜍』的作用，在吸毒而不是解毒，只要是毒物，多能被它吸取出來，那東西唯一美中不足是，凡經毒藥損傷後的器官，不能發揮治療作用，得另外對症治療，……。」

話聲忽然頓了一頓，凝視着葉慈輝道：「你怎會想到『血珠蟾蜍』？」

葉慈輝道：「晚輩倒是有一隻『血珠蟾蜍』……」

一語未了，覃婉兒已是大叫一聲，道：「有『血珠蟾蜍』為什麼不早說……」

葉慈輝訕訕的笑道：「可惜我沒有把它帶在身上。」

覃婉兒失望地嘆息一聲，道：「可惜遠水救不了近火！你也眞是，為什麼不把它帶在身上？」

葉慈輝笑了笑，說道：「我還以為跟着石老怪不會有問題，誰知道問題都出在他身上。」

龍奶奶道：「此毒毒性奇特，日必一發，老身有中性藥物一種，可暫保一時，你可帶在身上備用。」

她給了葉慈輝一種丸藥，葉慈輝謝了龍奶奶，將那藥物妥為收好。

百草婆婆話題一轉，問道：「龍姊，慈輝出了這種事，勢態已是不能再等下去了，小妹想這兩天就動手，不知龍姊以為如何？」

龍奶奶霜眉微微一蹙，道：「這兩天動手，只怕不大妥當……。」

話聲顯得是謹慎的頓了一頓，百草婆婆注神望着她，等着她的下文。

龍奶奶緩緩的接着道：「老身來時，暗中曾見石老怪和一位三十多歲的漢子，匆匆離山而去……。」

覃婉兒一笑截口道：「他這一走，不正是一個好的機會。」

百草婆婆喝聲，道：「你知道什麼，這次要不能除去石老怪，就完全失去意義了。」

覃婉兒道：「他存放私物的地方，婉兒知道……。」

百草婆婆道：「石老怪不除，等於剷草不除根，今天我們破壞了他們這裏的密窟，有石老怪在，明天他不難再建立一處，這是最要緊的，至於，收回我們的失物，那只不過次要罷了。」

葉慈輝道：「莉莉說不定什麼時候會到那山洞去看孫婿，孫婿想先回去等着她，免得引起她的疑心，影響將來的大事，不知兩位老人家以為如何？」

百草婆婆沉思了一下，道：「你暫時敷衍她一下也好，不過你要小心了，不要再吃一次虧。」

葉慈輝應了一聲，道：「是，孫婿知道。」

覃婉兒那裏放心得下葉慈輝，一聽葉慈輝要回去等莉莉，當下也不思考，接口道：「輝哥哥，我和你一同去。」

龍奶奶笑道：「你眞是情迷心竅，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你怎麼可以去呢？快服你的藥，用你的功去吧！」

覃婉兒被說得玉面一紅，望着葉慈輝情深萬丈的憂形於色。

葉慈輝不敢與覃婉兒正目相對，暗嘆一聲，抱拳道：「我走了！」

說着，身形一起，向外疾馳而去。

葉慈輝回到那山洞裏時，詎料，莉莉已先他而到，在等着他了。

莉莉見他回來，迎面一句話，便寒着臉冷冷的道：「你到那裏去了？」

葉慈輝沒好氣的冷笑一聲，道：「這個你管不着。」

莉莉道：「你沒聽到本姑娘今天要來和你談話麼？」

葉慈輝道：「但是你沒說定是什麼時候。」

莉莉被葉慈輝頂撞得臉色一陣紅一陣白，心裏冷笑了一陣，好容易壓制着沒有發作出來，最後，竟然怒氣一歛，笑了起來，道：「看來你倒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

葉慈輝乾笑了一聲，沒有答話，走向一隻石墩，坐了下去，望着莉莉，目不轉睛。

莉莉覺得葉慈輝的目光奇怪得叫人見了心裏非常不舒服，臉色又是一扳道：「你看什麼？」

葉慈輝直率地道：「看你！」

莉莉道：「我有什麼好看的。」

葉慈輝嗟嗟地道：「你生得眞美，就像是天上下來的仙女……。」

女孩子很少不希望別人說她一聲美，尤其美的女孩子，特別注意別人的讚美，莉莉自是亦不例外，原被葉慈輝頂撞得一肚子的火氣，被他這一聲讚美，說得心花一放，火氣全無了，笑容一綻，大是受用之際……。

葉慈輝忽然輕輕的嘆了一口氣，搖了一搖頭，不再說下去了。

莉莉滿心高興，被葉慈輝那一聲輕嘆，一搖頭，掃得精光，同時也恍然明白葉慈輝的話不是眞心讚美她了。

她心裏是明白了，但就是有點不服氣，同時更想借題發揮，再給他一次嚴厲的懲治，當下咬了一咬銀牙，故作不懂地道：「你爲什麼忽然不說了？」

葉慈輝道：「在下……不敢！」

莉莉陰陰的一笑道：「沒關係，你盡管說下去。」

葉慈輝吸了一口氣，壯着胆子道：「姑娘美則美矣，只可惜心腸太狠毒了，生來一副寡婦像！」

莉莉面色一變，嬌叱一聲，道：「大胆狂徒，你好放肆！」

玉掌一揮，奔向葉慈輝面門之上。

葉慈輝道：「姑娘，在下是就相論相！……。」右手一抬，向着莉莉掌格架過去。

看他那動作，不但慢了一步，而且，招式也甚是呆笨。

莉莉和葉慈輝動過一次手，因爲葉慈輝沒有使出眞功夫，因此莉莉全沒把他放在眼裏，當下冷笑了一聲，掌勢依然向葉慈輝臉上掃去。

奇怪，葉慈輝那看似拙笨的一抬手，忽然在莉莉那一記耳光打上他面頰之前，不知怎樣的，竟搭上了她玉腕之上。

莉莉大吃一驚，方待收手而回時，已是被葉慈輝扣個正着，但覺整條手臂一痲，便再也收不回去了。

她猛然一凜，道：「你……」

葉慈輝微微一笑，說道：「你想不到吧！」

莉莉大叫一聲，喝道：「快放開我的手！」

葉慈輝笑了一笑，道：「可以，但我們得先談一談。」

莉莉色厲內荏的大喝道：「你好大的狗胆，竟然威脅起本姑娘來了，你可知道，你身中之毒，除了本姑娘之外，無人可解。」

葉慈輝道：「知道。」

莉莉道：「知道就好，放了本姑娘，本姑娘恕過你這次無禮冒犯。」

葉慈輝道：「在下另有一個想法，不知姑娘以爲如何？……」

話聲一頓，接着又道：「我想在我毒勢尚未發作之前，向你姑娘討份解藥，不知你姑娘可肯見允？」

莉莉一笑道：「你完全打錯了主意，本姑娘會笨得把解藥帶在身上麼。」

葉慈輝一嘆道：「這樣說來，那是你我的不幸了。」

莉莉心神一凜道：「你要怎樣？」

葉慈輝道：「不怎樣，不過請姑娘在黃泉路上作個伴兒而已。」

莉莉嬌軀微微一顫，說道：「你要殺我。」

葉慈輝點了一點頭道：「在下今天早上想了一個早上，在下堂堂男子漢，豈能受制於你這等邪惡婦人女子之手，將來被人知道了，豈不生不如死，現在你身上既然沒有解藥，自然只有殺了你，以洩心頭之恨，這是你自找的，可怪不得在下心狠手辣。」

莉莉怔了一怔，接着冷靜了下來，一笑道：「迂腐之見，你可知道，一個人只能死一次，所以常言道：『好死不如惡活』，何況，你中了本姑娘的毒，那毒性發作起來，不但痛苦已極，而且連續時間極長，非七天七夜，嚥不下最後一口氣，你以爲一死可以了之，那就錯了。」

葉慈輝哈哈一笑，道：「多謝姑娘指教，在下心裏有數了，到時候在下先走一步就是。」

莉莉一愕，說道：「你眞準備就此一死？」

葉慈輝道：「你的解藥瓶既然不在身上，自然只有一死了。好在黃泉路上有姑娘作伴，總算死得不寂寞。」

說着，自動鬆開了莉莉玉腕，但却同時出指如飛，一連點了莉莉三處穴道，接着，又道：「姑娘爲人如此狠毒，不能無報，因此，在下用絕門手法點了你三處穴道，一時三刻之後，姑娘傷勢便將發作，到時姑娘也嘗嘗在下的厲害吧！」

莉莉震駭無比的睜大着一雙秀目，叫道：「你……你……好狠毒啊！」

葉慈輝笑了一笑，說道：「彼此！彼此！你要看得破生死之念，也可以學在下的樣，早走一步，不就受不到折磨之苦了麼？」

莉莉到底是個女孩子，堅忍之力有限，這時已被葉慈輝的心理攻勢攻擊得招架不住了，嬌軀一顫，嘶聲大叫一聲，道：「不，我不願死，也不能死。」

葉慈輝暗嘆一聲，忖道：「她到底是個女孩子，心地雖然毒了一點，還不失女性柔和的一面，她能有這柔和的一面，便不失其人性，只要人性不失，我豈能棄她不顧。」

一念之下，葉慈輝心中打定主意，聲色不動的冷然道：「殺人者，人亘殺之，你不願死由不得你了。」

莉莉這時已是整個的崩潰了，哭聲哀求道：「請你放了我，我替你把解藥弄來好不好？」

葉慈輝冷笑一聲，道：「你少在我面前要花樣，我要就此放了你，你不送解藥回來，我怎樣辦？」

莉莉道：「我可以發誓，一定替你把解藥送來。」

葉慈輝搖頭道：「你不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你就是發誓也沒有用。」

莉莉急得汗出如珠道：「那怎麼辦呢？你說吧，我完全聽你的就是。」

葉慈輝道：「在下沒有解藥，絕不輕言放人，在下就是這個原則。」

莉莉絕望的說道：「你就這樣死心眼麼？」

葉慈輝道：「在下並不是死心眼，今天，好容易扳成了平手，我那會再上你的當。」

莉莉哭喪着臉道：「我身上實在沒有解藥。」

葉慈輝道：「我相信你這一點。」

莉莉道：「你既然相信我身上沒有解藥，你不放我走，我怎能弄到解藥呢？」

葉慈輝道：「你說得很有理，可是沒用，我不相信你的爲人。」

莉莉忽然雙目一睜，大叫一聲，道：「有了，我有辦法了。」

葉慈輝冷笑一聲，道：「別高興得太早，在下不一定同意你的辦法。」

莉莉道：「我想你一定會同意，因爲你並不吃虧。」

葉慈輝笑了一笑，沒有接腔，莉莉自言自語道：「我也不希望你就此替我解開禁制，只請你把傷勢發作時間，延後幾天，讓我去替你找解藥。」

葉慈輝冷然一搖頭道：「不行！」

莉莉一楞道：「這也不行？」

葉慈輝道：「當然不行，你想過在下的處境沒有。」

莉莉說道：「你不是怕我一去不回麼？我不請你完全解開穴道，便是替你着想了。」

葉慈輝「哼！」的一聲，道：「在下給你三天時光，我能在此等你三天麼？到那時候，在下在這裏，只怕早已毒發身亡了。」

莉莉道：「這一點我早就想到了，只是你口快，我還沒機會說出來。」

葉慈輝道：「你現在說吧！」

莉莉道：「目前我身上雖然未曾帶得解毒之藥，但我身上却備得一種控制那毒藥暫不發作的藥物，你可先服下這藥物，不就可以等待下去了麼。」

葉慈輝故意沉吟了一陣，道：「這，……倒是一個辦法……不……。」

忽然，一搖頭道：「不，你不老實，其中還是有詐。」

莉莉可是一心想逃死求生，已經極盡委屈求全之能，一聽葉慈輝還是一味不同意，不由得火氣一冒，道：「你這人枉爲男子漢，爲甚麼這樣畏首畏尾。」

葉慈輝一笑道：「在下死且不怕，何況其他，主要的是在下不願上當白死，所以寧可放棄求生的機會，以免再上一次當，死得怨氣難消。」

莉莉雙目一瞪，道：「照你這樣說來，我和你談了半天，完全是白費唇舌，對牛彈琴了。」她眞是生氣了，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對牛彈琴」的話也罵出來了。

葉慈輝看着莉莉情緒上的變化，暗自忖道：「她倒還保留着一份純眞，對她的爲人，更是不可妄下斷語了。」

葉慈輝對他這四位姊姊，原本有着一份十分眞摯的友愛。所以，對她們總是盡心盡力的保全。

葉慈輝笑了一笑道：「其實你的話，也沒有白說，至少在下也有點想活下去了，只要你能消除我對你的疑慮，未嘗不可以達成協議。」

莉莉一聽求生之望未絕，委屈求全之心又起，臉色又放鬆了下來，嘆了一口氣，道：「唉，你要怎樣才能消除一切疑慮之念呢？你說吧！你要我怎樣做，我遵辦就是。」

葉慈輝道：「在下要問你幾個問題，測驗你的爲人，是不是可以信賴。」

莉莉道：「你問吧。」

葉慈輝道：「我記得你剛來說了一句話，你不願死，也不能死，那裏面有甚麼隱情？」

莉莉道：「那是我的私事，沒有談論的必要。」

葉慈輝道：「在下既然提出來，就有談論的必要了。」

莉莉道：「如果我不談呢？」

葉慈輝道：「那就只有請你陪我同赴黃泉了。」

莉莉沉思了一陣，嘆息一聲，道：「說來也沒有甚麼，我不願死的原因是我有一個心願未曾達到，我不能死的原因是我一死之後，會影響到很多人的幸福。」

葉慈輝笑了一笑道：「我可以不問你有甚麼心願未了，但我希望知道，誰會因你的死亡而遭到不幸？」

莉莉道：「我有四個姊妹和一位兄弟，都會因爲我的死亡而遭到不幸。」

葉慈輝道：「你那兄弟，叫做甚麼名字？」

莉莉道：「小虎子！」

葉慈輝雙目一瞪道：「你是說『小虎子』是你兄弟？」

莉莉見了他那樣子，更是大感意外的驚訝道：「你認得他？」

葉慈輝道：「在下，前些日子在這裏交到一個朋友，他就是『小虎子』，不知是不是你口中的那位『小虎子』？」

莉莉點頭道：「不錯，就是他。」

葉慈輝說道：「那麼，姑娘妳是茵茵了，……。」

他能提出茵茵兩字，更足證明他確實認識小虎子了。

莉莉接口道：「小妹是莉莉。」因友及友，莉莉口頭上馬上把稱呼改了。

葉慈輝雙拳一抱道：「原來是莉莉姑娘，在下失敬了。」

莉莉雙手亦在禁制之列，不便舉手還禮，只好點了一點頭，答禮道：「不敢當，小妹還沒請教大俠如何稱呼？」

葉慈輝胡亂說了個名字道：「在下慕容飛。」

莉莉道：「慕容兄，小妹眞是魯莽該死，抱歉之至，有請慕容兄海涵恕罪。」

葉慈輝揮手彈指解了莉莉的穴道，客氣的道：「那裏，那裏，在下更是失禮，姑娘，你請吧！」

莉莉活動了一下手足，滿心高興的向葉慈輝萬福一禮，道：「小妹此去，也許很快就會回來，如果不順利的話，則有請等我三日了。」說着，從懷中取出一隻瓶子放在桌上道：「瓶內有三小粒丸藥，每日服用一粒，可保一天平安無事，請放下備用。」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蕭逸·文 盧令·圖

飛雲戰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方天星爲桑桐保釋回來後，原立意從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不再幹那傷天害理的强盜生涯，但桑桐却不同意他改惡爲善，先予威迫，復又動之以情，他保証再做一次買賣後便大家洗手不幹，方天星終於被迫得再次同流合污，答允爲桑桐再效命一次。這一次的買賣，桑桐和他的拜弟黃楚彪早已有了計劃，要方天星扮作傭工，混入周百燦家中爲臥底，偵索周家傳家至寶珍珠衫的藏處。那日，方天星隨着介紹人張麻子前往周家，來應門的正是周家的管家周福，張麻子向他施禮，並說明荐人前來——

龍潭驚麗質　虎穴禦狂徒

周福看上去當眞是個廢物了，張着咀，歪着頭看了半天，才認出了是誰來！

「啊——是張老板！」

「不敢，不敢！」

門開了，張麻子拱着手進來。

方天星在他身後跟進來，老實的站在一邊。

「見過周管家！」

張麻子指着周管家代爲介紹！

方天星老老實實的鞠了一個躬道：「周老管家！」

周福着實的打量他幾眼，頻頻點着頭道：「嗯！好！好！你叫什麼名字呀！」

張麻子說：「他叫方順！」

「嗯！好！好！」然後歪過頭來向張麻子道：「倒是挺好的一個孩子！」

張麻子笑道：「他不小了，今年廿五了，上過學，還會寫字。」

「啊——？那敢情好！」

這時候，聽見院子裏王媽的聲音道：

「是張麻子來了是吧？」

張麻子嘻嘻一笑，不以逆耳的道：「給府上送人來了！」

王媽五十來歲，看上去却要比周福硬朗多了，滿頭白髮紮了一個髮髻，圓臉，塌鼻，紅光滿面。

方天星和她的眼睛甫一交接，趕快的避開了目光，心裏由不住怦怦一陣子亂跳！雖然是不經心的一窺之間，他已經斷定來人——王媽，是個非比尋常的人物！

其實，連那個又瞎又瘸的周福，在他眼睛裏，也不是簡單的人。

王媽那對細細，而畧似腫脹的眼睛，盯着方天星道：「你叫什麼名字！」

「方天……方順！」

「是方天還是方順？」

「方……順！」

「用不着害怕，你抬起臉來，讓我好好看看你！」

方天星慢慢抬起頭顯得很嫩的樣子！

王媽道：「是那裏人？」

「是……南陽府！」

「啊——」答話的却是那個又瞎又瘸周福道：「南陽府，那咱們還是老鄉！」

這話倒也不假，方天星原本就是南陽府的人！

「你少插咀！」

周福被王媽一叱，當眞就不吭聲了。

王媽笑了笑道：「南陽府離着這麼遠，你年輕輕的怎麼會來的？」

「是跟我舅舅來的！」

「你舅舅是誰？」

「是黃大發！」

「黃大發」就是黃楚彪！

方天星成竹在胸，這些問題當然是問他不住！

王媽偏過頭看着張麻子道：「王大發是誰？你見過這個人麼？」

「見過——見過！」張麻子說：「黃爺是我那個茶館的常客！」

「他是幹什麼的？」

「嘿！是幹大買賣的，有的是錢！」

「既然這樣，幹嘛要他姪子出來幹粗活兒？」

「這個——？」

張麻子頓時可呆怔住了！

方天星道：「大媽說得好——我舅舅說年輕人不能依賴家裏，家裏再有錢，那是家裏的事！」

「說得好！」

方天星道：「我舅舅說他老人家年輕的時候，腰裏只有五個銅板，他一個人，出來闖天下，家裏沒給他一個錢，後來他

才能有今天！」

王媽含着笑，點點頭道：「對了，年輕人應該有這個骨氣！」

周福在一旁點着頭道：「好——好——難得你有這麼一個舅舅，趕明兒個你把他給我介紹介紹，我要好好交他一個！」

「是周大爺！」

他先稱呼他是「老管家」，後來一聽是老鄉，就改了口稱他爲大爺，周福聽在耳朵裏，可就越加的受用！咧着咀格格直笑。

上了年紀的人，牙都快掉光了，這一笑，口水順着口角，向下面直淌！

「眞是個好小子——就留下他吧！」

王媽斥道：「叫你少岔咀，你怎麼還多話？」

「好！好！我不說，我不說！」

說完了這幾句話，周福一瘸一拐的往客廳堂屋裏踏了過去！

王媽看着方天星道：「不是我多話，家裏過去因爲用了好幾個人，都幹不長，有的人行爲不好，惹得老爺和小姐生氣，反倒是我們下人落了褒貶，所以我不得不問問清楚！」

方天星心裏眞有說不出的難受，差一點就想掉淚。

他垂下頭，道：「大媽說的是！」

張麻子嘻笑道：「王媽媽你放一百個心吧，這一個絕對錯不了，我敢担保！」

王媽笑着說道：「這一個看上去是比上一次那個好多了，也許還能中老太爺的意！」

「這，要靠王媽媽你多幫忙了！」

王媽瞧着方天星道：「方順這個名字是新取的吧？」

方天星心裏一驚，點點頭，說道：「是的！」

「以前叫什麼名字？」

「叫栓住！」

王媽一笑道：「栓住怕跑了？這麼說你是你們家的獨子了？」

「是的，大媽！」

嘴裏說着，心裏却不禁佩服這個老媽媽好厲害！

「好了！」王媽說：「把手伸出來我看看！」

方天星心裏一動，却毫不猶豫的伸出了雙手！

王媽細細的看着他的手指。

方天星心裏通通直跳！生怕她看出了什麼端倪！

張麻子也不禁發了傻，弄不清王媽媽是在攪些什麼！

王媽媽看了半天，才點點頭。

方天星放下了兩隻手。

王媽說：「你有幾年沒幹粗活了？」

「有兩年了！」

「我看看也像！」王媽說：「你的字大概也寫的不錯，是吧？」

「噢——寫得可好呢！」張麻子在一旁答腔道：「聽他舅舅說，就差着中秀才了！」

「還有——」王媽臉一下子沉了下來，冷冷的道：「方順，你老實告訴我，你練過功夫沒有？」

「我——練過！」

「練過多久？」

「有兩年多——」

「恐怕不止吧！」

方天星道：「不，大媽，就祇練過兩年！」

王媽懷疑的眼睛，一直在方天星臉上打着轉兒，正要說話，就聽見廊子下面周福破鑼嗓子嚷了起來。

「老太爺要新來的人進來說話！」

王媽答應了一聲，狠狠的盯了周福一眼。

張麻子嘻嘻一笑道：「王媽媽妳多照顧，老太爺那邊打打圓場，我茶館裏還有事……嘻嘻……」

王媽冷笑道：「張麻子你先回去吧，這件事我還不能當家，要是老太爺決定了用他，這筆介紹費，當然可少不了你的，你回去吧！」

張麻子拱拱手，連連作揖，這才轉身走了。

周福老遠又叫道：「王媽，妳聽見沒有，老太爺要見新來的方順！」

王媽冷冷道：「一個老不死的！」

這才帶着方天星一直走向堂屋！

方天星也才看清了眼前的一切！

院子裏搭着一個葡萄架子，一行行的花樹，衍生得井然有序，紅色的磚牆上，爬生着喇叭花，看上去，說不出的一種和諧感覺！

在堂屋正前，搭着一個天棚！

這時候，正有一個穿着葱色褲襖，頭梳丫角的少女由裏面跑出來！

她手上拿着一條大紅色的手絹，在空中招呼着道：「喂——是怎麼回事嗎！妳耳朵不管用了是不是？」

這丫頭可不像周福那般好說話，出口就侮人。

王媽拉長了一張臉，生着悶氣，却是沒有回嘴！

但是她却回過臉來向着方天星介紹道：「這是小姐跟前的丫環素喜！」

說時素喜已來到了跟前，上下打量着方天星道：「這是新來的人呀？」

王媽用胳膊搪開她道：「走！走，走開，別擋着路！」

素喜馬上扮了個鬼臉，道：「死老太婆——」

王媽站住脚，沉臉道：「妳罵誰？」

素喜哈哈一笑，就跑開了。

「死丫頭片子！」王媽嘴裏吸嚷着道：「看我找一天不好好收拾妳才怪！」

方天星跟在她身後一言不發。

他心情很沉重，而且已經預感出這位周老太爺絕不簡單，自己馬上就要見着他，說話可要十分的留着小心，一旦露出了破綻，可就後果堪慮，休要說那個周老太爺是何等的厲害，恐怕就只是那個王媽，也將是一個勁敵！

他內心眞是苦透了。

原本來這裏就是勢非得已，帶着幾分勉强，這時心裏更有說不出的懊悔！

他雖然還沒有見着那位周老太爺，可是却已經預感着對方必定是一個令人敬仰的老人！

他希望這個人是一個面目可憎，令人望之生厭的老人，那麼事情反倒好辦了。

王媽帶着他一直來到了堂屋門前。

隔着空花的門扇，他已經看見了屋內的一切，紫檀木的傢具，太師椅上面都加着猩猩紅的墊子！

王媽很小心的推開了門，走進去，方天星却垂手站在廳外不敢擅入。

過了一會，王媽才探頭出來，向着他招招手，道：「老太爺叫你進來！」

方天星撣了撣身上，才小心翼翼的走進來！

就看見上首太師椅上，倚坐着一個白髮白眉，寬顏厚額的老人！

老人身上穿着一襲月白色長衫，臉色紅潤，一雙細長的眸子，向兩邊長長的拉開過去！就在那雙開闊的眸子裏，現出了烱烱光彩！

在老人對面椅子上，坐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

方天星只匆匆看了一眼，彷彿覺着那姑娘長得極美，他却不好意思細看！

進門之後，他深深的鞠了一個躬，叫了一聲老太爺，眼睛却盯着老人手裏的那一對玉核桃直看着，可是他下意識的却體會出老人那雙灼灼有神的眼眸子，直直的盯着自己逼視着。

周老太爺點頭道：「你抬起頭來！」

方天星依言抬起了頭。

四隻眼睛接觸在一起，方天星忙移了開去！

「你心裏怕些什麼？」周老太爺呵呵的笑了幾聲，說道：「難得，你還練過功夫！」

「老太爺，他說他有兩年武功的底子！」王媽在一旁帮着他開口說話！

周老太爺點點頭，轉向王媽道：「他的家世，妳都問清楚了？」

「是的！老太爺！」王媽說：「都問過了，還是個好人家的子弟！老太爺，他還進過學呢！」

老太爺說道：「那好極了！他叫什麼名字？」

「叫方順！」

「方順！」老太爺說：「我這裏事情很清閒，你的工作是清理前後院子的花草樹木，還有是帮着周福處理一下閒雜的事物！」

「是的，老爺！」

周老太爺的眸子又瞪着他看了半天，才點點頭道：「過去我這裏用過幾個人，都是因爲操守不好，所以我都叫他們走了，希望你能幹的長一點！」

「我也這麼希望！」

方天星吶吶的說了這麼一句！

「你住的地方，叫素喜帶你去吧！」

這一次說話的不是老太爺，却是那位孫小姐。

聲音美極了，有如黃鶯出谷！

方天星可就由不住向着這位小姐看了過去！

大小姐也正在瞅着他，兩個人的眸子情不自禁的觸到了一塊。

方天星只覺得心神一震，却忙把眸子轉到一邊。

那是一個人見人愛的標緻姑娘，蛾眉杏眼，瑤鼻櫻口，她正在微微發笑，牽動而起的唇角顯示出她面頰上一對梨渦。

不過是看了這麼一眼，却給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大小姐纖纖玉手，正自輕托着香腮，睜着那雙澄波的眸子，向這邊打量着。

「是的……小姐！」

王媽就走到門口喚叫素喜。

小丫環進來道：「小姐叫我？」

大小姐說：「房子妳收拾好沒有？」

「收拾好了！」

說着她就向方天星招招手道：「喂！你跟我來！」

方天星巴不得趕快離開這裏，這麼多雙眼睛盯着他看，他很不習慣！

向着老太爺和大小姐深深的鞠一個躬，掉頭而出！

彷彿看見大小姐還站起來了一下！

出了客廳！

素喜側過身子來招着手道：「來！跟我來！」

小丫環腰肢細細的，走起路來身子一扭一扭的，倒是一副好身裁！

她帶着方天星繞到了後面院子，那裏有一排四五間木造房子，是低下人住的地方！

素喜由腰上解下一串鑰匙來，開了一間房子的鎖，回過身來，把那把鑰匙遞給方天星。

「好好的收着，可別丟了！」

「是……謝謝妳！」

二人推門步入！

房子裏擺設得很簡單，一張單人床，一張八仙枱，三四個櫈子。

床上鋪的被褥看上去很新，很乾淨！

素喜笑着說：「這是我剛才跟你新換的——你一來，我就知道老太爺和大小姐準會喜歡你，一定會把你留下，果然沒有猜錯！」

說完一笑，指着一張椅子，又道：「坐呀！」

方天星點點頭，就坐了下來。

素喜說：「我叫素喜，姓侯——」

「我聽說了！」

「誰告訴你的？」

「是王大媽！」

「王媽！我一猜就是她，死老太婆，她還編排我些什麼沒有？」

「那倒沒有！」

素喜由茶壺裏倒了一杯水遞過去道：「這是我剛剛泡的，你喝一杯！」

方天星欠了一下身子，接過來喝了一口，點點頭道：「謝謝你！」

「唷！幹嘛這麼客氣呀！」

素喜一雙眸子上下瞟着他道：「聽說你唸過書！」

「談不上，不過會寫幾個字罷了！」

「那就不容易了，小姐老罵我蠢，說我沒唸過書，這一下你來了敢情好，趕明兒個你教我唸書好不好？」

方天星心裏亂極了，那有心情跟她閒磕牙，只得含糊的點着頭。

不知怎麼回事，他在來此以前，心裏還決定好了，決心的幹上一票，這一票也就等於用來償付老當家的所付於自己的眷顧之恩，然後就決心洗手不幹了。

可是這個決心，就在他一踏進這家家門的時候，內心就有所改變了。

他站起來踱向窗前，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自己勉勵自己說：「好好定下心，先把周家底細摸過清楚了再說！」

想着，他就轉過身來，臉上綻開了笑容！好像換了一副心情似的！

素喜說：「這家主人好極了，老太爺和小姐待人都頂和氣，你一定喜歡在這裏幹下去的！」

方天星點點頭道：「老太爺今年高壽多少？」

「噢——總有七十多了！」

「小姐呢！」

「小姐十九了！噢！你別弄錯了，是孫小姐！」

「那麼老爺呢？我說的是老太爺的少爺！」

「唉！別提了，很早就去世了！」素喜紅着眼圈道：「我都記不清了！只記得那一年，有一天晚上，來了好些子人，拿刀動劍的，老爺和太太就給他們打了起來，結果那夥子人裏面，有一個瘦老頭，好厲害發出一種暗器，蝴蝶鏢，老爺和太太被他打中了，當時毒發就死去了！」

「啊——」方天星心裏暗吃了一驚！

在他記憶裏，彷彿有過這麼一件事，那是八九年以前的事了。

他的心像是一下子提了起來——

武林中黑白兩道，施展暗器的高手不乏其人，然而施展這種蝴蝶鏢的人，好像還不多，在方天星的記憶所及裏，却只有一個人。

「九翅飛鷹」桑桐！

由蝴蝶鏢想到了桑桐，再由桑桐想到了八九年前的那一件血案——

那是方天星第一次上道所做的第一件買賣，他還記得自己被分配的任務只是負責「把風」！

因爲那一次是他第一次從事這種打劫的任務，所以在他印像裏留下了永遠也磨滅不掉的印像！

他記得很清楚，「九翅飛鷹」桑桐帶着衆家師兄，在那個月黑風高的晚上縱火行兇，打劫的是「鳳陽府」正南門的一個富戶，主人夫婦全部罹難，事後清點現場，得金珠細軟無數！

——那是一件大案子！

直到今天爲止，老當家的還時常的記着那件買賣的豐富收穫！頗有「時不我予」之感！

素喜一笑道：「你的心眞好——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也犯不着爲這件事難受了！」

方天星苦笑着點了一下頭，眸子裏隱隱有淚光閃動！

人身最大的懲罰，莫不是發自自身的內心！

也只有自身的反省，才能反應出懲罰的效果！

方天星凄慘的笑了笑道：「你是不是可以說得更清楚一點？」

素喜奇怪的道：「你想聽？」

方天星點了一下頭。

素喜道：「好可怕啊！我那時候太小，幸虧是王媽抱着我逃出來的！」

方天星道：「那麼小姐又是怎麼逃出來的？」

一是周福！」

方天星頓時明白了！

周福的眼睛原來是這麼瞎的，他的脚原來是這麼瘸的，太可憐了！

素喜道：「整個家裏，只逃出了我們兩個人，後來才投靠到老太爺家裏！」

「原來是這樣！」

說到後來，他的聲音都有點沙啞了。

「你怎麼了？」

「沒甚麼！」方天星苦笑着道：「你們小姐可會武功？」

「這——？」素喜向外面看一眼，神秘道：「我說了你可不能對外人洩露！」

「我一定不說！」

素喜道：「你還看不出來嗎！這裏全家上下那一個不會武功？」

「妳呢？」

素喜臉上一紅，道：「就是我一個人不會，小姐說我天生不是練武的料子，她怎麼教我，我也是練不會！」

說到這裏「咘！」的一笑，低下頭，却把眼睛斜過來瞟向方天星，道：「你不是問小姐會不會功夫嗎！告訴你，除了老太爺，這裏就數小姐的功夫最好了——」

她身子向前傾着，小聲的道：「我們小姐會飛，你信不信？」

方天星一怔道：「怎麼個飛法？」

「有一天早上，天剛亮，我起了個早，看見小姐身子飛在竹子梢上，由東跳到西，由西又跳到東，最後却由房頂上下來了，這還不算會飛嗎？」

方天星心中又是一驚！

要照這麼說，這位小姐分明是一流的輕功身手了。

他只當這裏，除了那個周百燦那老爺子會武以外，別無外人，想不到連那個老媽媽以及又瞎又瘸的老頭兒，也都大有來頭。

尤其是那位大小姐，剛才雖是匆匆一窺，却也看出她秀外慧中，日久天長，只怕自己這點心機，瞞不過她的觀察，那可就丟大人了。

素喜似乎對他的印像極好，當時又聒聒不止的訴說了一些這處的規矩，又關照他工作的瑣碎，足足在這裏賴了有多半個時辰才離開！

方天星要把自己帶來的簡單衣物整理了一下，脫下了外面那件長衣，就來到院子裏。

剛才素喜早就關照他剪花的剪子以及各種雜物的放處，他就找出來！

院子裏那些花樹早就該整理了。

方天星挽起袖子，先由一行松柏整理起，人聰明幹什麼都好！

就像是這些樹，過去幾個人，沒有一個能夠整理像樣，可是此刻在方天星的剪下，一些岔生的雜枝子很快被剪了下來，一棵棵的松柏，越顯得神氣活現。

他這裏正幹得起勁兒，却聽得身後一個女子的口音說道：「這些樹，早就該修理了——」

方天星陡然一驚，慌不迭轉過身來。

就見身後正是一間女子的香閨，此時窗扇敞開，正有一個身着紫衣的佳人，憑窗外望！

那佳人不是別人，正是這所宅子的少

主人——孫小姐，剛才在屋裏已見過面了，不過那時只是驚鴻一瞥，不如此刻看得仔細！

她懶散的憑窗倚着，却把一頭秀髮向後面攏着，現出半截粉頸，看起來尤其顯得明艷動人。

方天星不知怎麼心裏跳了一下，恭敬的應道：「是，小姐！」

周小姐道：「你今天剛來，明天再幹活兒吧！也不在乎這一天！」

方天星道：「反正我閒着也沒事！」

小姐點點頭，說道：「看樣子，你像是對花木很懂得的樣子，你以前是開花店的嗎？」

方天星搖了搖頭，說道：「不是的，小姐！」

周小姐微微瞇着眸子，她的目光注視着那些被修剪得整齊有序的樹身，道：「對了，很早的時候，我爹和我娘都愛花樹，那時候我家裏的樹，都是整理成這個樣子的——」

方天星又應了一聲：「是！」繼續的幹他的活兒！

周小姐微微點頭笑道：「你弄得很好，我爺爺看見一定很高興！」

這時候素喜自動的拿掃把畚箕，走過來幫忙清掃地上的樹枝，看見小姐，不禁紅着臉，把掃把一丟道：「還是你自己掃吧！」

說完就扭過身子跑了。

周小姐微微一笑，也沒有喚住她！

這時候方天星已經把一大棵松樹都修理整齊了，又去修理第二棵！

這一棵松樹很高，小說也有兩三丈高，方天星拿着一把大剪子，很快的就爬到了樹梢。

一個有功夫的人，無論如何都異于普通一般人，他雖然有意不顯出來，可是却也瞞不過大小姐那雙明察秋毫的眼睛！

等到他由樹上下來的時候，周小姐忽然冷冷一笑道：「你這個人看上來很老實，為甚麼要說謊呢！」

方天星不禁一怔，口中吶吶道：「小姐是說……？」

周小姐道：「我看你身上最少有五年以上的功夫了，你却說只練過兩年！」

方天星心裏一動，心中暗忖道：「好厲害！」

他當然不能鬆這個口！

當下點着頭，說道：「不瞞小姐說，我眞的只練過兩年，以後，是自己在家裏練的！」

周小姐這才改了笑臉道：「我說呢！我看你身上功夫很不錯了，你是練的甚麼功夫？」

想了一下，方天星道：「是練的氣功和外功——」

笑了笑，他用袖子擦着頭上的汗道：「那能有甚麼眞功夫，不過是練着玩兒的吧！」

周小姐微微搖了一下頭道：「你太客氣了，你師父是誰？」

「是毛大海！」

信口胡謅了一個名字，周小姐皺着眉想了一會兒，確實是想不起來甚麼地方聽說過這麼一個人。

方天星立刻反問道：「聽大小姐的口氣，敢情大小姐你也會武？」

周小姐楞了一下——這是她一個隱秘，從來不曾透露過的一件隱秘，可是由於剛才她自己斥責方天星說謊，現在輪到她自己，她自然不好意說謊了。

可是這件事她又實在不欲啓齒！這時被方天星一問，倒不知怎麼回答才好了。

過了一會兒，她才微微一笑道：「你問這些幹甚麼？」

方天星道：「隨便問問罷了！」

周小姐道：「你慢慢就知道了！」

說着就退回身子，把窗戶關上了！

看看天色將晚，方天星就暫時停止了工作，用掃把把地上的枝葉掃了一大堆！

等到他一切清理乾淨，天也晚了，王媽過來招呼他吃飯，在厨房裏吃飯！

和他一塊吃飯的一共是四人，方天星，王媽，周福和素喜！

他好像很得人緣的樣子，大家對他的印像都很好！尤其是素喜和周福，比較起來，倒是王媽喜怒不太形之於色，她可能是一個很難說話的人，但是對於方天星來說，已經算是很不錯了。

× ×

這一夜，方天星反覆的在床上轉着。

他的心情複雜極了，思前想後，久久不能成眠，初到一個地方，固是難免有些不適應，而方天星的感觸和思慮，却是反應自內心的懊悔！

睡在床上，耳朵裏聽見室外竹樹被風吹得刷刷的聲音，他眞有一種說不出的悲哀。

想到了昔日在牢房的景像，固是不勝唏噓，然而即使是今日的工作，又何嘗有半點值得他欣慰之處？

燈殘如豆！他的感觸似乎不停的泉湧着。

他又想到了小師妹許冰荷的婀娜多情，更覺得這一夜是十分的長了！

差不多將近四更時分，他仍然沒有絲毫的睡意！乾脆披衣坐起來，也許是睡前多喝了幾杯水，現在覺得肚子發脹。

他慢慢穿好衣服，套上了鞋，悄悄下床，想到外面去小解一回！

妙在他初來這裏，竟然不知厠所在那裏，一個人出了住處，正不知如何走法！

就在這一刹間，他耳朵裏聽見了一聲聲響！

任何人聽見了這種聲音，都不會十分在意的！然而方天星却大大的吃了一驚！

須知他出身黑道，慣於夜晚出沒，是以有關夜行人的一切技倆他稱得上瞭若指掌！

就像眼前這聲聲響，立時給與他很大的警覺性！

心中一驚，身軀一個側轉，已掩向壁角暗處。

他果然沒有猜錯，就在他身子方自一轉的當兒，眼中已清晰的看見，一條人影，有若是衝霄而起的大雁，足足拔起了四五丈高下，直向着院子裏一處茅亭上落下去！

這人身手，端的可稱得上一個「高」字！

就在這人身子方一落下的同時之間，

另一條人影即由正面主宅的屋頂上竄身直起，和前者一樣，兩條人影是落在同一個地方。

兩個人，同時俱都落在院子裏茅亭頂上！

夜色沉沉，方天星雖然看不清這兩個人到底是一副甚麼樣的長像，然而却由對方那種鬼祟的行蹤上，斷定出他們絕非善類！

二人一高一矮，均着黑衣！

其中那個矮子，似乎留着一圈繞口的黑鬍子，貌像極為猙獰。

那個高個子，看過去是一張白白的吊客臉，背部略略向前拱着，却在那拱起的背影裏，交叉的揹着一對判官筆，在月色裏，那對判官筆，發出黑油油的一種光華來。

這樣的兩個人，一入方天星眸子，頓時使得他暗吃一驚，首先，他可以斷定一點！這兩個人絕非是自己這一方面的！

那麼，不可否認，必是另一派系的！

他們來此的目的又是為了甚麼！

——這一點其實也不難想知，方天星只要想一想自己的來意也就可以明白！

然而，他當然不會容許這兩個人得逞的！

其實他何嘗不知道，這所宅子裏大有能人，即使是自己不出手，只怕這兩個傢伙，也討不了甚麼好去！

就在他腦子裏方自動念的當兒，那高矮兩個人影，已經相繼來到了面前。

二人顯然是忽略了面前還有方天星這樣的一個人，以至於就站在距離他咫尺之間的地方談了起來！

談話的聲音很低，可是方天星却清晰的聽在耳鼓裏。

只聽高個子壓着嗓子道：「媽那個巴子的，黑糊糊的，也看不見！瓢把子派的好差事！」

矮個子，是天生的沙啞喉嚨，話更難懂。

只聽他說：「可要小心呀——聽說這個老小子是有名的難惹！」

「怕個鳥！怕就不來了，我倒希望他們誰來了，老子先拿他來開刀！」

「你又來了！」矮子左顧右盼的道：「說話小聲一點！」

高個子由鼻子裏「哼！」了一聲，左右看了一眼道：「我就是不信，這個老小子手裏頭還能有這些東西？瓢把子可眞是想發財想瘋了！」

矮子一笑道：「是眞是假，可瞞不過你那一手『量天尺』，要不然瓢把子，豈能要我們哥兒們來？是不是？」

高個子那細小的眼睛，在與矮子說話的時候，一直不停的四下瞟着。

他似乎已有些捺不住了。

「好吧，我進去，你在外頭招呼着，要是有甚麼風驚草動，就趕快的通知我一聲！」

說到這裏，這個高個頭身子向下一落，「呼！」的一聲，一陣風也似的襲了出去！

同時間，那個矮個子也自騰身而起翻上了屋簷！

趁着這個機會，方天星把身子繞到了另一個方向！

在這裏，借着壁角的掩飾，他正好看得見那個高個子的一切動作！

高身材的那人，這時全身倒掛在窗欄子上！

別瞧這傢伙身材高不是嗎，他倒是挺靈活的，只憑着兩隻長腿緊攀着窗外的欄杆，竟然把身子定住！

他彎過身子來，只幾下子，已把窗戶上的一層鐵欄，翻了過來，可眞是胆大妄為之極！

方天星一時沒有襯手的兵刃，一轉眼，正好看見一根木門栓是靠牆立着，他就順手拿過來！

高個子把天窗部份的鐵欄彎過來之後，遂即開始收縮着兩處肩頭的骨格！

他很可能練過收骨卸肌的功夫，只是並不怎麼高明，收練了半天，才把一雙肩骨脫下來！

這一刹那，機會難得！

方天星猝然由暗中現身而出，足下一點，已向着那身材高漢子身後襲到！

名符其實的「趁虛而入」！

高身材的那人，費了半天的勁兒，方自把一雙肩骨脫下，一時間既要收縮復元，又要出手應敵，可就來不及了。

方天星身法奇快，只一閃，已來到了他的身後，手上門栓陡地向着對方背後就扎！

這一棍子力道十足！

如此形勢之下，高個子只有被打的份兒！

只聽見「噗！」一聲，搗了個正着。

高身材個子鼻子裏「哼！」了一聲，整個身子斜着向前栽了出去，「卜通！」摔倒在地——

他身子就地一滾，乘機把一雙肩骨回復原狀。

也就在這一刹間，房面上那個生有繞口鬍鬚的矮子，猛的直撲下來！

這傢伙心眞狠，一聲不哼，右手翻處，已自發出了一口飛刀！

方天星自幼習過暗器聽風之術，這時陡地轉過身來，手中門栓向外一揚——「篤！」的一聲，飛刀打在了門栓之上，顫出了一片銀光！

這當口那個高個子那人已由地上施展「懶驢打滾」的身法，陡地翻身躍起！

高，矮二人同時撲出，聯合出手，向着正中的方天星身上夾擊過來！

矮個子是一口鬼頭刀，高個子是一對判官筆！

方天星其實早已料定了有此一着，他身子陡地向下桀，已然掄起了手上的那根木栓，施出了一招「秋風掃落葉」，呼！的一棍子橫掃出去！

雖說是一根木棍，可是在他手裏却是威力至大！迫使得這高矮二人，不得不急急向後退出！

宅子裏的人焉能不知？——

只聽得一個沙啞着喉嚨叱了一聲：「打！」

「打」字出口，只聽見「刷！啦」，打出一掌暗器！

夜月之下，一片銀光呼嘯而至敢聲情是一掌鐵蓮子。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高皐·文　盧令·圖

五龍筆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狄珏空手降三傑，引起火流星陳肖蘭的注意，傾心攀交，在府衙捕頭圍捕狄珏的時候，毅然出面為狄珏解圍。翌日陳昆壽期，狄珏偕梅影往找碴。而府衙捕頭又帶同關東七雄到陳府圍捕狄珏，陳肖蘭又不顧狄珏找碴的事，挺身解圍，狄珏至是，也不願再生枝節，率梅影返回客棧，當晚，陳肖蘭到訪，梅影有心生事，與陳肖蘭發生衝突，在陳肖蘭處處留情之下，梅影竟施暗箭，傷了陳肖蘭中極穴，狄珏迫得不避嫌疑地抱陳肖蘭回房，對着陳肖蘭尷尬地說要去通知她父親雙掌翻天陳昆——

陷溺色情阱　妄作不義謀

陳肖蘭道：「我想他們已經得消息了，狄大俠勿須多走這一趟。」

她說的不錯，早已有人報到馬王莊，陳昆已然親自到達。

這位名震當代的一方霸主，氣度果然不凡，他分明瞧到陳肖蘭已身受傷害，仍從容不迫的向狄珏招呼道：「小女年少無知，請狄大俠多多担待。」

狄珏道：「好說，令嫒不幸負傷，都是在下的過失，她中的暗器有毒，請前輩立即為令嫒療治。」

陳昆道：「多謝狄大俠，蘭兒，妳傷在那裏？」

陳肖蘭道：「中極穴。」

陳昆愕然道：「中極穴？這如何是好？」

原來陳昆十年前就已喪偶，迄今仍未續弦，他的兩個兒子陳魁陳燦也都是光桿，馬王莊雖有幾名僕婦，全都是不會武功的。

他打量陳肖蘭的傷處，只見到一片血漬，顯然，那是一種細小的暗器，隔着一層布誰也無法將暗器取出。

這位不知經過多少風浪的高人為難了，額頭現出了汗水，有着手足無措的感覺。

擦傷祛毒刻不容緩，但先決條件，必須起出暗器，否則不僅治療無法進行，穴道未解，陳肖蘭連活動都不可能。

然而那地方太絕，做父兄的無能為力。

找一個會武功的女人麼？有，只是遠水難救近火，陳肖蘭的傷勢實在拖延不得。

陳昆沉吟半晌，忽然目射精光，瞅着狄珏道：「狄大俠……」

狄珏道：「前輩有甚麼指教？」

陳昆道：「人之相處，不誠無物，你說是麼？」

狄珏不知道陳昆為甚麼放着女兒的傷勢不管，倒問起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來了。

不明白是一回事，他不能不予回答，因而微微頷首道：「前輩說的是。」

陳昆道：「那麼狄大俠就該以眞面目相示了，藏頭露尾，豈是大丈夫所為！」

狄珏微微一笑道：「前輩責備的是。」

他說話之際，業已隨手摘下面具。

陳昆啊了一聲道：「小女說的不錯，少俠果然是精金美玉，超凡脫俗。」

狄珏道：「不敢當前輩謬讚，依晚輩之見，還是替令嫒療傷要緊。」

陳昆道：「這就要看少俠的了，老朽實在無能為力。」

狄珏一怔道：「此話怎講？」

陳昆道：「馬王莊除了幾名粗手笨脚不懂武功的僕婦，剩下的就全是男人了。」

狄珏道：「難道晚輩不是男人？」

陳昆說道：「這就不同了，小女是來找少俠的，傷她的，又是少俠的丫頭，無論直接與間接，情理與道義，為她療傷，少俠是義不容辭。」

狄珏一呆道：「可是……」

陳昆截口說道：「不要顧慮，少俠，嫂溺援之以手，講禮要看時機，江湖兒女麼，更要洒脫一點，好，小女就交給少俠了，老朽待會再來。」

這位老莊主眞絕，居然將自己女兒的生死扣到狄珏的頭上，而且不管別人接不接受，他竟然掉頭而去。

這才叫怪事年年有，沒有今年多，碰到這麼一件尷尬之事，狄珏簡直弄得束手無策。

如果他是一個輕薄之人，這種事兒是再好不過。

他如是不負責任，也可以撒手一走。

可惜這兩種人他都不是。

陳肖蘭自然聽到了她爹與狄珏的對話，也明白狄珏尷尬的處境，現在再瞧到他那繞室蹀踱，坐立不安的情形，心中也感到十分難過。

於是，她輕輕一嘆道：「你走吧，少俠，不必管我了。」

狄珏立定身形，長長一吁道：「令尊說的對，在情理與道義上，在下都必須為姑娘療傷，只是，在下沒有療傷經驗，也沒有祛毒的藥物。」

陳肖蘭說道：「這個倒不要緊，我袋裏有藥。」

狄珏翻動她的衣衫，在腰際貼肉之處找到一個小小的荷包。

荷包綉製精美，陣陣溫馨直衝鼻際，他緩緩打開瞧着，果然發現一隻白色的小瓶。

瓶中的丹藥，是金黃色的，為數只有三顆丹葯。

陳肖蘭道：「只用一顆够了，半顆敷在傷處，半顆餵給我吞服。」

狄珏道：「好的。」

他伸出右手，準備查看陳肖蘭的傷勢，但，還沒有觸及她的衣褲，忽然心頭一慌，手指竟然顫抖起來。

這是一件新的嘗試，他好像如陷深淵，有恐懼，也有一點好奇。

他吸了一口長氣，使心情平靜下來，然後以小心謹愼的動作，輕輕揭開她的底褲。

「啊！」

一片眩目的光輝，幾乎使他驚叫出聲，他全身的血液，忽然迅速的奔騰流轉。

這也難怪，一個血氣方剛，從未近過女色的青年男子，他首次接觸異性，見到的却是如此迷人的所在。

最後，他終於完成了這份艱巨的工作，暗暗抹了一把冷汗，轉身準備衝出房門。

但……

「少俠……」

這一聲微弱而顫抖的呼喚，是出自火流星陳肖蘭之口。

呼聲雖是微弱，狄珏却聽得清晰無比，他原已移動的脚步，再也沒有挪移半分。

「甚麼事？姑娘。」

「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該不該說？」

狄珏道：「姑娘到這兒來原是有事要告訴在下的。」

「是的。」

「那妳就說吧。」

「聽說少俠來自翠竹山莊？」

「不錯。」

陳肖蘭道：「少俠是被南天王刼法場拯救出來的，所以才感恩圖報，當上南天王的屬下了，不過……」

「誰是南天王？」

「怎麼，南天王是誰少俠都不知道？他就是楚臨眺呀。」

「原來如此，唉，楚前輩義薄雲天，為拯救在下而葬身異域，在下感恩圖報，這也是人之常情。」

「少俠說南天王已死？」

「是的，楚前輩為拯救在下，力戰强敵，終於……」

「這就不對了，一月之前，他曾經在廣州出現。」

「有這等事？」

「邵來遲的話，應該相信得過。」

「不，楚前輩是在下親手埋葬，邵來遲必然是在信口雌黃。」

「這就令人難以理解了，邵來遲的消息從來沒有出過岔了。」

「天有不測風雲，任何事都會有意外的，妳說是麼？姑娘。」

「是的，只不過……」

「姑娘還有甚麼指教？」

「指教不敢當，只是，小妹對翠竹山莊知道的較多，少俠如果願意，小妹可以作一番說明。」

「那就不必了，姑娘如果別無他事，在下就此告辭。」

他明白陳肖蘭的用意，也知道她要說甚些麼，但，杜秋娘說過，翠竹山莊是不計毀譽的了。

因此他不願聽陳肖蘭的說明，身形一轉，便向門外奔去。

陳肖蘭知道她已無力留住狄珏，瞧神色，她是十分失望。

她微微呆了一呆，纖掌一揚，一綫白光脫手向狄珏緩緩飛去。

「少俠！接住這個。」

狄珏反掌一抄，接着了陳肖蘭擲來的白色小瓶，他只是遲疑了一下，仍縱身奔出店門而去。

寒月像一面冰盤，還有數不盡的星星，夜色是美好的，他的心情却紊亂得很。

到桂林，他是來殺陳昆的，現在陳昆沒有殺，反而跟陳肖蘭弄得恩怨難分。

行非常的事，必須非常之人，像他這麼舉棋不定，豈不有負杜秋娘所託！

他向天空瞧了一眼，眉梢眼角，忽然湧出一股殺機，脚下晷一加勁，逕由水東門越城而出。

顯然，他是要去馬王莊，如果讓陳昆活着，他實在無法向杜秋娘交待。

他踏着月色，低着頭一陣急馳，馬王莊到了，他又有點遲疑起來。

原因是雙掌翻天陳昆俠名遠播，口碑載道，如果硬說他是一個大奸巨惡之人，除了翠竹山莊，只怕無人願意相信。

殺人也是痛苦的。

他却必須殺人。

忽然他猛一抬頭，向暗影中冷哼一聲道：「出來吧，閣下，狄某單人隻劍，閣下何須躲躲藏藏。」

暗影中哈哈一笑，走出一位青衣老人。

狄珏哼了一聲道：「鬼仙夏侯昌梧？」

「不錯，正是老朽。」

「在下是來找陳昆的。」

「那麼少俠可以走了。」

「為甚麼？」

「因爲你不能殺他。」

「哦？」

夏侯昌梧道：「難道少俠願意殺一個不加抵抗之人了？」

「他爲甚麼不抵抗？」

「因爲他已封劍歸隱，退出江湖。」

「我不信。」

「少俠來過壽堂，應該瞧到神案之上擺的一柄長劍了。」

「這個……」

「在江湖過節來說，如非深仇大怨，不能殺一個封劍歸隱之人，昨晚南天王已經回到翠竹山莊了，如果必須與陳昆了斷，少俠何不叫他自己前來。」

鬼仙夏侯昌梧再度隱入暗處，他的言語却使狄珏半晌做聲不得。

他不能殺一個封劍歸隱之人，倒沒有甚麼要緊。

因爲他原本就不願殺人。

但南天王楚臨眺當眞還是活着麼？一個經他親手埋葬的人，竟然能够死而復生？

他不相信這是眞的，但，也不能毫無所疑，天下的怪事很多，是不能全以常理來判斷的了。

反正他必須向杜秋娘復命，何不回到翠竹山莊再看究竟？

因此，他離開了馬王莊，由桂林穿城而過，連夜向翠竹山莊狂馳。

天色還沒有破曉，他離開桂林已有百里遠近。

忽然……

「狄少俠……」

「啊，柴姥姥？」

「不錯，正是老身。」

「柴姥姥去那兒？」

柴姥姥冷冷道：「老身不去那兒，是在等候少俠。」

「哦？」

柴姥姥道：「夫人在前面相候，少俠請隨老身來。」

「柴姥姥請。」

他隨着柴姥姥翻過一片山脊，一幢屋宇已遙遙在望。

他向那幢屋宇瞥了一眼，沉聲說道：「柴姥姥……」

柴姥姥脚下未停，只是嗯了一聲道：「甚麼事？」

狄珏道：「聽說楚前輩他……」

柴姥姥道：「怎樣？」

狄珏道：「有人說一月之前在廣州遇到過楚前輩。」

柴姥姥道：「有這等事！」

狄珏道：「還有人說楚前輩已回到翠竹山莊。」

柴姥姥道：「你相信？」

狄珏道：「晚輩自然不信，我想可能是面容相似之人。」

柴姥姥冷冷道：「既知是面容相似之人，你何必多此一問！」

柴姥姥語氣冰冷，陰森森的，是一派教訓的口吻。

只不過，她是前輩，狄珏自然不便跟她頂撞。

但一些蛛絲馬跡，使他的內心不得不發生疑問。

譬如，楚臨眺是不是當眞沒有死？杜秋娘怎能知道他現在會經過這裏，叫柴姥姥在路邊等他。

還有，翠竹山莊刼鏢，是爲了用之於民，但他却從未瞧到他們對窮苦的百姓，有半點施捨。

而且他們作成圈套要他揹黑鍋，最後還要他去殺一個俠名素著的武林大豪。

疑惑充塞了他的胸膛，似乎從成都開始他就陷進一個有計劃的圈套。

不過這只是他的疑惑，疑惑多半不能夠作準的。

但，如果，南天王楚臨眺當眞沒有死。

如果楚臨眺當眞已回到翠竹山莊。

如果……

不管怎樣，紙一定包不住火，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他不是就要見到杜秋娘了麼？何不待事實來作證明。

終於，他見到杜秋娘了。

但他只瞧了一眼，就感到面紅耳熱，再也不敢仰視。

這是一間臥房，紅氈鋪地，溫香襲人，他只是流目一瞥，就有一種美的感覺。

其實房間的陳設無論如何的美好，也比不上斜依床頭的那個人兒。

她像是好夢初廻……

紅銷香殘，慵懶的，懨懨的。

無論她是怎樣的一個姿態，怎樣的一種裝扮，她都同樣具有扣人心弦的魔力。

何況，她那雲髻半斜，輕紗籠體的模樣，不僅別具風韻，更能够令人心弦動搖，血脈僨張。

「夫人歇息吧，在下……」

他想逃避，在這般時辰，這等情況之下，他認爲不宜相談。

杜秋娘嬌聲道：「你是怎麼了啦？才來就要走？」

狄珏道：「天還沒亮，我想夫人應該再歇息一會。」

「我剛剛起來，一個人悶得很。」

「那……」

「不要拘束，少俠，坐下來，咱們仔細的聊聊。」

狄珏走不成了，只得在一個錦凳之上坐了下來。

他不敢瞧着杜姑娘，只好瞧着自己的一雙手。

那是一雙強而有力的手掌，在成都，他曾經靠它尋找生活。

它也殺過人，也能令人見而喪胆。

不過，他不是在誇耀他的雙手，那只是避免瞧看杜秋娘的一種掩飾。

杜秋娘明白這些，她微微一笑道：「狄少俠！咱們似乎生份了。」

狄珏道：「這個……」

杜秋娘道：「爲甚麼不瞧瞧我？先夫臨終相託，你竟對我漠不關心！」

是的，楚臨眺臨終之時，確曾託過他，他也許下過諾言，如果他瞧都不敢瞧看，怎能執行楚臨眺的付託？

儘管邵來遲說有人在廣州見過楚臨眺，鬼仙夏侯昌梧說他已回到翠竹山莊，在沒有獲得證實之前，那是不能形之於色的。

於是，他的頭抬了起來，目光烱烱，向杜秋娘逼視過去。

那迷人的嬌靨，以及輕紗之內隱約可見的美麗胴體，使他的確震動了一下。

只不過那震動像一抹輕烟，刹那之間，就被風吹得半絲不存。

他的目光還在凝視着杜秋娘，幾乎連眼皮都沒有眨動一下。

有人說十年風水輪流轉，他們可成了現世報了。

因爲現在心神震顫的是杜秋娘，她第一次發現這位年紀青青的美男子，性格之強，竟是

堅毅無比。

她以一副艷絕塵寰的姿色，十多年來顛倒衆生，任是何等鐵錚錚的漢子，也會在她輕顰淺笑之下服服貼貼的。

狄珏在她的艷色下震動過，那只是烟雲過眼罷了。

現在，他像一座雄山，魏然聳峙，高不可仰。

他的目光冷若如冰，平靜的面頰之上，找不出半點激動的波瀾。

顯然，她的誘惑失敗了，面對她那傾國殊色，狄珏竟能無動於衷。

女人的氣量最小。

女人也最恨人忽視她的美麗。

因此，她冷哼了一聲，說道：「你沒有殺陳昆？」

狄珏道：「沒有。」

杜秋娘道：「就因爲他封劍歸隱，退出江湖？」

狄珏道：「是的。」

杜秋娘道：「你認爲做的對？」

狄珏道：「在下確是這般想法。」

杜秋娘面色微微一變，忽然又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女人的心情就是這樣，瞬息萬變，不可捉摸，她與狄珏談的話並不多，臉色却已變換了三次。

狄珏沒有理會這些，只是冷冷的向她瞧看着。

她由床上緩緩立起，再慢慢走到梳妝台前，然後擰轉嬌軀，向狄珏嫣然一笑。

笑容是最受歡迎的，尤以美麗的女人。

但，狄珏沒有歡迎，他的面色還是那麼平靜。

「少俠，請幫我一個忙，好麼？」

杜秋娘在嫣然一笑之後，又向狄珏發出了請求，她說話時的風姿是那麼優美，語聲又像黃鶯出谷一般。

「夫人請吩咐。」

狄珏不明白杜秋娘要他做什麼，他自然不便拒絕。

杜秋娘坐到梳妝台的錦凳之上，拉開抽屜，取出一個小巧的鐵盒。

那是五龍筆，是楚臨眺臨終之時請託狄珏轉交給杜秋娘的。

她取出五龍筆，輕輕嘆息一聲，然後黛眉微微一揚道：「少俠！你知道這個麼？」

狄珏道：「知道，它是五龍筆。」

杜秋娘道：「少俠知道它的用途麼？」

狄珏道：「在下孤陋寡聞，只知道它必然十分珍貴。」

杜秋娘說道：「不錯，龍口所含的五顆明珠，具有避塵，避火，避水，祛毒，定風之用，其實，最爲珍貴的，還是用做筆尖的這把筆毛。」

五絕神珠，每一顆都是稀世之寶，杜秋娘竟說它們還趕不上筆尖上的筆毛，實在令人難以相信。

杜秋娘見他似乎不信，遂微微一笑接道：「從前有一個女人，全身遍生白毛，只有眉毛是黑的。」

狄珏道：「哦，這等怪人眞箇少見。」

杜娘秋道：「她身死之前，用她的眉毛做成這隻五龍筆，她原是用以對付一個生死強敵的，可惜敵人沒有赴約，她却大限已到。」

狄珏道：「這隻五龍筆就這麼流傳江湖了，但女人的眉毛不見得就這麼珍貴。」

杜秋娘道：「一般女人的眉毛，自然不算珍貴，只有她的眉毛，與一般人大爲不同。」

狄珏道：「怎樣不同？」

杜秋娘道：「你別以爲這隻筆尖十分柔軟，但任何寶刀寶劍都無法動它分毫，而且你只要將內力貫注筆尖，它就可以毀掉任何寶刀，也能擊破任何護身罡炁。」

狄珏道：「有這等事？」

杜秋娘道：「我試過，半點不假。」

狄珏道：「在練武之人來說，它果然珍貴無比。」

杜秋娘道：「對女人來說，還有更珍貴的呢。」

狄珏道：「哦。」

杜秋娘道：「它可以作女人的眉筆，只要每天在眉上描畫一次，就可以青春永駐，綠葉常青。」

狄珏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勿怪夫人這般美麗的了。」

杜秋娘哼了一聲道：「你以爲我是靠這隻筆才保持青春的？你錯了，少俠，我十四歲嫁給楚臨眺，現在才不過年屆花信而已。」

狄珏面色一紅說道：「對不起，在下失言了。」

杜秋娘幽幽一嘆道：「臨眺雖是替我找來了這隻寶筆，他却不幸捨我而去，畫眉之樂，我今生是無緣的了。」

她原是有事要狄珏幫忙的，但扯了這麼久還沒有說它出來，此時忽然提及楚臨眺的不幸，使得狄珏大爲不安。

杜秋娘接道：「少俠！臨眺臨終之時，是否曾將照顧妾身之責付託於你？」

狄珏道：「是的。」

杜秋娘說道：「你也曾經許下過諾言，是麼？」

狄珏道：「不錯。」

杜秋娘眉峯一揚道：「你照顧過我麼？」

狄珏道：「翠竹山莊婢僕成羣，在下的照顧只能限於某些方面。」

杜秋娘精神一振，說道：「這話可是你說的！」

狄珏道：「有什麼不對？」

杜秋娘道：「沒有什麼不對，而是正該如此，來，坐到這兒。」

她要狄珏坐近她的身側，那眉開眼笑的神情，眞箇嬌媚已極。

狄珏愕然道：「夫人要在下做什麼？」

杜秋娘道：「畫眉呀，這是臨眺的責任，也是你應該代他做的。」

狄珏面色一整，說道：「不，在下不能這麼做。」

杜秋娘道：「那麼你是一個忘恩背義，自食諾言之人了。」

狄珏道：「話不是這麼說，夫人，爲報救命之恩，在下可以不計個人生死，但在下做事，一向守着一個原則。」

杜秋娘道：「是什麼原則？你可以告訴我麼？」

狄珏道：「十分簡單，只是兩個字，不違背『良心』而已。」

「良心」是很難衡量的，因爲每一個人處世的法則不同，良心的廣狹也大有差異。

只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狄珏是一個難以駕馭之人。

杜秋娘向他瞧着半晌，忽然嘆息一聲道：「也許你是對的，看來畫眉之樂我只好等待來生了。」

狄珏道：「在下有一句不當之言，希望夫人不要見怪。」

杜秋娘道：「不要緊，你說吧。」

狄珏道：「聽說楚前輩沒有死，並且已回到翠竹山莊……」

杜秋娘面色一變，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

「誰說的？」

狄珏道：「誰說的都無關重要，要緊的是此項傳言是否屬實。」

杜秋娘冷冷道：「你相信這是眞的？」

狄珏道：「這倒難說了，世間奇怪之事很多，人心又是那麼難測！」

杜秋娘雙目突然湧起一片殺機，只是一閃卽隱，又無限凄楚的一嘆道：「少俠不殺陳昆我未便責備於你，但你爲了幾句別人中傷的言語，居然忘了救命之恩，唉，臨眺行俠一生，卻以生命救下一個全無心肺之人，他泉下有知，只怕也難以瞑目的了。」

杜秋娘神色凄苦，盈盈欲淚，她那輕紗之內的胴體，也在輕輕的顫抖着，顯然，狄珏的態度，使她傷心已極。

如果鬼仙夏侯昌梧的言語只是憑空揑造，楚臨眺的墳頭只怕早已荒草沒脛了。

面對救命恩人的遺孀，他怎能這般冷酷！

而且楚臨眺是他親手埋葬的，夏侯昌梧縱然舌燦蓮花，也難以推翻鐵一般的事實。

他爲什麼會對楚臨眺的生死，起了懷疑之心？

難道是……

他一時之間，無法說出他的理由，但對杜秋娘，卻感到極度的不安和歉疚。

慚愧，惶急，歉疚，不安，已使他方寸大亂。

突然，杜秋娘嚶嚀一聲，嬌軀一陣搖晃，竟向地面仆倒下去。

狄珏大吃一驚，急忙點足彈身，一把將杜秋娘的嬌軀抄了起來。

人在方寸已亂之時，行爲常常不加思考。

不加思考的行爲，是最易導致錯誤的。

狄珏就是這樣，他犯了一項錯誤，幾乎身敗名裂，追悔終身。

× ×

約莫辰初時分，晨霧十分之濃。

霧中看花，固然難窺全豹，霧中看人，也會令人發生迷離撲朔的感覺。

「夢」，就是這樣的，似眞似幻，難分眞假。

× ×

狄珏做了一個夢。

不管他是否當眞做過夢，至少他有夢的感覺。

× ×

景色依舊，人物相同。

所不同的是杜秋娘的嬌軀之上不再有那片輕紗，而她的粉頰似嗔似喜，還掛着兩條鮮明的淚痕。

她向神色錯愕的狄珏瞥了一眼，粉頰上掠過一抹嬌羞，螓首迅速的垂了下去。

「兄弟，你太粗暴了，姊姊幾乎……」

「這是怎麼回事？在下做了些什麼？」

「哼，你不會瞧麼？」

狄珏自然瞧到了。

床單上觸目驚心的痕跡，床下面撕成片片的輕紗。

他做了些什麼，事實俱在，他應該十分明白。

他的面色在變，冷汗由三萬六千根毛孔中迸射而出。

忽然，他右臂一抬，舉掌猛向自己的天靈蓋拍去。

「兄弟，你這是做什麼？」

他拍出的手掌被杜秋娘一把抓着，那火辣辣的胴體也貼了上來。

「你想死，哼，那當眞成了忘恩背義之人了，想想看，你佔有了我你卻尋死，世間那有這麼便宜的事！」

「那……該如何是好。」

「負起你做丈夫的責任，重振翠竹山莊的聲威，兄弟，我會幫助你的。」

「可是……」

「不要顧慮，兄弟，我還年青，我應該嫁人的，嫁給別人不如嫁給你，因爲你有照顧我的責任。」

「我怎能對得起楚……」

「別鑽牛角尖，兄弟，楚臨眺要你照顧我，就是要你娶我。」

「唉……」

「別死心眼了，兄弟，起來，咱們進早餐去。」

大錯鑄成，無力回天，他只好被杜秋娘牽着鼻子走了。

不過，杜秋娘對狄珏是重視的，她獲得這樣一個丈夫，有着衷心的喜悅。

他們趕回了翠竹山莊，並對婚事做了一次盛大的宴會，現在狄珏是翠竹山莊的莊主了，他擁有偌大的基業，美麗嬌妻，以一個流浪漢子來說，這是他做夢都沒有想到過的。

現在他是夜夜春宵。

現在他是一呼百諾。

然而，他的內心是痛苦的，徬徨的。

× ×

夜闌人靜，燭影搖紅，這是狄珏婚後的第四個夜晚。

杜秋娘嬌柔的爲他揩抹着額頭的汗水，一面輕聲道：「兄弟！有件事我必須告訴你。」

狄珏道：「什麼事？」

杜秋娘道：「我有一個仇家。」

狄珏道：「誰？」

杜秋娘道：「黃山派的掌門舒同周。」

狄珏道：「哦，什麼仇？」

杜秋娘道：「殺父之仇，十年了，姊姊日日以淚洗面，沒有一天忘記了這項血仇！」

狄珏道：「翠竹山莊實力雄厚，楚前輩與姊姊都有一身不凡的武功……」

杜秋娘道：「翠竹山莊這點力量，怎能與黃山派相比，咱們去過兩次黃山，都是鍛羽而返。」

狄珏道：「哦。」

杜秋娘道：「楚臨眺太使我失望，兄弟，現在要看你的了。」

她語音一頓，又幽幽一嘆道：「雙掌翻天陳昆是幫兇，你不該放過他的。」

狄珏一怔，道：「原來如此，姊姊何不早說。」

杜秋娘道：「姊姊已跟黃山訂下了生死之約，我想陳昆可能參加，到時候再說吧。」

狄珏道：「訂在什麼時候？」

杜秋娘道：「下月初五，也是黃山派開派一百二十年慶典之期。」

狄珏道：「時間已經迫近了，姊姊準備何日起程？」

杜秋娘道：「明天。」

翌晨，翠竹山莊傾巢而出，當狄珏瞧到那龐大的陣容之時，不覺心頭一懍。

旗分四色，人列四隊，每隊八十二人，共有三百餘名之多。

但鴉雀無聲，靜寂得落針可聞，顯然，這批全副武裝的男女，都是經過嚴格訓練的。

第一隊一律青色勁裝，排成兩行橫列，排頭是正副隊長，再下來是一面綉着雲龍隱現的隊旗。

第二隊是銀色。

第三隊是紅色。

第四隊是白色。

顯然，這是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而安排的。

他們唯一不同之點，是朱雀隊全是妙齡女郎。

這般人每一個都是兩眼神光充足，太陽穴高高隆起，如果放之江湖，決不下於一般叱咤風雲的武林高手。

狄珏的心神暗暗一震，對杜秋娘他又增加了一層認識。

這個女人太可怕了，如若她倡亂江湖，必然會掀起一番腥風血雨。

他思忖之際，已走到預先安排的一張長桌之前。

忽然……

「參見莊主，夫人。」

這雷鳴一般的呼叫聲，眞箇有山搖地動之勢。

狄珏幾曾見過這等場面，一時目瞪口呆，竟忘了向他們答禮。

緊緊依在他身側的杜秋娘道：「莊主，叫他們免禮吧。」

狄珏這才如夢初醒，擧手一揮道：「各位免禮。」

然後，杜秋娘指着桌上的一本名册道：「莊主，各隊的正副領隊你可以召見一下，將來指揮之時就方便的多了。」

狄珏拿起名册畧一翻閱，回頭對管事諸葛武道：「叫各隊正副領隊按序報名來見。」

諸葛武道了一聲遵命，隨卽高聲宣佈道：「莊主有令，各隊正副領隊按序報名參見。」

首先是青龍隊正副領隊鍾長佑，劉永祚報名參見。

再是白虎隊的翟宣，廖雲翔。

接着是朱雀隊的兩名女領隊馮嫻嫻，景雄飛。

最後是玄武隊的魚孟威及梁崇武。

召見完畢之後，狄珏對杜秋娘道：「夫人，咱們這就上道麼？」

杜秋娘道：「咱們一個時辰之後出發，因爲各隊要改扮一下。」

一個時辰之後，他們出發了，狄珏杜秋娘這一夥，只有柴姥姥，諸葛武，紀逢春，及梅蘭菊竹四婢。

自然，其餘四隊是與他們前後呼應的，四隊的行止，另有專騎轉達命令及控制。

他們還未走出勾漏山區，一名莊丁忽然匆匆趕來。

他向狄珏和杜秋娘躬身一禮道：「屬下盧彪參見莊主夫人。」

杜秋娘道：「有甚麼事？」

盧彪道：「適才收到飛鴿傳書，請夫人過目。」

杜秋娘接過一瞧，竟然面色大變。

狄珏道：「有甚麼不對？」

杜秋娘將書柬遞給狄珏道：「你瞧。」

那是一張普通的書柬，但詞句却是十分驚人。

書柬上是這樣寫着的：「一，黃山派已提前慶祝開派紀念慶典，二，該派已查知本莊將前往復仇，頃已集中全派人力，在丹霞峯作嚴密佈署，三，白帽，天台，青城等三大門派，已由各派掌門率領精英趕往黃山支援，初步估計，約莫五百餘人，四，白道羣雄聞風响應者爲數亦多，待查得詳情後續報。」署名是白鳳英。

狄珏瞧罷書柬，畧作沉思道：「看來咱們這次復仇之擧，又要步以往的後塵了。」

杜秋娘咬牙切齒，神情激動已極，半晌，才怒哼一聲道：「兄弟，你害怕了？」

狄珏微微一笑道：「鋼刀擱在脖子上我也沒有怕過，何況區區一個黃山！」

杜秋娘道：「好，咱們走。」

狄珏道：「咱們自然要走，不過咱們的計劃必須修改一下。」

杜秋娘道：「兄弟是有成竹在胸了，說說看。」

狄珏道：「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杜秋娘道：「好辦法。」

× ×

黃山派開派一百二十年，派中人才輩出，其中不少是俠義爲懷的慷慨悲歌之士，因百年以來，武林之中，都是黃山派領袖羣倫的局面了。

現任掌門舒同周已屆七十高齡，但金劍銀鞘之名，仍然如日中天。

舒門七大子弟，現存者僅有五位，大弟子王冠華，年約五旬，最小的許冠豪也有四旬二三。

三代弟子爲四十二人，其中只有兩名是女性。

黃山派的人數並不算多，但因收徒極嚴，因而每一個都能恪遵派規，勤修藝業。

黃山派開派慶典原是九月五日，因獲知翠竹山莊將大擧尋仇，故此提前於八月十五日擧行。

中秋之後，黃山除了亂枝挺立的蒼松，已是落葉滿山，寒氣襲人的深秋季節了。

但丹霞峯上却刁斗森嚴，黃山弟子在日夜的戒備着。

距九月五日還有十天，仗義而來的幫派已然不在少數，舒同周雖不願好朋友替他賣命，但別人一番善意，他也不便拒絕，因而丹霞峯上羣英薈萃，情況熱烈已極。

時值八月底，天上沒有月色，却有一些星星。

風勁夜寒，草木蕭蕭，這夜色是凄迷的。

但在這凄迷的夜色之中，却有兩條人影在奔馳着。他們越巉崖，攀削壁，一直闖上了丹霞峯，如入無人之境。

丹霞峯自然不是無人之境，只不過他們的功力過高，避過了黃山派的明樁暗卡而已。

他們立身之處，是一片犬牙交錯的亂石，黃山派的忠義莊院，就在前面五十丈外。

此時這兩人中的一名藍衫少年向他身旁的白衣少婦道：「姊姊，就是那兒？」

白衣少婦道：「不錯，那就是黃山派的忠義莊院。」

黃衫少年道：「咱們是硬闖呢？還是另想辦法？」

白衣少婦向前面瞧了一眼，她那美如晨星的一雙眸子，忽然射出兩縷煞光。

因爲在忠義莊院的四週，最少有十名以上的大漢在往返巡邏，要避過這般人的視綫是不可能的。

那麼除了硬闖，就別無選擇了。

因此，她銀牙一咬道：「闖。」

她的「闖」字剛剛出口，忽然聽到一聲長長的嘆息。他們原是要縱身掠出的，忽然飄來的嘆息之聲使他們神色一呆，要掠出的身形又停了下來。

藍衫少年目光一轉，向身側不遠處一塊大石叱道：「誰？」

「老衲法本。」

「啊，原來是一位大師，請問……」

藍衫少年是狄珏，他從小就被成都善導寺的法緣大師收養，因而對出家人有一股特別親切的感覺。

他想請問法本大師的來意，一聲低沉的佛號已飄了過來。

「小施主是法緣師弟的弟子？」（未完）

「神眼遊龍」續稿未到，是期暫停。

黃埔喋血記

處處危機步步險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朱天佑、胡立民完成救拯天狗帮老大二公子安然回來的任務後，六姨太原名文勝男，本是胡立民未婚妻，爲天狗帮老大横刀奪愛，胡立民本就爲此而到上海要找老大拚命，文勝男見到胡立民，詐作並不認識，胡立民在朱天佑的暗示下也强忍怒火，接受了天狗帮的另一項命令，截刧日本人偷運進口的四大箱海洛英，詎他們成功得手後，却被蝙蝠帮起了尾注，得而復失。翌日，紅玫往找朱天佑，對朱天佑嬌嗔薄怨，該將她與日本人一齊綑綁，朱天佑忙正色向她解釋是爲她洗刷嫌疑——

「吃吃儂荳腐哉！」紅玫也冒出一句上海話來，並媚笑着。

「好！看我饒妳不。」朱天佑粗野地抱起她的嬌軀，走向床前。

「不！先說正經事。」她極力掙扎着。

朱天佑將她的嬌軀向床上一抛，一個虎撲，壓了上去，並吃吃地笑道：「年輕男女共處一室，還有甚麼比這個更正經的事哩……」

他是劍及履及，就這幾句話的工夫，紅玫已成了半裸狀態。

當朱天佑手忙脚亂地，要解除她的最後防綫時，她却吹氣如蘭地，在他耳邊嬌聲道：「親愛的，你不怕胡立民會猛古丁地闖進來。」

這極輕柔的一句話，却有着莫大的力量。

全身血液沸騰，有如即將爆發的火山似的朱天佑，像被澆上一頭冷水，一下子呆住了。

「瞧你這德性！」紅玫一指點向他的額角：「我又不是誰的太太，而且，還是一個人盡可夫的風塵女郎，你又有甚麼顧慮。」

她也眞會捉弄人。

人家在興頭上，她猛古丁地澆上一盆冷水，等人家的慾火熄滅了，却又搬出另一番道理來。

「話不是這麼說。」對于紅玫那羊脂白玉般的美好胴體，朱天佑似乎連多看一眼的勇氣也沒有了，他順手拉過毛毯，將她的美妙胴體蓋住。紅玫忍不住「噗哧」一聲嬌笑道：「傻瓜！我是逗着你玩兒的，其實，八點鐘以前，胡立民就走了哩！」

「眞的？」

「如果騙你，我下一輩子還當舞女。」

「他去哪兒了？」

「是被刁拱北以電話召走的。」

朱天佑道：「刁拱北？就是金三爺身邊的那個刁拱北？」

「不錯。」

「他叫胡立民去幹嗎？」

「去替金立逡終。」

「妳說甚麼？」朱天佑幾乎要跳了起來。

紅玫「格格」地媚笑道：「這就是我所要說的正經事，別那麼大驚小怪的，乖乖躺下來，聽我慢慢說。」

朱天佑甩掉披在身上的晨褸鑽進毛毯中。

儘管雙方赤裸裸地，並頭躺在一起，但此刻的朱天佑，却大有柳下惠的遺風，雖然軟玉溫香抱滿懷，他却心如止水地悄聲問道：「紅玫，妳是說，刁拱北叫胡立民去殺金三爺？」

「唔……」

「刁拱北不是金三爺的心腹麼！怎麼會勾結外人去殺他的主子？」

「主子？哼！你想想看，天狗帮中，誰的力量比金三爺更大？」

「那當然是那位神秘的大爺。」朱天佑忽有所憶地，一「哦」道：「妳是說，刁拱北倒向了大爺那邊，才出賣了他的主子？」

「別自作聰明，據我所知，刁拱北根本就是那位大爺身邊的人。」

「這一手可眞够厲害，金三爺那麼精明的人，居然也給瞞過了。」

「不厲害，又怎能成黑社會的頭子。」

「只是。」朱天佑眉峯緊鎖地，接道：「他們都是創立天狗帮的結拜弟兄，爲甚麼大爺要向三爺下殺手呢？」

「他們這種人，除了利害關係之外，哪還有甚麼道義可言。」紅玫笑問道：「我問你，你知道昨宵那四箱紅貨，是被誰刼走的嗎？」

「那不是蝙蝠的傑作嗎？」

「我告訴你，實際上，就是金三爺玩的花槍。」

「是金三爺假借蝙蝠的名義，來了一個監守自盜？」

「不錯。」

「這一手，可就不够高明啦！」

「金立自己也知道這一手不高明，但利令智昏，除了蠻幹之外，別無他途可循，因此，他得手之後，立即假裝追捕蝙蝠，實際上他却是準備乘機遠走高飛。」

「所以，刁拱北才傳下大爺之命，要胡立民去執行殺死金立的任務？」

「唔……」

「刁拱北怎麼不叫我去？妳又怎麼知道這些的？」

「你問得太多了。我想，我的消息，最多一兩個鐘頭之內就可以證實。」她，像依人小鳥似地，偎向他的懷中，暱聲說道：「親愛的，我的正經話已經說完，現在，該是你辦正經事的時候啦！」

「不！妳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哩！」朱天佑儘管已不克自持，但却還在强行尅制着自己的慾念。

紅玫回答他的，却是火辣辣的行動。

朱天佑的口中，被一條溫軟而靈活的舌尖塞住了。

不！與她那火熱的櫻唇與胴體比較起來，應該說是凉凉的舌尖才對。

她，熱情似火，有如渴驥奔泉似地，一切都採取主動。

此情此景，朱天佑即使想故意矜持，也不可能啦……

不料就在這緊要關頭，那緊閉着的房門，突却然被推了開來。

朱天佑儘管是處于這活色生香的情況中，但他的警覺性特高。

他，明明已聽到開門的聲音，但却故意裝成意亂情迷似地，毫無所覺，只管在紅玫的俏臉上，恣情地吻着。

「姓朱的舉起手來！」來人已進入室內，房門也再度關上了。

朱天佑雖然正在故意裝成進行着做愛的前奏曲，但他的眼睛却已由床頭的鏡子中看得一清二楚。

那驀地闖進來的不速之客，一共只有兩個，都穿着國際飯店中侍者的號衣，手中也都拿着手槍，正瞄準着他的背部。

人家既然開了腔，他也不便再裝迷糊了。

他，故意裝成大吃一驚似地，身軀一震，苦笑了一下道：「是哪位朋友？這等場合，怎可以開玩笑。」

「我再說一遍，舉起手來！」對方的語氣中，一點商量的餘地也沒有。

「不能讓我們先穿好衣服？」

「不行！」

「好、好，算你厲害……」

他口中說得好聽，人却猛然一個翻身，挺身坐了起來。

不！事實上在他翻身之前，雙手已探入枕頭底下，兩點黑影已先行反手射出。

因此，當他挺身坐起身，那兩位不速之客已連聲痛呼，手中手槍也已掉落地下。

「朋友，乖一點，轉過身去。」朱天佑右手持着一枝左輪，笑容可掬的說。

那兩位不速之客，在手槍的威脅之下，只好乖乖地轉過身去，面對房門呆立着。

「紅玫，快點穿好衣服，也請帮我將睡袍披上。」朱天佑含笑吩咐着，當先跨下床來。

當紅玫匆匆穿衣之間，朱天佑却淡笑着問道：「朋友，你們究竟是何方神聖，跑到這兒來有何企圖？」

那兩人只哼了一聲，沒接腔。

朱天佑自我解嘲地笑着：「其實，你們不說我也知道你們是甚麼東西變的。」

兩人中之一，哼了一聲，說道：「你且說說看？」

「我說，你們是日租界中，日本特務的走狗。」

「別說得這麼難聽，給日本人當走狗，總比給一個流氓頭子當走狗，要高明一點。」

「朋友，請別忘了，我們都是中國人。」

「我知道，所以，我無意殺你，我們的任務，也不是殺你。」

這時，紅玫已噘着小咀，替朱天佑將睡袍披上，並將腰帶繫好了，插口嬌哼一聲，道：「那你們的目的何在？」

朱天佑附和着笑道：「對了，這也正是我要問的話，現在，二位可以轉過身來了。」

那兩位徐徐轉過身來，但其中一個，却乘轉身之際，猛然飛起一脚，踢向朱天佑持槍的右手。顯得他的身手非常靈活，也非常高明。

這同時，另一個却以脚尖一挑，將手槍挑起，伸手抓了過去。

那兩位，不但身手靈活矯捷，也配合得天衣無縫。

朱天佑朗笑一聲：「妙啊！值得我活動一下筋骨……」

話聲中，身形微側，避過那最先踢過來的一脚，同時右足橫掃，將那右足飛起，單足立地的人，掃得「撲通」一聲，來了個大狗爬。

朱天佑雖然是被迫而自衞，但他的動作，可實在太快了，快得使那個正在伸手抓手槍的人，也以毫髮之差不但沒有接到手槍，人也被他順勢掃出的一脚，踢得連退五六步，一屁股坐在沙發上。

那個被他一脚掃得狗爬的人，正好倒在他自己的手槍旁邊。此人的反應，可也非常快速，儘管他的左足被朱天佑一脚掃得痛入心脾，但他却不顧一切地，立即將手槍抓在手中。

不過，朱天佑的動作也不慢，就當那人抓住手槍的刹那之間，他已一脚踏在對方的腕脉上，含笑問道：「朋友，這就不够乖啦！」

那人痛得呲牙咧咀，不得不將已經到手的手槍，又自動放棄。

「朋友，起來，也坐到沙發上去。」他，若無其事地，轉動着手中的左輪。

那人掙扎着爬起來，狠狠地瞪了朱天佑一眼，一拐一拐的走向他同伴身邊，坐了下去。

朱天佑繼續轉動着左輪，一面笑道：「現在，二位該回答我的問話了，說你們此行目的何在？」

那兩位也都是約莫二十三四的年輕人，都是一臉的剽悍神色。

聽到朱天佑的問話之後，那兩位互望着苦笑了一下，由坐在左邊的一個答道：「我可以坦白說明，但你得先承諾，不再難爲我們。」

「可以。」朱天佑笑了笑道：「你我本身，都是無寃無仇，只要你們不難爲我，我爲甚麼要難爲你們。」

「這是說，只要我們據實說出此行目的，你就可以放我們走？」

「不錯。」

「那我坦白向你說，我們機關長的意思，認爲像你這樣的人才，淪落在黑社會中，實在太可惜了。」

「這是說，機關長有意要栽培我？」

「可以這麼說。」那人點點頭，道：「機關長的意思，只要你能替他効力，不但昨宵那半途截刼毒品的案子，可以一筆勾銷，而且，願意付天狗帮所給你的兩倍的待遇。」

「如果我不接受他的這番好意呢？」

「這個……我就不好意思說了。」

「沒關係，你不過是一個傳話的人，怎麼說我也不能怪你的。」

「那我就照實說了。」

「理當如是才對。」

那人尷尬地一笑，道：「不瞞朱先生說，我們此行是想出其不意，强行押解你去特務機關，由機關長親自向你說明的，你如果能接受機關長的好意，自然以後多的是好處，否則，這後果，你自己也可以想見的。」

朱天佑聲容俱莊地，接道：「請告訴那日本鬼子，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不受利誘，不受威脅，有甚麼鬼蜮伎倆，叫他儘管使出來好了。」

「朱先生，目前的上海灘是一種怎樣的局面……」

朱天佑莊容道：「你不必勸我，站在炎黃子孫的立場上，二位都應該接受我的勸導，立即擧海回頭才對。」

「朱先生。」那人苦笑了一下，道：「我們已成了過河卒子，退不得啦！」

朱天佑忽然深長地嘆了一聲。

右邊的那人咀唇張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朱天佑入目之下，注目說道：「朋友有甚麼話，可以放胆說。」

那人囁嚅地問道：「朱先生，你是不是我們政府派在上海市的三一三工作站站長？」

「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朱天佑禁不住啞然失笑。

「我是聽田中少佐向機關長報告昨宵的案情時，曾經這麼懷疑過。」

「你們機關長怎麼說？」

「機關長說不可能。」

朱天佑淡然一笑道：「你們機關長不愧是最傑出的特務人員之一，像田中那飯桶，可就太差勁啦！」

話是那麼輕描淡寫，令人摸不準他，對那位日本特務的機關長，究竟是眞心讚美，還是有意揶揄。

這情形，自然使得聽話的人不便接腔，而只有苦笑的份兒。

稍微停了一下，朱天佑又注目問道：「那位田中少佐，還說過一些甚麼？」

「以後的話，我們沒有聽到。」那人仍然在苦笑着。

「好，二位可以請了。」朱天佑揮手下逐客令，並淡笑着接口道：「手槍送給我作紀念品。」

目送那兩人狼狽地離去之後，紅玫才嗽着小咀，嬌哼一聲，道：「這兩個混賬東西，遲不來，早不來，偏偏在這節骨眼兒上，掃人淸興。」

「也好，正好可讓妳先回答我的問題。」

「你？這是說，你一點也不在乎，只有我是那麼淫賤？」她的話聲中有着太多的幽怨。

朱天佑將她的嬌軀擁入懷中，滿含歉意地笑道：「紅玫，原諒我說話口不擇言，其實，我比妳需要更急切，只是目前我的處境特殊，而妳我之間，却是來日方長，在權衡輕重緩急之下，就只好將兒女私情暫時擱下，希望妳能多加原諒。」

「這還像句人話。」紅玫櫻唇一披，用纖指點他的胸部，含笑接道：「只是，這裏究竟在想些甚麼，可沒人知道。」

「我，絕對是心口如一。」他輕柔地吻着她的額角。

「得了吧！我的大情人，你對那東方之珠俱樂部的安妮、和子，也是這麼說的吧？」

「妳知道的，可眞不少？」他苦笑着。

「所以，你才一定要先行問個明白，爲甚麼人家不派你去殺金三爺，以及我爲何會知道這些？」

「可以這麼說。」

「我不妨老實跟你說，人家爲甚麼不派你而派胡立民去執行任務，我不知道，至于我爲甚麼知道這些事情，我却不願意說。」

「是要先談條件？」

「唔！這條件只怕你沒法接受。」

「先說出來試試看？」

紅玫神色一整，一個字一字地接着道：「我的條件，是要你告訴我，你混入天狗帮的目的何在？」

朱天佑苦笑着，一攤手，道：「紅玫，我不是早就告訴過妳了麼！」

「不錯，你早就告訴過我，我也曾經相信過，可是，有人却絕對不相信。」

「誰不相信？」

「你的對頭，還有，方才那兩個不速之客，不也說過，日本特務機關，也對你的來歷懷疑嗎？」

「我的對頭是誰？」

「你說呢？」

朱天佑苦笑一聲，道：「妳說的是天狗帮的老大？」

「唔……」

「妳也是天狗帮的人？」

「錯了。」紅玫媚笑着：「朱先生，我是一個爲了金錢出賣色相的女人，當然，也可以爲了同樣的目的，替人家傳遞消息，只要有相當的代價，可不管雇用我的人是誰。一如色情市塲一樣，只要付出代價，我就可以陪他上床，而不管他長得是多麼老醜可憎。」

「够了！」朱天佑苦笑着接道：「雖然我明知妳一樣的不會回答我，但我却還有一句話，必須要問。」

「啊！那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了？」

「當然很重要，紅玫，當六姨太在東方之珠俱樂部召見我和胡立民之前，妳打的那個電話，還記不記得？」

「那才隔多少時間，當然記得呀！」

「那麼，當時妳所說的，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不論遇上任何意外的事，或者是任何意外的人，都必須保持鎮定的話，是何由而來？」

「這回，你猜錯了，我可以告訴你。……」紅玫嬌笑着說。

「那是誰？」

「六姨太。」

「啊……」也許他心中早有預感，但聽到「六姨太」三字過後，却仍然禁不住驚「啊」出聲。

紅玫幽幽地一嘆道：「這些，我本來不該說，也不想說的，也許是我前世欠你的，我還是情不自禁地說了，而且，這還有很重要的話要告訴你。」

「那我先謝了！」他緊了緊擁住她的雙臂，並輕輕地吻了她一下。

「別假惺惺地這麼膩着，只要你有點良心，以後，能用上半分眞情義待我，我就很滿足了。」說完，掙脫了他的擁抱，逕自坐到沙發上。

朱天佑也跟上去，仍然以一手擁住她的纖腰，涎臉笑道：「是要我先行發誓？」

「少來這一套。」紅玫俏臉一整道：「我老實告訴你：目前的天狗帮，已成了衆矢之的，在暗中窺伺着他的，有日本特務，我國政府的工作人員，黑社會中的各路英雄好漢，你明白嗎？」

「有這種事？」朱天佑一片驚容。

「不管你是故意裝蒜也好，是眞的不知道也好，我還是要說一聲，如果你僅僅是爲了要向天狗帮的老大尋仇，我勸你還是暫時脫離他們爲妙。」

「爲甚麼？」

「因爲，他們對你有着太多的疑忌，可能有一天你丟了老命，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多謝妳向我提出這些警告。」朱天佑誠懇地接道：「但我還希望妳送佛送到西天，告訴我，爲甚麼有那麼多人在窺伺着天狗帮？」

「這個……我就無能爲力了。」紅玫歉笑着道：「你知道，我是一個被金錢奴役着的可憐虫，也許各方面都用得着我，却是各方面都不會將我當作心腹，所以，眞正的機密，我是沒法參與的，至於你信不信，我就沒法過問的了。」

「我相信，非常相信。」他，誠懇地，連連點着頭。

「還有，金立之所以被整肅，恐怕也是爲了這一個，目前你我都還不知道的大秘密問題，他想私吞那四箱海洛英的事，不過是一個導火綫而已。」

「眞想不到，我誤打誤闖，闖進這麼一個複雜而又險惡的環境中來。」他，自我解嘲地苦笑着。

紅玫也苦笑道：「本來我沒有打算告訴你這些的，但一見你這冤家，我就情不自禁地，將所有的秘密都告訴你了，現在，你該滿足了吧？」

「紅玫，非常謝謝妳，也非常感激妳。不過，滿足二字却還談不上……」

他，重行托起她的嬌軀，走向床前。

「不行，茶舞時間快到，我要上班了……」她掙扎着。

不過，掙扎只是虛應故事，不掙扎倒好，這一掙扎，不但將她自己的睡衣掙扎得飛向一旁，也更加激發了朱天佑的野性。……

× × ×

當朱天佑、紅玫二人在國際飯店內胡帝胡天，進入忘我境界時，位於法租界霞飛路旁，高級住宅區中，金三爺金立的小公館，一塲血的洗禮，也剛好告終。

那一切陳設極盡豪華的客廳，已是面目全非。

金三爺金立倒臥血泊中，胸前揷着的短刀，還未拔出。

另外，還有五具屍體，也都是死狀奇慘地橫陳客廳之內。那是金三爺的死黨，也是他最得力的五虎將。

死的一共是六個，而且全都是死於刀下。由於不曾動槍，事前經過激烈的打鬥，因此，這一間豪華客廳，給整得一塌糊塗，慘不忍覩。

胡立民、刀疤邱七，痲子王五，和另外六個短裝漢子都默然呆立着，臉上的神情是一片冷淡。身上都或多或少濺了血漬。

六姨太文勝男偕同刁拱北緩步而入。

「胡先生好身手，果然不負大爺所望。」刁拱北滿臉都是諂笑。

「多承誇獎！」胡立民漠然回答着。

文勝男扭頭向刁拱北道：「刁先生，這兒的善後事宜，就偏勞你了。」

「我理當効勞。」

「記着，絕對不可驚動官府。」

「我知道，不會出紕漏的。」

文勝男這才向胡立民招招手，含笑說道：「胡先生，請跟我來，我有話跟你說。」

胡立民沒吭氣，只是默默地跟在文勝男的背後，登上她的豪華轎車，疾馳而去。

車子沿着霞飛路的柏油馬路疾馳，兩旁的法國梧桐，飛快地向後閃動着。

這是胡立民爲了湔雪奪妻之恨，混入天狗帮後，第一次和他的未婚妻單獨相處，說得上是前塵舊夢，齊湧心頭，內心之中，究竟是一種甚麼滋味，可能他自己也沒法分辨。

當車子經八仙橋，穿過愛多亞路時，他才扭頭冷冷地問道：「妳要帶我去哪兒？」

文勝男像一個非常稱職的司機，手扶方向盤，目不斜視，俏臉上的神情也非常自然地漫應道：「帶你去見一個人。」

「甚麼人？」

「你所非常關切的一個人。」她的俏臉上，開始浮現着俏皮的笑容。

胡立民俊臉鐵青，幾乎已按捺不住了。

文勝男却是好像毫無所覺地，一笑道：「不要緊，這車子只有我們兩個人，有甚麼話，可以放胆直言。」

「你的意思，是特別給我這麼一個單獨談話的機會？」他雖然竭力抑制着心中的憤怒，但語氣上，却顯得非常不自然。

「可以這麼說。」

「我不領情，我很後悔不該混到這烏烟瘴氣的環境中來。」他的話，有點像連珠炮。

「爲甚麼後悔？是覺得此行不值得？」她的神情態度，仍然是那麼安詳。

「唔……」

「如果你此行只是爲了一個文勝男，是值得的，至少我個人是這麼認定。」

胡立民扭頭注視她那美好的側面，哼了一聲，道：「上帝也未免太糊塗了，有着這麼美好的軀殼，爲甚麼却賦予她一個這麼卑賤的靈魂！」

文勝男的修養，眞算是到了家。她，一點也不生氣地，淡然一笑道：「胡立民，你是在罵我？」

「罵妳？」胡立民切齒怒叱着：「我還想宰妳哩！」

「那你會後悔一輩子的。」

「我只後悔不該認識妳，更不該爲了妳，而混進天狗帮來。」

「當我帶你去看那個人之前，可別說得這麼武斷？」

「那個人？就是妳方才所說，我非常關切的那個人？」

「不錯！」

「很可惜，現在，這世界上已沒有值得我關切的人了。」

文勝男臉色一整，道：「胡立民，請冷靜一點，我不願多費唇舌，向你解釋，因爲，現在你正在氣頭上，我又拿不出證據來，空口說白話，一切都是多餘的。」

「見到妳口中的那個人之後，就可以證明妳是一個非常高貴的人了？」他冷笑着。

文勝男道：「至少，我絕對不承認我自己是卑賤的。」

「好，我且拭目以待吧！」

車子在距靜安寺路不遠處的一幢獨立小洋房前停了下來。

文勝男扭頭嬌笑道：「勞駕你下去，按門鈴，一長兩短，重複三次。」

胡立民沒吭氣，却打開車門，按照文勝男的吩咐，前去按門鈴。

開門的是一個滿頭華髮的老頭。當他看到胡立民時，似乎吃了一驚，看情形，如非是同時也看到文勝男也端坐車廂內向他微笑着，很可能會掏出傢伙來的。

在大門口，三個人都沒說過一句話。

胡立民順着文勝男的手式，默默地回到車廂，隨着車子滑進大門內。

這片刻之間，他的腦子裏一片空白，就像一個夢遊者似地，自己完全失去了主宰。

一直到聽到大門沉重的關閉聲，才使他由渾渾噩噩中驚醒過來，悄聲問道：「這是老大的住所？」

「你有點害怕？」她俏皮地反問着。

「笑話！」他一挑雙眉：「妳忘記我是爲了甚麼混到這兒來的了！」

「那不是正好麼！正好給你一個一了心願的機會。」她抿唇媚笑着，笑得使胡立民惱也不是，怒也不是地，只好哼了一聲。

「別發呆了，跟我來……」

文勝男首先下車，邁着春風俏步，在前帶路，胡立民默默地相隨。

這小洋房中好靜！靜得連彼此心跳的聲音，也能聽得出來。

這情形，使得胡立民忍不住悄聲道：「這兒，除那看門的老頭外，好像連一個使喚的下人也沒有？」

「爲甚麼要用下人？這兒又沒人住。」她，仍然笑得那麼神秘。

「這兒不是老大的住處麼？」

「我曾經這麼說嗎？」

胡立民有點火了，挑眉怒叱着：「文勝男，妳敢尋我開心！」

「我怎敢尋你開心，我不是早就說過，要帶你來看一個你所非常關心的人嗎！」

「可是，這兒除了那門房之外，連鬼都沒一個。」

「有的。」文勝男含笑接道：「在地下室中……」

這小洋房雖然沒人住，但不論任何角落，都收拾得纖塵不染，很顯然，那看門的老頭，是經常打掃的，即使是那通往地下室的甬道，也比一般人家的客廳，還要收拾得乾凈。

不過，當文勝男打開地下室的門時，胡立民目光一觸之下，卻禁不住楞住了。

原來那地下室，只不過一丈見方，正當中卻赫然擺着一具棺材。棺材前還安設一個神牌，香爐中還有着不少香椿和紙錢的灰燼。

很顯然，那不是一具空棺，而這地下室，卻是一個極爲秘密的停屍之所。

文勝男又爲何要引他到這兒來看這麼一個死人？

「何妨走近去瞧瞧。」文勝男似已看透他心中的困惑，向他輕輕地推了一下。

不過，她的神態，卻已莊重得多了。

而且，她的眉宇之間，還浮現出一抹淡淡的哀愁。

「這就是妳特地帶我前來，要我看看的那個人？」胡立民仍然站在門口，只是目光深注着發問。

那情形，就像是想由文勝男的表情上，看透她心中的秘密似地。

「是的。」她，漠然地點着頭。

「那究竟是甚麼人？」

「我早就說過，那是你最關心的人。別發呆了，還是走近去瞧瞧吧！」

由於地下室內的燈光太弱，而那神牌上的字跡又太小。因而站在門口，怎麼也沒法瞧出那神牌上，究竟是寫的一些甚麼。

胡立民雖然心中有一股急於知道究竟的衝動，但對於這位過去是他的未婚妻，如今卻已形同陌路，而且是敵友難分的文勝男，暗中不但有着恨意，同時也有着七分的戒心。

因此，他冷然接道：「咱們一起進去。」

「喲！你怕我將你陷在這兒了？」

「這叫作防人之心不可無。」

「這年頭，好人可眞難作。」她幽幽地一嘆，人卻當先走進了去，一直走到那棺材前，才回過身來，凄然一笑道：「胡先生，現在，你該放心進來了吧！」

「唔……」胡立民一臉肅容，緩步而入。

距離一近，那神牌上的字跡也看淸楚了，赫然是「亡姊文勝男之靈位」……

胡立民身軀一震之下，顧不得再看其他的字跡，立即向一旁的文勝男怒聲問道：「妳在搗甚麼鬼？」

「你何妨先瞧瞧棺木中的人兒。」她的語聲中有點兒哽咽，美目中也湧現出一片淚光。

胡立民怔了怔，挪動沉重的步伐，走向棺材前。

棺材用的是上好楠木，但上面卻用的是玻璃棺蓋。

因此，棺材中的屍體，可以一目瞭然。

也因爲如此，胡立民目光一觸之下，禁不住脫口驚呼道：「這是怎麼回事？」

原來棺材中躺着的，赫然也是文勝男。那屍體一派安詳，就像是好夢方酣似地。

像這情形，如非是躺在棺材中，誰也不會相信她會是一具屍體。

文勝男凄涼地一笑道：「這就是你的未婚妻文勝男，絕不會假。」

「那麼，妳是誰？爲甚麼長得這麼相像？勝男又是怎麼死的？」

「你可以問出一連串的問題，我卻只有一張咀啊！」她苦笑着。

胡立民也苦笑着：「好，妳一件一件的回答吧！」

「你再仔細瞧瞧那個神牌。」

這回，胡立民瞧淸楚了，神牌左下角署名的是一個日本女人的名字「井口貞子」。而且自稱胞妹。

「怎麼會平空鑽出一個日本胞妹來？」胡立民眉峯緊鎖，喃喃自語着。

文勝男幽幽地一嘆，道：「胡先生，你對自己的未婚妻，瞭解得太少了。」

「妳，妳就是井口貞子？」

「不錯。」

「可是，文勝男是道地的中國人。」

「我也是。」

「那妳爲何要取一個日本名字，而且，我從來沒聽勝男說過，她有一位長得一模一樣的胞妹？」

「我姊姊可能是不知道，也可能是知道一點，而不願意，或者是沒機會說。」

胡立民苦笑了一下道：「好，我現在聽聽妳的解釋。」

井口貞子輕輕一嘆之後，才沉思着接道：「我們是孿胞胎，從小就長得一模一樣，而只有用衣服的顏色來分別誰是姊姊，誰是妹妹，可是，當我們還不到週歲時，我就被一個日本人拐走了。」

「哦……」胡立民情不自禁地，驚「哦」出聲。

「所以，我從小就只知道自己是一個道地的日本人，一直到現在奉軍部命令，派來上海工作的前夕，我那義父，也就是那個將我拐到日本去的人，可能是天良發現，才將我的眞實身世告訴我。」

「妳？妳是日本軍閥派來的女間諜？」胡立民的語聲中，有着太多的驚訝。

「是的。」

「妳不怕我殺了妳？」

「我要是怕你殺我，也就不會告訴你這些啦！」

胡立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抑平心中的激動之後，才冷然接道：「好，繼續說下去。」

「瞧你這德性，就像是位軍法官在審問我這個女間諜似地。」她似笑非笑地斜睨着他。

「我沒情心和妳開玩笑。」

「我也是。」井口貞子臉色一整道：「想知道一些甚麼，還是由你自己發問吧。」

胡立民一臉肅容，沉思着接道：「方才我所提出的問題，已只剩下一個勝男的死因還不曾解答，但現在，我既然知道妳是日本的女間

諜，這問題就只好暫時押後了。」

「唔！先公後私，你很有愛國心。」她仍然有點似笑非笑，好像是恭維他，也好像是揶揄他。

胡立民不理她這種捉摸不定的態度，只是目光深注地，沉聲說道：「說！妳現在認爲自己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

「當然是中國人。」

「那你爲何還要替日本軍閥當間諜？」

井口貞子幽幽地一嘆道：「胡先生，你畢竟太嫩了，作爲一個間諜，即使是在自己的父母夫妻之間，也不能洩漏身份，但我竟然在你面前洩漏了，這是表示一些甚麼呢？」

胡立民微微一呆，道：「這是說，妳已不替日本人作間諜了？」

「不！我仍然是一個日本女間諜，不過，從此刻起，我要利用我這特殊身份，替自己的祖國効力。」

「很難得，妳還不忘本，只是，這一份誠意，卻還難以令人相信。」

「時間會給我證明一切的。」

「妳是純粹的中國人，這一點，日本特務知道嗎？」

「當然知道。」井口貞子苦笑道：「也就是因爲他們知道我的眞實身份，我才有機會混到天狗幫中來。」

畧爲停了一下，才凄然一笑道：「說到這裏就該說到我姊姊的死因了，我姊姊之死，日本特務是劊子手，但嚴格說，我卻等於是間接的殺人兇手。」

「這話怎麼說？」胡立民的臉色，一下子變得很難看。

「因爲。是日本特務事先將我姊姊毒死之後，才要我順理成章地，冒充她的身份的，所以，如果我姊姊沒有我這個孿生的妹妹，她是不會死的。」

胡立民目注那具棺木，冷然地問道：「所以，他們不便安葬，而將她停厝在這兒？」

「這只不過是原因之一，另一半卻是出於我的要求。」

「這麼說來，天狗幫的老大，也是日本人的走狗？」

「應該說，整個天狗幫，也是日本特務所支持的一個外圍組織。」

「該死的忘八蛋！」胡立民怒叱一聲之後，卻忽有所憶地，注目問道：「那麼，他們對於我和勝男的關係，也應該是早就調查淸楚的了？」

「不對。他們並不知道這些。」

「那麼，妳將我帶到這兒來，不怕他們對妳起疑？」

「不會的，因爲，我是奉命行事。」

「奉命要我作殺死金立的劊子手？也奉命帶我到這兒來？」

「不錯。」

「這是爲什麼？」

「因爲。」井口貞子正容接道：「他們對你和朱天佑的身手很欣賞，但對你們的來歷，卻深表懷疑。」

「懷疑我們是政府的工作人員？」

「是的，他們認爲你們二位中，總有一個是三一三工作站的站長。」

「我希望我能有這一份殊榮。」胡立民苦笑了之後，又注目問道：「他們要妳帶我到這兒來，打算如何安排？」

井口貞子笑了笑道：「他們的指示是：明裏吸收，暗中監視，必要時加以淸除。」

胡立民冷笑一聲道：「打得好如意算盤！妳，打算如何進行呢？」

井口貞子笑道：「目前，我還是日本間諜的身份，當然應該服從他們的命令，所以，我才特別將你請到這兒來，希望你們二位能絕對信任我，跟我合作。」

「如何合作法？」

「表面上，你們二位是我的助手，一切都聽我的命令行事，懂嗎？」

「我懂，不過，這樣一來，妳會冒着很大的危險。」

「應該說是冒着生命的危險，而且，我們三人的處境都是一樣的。」井口貞子輕輕一嘆，道：「由於我本來就是中國人，他們不會過於信任我，至於你們二位，也決不會放鬆對你們的監視，所以，今後，我們的行動，都必須格外當心，只要稍微出點紕漏，後果，就不堪設想。」

「這些，我懂得。」胡立民點點頭，又注目問道：「妳說，他們也不完全信任妳？」

「唔……」

「是否也有人在暗中監視你的行動？」

「有的，那個人就是紅玫。」

「紅玫？她也當上了漢奸？」

「不！她是道地的日本人，卻有一個中國人的身份，和我的情況恰好相反。」

「這可眞是聞所未聞的事。」他苦笑着。

「你既然淌進這塘渾水了，以後，遭遇到的稀奇古怪的事情，還多着哩！」

胡立民又苦笑了一下，才注目問道：「紅玫既然是日本人，那麼，她給我們消息，讓我們順利刼得那四箱毒品的事，也是故意這麼作的了？」

「是的。」井口貞子點點頭道：「那四箱海洛英在天狗幫手中，也就等於是在日本特務手中，他們只不過犧牲幾個外圍份子，就攷驗出你們二位的份量來，又何樂而不爲哩！」

畧爲停了一下，又注目問道：「還有什麼問題沒有？」

「請讓我冷靜地想一想。」胡立民沉思少頃之後，接着說道：「既然已經開誠佈公，而且已成了一家人，那麼，那位天狗幫的老大，究竟是誰，長的是什麼模樣，該可以告訴我了吧？」

井口貞子苦笑道：「說來你可能不會相信，到目前爲止，這些我也不知道。」

「你們等於已是夫妻了，爲什麼也會不知道？」

「這個人太神秘了，他平常跟我談話，甚至於兩人同床時，他臉上都是戴着一副膠皮面具。」

胡立民呆了一呆，說道：「這魔鬼可眞夠精！」

「據我所知，恐怕只有兩個人知道他的眞實面貌。」

「那是誰和誰？」

「那是天狗幫的老二李唐，和日本特務機關長高原英二中校。」她輕嘆一聲，又道：「那魔鬼可能經常在你我週圍，但我們卻沒法識破他的身份，所以這個人，比日本特務更爲可怕。」

胡立民沉思着接道：「至少你可以由身材和口音兩方面，估出一個大概來。」

「說得有理。」井口貞子苦笑道：「但你要明白，身裁相同的人太多，而口音方面，卻是可以改變的。」

胡立民也苦笑一聲，道：「好，這些暫時不談。」

「還有什麼要問的嗎？」

「此刻，我心亂如麻，也不知該問什麼才好。只好暫時擱下吧！」他目注他未婚妻的棺材，忽然雙眉一軒，沉聲道：「抱歉！現在我必須檢驗一下勝男的遺體。」

（未完）

奇人奇事

白泰官之妻

神龍·文

泰山稱五岳之首，峯巒連綿，山徑叢雜，向來是强梁出沒的地方，經過那裏的客商，都提心吊胆，深怕碰到賊夥，非但財物盡失，就連性命也要不保。

盜魁張謀武藝高强，出沒山林縱橫數百里，行刼無不得手，有子女各一，都學得一身驚人的本領。某次有鏢車經過山下，行裝甚重，魁料其中必有大量財物，單騎出襲，鏢客見盜，不甘示弱，奮起抵禦，但因武藝不及，不久就受了傷，另一鏢客見狀大驚，在旁發一冷箭直取魁喉，魁正得意之時，不虞暗算，閃避不及，受了重傷，鏢客正要下手結果他性命，魁女恐父不敵，及時趕到，急急殺退鏢客，救起老父而走。鏢客因地理不熟，恐怕中了埋伏，己方又有人受傷，不敢追殺，把受傷的同伴敷藥包紮後，繼續趕路，希望趕快離開這危險地段。

女救父回到山寨，盜魁因箭貫喉，已氣絕而死。兄妹二人痛哭失聲，女更昏絕數次，女醒後斷矢爲誓，期必親手報此殺父大仇，兄因鏢客人多，衆寡不敵，勸妹葬父後，再想法子去報仇，女不以爲然，請兄留守山寨，萬一自己有失，再爲後援，上馬疾馳而去。鏢客方慶殺退强敵，想趕快遠離險地，但是車輛多，行裝重，雖然拚命催趕，不久終被女追到，女猛發一箭，射中一個鏢客頭顱，衆鏢客正驚惶回馬，女已衝到，揮劍如風，一人又被女攔腰斬成二段，鏢客被女連殺二人，心顫胆寒，氣已盡奪，雖然勉强抗敵，但不久死傷過半，四散竄逃。逃得較慢的一人被女捉住，女將劍架在他頭上問道：「是誰暗箭殺吾父？照實說來饒你一命。」其人惶悚道：「吾等只有一人能發，百發百中，但已被姑娘射死。」女即搜索屍身，搜出短箭十數枝，知道鏢客沒有說謊，割下死者的頭而回。

女回到山寨，以仇人的頭供祭，以慰亡父。兄見妹如此英勇，技力胆畧都在己之上，以後遇事都聽命於妹，每出行刼，如遇强敵，無法取勝，女方出馬，無不奏凱而返。

女排行第二，因此大家都叫她張二姐，數百里內，綠林好漢尊她爲領袖，無人不知，二姐智勇雙全。二姐所刼的大都是豪商貪官，並不擾及平民，所以更爲一般人所敬重。

當時山西有一大官，貪汚成性，積宦囊甚豐，常想運回原籍作將來解職回鄉養老之用，但恐中途被刼，苦不得善策，這時適有一批官銀解都，就連同私蓄一齊運京師，以校尉數人，保護押送，大隊車馬經過山下，二姐早聞大吏貪汚枉法，就要下山刼取，兄道：「這是公欵，刼者罪在不赦，而且又有校尉保護，恐怕不容易得手，還是讓他經過算了。」二姐道：「既已作盜，不想官府赦罪，不過如果眞的是官銀，我便放他過去，免得拖累押送的人，如是虛張聲氣，貪汚所得，我等前去刼取正是大快人心的事，飽掠而歸，何樂而不爲，兄請遠遠的跟在我的後面，得手之後，叫人來搬銀子啦。」

校尉等押着銀子正繞山而行，一校尉道：「太陽已斜，我等還是快些走，這裏山形奇險，恐有强梁。」同伴笑道：「我等身懷武技，又高張官府旗幟，雖有强梁，也不敢來送死。」正談笑間，後面一騎疾馳而來，大家都按刀回首而看，原來是一個美貌女子，驚鴻一瞥，從衆人身旁而過，前面的校尉向衆人道：「你們胆量全無，以致草木皆兵，這樣好看的姑娘難道會是强盜？」二姐聽他們這樣說，就回騎道：「你們怕遇見强盜，大概車子裏有貴重的東西，可以讓我看看嗎？」校尉涎二姐美色，且以爲是一個單身弱女子，擬加調笑，解旅途的枯悶，即道：「車中都是銀子，數目多得很，姑娘你只要得到一點，不獨以後衣食無憂，粧奩也都有了。」二姐睨視笑着道：「我揮霍成性，千金不惜，如果全部送我，大概够用一年了。」衆人以爲二姐誇口說笑，不加提防，二姐乘機搶了數錠縱馬而去，衆校尉才知不是好相識，忙催騎追上，二姐回顧笑道：「這一點銀子有什麼用，我只是和你們鬧着玩，急得這個樣子，你們不捨得，我還給你們。」話未說完，一錠銀子已脫手飛出，勢急如矢，打在一校尉面上，跌下馬來；衆人大驚，大呼捉盜，又一校尉被銀錠打中跌下馬來；二姐用銀錠當暗器，打得衆校尉顏面青腫，呼痛不絕，但仍强自支持，想作困獸之鬥，二姐見衆人勢盡力絕，高聲呼道：「不中用的東西，快放下兵器，本姑娘饒你一命，否則，你們的頭可難保全。」衆人忙丟下武器，呆立道旁，二姐慢慢的走到各車旁，向裏察看，看完向衆人道：「官中庫銀自有一式，後車所載都是雜銀，快說實話，不然，即將全部搬走。」校尉知無法隱瞞，叩頭如搗蒜道：「實告姑娘，前車是官銀，後車那是大吏私蓄，數量和官銀差不多。」二姐大笑道：「官銀我不取，因恐累及無辜，株連無盡，大吏私蓄，貪汚所得，是爲萬民膏髓，我取來廣爲施捨，還之萬民，轉爲此貪官消災。」

她令衆人驅車前去，衆人猶不捨後車金銀，一校尉自恃驍勇，以爲二姐單騎行刼，沒有後援，自後拔刀刺二姐，二姐覺腦後有風，突前一步轉身輕舉蓮鈎，其人已跌出丈餘，原來二姐鞋端，嵌有精鋼，銳利無比，正好踢中那校尉鼻樑，血流如注，二姐叱道：「混賬東西，當小加懲戒，留一標幟，也好讓你們向主人覆命。」即舉刀削其鼻，揮衆去，一聲呼哨，其兄率夥來，驅車而去，二姐單騎殿後，入亂山深處，天氣漸黑，轉瞬不知所踪。

衆人如喪家之犬，到郡守處報案，由校尉率兵丁領至原處，人靜山空，那有强梁踪跡，二姐山寨在危崖絕巔，只有山路可通，外面看去，峯迷路絕，毫無形跡，尋覓了好久，一無所獲，且因峯巒錯雜，一不小心，可能中伏，不敢輕敵，悵恨而歸。大吏以所失只是本人私蓄，不能向外張揚，心中懷疑校尉故弄狡獪，監守自盜，將衆校尉加以酷刑，衆人都無供認，大吏無奈，只有嚴令郡邑搜捕，却也毫無結果。

二姐自此勇名更著，自負從未遇敵，聞武藝高强之輩，就去挑戰比武，每次都得勝而回，沾沾自喜，目中無人。

白泰官漫遊江湖至此，聞境內羣盜如毛，怕找來麻煩，在車上插一旗子，寫着「江南白泰官」五個字，因爲自己名馳江湖，宵小見旗，可以廻避。當時二姐因山寨遠離大道，旅客往來消息不靈，就是派人四出偵察，發現目的物後，回來報告，也常被走脫，就學梁山泊故事，在山下道傍設一旅店，以作耳目。二姐兄妹也常到店中，見旅客金銀多的，乘黑殺刼，攫取一切，因爲處境偏僻，沒有敗露過，白泰官未到前，已有人告知二姐，二姐向兄道：「此人久負盛名，不知是否有眞本領，或者是江湖上虛傳也說不定，兄先去一試，如不敵再作打算。」當下令兄率徒衆十數人去刼白泰官。

白泰官漫遊江湖，身無長物，推着一輛小車子，自己足力健捷，可及奔馬，所以只是徒步而行，走到山下的時候，已是黃昏，聽見蹄聲，立作戒備，於是拿刀立車前等候，見一少年飛騎而來，大呼道：「白泰官，快獻出買路錢來，不然莫怨我刀下無情。」白一聽大笑道：「黃毛小子，乳臭未乾，你爺爺的金銀財寶多着呢，只是手上的夥計不肯答應，你有本事，只管來拿好了。」少年也不理會，一直衝來，白等少年將衝到面前，突縱身跳起一丈多，在空中一個轉身，就像一隻老鷹般地向少年頭頂撲了下來，利刃破空而下，少年自下用刀向上一格，覺得重不可當，虎口震裂，鮮血直流，方知白名不虛，惶恐萬分，白更左右盤旋，上下騰躍，少年胆落神喪，無法抵敵，返騎狂奔，白健步如飛，自後追上，揮刀斫馬足，應手而斷，少年跌下，徒衆忙發箭阻禦，白因盜已墮馬，殺之不義，收刀而回，當時天已入黑，月隱星稀，未帶燈籠，無法夜行，徬徨道中，想找一住宿之處，走至谷口，看見前面有燈光一縷，自樹林裏透出，知道裏面有人家，就推了小車尋向前去。只見瓦屋數間，掛着張家老店的招牌，才知是一家客店，白於是推門進去，店夥出來迎接，看見車上的旗子，笑着問道：「江南白爺是嗎？小店得到光臨，眞是蓬蓽生輝。」

店夥將白讓進客房，打水烹茶，招呼很是週到。白泰官人極機警，在江湖上混跡多年，什麼人沒見過？什麼事沒遇到過？覺得這些店夥對自己雖是非常恭敬，招呼也非常週到，却是粗眉大眼，體格壯健，眉目間隱現着一種驃悍之色，知道決非安穩之輩，因作戒備，進餐之後、熄火、閂門，休息了一會，自窗間飛躍而出，掩到屋後查看，却並無異狀，僅發現有一地穴，伸首下望，見有燈光洩出，白泰官拾級而下，穴中空無一人，只是血腥刺鼻，一些人的殘肢斷骸，在微弱搖曳不定的燈光下，分外顯得恐怖可怕，知道自己誤投黑店，悄悄退出，回到房裏，枕戈以待，預備替江湖上剪除一害。

半夜，微聞窗門，格格作聲，白泰官抽刀準備，雙目注視窗門，不一會，窗被撬開，一條黑影穿窗而入，疾如飛鳥，直躥床前，白目光銳利，見是一女子，體態苗條，兩手各執一刀，狹如柳葉，而鋒刃畢露，耀眼生光，左右交刺而下，白急用刀招架，鏗然作聲，乘勢躍起。

室中地方狹小，不易廻位，無法應戰，想奪門而出，又聞門外人聲嘈雜，知道盜黨已將四處包圍，恐怕衝出去反中埋伏，急向上騰躍，女已追及，揮刀斫來，白手握屋椽，全身懸空，女刀自白脚下而過，幸未被斫中，女刀再到，白已擧足踢椽，一聲震動，斷椽殘瓦紛紛墮下，屋頂露出大洞，白跟着縱出，女也擅跳躍，但不如白的矯捷，不敢自屋頂躍出，恐被白所算，忙開門追趕，徒衆在門外，女令衆勿追道：「爾等並非此人敵手，而且以衆欺寡，將被天下的英雄好漢們恥笑，雖然得勝也不光榮。」

衆徒止步，女獨自一人，窮追不捨，漸漸追入山中，天色微亮，白自慶脫險，見女一人追來，不復在意，即回身與鬥，自晨到晚，苦戰不停，而猶勝負未分，二人整日未進飲食，至此腹肌力盡，俱奄然倒臥岩下，白泰官究竟是一壯夫，表裏充實，野風拂面，積困盡舒，不久就甦醒過來，見女倒臥自己身傍，香夢酣然，試以刀柄撥刺，也懵然不覺，疑女已死，俯身細察，鼻息依然，吹氣如蘭，想是剛才力盡神疲，以致沉睡未醒，又覺得二姐容貌娟好，纖腰一搦，弱不勝衣，不像是習武的女子，心裏不由對二姐愛憐起來，把刀擲去，在傍坐下，覺得凉風陣陣，落葉紛紛飄下，恐怕二姐受寒，脫下自己的外衣替她蓋好，候了好久，二姐還未醒來，白泰官站起向四處一看，見山邊有炊烟一縷，嬝嬝上升，想是人家在煑晚飯，急忙奔去，要了一碗沸水來慢慢的灌入二姐口中，二姐呷了沸湯，積困漸舒，醒了過來，睜眼一看，見强敵在自己身邊，並且替自己撫摩胸腹，不禁大驚，急忙拾刀一躍而起，作勢等白來攻，白見二姐這樣，笑了起來道：「你的體力還未復原，却又想和我繼續再鬥？當你力盡昏去，我一直守在這裏，未敢離去，免你受到意外，如要殺你，一舉手之間你早已命赴黃泉，還能讓你活到現在？並且還想法子把你救醒，想不到你醒後也不道謝一聲，竟又操刀要殺，這眞是以怨報德了。」二姐聽了白泰官這一番話，覺得非常慚愧，又是萬分感激，漸漸的杏臉緋紅，亟亟的擲下了刀，向白致謝道：「您眞不愧是當今大俠，果然名不虛傳，小女子自不量力，和您較量，幸獲原宥，此恩此德，永世不忘。」白見二姐婉轉陳詞，更是溫柔可愛，二人不由相與展詢邦族，談得更是投契。

二姐請白一同回寨，兄見二人言和，且互相愛慕，不禁大出意外，乃爲白設宴洗塵，二姐知白尚未娶親，使兄傳語，自願委身於白，婚後和白泰官一同南歸，不再從事刼掠生涯，而安然在家操作了。

（完）

不歸河

朱羽

歷遇詐上詐　迭逢險中險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林慶山硬騙軟哄把蔡勝龍一伙人擄離了火船，使得彭祖康能順利地把船駛抵興隆塲，那晚，彭祖康往見蔡百春，要向他探取彭父死因，雙方說僵，蔡百春下令手下對付彭祖康，詎就在此際，白碧雲已率人來到，反將蔡百春的人制服，着令彭祖康離去，彭祖康迫於形勢，雖此來目的未達，也只好悻然而去。稍後，彭祖康與楊星魁隱身碼頭不遠處的黑暗中，楊星魁向他報告宋管事曾往蔡百春家中，可沒見他出來，也未見被白碧雲的手下扣押，彭祖康猜忖宋管事或是已由後門出去，而楊星魁並沒發覺——

「哥子！莫再諷我了。」楊星魁道。

「星魁！我們說正經的……」彭祖康說到此處，不自禁地壓低了嗓門：「你去找家客棧投宿，記住用化名，暗中注意蔡勝龍行踪，一有消息就立刻來告訴我。」

「行！不過這麼晚了……」

「放心！這麼大的水碼頭，客棧是通宵不關門的。」

「好！」楊星魁站了起來，用力握住彭祖康的手。「就此分手，你多小心。」

楊星魁是個粗綫條的人物，說走就走，轉瞬不見。

彭祖康却並未即刻離去，原是蹲着的，竟然席地坐了下來。但是另一個人原是坐在地上的，此刻却緩緩站了起來。

身裁纖細，長髮飛舞，她是個女人。

彭祖康雖然身心都感疲憊，但是他依然立刻就發現了對方，而且他還立刻發現那是他從未見過的一個女人。

那女人輕言細語地開了腔：「舵把子！我在碼頭上等你好久了。」

「等我？」彭祖康詫異地站了起來。

「是的，」那女人向他走近。「有事要請你幫忙。」

藉着微弱星光，彭祖康發覺他對這個女人完全陌生，聽口音好像是本地人，而他是頭一次來興隆塲。

「我們見過面。」她又說，這時已站在彭祖康的面前，很近。

「哦！我記不起來了。」

「那時我穿的是男裝……」

「哦！我想起來了，妳是和高飛在一起……」

「是的。爲了出門方便所以我改了男裝。」她似乎不想多說閒話，立刻轉到了正題：「那次我們談到了興隆塲有人被綁票的事。」

「嗯！」彭祖康輕聲漫應，未入情況，他不敢輕率接口。

「被綁票的人是我的哥哥。」

「哦！現在有了消息嗎？」

「這……這要請你幫忙。」

「我幫得了忙嗎？」

「有人說，只有你才能幫我的忙。」

「誰說的？」

「所有認識我的人，或者所有認識你的人，都這麼說。」

「妳相信。」

「我相信，」她的語氣絲毫也不猶豫。「問題是你肯不肯幫忙。」

「姑娘！請相信我。」彭祖康不避嫌地握住了她的手，而她也沒有閃避。「我很願意幫妳的忙，如果我知道令兄被綁匪藏在什麼地方，我會不顧生命危險地將他搶救出來，問題是我心有餘而力不足，這個忙無從幫起。」

「他們都說，你認識綁匪的首領。」

「薛五嗎？」

「嗯！」她畧顯激動地搖幌着彭祖康的手。「舵把子！求求你，我哥哥是獨子，如果他有三長兩短，我的父母一定會悲傷得活不下去。麻煩你跟薛五說一聲，就是傾家蕩產也沒有關係，他絕不能傷害我的哥哥。」

拒絕嗎？那會立刻使這位善良的姑娘陷於失望的深淵，答應嗎？那簡直有些荒唐，自己雖然和薛五有過一面之緣，却絕對沒有說這種話的交情，而且，薛五如今身在何處都不知道。因此，彭祖康不禁楞住了。

「舵把子！求求你……」她激動得哭了起來。

「別哭！」彭祖康輕撫着她的手背。「我盡心盡力就是。」

「你答應了？」

「我盡心盡力，目前我也只能回答妳這句話。夜太深，妳快回去吧！我很想跟妳詳細談一談，明天晌午到船上來找我好嗎？」

「不行！」她用力地搖頭。「我不能來。」

「爲什麼？」

「因爲……」她囁嚅着說道：「……高飛不許我找你。」

「那麼，他是認爲我幫不上妳的忙，對嗎？」

「不！他也說你可以幫我找回哥哥，只是他認爲你絕不會有那樣好的心腸，所以教我不要白費精神。」

彭祖康說道：「妳爲什麼不聽他的話呢？」

「因爲……因爲……」她的頸顈子勾了下去，嗓門也壓低了：「……我將來或許會和他訂親，他這樣說，可能是不喜歡我過份接近你……」

「這眞是一門好親家，高飛的老太爺，是本地的治安首長，姑娘也是出身望族，……」彭祖康抓住機會，技巧地將話題一轉，說：「姑娘！順便想跟妳打聽一樁事。」

「只要我知道的，一定會告訴你。」

「高家和蔡家的交情怎麼樣？」

「高大隊長和蔡大爺是八拜之交，不過，高飛和蔡大少好像合不來。」

「個性不投？」彭祖康是明知故問。

「高飛比較正派，蔡大少是個公子哥兒，平日仗蔡大爺的勢力胡作非爲，高飛很瞧不起他。眞的，我不是誇讚高飛，他眞是個好人。」

彭祖康一時沒有說話，他實在沒有法子去否定她對高飛的看法。沉默了好一陣子，他才緩緩說道：「好人最大的可貴處就是值得信任，他既然不讓妳來找我，爲什麼不聽他的呢？……姑娘！再見了。」

他匆匆地擺脫了她，向船上走去。這裏用「擺脫」二字，的確是他當時心情的寫照。

彭祖康回到船上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宋廷飛，却料不到撲了一個空，他所住的艙房是空的，床上被褥整齊，這顯示宋廷飛一直都沒有回來過。

彭祖康站在宋廷飛的床前猶豫了一下，他覺得應該找林慶山談談，於是他又快步走下統艙。意外得很，林慶山也不在。

在這一瞬間，他突然有孤單無助的感覺，似乎世上每一個人都離他遠去。由於這種感覺而使他產生了疲累，他決定回到床上去，那才是他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地方，舒適而又安全。

一個平靜的夜。

從雙龍灘開船以來，彭祖康還不曾如此舒暢地睡過覺，當他的後腦接觸到枕頭的那一刹那，所有的憂心與煩惱都飛出了他的腦海，因此，他很快進入夢鄉。

清晨，他醒轉，疲累盡失。匆匆漱洗一番，身上懷着薛五交給他的那隻錦盒，上了岸。

老實說，他對薛五交給他的這樁差事是充滿好奇心的。現在，他要去喝早茶，將肩頭的重任交卸掉，同時，即將發生的情況也會滿足他的好奇心。

然而，當他來到茶館的門口時，却沒有一步跨進去。原因是，他突然發現有好幾對眼睛在瞪視着他。

高飛，林慶山，以及許許多多陌生的大漢。

當時心念一轉，彭祖康決定過門而不入，大踏步向林慶山走去，後者正佇足在一家鳥店的門口仰首欣賞籠中的一隻畫眉，見彭祖康向他走去，立刻閃開了。他的行動非常明顯——不願意彭祖康和他有所接觸。

關於林慶山的閃避，彭祖康是有些納罕的，然而却激發了他的豪性，一咬牙，轉身大步走進了茶館。

裏面很擠，只剩下了一副座頭，彭祖康無可選擇地落了座。按照薛五的吩咐要了杯綠茶，將茶碗蓋拿下來，朝天放好。

一包强盜牌香烟早就準備好了，只要撕開錫紙包，將其中一支抽出一半，然後放在碗蓋旁邊，就會有人上來連絡……現在，香烟拿在彭祖康手裏，而他並沒有立刻撕開錫紙包。

他機警地向四週察看，希望找出幾個可疑的人，來接貨的人以及專門來監視他行動的人，但他却絲毫沒有發現，似乎在塲的每一個人都是前來喝早茶的。

看了一陣之後，彭祖康決心不再猶豫，他撕開了香烟盒上的錫紙包……一切都按照薛五的指示行事。彭祖康此刻突然覺得好笑，他覺得自己像是一條笨魚，笨得不知死活地吞下了鈎餌。

突然，高飛在茶館門口出現了。他那銳利的目光從彭祖康的面孔上掃過，但他並沒有打招呼，好像不曾相識的樣子。他的目光繼續游移，終於停留在朝天放置的茶碗蓋，以及那包强盜牌香烟之上。然後，他緩步走進，在彭祖康對面落了座。他仍是一言不發，只是從身上掏摸出一樣東西放在桌上。

竟然是半塊月牙形的銀幣。

這是彭祖康萬萬想不到的事，高飛竟是薛五的接貨人。這個被一個純潔的姑娘口口聲聲稱爲「好人」的人，難道在扮演着雙面的角色？

情勢已不容彭祖康多作考慮，他也將那半塊月牙形銀幣取出放在桌面，輕輕推過去，將兩個半塊銀幣拼湊在一起，嚴絲

合縫，毫沒半點差錯。

高飛自落座以後，目光一直看着門外，現在還是那副老樣子，甚至几上拼湊起來的那塊銀元也懶得去過目，只是冷冷問道：「東西呢？」

彭祖康默然無聲地摸出那隻錦盒，順着几面，輕輕地推到了高飛的面前。

高飛拿起錦盒，略一察看，就揭開了盒蓋。

盒子裏放着一件紫黑色，乾枯皺縮的東西，形狀頗像人的耳朵，盒蓋的反面嵌放着一張摺疊成四方形的紙片。

高飛將紙片取下，展開，只見上面寫着：

「茲附上肉票右耳一隻，希將贖金十萬元交來人帶下。不收現洋，只收貴地『和興』，『正隆』，『五大』等三家錢莊之『流通票』，每張銀票之面額以不超過五百元爲限。贖金收妥後，三日內釋回肉票。若拒不付贖，或藉故拖延，三日後即撕票，不再另行通知。」

最後畫了一隻手，五根指頭伸得筆直，那顯然是五魁幫的標記。

高飛一面將那封勒索的信函摺疊收起，一面喃喃說道：「想不到……」

彭祖康立刻接上了腔，說道：「高兄！我明白你這句話的意思，老實說，我也同樣想不到。不過，我還有機會證明我的清白，……」

「如何證明？」高飛側過頭來，目光盯着他。

「我不會接受那十萬塊錢的贖金。」

「你非接受不可。」

「我只不過爲了滿足好奇心，才上了薛五的當，而作了綁匪的送信人。我不會繼續上當，更不願給別人當傀儡。」

高飛冷笑道：「我才懶得過問你是被人利用，或者你就是綁匪的同夥，我只關心肉票的生命，我一定要他活着回來。我原先還打算硬幹的，現在我服了，反正當事人家裏也不在乎這十萬塊錢。」

「你服了？這句話的意思也就是說認輸了？」

「是的。今天天剛廝亮，我一覺醒來時，發現枕畔有一封信，裏面放着這半塊銀元，教我到這兒來等人。人家可以在不知不覺中將信放在枕畔，也能在不知不覺中割下我腦殼，怎麼可以不服氣呢？」

「那封信裏說了些什麼？」

「無非是教我到茶館裏拿這封信，並提到相互連絡的方法。」

「有沒有提到半張銀票的事？」

「半張銀票？」高飛顯得很愕然。「沒有啊。」

「這證明一切都是綁匪設的圈套，無非是利用我傳遞這一封勒索贖金的信。你看！」彭祖康將薛五給他的半張銀票拿了出來。「這是薛五給我的，他說，接受這隻錦盒的人將交給我銀票的另外半張，這就是我運送這隻錦盒應得代價……」

「我方才就說過了，」高飛的神色很冷靜，語氣很冷漠：「我並不關心你和綁匪是何種關係，我是關心肉票的死活，麻煩你跟我走一趟，我會將十萬元的贖金交給你。」

彭祖康強硬地道：「我方才也曾說過，贖金拒不接受。」

「你非接受不可。」

「爲什麼？」

「因爲唯有你才是事主與綁匪之間的連絡人。綁匪既然要我們將贖金交給你，他們就有辦法從你的手中將贖金接過去。如果你眞是被綁匪利用了，這倒是一個很好的報復機會，你好像不該放棄。」

這番話可說是順理成章，直說得彭祖康啞口無言。久久，他才抬頭問道：「令尊知道這件事情麼？」

「有人被綁票，家父身爲保安大隊長，豈會不知？」

「他同意付錢贖人？」

高飛冷笑一聲，道：「你哥子的運氣眞好。」

「這話是怎麼說法？」

「如果此事被家父知道，一定是將你哥子抓去嚴刑拷打，他才不關心肉票的死活，他是本地的保安首長，當然是以拘捕爲非作歹之徒爲第一重任。」

「嗯！我的運氣很好。」彭祖康聳肩發出一聲冷笑。「我倒覺得我的運氣實在太壞了。」

「這叫人在福中不知福。」

「好了！」彭祖康站了起來。「我還要監督船上卸貨。我們的船還要續航南川……對不住，先走一步……么師，茶錢。」

他這裏吆喝算帳，却沒有一個夥計走過來。然而座上的茶客却都一個個站了起來，彭祖康這才發現，座上客全是高飛預先安插的人。

彭祖康雖然心頭明白，咀上却沒有說什麼，摸出一大把銅元放在茶几上，大模大樣地向門口走去。

站在進門處的幾個彪形大漢，突然身子一併，硬生生將去路擋住了。

彭祖康這時就像外頭只見冒烟的磚瓦窰——一肚子火，他很想試試侯四爺給他的拳脚功夫，硬闖一番，結果還是有些不敢造次。回轉身來，冷冷道：「高大少！這是怎麼回事？」

高飛坐在那兒紋風不動，瞇着眼睛，回答道：「只因爲你還沒有拿去那十萬塊錢。」

「如果我堅持不收呢？」

「那你就永遠不要出門。」

「好！」彭祖康又回到原來的座位上坐下，冷笑道：「那麼，我們就泡在這裏吧！請記住，三天一過，對方就要撕票，那可不關我的事。」

「來！」高飛的神色突然緩和下來。「我們開誠佈公地談一談。」

「談什麼？」

「談你的態度，」高飛喝了一口茶，慢條斯理地道：「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我曾經提到過薛五，而你哥子却堅持說不認得這個人……」

「高大少！」彭祖康不悅地道：「就事論事，我有不說出心中秘密的權利，也有不說出的理由。你說薛五是爲非作歹之徒，他的額頭上並沒有刻字，你說你是好人，額頭上也沒有刻字。我怎麼知道誰好誰壞？」

「有理！有理！」高飛竟然打起哈哈來了。「我們不談往事，談談現實……想請你哥子幫個忙。」

「幫什麼忙？」

「收下那十萬贖金。」

「不行。」彭祖康回答得斬釘截鐵。

「據我所知，肉票的妹妹曾經找過你，看在她的份上也不行麼？」高飛的語氣已經近乎哀求了。

「不行。」彭祖康的語氣仍很堅定。「如果我收下那筆贖金，無異承認我是綁匪中的一份子……」

高飛面色倏沉，很不客氣地頂了一句：「送信難道就不算是與綁匪同謀？」

彭祖康被他一招猛烈的反擊，頓時瞠目結舌，答不上話來。

高飛年紀雖淺，在應對進退方面顯然很能斂放自如。面色一變，復又笑道：「所幸這裏不是公堂，我也不是問案的判官。現在，我們只有一個目的——如何使肉票安全釋回？彭兄是個明理義，辨是非的血性漢子該不會視一條人命爲草芥吧？」

彭祖康苦笑道：「我在那邊鑽進了薛五的套子，這邊又要鑽進你的套子……不過，有一句話我要說在前面。」

「請說。」

「一條命是應該關心，但我更關心另一件事。」

「何事？」

「我的清白。」

高飛有些迷惑地道：「我不明白你這句話的意思？」

彭祖康緩緩道：「我會收下那筆贖金，但是薛五派人來拿的時候，我絕不可能乖乖地交出，薛五用圈套套我，我不會善罷甘休，這樣或許會影響肉票安全。」

「你不能這樣作，」高飛連連地搖着頭。「絕對不能。你不但要收這筆錢，還要順利交出，不能使肉票有絲毫危險和損傷。」

彭祖康怫然不悅地道：「我發覺高兄的話相互矛盾。」

「哦？」高飛微微一楞，接着笑了。「請指正。」

「你方才還說，如果我接受贖金，薛五就會再度與我接觸，而我也就有了報復的機會，而你現在又說，爲了肉票的安全，我絕不可以如此作，這豈不是自相矛盾麼？」

這番話非常嚴厲，然而却沒有將高飛一舉擊倒。他從容不迫地道：「如果你哥子等待肉票安全釋回之後再向薛五採取行動，那就兩全其美了。」

「哼！」彭祖康冷笑了一聲。「薛五並不是廟裏的一尊泥菩薩，等着你去膜拜，或者將他扳倒搗成粉碎。錢一到手，他早就高飛遠颺了。」

高飛一時沒有說話，沉默了一陣，突又改變了話題問道：「你哥子此刻可是要回船去？」

「嗯！」

「那麼，等一會兒我到船上來拜訪，再作決定。」

彭祖康快步離開了福記茶樓，一路上不停地尋思：高飛應該算得上是一個「好人」，不然，他今天將會遭遇到够多的麻煩。

在快要來到碼頭的時候，突然有一個人在一條窄巷的巷口探出頭來向他連連招手。彭祖康稍一猶豫就走了進去。

那人是白碧雲，雖然她的容顏已沒有在燈下觀看時那番艷麗，却也是標緻動人。她拉着彭祖康來到窄巷的深處，才笑瞇瞇地道：「弟娃！你有了麻煩是不是？」

對於眼前這個女人，彭祖康深深懷着戒心，是以冷冷地回道：「我不覺得有什麼麻煩。」

「弟娃兒！咀莫硬。」白碧雲仍是嬌笑着道：「你現在已陷入四面楚歌之境，你難道還不清楚？」

「我不覺得。」彭祖康的辭色依然十分冷漠，但他心裏却承認她的話是一針見血。

「弟娃兒！你聽仔細了，」白碧雲不厭其煩地屈起指頭來數着說：「先說保安大隊高大隊長，由於錢三爺的被害，認爲你們船上的人都有嫌疑，自然也包括你在內，蔡大爺嘛！只因你輕率地說出了你來此的動機，他似乎也難放你過門，高飛那邊，很想利用你和五魁幫搭上綫，如果你不低頭，只怕也討不了好……」

她突然將話頓住，沒有再說下去。

彭祖康追問道：「妳只說出來三面，還有一面呢？」

「那一方面當然是我。」

「妳？」

「嗯！」她無視於彭祖康那種惡毒的眼光，依然和聲和氣，笑容滿面。「如果你不聽我的話，我也會成爲你的敵人，而且還是最可怕的敵人。」

彭祖康不禁暗暗吸了一口長氣，他突然發覺：眞正的麻煩還在她這裏。

默然一陣，他才緩緩道：「我承認妳非常可怕，但不會成爲我的敵人。」

「莫太自信。」

「並非自信，而是你我之間毫無利害衝突。」

「你說的也許對，但是有一點你沒有想到，由於你的任性，剛愎和自大，將會使我的計劃受到損害。」

「我自大？」

「弟娃兒！你竟然還不知道你是多麼的自大？你以爲憑你一個人就能將與隆塲鬧得天翻地覆。如果你能活到我這種年紀，你就會發覺你現在的想法是多麼愚昧可笑啦！」

彭祖康一時默然，他暗自品嘗白碧雲的話，雖然語氣中含有凌人的傲氣，然而她所說的話倒有幾分道理。

「想通了吧？」白碧雲輕輕地問。

「聽妳的話？」彭祖康語氣喃喃，像在自問：「爲什麼？」

「爲了你好，也爲了我好。」白碧雲一隻手搭上了他的肩頭，雖是一隻女人的手，却無半點輕佻成份。「聽我的話，說得更確切一點，言行都要受我的約束。」

「讓我先試試，」彭祖康竟然改變了倨傲不屈的態度。「一個無拘無束習慣了的人，一旦要受別人的約束，可眞有點難辦……現在讓我聽聽，妳首先給我的指示是什麼。」

「接受那十萬塊大洋的贖金。」

「然後呢？」

「然後等待薛五派人來拿。」

「再以後呢？」

「再以後就不必多問了，現在距離那種情況還遠得很哩！」

「有一句話却是非問不可的——我對妳言聽計從，會得到什麼好處？」

白碧雲嬌笑道：「問得好！……你該先問問自己：爲什麼到興隆塲來？那麼，我就能幫助你達到你的願望。」

「妳不覺得妳也非常自大？」

「當然。」白碧雲另隻手也搭上了彭祖康的肩頭。「我是很自大。但是我有實力，有本錢，你不能和我比。」

這幾句話是很難令人接受的，但是彭祖康聽來却不覺刺耳。他發覺：這個女人具有超人的魅力和能耐，基於現實的需要，和她聯手也許是一個明智之舉。

心中雖如此想，然而教他點頭答應却又老不下面皮，一個男子漢自願受制於一個女人，在男性的自尊心而說，總是一種屈辱。

白碧雲似乎看透了他的心，並不要求他在口頭上作下承諾。她只是將雙手鬆開，語氣輕淡地道：「弟娃兒！你可以回船去了，高飛只怕馬上就會來找你。我們就這樣約定，當你面臨難題的時候，我會隨時在你面前出現。」

× ×

彭祖康回到了船上，仍在卸貨，一切都顯得井然有序。本地等待運往南川的貨都堆集在碼頭上。然而他却心裏有數，這條船目前是不可能再往前航行了。

他剛走上跳板頭，就有一個船伕迎過來說道：「舵把子！你有客。」

客？高飛？他會來得這樣快？……

「什麼樣的人？」彭祖康不禁問了一句。

那船伕道：「年紀不小了，總有五十出了頭……」

彭祖康等不及地追問道：「客人在那裏？」

「在舵把子艙房裏，」船伕還格外仔細地補了一句：「就是三爺以前住的那間房。」

船伕形容來客總有五十出了頭似乎還說得年輕了一點，頭髮，鬍子都已花白，臉上全是縱橫交錯的皺紋，說他六十出頭，只怕還是早幾年的事了。不過，這位老人家的一雙眼睛却格外炯炯有神，牙齒也是非常朗健整齊雪白，一顆也不曾少了。

「這位是……？」彭祖康站在艙房門口緩緩發問，並沒有一步跨進去。顯然，他暗懷戒心。

「舵把子請進來說話。」老頭兒開了腔，沉沉的，聽在彭祖康耳朵裏倒覺得聲音很熟。

彭祖康再仔細地打量了一下對方的面貌，陌生，完全的陌生。由於對方誠摯的笑容，他只得一步跨了進去，並關上了艙房門。

老頭兒沒有立卽說話，却去扯弄他的花白鬍鬚，扯來扯去竟然扯了下來，那是一撮假貨。然後他又扯弄他的頭髮，一撮一撮的白髮全扯了下來。彭祖康瞪大了眼睛，就好像在看人變戲法。當老頭兒掏出一塊潔白的手帕將臉上那些「皺紋」一齊擦抹乾淨時，彭祖康幾乎吃驚得大聲叫了起來。

原來這位來客就是白碧雲口裏所說的「川中聞人」唐貴臣。

彭祖康並非驚異唐貴臣高明的化裝術，而是驚異他怎能死而復生。

唐貴臣似乎一眼看透了彭祖康的心，微笑道：「舵把子！不必吃驚，我並沒有死。老實說，當我聽到這個傳說時，我也有些吃驚。蔡勝龍說話過份誇大了些，他還不敢殺我，我也不會乖乖地被殺。」

彭祖康的心情逐漸平復下來，就是這麼回事，蔡勝龍只是將唐貴臣那夥人趕下了船，誇大其辭只不過想增加他的聲望而已。

他平定心情，緩緩道：「由於謠傳你已被殺，惹起了不算小的痲煩，你沒有死，只怕痲煩將更大了。」

「哦？」唐貴臣微微感到一些意外。「怎麼回事呢？」

「你的老相好白碧雲爲你報了仇。」

「難道她已殺了蔡勝龍？」

「蔡勝龍還沒有回到興隆塲，不過，她已經將蔡大爺的生死，置於她的掌握之中。」

「有這等事？」唐貴臣似是不信。

「千眞萬確。白碧雲手下的實力非常雄厚。」

「我明白了！」唐貴臣原是輕蹙眉尖的，現在忽然會心地笑了。「白碧雲絕不會因爲我而向蔡大爺動干戈，她顯然有她自己的目的。所謂替我報仇，無非是個藉口，舵把子！你上她的當了。」

白碧雲曾經是唐貴臣的床頭人，他自然了解她的性格。一個江湖浪女，一個人盡可夫的賤婦，會傾其實力爲曾經和她有過一段孽緣的男人報仇，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彭祖康幾乎想縱聲大笑，笑自己的愚昧，笑自己的淺薄，笑自己的目空一切，可惜他喉間似乎被什麼東西堵住，硬擠也擠不出一絲笑聲來。

「我已經上了許多人的當，多上一次當也無所謂。」彭祖康淡淡地說道：「現在，請說出來意吧，想必你也是來再教我上當的。」

「舵把子！你這句話說得太不公平，我不曾使你上過當，而且……」

「而且你此番來，是懷着無限誠意，可對？」

「對頭！」

「那就請說出你的誠意吧！你不能在我這裏躭擱太久，因爲馬上還有別的人來找我。」

「好！恕我開門見山，」唐貴臣的神色很正經。「我需要一個朋友。」

「那個朋友當然是我了，承你看得起，眞是不勝榮幸。不過……」彭祖康突然面色一沉，冷冷接道：「我够格麼？」

唐貴臣一雙眉頭立刻聳了起來，訕然道：「如果舵把子懷疑我的誠意，我就無法繼續說出我心頭的話了。」

「誠意要有行動表現。」

「你要我如何表現？」

「你得先爲我解除一個難題。」

「請說。」

「當我在白碧雲面前道出你的死訊時

，她曾經說過一句話——弟娃兒！若是根本沒有這回事，是你無中生有的話，你可要負全部責任——」彭祖康頓了一頓，接着道：「唐老大！請想一想：只要你一露面，我就可能多了兩個敵人。」

唐貴臣笑了笑，道：「這根本就不算難題。」

「怎麼說？」

「第一，目前我還不會露面，第二，我方才就說過了，白碧雲只不過找一個藉口向蔡大爺動手，並不是眞要爲我報仇，她根本就不關心我的死活，第三，他們之間既然已經撕破了面皮，就不可能再合和，一定要拚個生死存亡才會甘休……」

「好了！」彭祖康不耐煩地揮揮手，其實這番道理他也悟得出來。「別再數啦！……要朋友的目的就是需要帮助，你要我爲你作什麼？」

「這要看以後的情形……」

「對了！爲什麼每一個人都要向我套交情？」

「因爲你是關鍵人物。」

彭祖康冷冷道：「錯了！我到興隆塲來只是想查明先父的死因，別無所圖，根本不算是關鍵人物。而且，除了這件事情之外，別的事我不關心，也絕不插手。」

「舵把子！現在我們仔細地將目前的情況分析一下。」

「不行。我剛才就說過了，馬上就會有人來找我。」

「放心，碼頭上我插了旗桿，有人來，我會先得到通知。」

「那麼，你的人都到了興隆塲？」

「全部集中。」唐貴臣顯得頗有自豪之概。

「好吧！我聽聽你的。」

「先說蔡大爺，他是所有人的攻擊對象……」

「哦？」彭祖康吃了一驚。

唐貴臣道：「你，找的是他；我，找的也是他。」

「你原先只不過打算在船上作一票買賣，難道現在又改變了計劃？」

「沒有改變。只是方法不同了。」唐貴臣伸出舌頭來潤了潤嘴唇，才又繼續說道：「你可知道我混上船是要搶什麼東西嗎？就是錢三爺那隻提箱。那是蔡大爺販賣鴉片的贓證，贓證到手，才能好好敲他一筆。……」

「原來是這麼回事，但是你第一步就落了空。」

「第一步落了空，就不一定跨不出第二步，只不過稍爲費力一些，這也就是我需要朋友的原因。」

「那麼，白碧雲找他又是爲什麼？」

「當然是一個財字。」

「你是憑藉猜測？」

「不錯。」唐貴臣很有把握地道：「但是我自信不會猜錯。白碧雲早就想退隱歸山去享清福，只是缺少一筆錢，這就是她趕來興隆塲的原因。」

「那麼，你和白碧雲，將有一番拚鬥了？」

「這不關你的事，我姓唐的固然需要朋友；但並不需要朋帮我去打架。」

「你要朋友爲你作什麼呢？」

唐貴臣笑了笑，道：「先不談我要你帮我什麼忙；我想，我應該先表示我能爲朋友作些什麼。」

「洗耳恭聽。」

唐貴臣道：「我要爲你找出令先翁眞正的死因。」

「感謝。」彭祖康抱拳拱了一拱，然而神態却是冷冷淡淡的。「這也是我跋涉前來興隆塲的眞正目的。如果你用這種條件作餌，看來我又要上一次當……好！現在可以說出來要我爲你作什麼了。」

「帮我找一找林慶山。」

「找他？」

「嗯！他好像失踪了。」

彭祖康沉吟了一陣，才問道：「只是要我帮你作這樣一件簡單的事？」

「嗯！」唐貴臣點點頭，走近了一步，壓低了嗓門道：「這件事看起來簡單，其實也不太容易，因爲我一定要在天黑之前見到他，第一，你必須在天黑之前找到他；第二，還要他肯來。這全憑你了。……我在坤元當舖的後院等他……」

艙房門突然被人推開，一張人臉如閃電般一現卽逝，唐貴臣只是向彭祖康打了一個手勢，就匆匆逸去。

彭祖康還在愕然中，高飛已步履匆匆地走了進來。

「舵把子！」他一個箭步衝到彭祖康面前，緊緊抓住後者的手，語氣急促地說道：「不要再推辭了，就算你讓人誤解，那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救人要緊啊！」

彭祖康冷冷問道：「你的票子帶來了麼？」

「帶來了！帶來了！」高飛立刻從腰間摸出來一個牛皮紙袋塞在彭祖康手裏。「這裏一共有二百張銀票，每張都是五百大洋的面額，一共是十萬元正。」

「只要有人來拿，我就交給他？」

「當然，當然！不過，你不可能不分青紅皂白地就交出去啦！最少也該先證實一下這人是否薛五派來，你說是不是？」

彭祖康將那牛皮紙袋揣了起來，沒好聲地說道：「高兄！你到底佈下了什麼圈套？」

「圈套？」高飛連忙搖頭否認。「沒有啊！」

「那麼，你是心甘情願將這十萬大洋送給五魁帮了？」

「你說錯啦！不是我心甘情願，是事主心甘情願。錢又不是我的……」

彭祖康冷冷地接下去道：「這也正是我要說的話，錢又不是我的，你教我交出去，我就交出去，是絕不會心痛的。……高兄！你請回吧！」

「那就多多費心了。」高飛拱拱手，走了。

彭祖康和衣躺上了床，腦海裏一片混亂；他想在混亂中理出一條自己該走的路，可是怎麼也理不出來。

篤篤篤！有人在敲門。

「誰？」彭祖康翻身坐起。

一聲輕輕的回應，接着艙房門推開，竟然是彭祖康從人口販子手裏救下來的那些女人當中的一個——阿娥。

如果他知道這個看上去楚楚可憐的女人曾經在這間艙房裏和蔡勝龍睡過覺，他

的看法將改觀，可惜，他並不知道這一情況。

阿娥並沒有進來，只是倚在門框子上，怯生生地道：「舵把子！吵你了。」

「那裏話！」彭祖康連忙迎過去。「有事？」

「我們幾個人心情都很不安。」

「有什麼不安呢？」彭祖康安慰地道：「過兩天船就要開去南川，在南川卸完了貨立刻回頭，最多再過半個月，妳們就可以回家了。」

阿娥笑了笑，道：「我倒很安心，只是，她們那幾個，整天哭哭鬧鬧的，教人好心煩……舵把子！你能不能過去開導一下。」

「好！我去。」

來到隔壁那間艙房，阿娥很恭敬地為他打開艙房門。彭祖康走前，阿娥走後，一進門，他就發現氣氛有些不對勁。

那幾個女的，有的坐在床上，有的蹲在地上，有的倚在艙壁上，每一個人的目光都盯在彭祖康身上，她們臉上根本就沒有哭泣過的痕跡。

尤其是阿娥，她的臉上突然出現了一股使人難以理解的笑容；不過，彭祖康却可以體會出那股笑容裏包含了得意和嘲弄的成份。

彭祖康不勝迷惑地問道：「阿娥！怎麼回事？」

阿娥笑而不答，而另外幾個或坐，或蹲着的女人却一個個地站了起來。

彭祖康突然從她們站立的姿態看出來這不是一羣普通的女人；她們似乎都曾經接受過嚴格的技擊和搏鬥的訓練。現在，她們正將他包圍在核心。

「舵把子，拿來吧！」阿娥向他伸出了手。

「啥子？」彭祖康茫然地問；並非明知故問，而是眞的弄不清楚對方向他要什麼。

「心疼啥子？反正又不是你的錢。」阿娥冷笑着說，同時向他步步逼進。

彭祖康恍然大悟，疾聲問道：「妳們是五魁幫的？」

誰也沒有回答，但是每一個人都捲起了右邊的衣袖，每一條玉臂上都有一塊鮮明的刺青，那是一隻五指伸得筆直的手，正是五魁幫的標幟。

彭祖康苦笑着連連搖頭，他曾經以為她們是被人口販子欺凌的可憐蟲，然而她們却是薛五佈下的幾顆巧妙棋子，江湖之詭，江湖之詐，眞不是他可以想像得出。

彭祖康腰間有槍，憑藉趙駝子傳授給他的神奇槍法，他眞想拔槍一吐胸中怨氣。但他並沒有妄動；這幾個女人雖沒有亮出武器，而她們必然有制敵的絕招。況且，他早就打定了主意，若非為了保護自己，或者為了一報父仇，他絕不輕易動槍。

彭祖康平靜地問道：「阿娥，我是否有機會再見到薛五先生？」

阿娥笑道：「能夠見到他一次的人已經很夠幸運，你不可能再見他第二次。」

「那麼，請代我傳個口信，說我非常佩服他。」

「你應當佩服他，薛幫主一向算無遺策。」

錢。」彭祖康緩緩將腰間那個牛皮紙袋掏了出來，拿在手裏。「阿娥！妳好像一直在監視我的行動，那麼，這些銀票是誰送來的，妳總該曉得吧！」

「當然是肉票的父親送來的。」

「錢是事主拿出來的，但是經過別人轉了手。」

「誰？」

彭祖康道：「本地保安大隊高大隊長的兒子高飛。」

阿娥顯得毫不在乎地道：「那又有什麼兩樣？」

「我想他一定佈置了什麼圈套。」

「舵把子！你的心眼眞好，你是担心我們脫不了身，對不對？」

「這是一局完美巧妙的棋，假使最後一着下錯了，眞是太可惜。」

「那倒不用你操心了，拿來吧！」

彭祖康也不再說什麼，將牛皮紙袋遞了過去。

阿娥很仔細地將紙袋中的銀票全部拿出，逐一清點，最後拿出兩張遞給彭祖康，道：「這是你應得的酬勞，薛幫主是從不食言的。」

「我可不可以不接受？」

「為啥子不接受？」阿娥硬將那兩張銀票塞在彭祖康的手裏，嬌笑連連地道：「如果你不要這種錢，可以拿去散掉，世上窮人多得很哩！」

彭祖康突然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具聽人擺佈的玩偶，眞是奇恥大辱，一陣急怒攻心，右手不由自主地伸進了腰間，握住了槍柄。

阿娥突然臉一沉，疾聲道：「舵把子！掏出你的銀鍊掛錶吧。」

彭祖康又突然鎮定下來，他默察情勢，掏槍對他並沒有帮助，他不能憤而殺人，若單純想拔槍嚇阻制敵，那似乎有些妙想天開，因為對方並非阿娥一個人，防得了前，顧不了後。

一念及此，他握住槍柄的手緩緩鬆開，冷冷問道：「掏掛錶幹啥？」

「看時間。」阿娥一個字一個字地道：「我們離開之後，希望舵把子在半個鐘頭以內不要走出這間艙房。」

阿娥說完之後，向同伴打了一個手勢，然後打開了艙房門，一個一個地退了出去。

砰地一聲，艙房門再度被關上，彭祖康那隻右手離開了腰間，虛弱地垂下。現在，他才發覺，身上的衣服全被汗水浸濕透了。

他認眞地掏出掛錶看準了時間，而且很守時地在半個小時之後才走出了他的艙房。

碼頭上有來往不絕的人，但是憑藉彭祖康敏銳的眼力和優越的記憶，仍是輕易地找出了那些是高飛的手下。

他下了船，走向一個大漢，低聲道：「請傳個口信，我立刻要見高大少。」

那大漢瞠目結舌，顯得不知所措。

「急事，」彭祖康加重了語氣：「我必須立刻見到他。」

那大漢忙不迭地道：「請跟我來。」

高飛隱藏在貨倉的轉角處，就是昨晚

彭祖康和楊星魁密談的地方。

彭祖康開門見山地道：「十萬大洋的錢票交出去了。」

「哦！」高飛瞪大了眼睛，搖幌着腦袋，好像突然發暈。「是怎樣一個人？」

「就是剛才離船的那幾個女人……」

彭祖康將事情的來龍去脈交代了一番，他實在不願再提起這件事，但他有責任將事情加以說明。

高飛突然嚷了起來：「眞高明呀，薛五這個伙傢太厲害了。十萬大洋，够他闊了。」

「九萬九，」彭祖康將那兩張銀票甩到高飛的脚下。「這是薛五留下的賞錢，我可不能收，退回那位財主吧！高兄！這件事算完了麼？」

高飛沒有再說什麼，像火燒屁股似地拔腿就跑，顯而易見，他還不承認他一手設計的「張網待飛鳥」的計劃已經失敗，要盡全力去追趕那幾個携帶鉅欵的女人。

「對不起！」一聲輕輕，幽幽的抱歉，响自彭祖康的身後。

整整一個對時沒有見着的蘋菓臉又出現在彭祖康的面前，泫然欲滴，好像受了什麼委屈。

「娃娃！」看見她那副神態，彭祖康不禁有些納悶，而且方才那句話他也沒有聽清楚。於是問道：「妳剛才說什麼？」

「我說對不起。」娃娃彎腰拾起扔在地上的那兩張銀票，用手指彈了彈。「都是我不好，不該要你去救那幾個女人，眞想不到……」

「哦！」彭祖康安慰地道：「這怎麼能怪妳呢？江湖路眞是又詭又詐，誰也識不透啊！……娃娃！見到妳眞高興。」

「高興？」娃娃瞪大了眼睛瞪視着彭祖康，顯然不明白他的心意。

「眞的高興。」彭祖康很認眞地道：「在見到妳之前，我就有一種孤單無助的感覺。」

「是要我帮你做什麼？」

「是的。」彭祖康覺得對待這種女娃兒不該玩什麼花招，於是開門見山地道：「我需要妳帮我作點事，這件事恐怕也只有妳才能帮得到。」

「別過份高估我的能力，說吧，要我辦什麼事？」

「為我找林慶山……」

「他不在船上？」

「嗯！我必須在天黑之前見到他，妳務必要盡全力。」

娃娃抿唇無言，但可以從眉宇間看出她的為難之色。良久，她才緩緩道：「這件事我只怕無能為力。」

「娃娃！妳在推脫。」

「不是推脫，我和秀姊還有自己的事要辦。老實說，秀姊根本就不讓我見你，還是我苦苦哀求……」

「妳苦苦哀求！」彭祖康不禁大吃一驚。

「嗯！我怕高飛會以嚴厲的手段對付你，所以，我一直在暗中保護你……對不起！保護兩個字，也許用得不恰當，請不要見怪。」

「娃娃！」彭祖康有些激動地拉起了她的手。「如果我早知道暗中有妳這樣一位朋友在留意我的生命安全，我眞不知道該有多高興……娃娃！我不願使妳為難，告訴覃姑娘，如果合妳倆之力為我找到了林慶山，我也會替她作一件事。」

「什麼事？」

「我可告訴她白碧雲在什麼地方。」

「你見到白碧雲了？」

「不但見過，而且還見過好幾次。」

「好！我立刻去告訴秀姊，回到船上去等我們。」說完，娃娃扭頭就跑，連手裏拿着的兩張銀票都忘記留下來。

彭祖康回到船上，進入艙房連櫈子都還沒有坐熱，艙房門就如擂鼓般响了起來；其實敲門只是一種形式，不等彭祖康站起，覃秀姑就如旋風也似地捲了進來，娃娃緊緊地跟在她的身後。

覃秀姑劈頭就問道：「你已見到白碧雲了？」

「不錯……」

「在何處見到？」

彭祖康冷冷道：「如果妳將妳問話的態度稍作改變，我也許會告訴妳。」

覃秀姑冷笑道：「舵把子！沒有那個要跟你攀交情，我只是先來問個實實在在，萬一，我們帮你找到了林慶山，你却交不出白碧雲的行踪，那時大家恐怕要傷和氣。」

「放心！不會傷和氣……」

「好！閒話少說，我們就這樣一言為定……娃娃！我們走。」

「慢點！」彭祖康叫了一聲。

覃秀姑神情冰冷地問道：「何事？」

彭祖康緩緩道：「我該對妳提出一個忠告，白碧雲手下，實力堅強，不要低估她。」

覃秀姑絲毫沒有吃驚之色，以不屑的眼光瞥了彭祖康一下，然後與娃娃聯袂而去。

彭祖康將自己拋上床榻，他得靜靜地思索一番了；眼前的局勢非常混亂，他絕不可以再這樣亂闖，必須要確定一條自己該走的路。

然而却又有人來打擾他的靜思，他打開門，來人是他絕對沒有料到的白碧雲。

她一進門，就東瞅西瞄，似在打量這間艙房內的陳設。也沒有理會站在門邊微微發楞的彭祖康，一屁股坐了下來，目光盯在彭祖康臉上，緩緩問道：「聽說薛五下了一着妙棋？」

「應該說是一着詭棋。」

白碧雲道：「他這一着棋，對我們帮助倒不少。」

「為什麼？」

「因為將高飛那一股實力引走了。」

「妳為什麼要說我們兩個字？」

「弟娃兒！」白碧雲突然站起來，走到彭祖康的面前，一隻手搭上了他的肩頭，笑道：「我們早上才結了盟，難道你就忘了？」

彭祖康皺皺眉頭，肩膊一歪，想將那隻手擺脫掉。

白碧雲手指一用力，輕輕將他的肩膊頭捏住，低叱一聲：「別動！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我在聽。」彭祖康聲音雖低，目光中却有悻悻之色。

「可靠的消息，蔡勝龍在擦黑光景可以趕回興隆場。」

「那麼，我也要告訴妳一件事。」

「我也在聽。」

彭祖康道：「關於蔡勝龍殺害唐貴臣的事，只是聽到蔡勝龍如此說而已，我並未親眼看到。」

「這又有什麼不同？」

「當然不同，俗話說得好，眼見爲實，耳聽爲虛。」

白碧雲原本就黑白分明的眸子突然變得異常明亮，將彭祖康看了又看，才緩緩道：「你是說，唐貴臣可能沒有死？」

「嗯！」

「蔡勝龍沒有殺人，何苦要揹上殺人的罪名？」

「我想：那時他想控制我，這樣說會有嚇阻作用，我才會就範。」

白碧雲道：「哦！你是什麼時候想到這一點的？」

「突然想到。」

白碧雲那隻手突一用力，揑緊了彭祖康的肩膊，這一揑，直痛得彭祖康齜牙咧嘴，額頭上立刻冒出了汗。

「哎！哎！妳能不能輕點？」

「輕點？」白碧雲滿面冰霜，聲色俱厲地道：「輕點你就不會講實話了。」

「妳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你明白，從實招來，你剛才是否見到了唐貴臣？」

對於白碧雲敏捷的才智，彭祖康是非常佩服，同時他也發現，在這些人當中，都相互有一種對峙或牽連的微妙關係，如果運用得當，將是一件對自己有利的事，於是他決定暫時不提唐貴臣的生死。

他故意冷哼了一聲：「哼！妳眞是異想天開，告訴妳，我連他的鬼影兒也沒有見到。」

「弟娃兒！你少來這一套，快說實話！」從她的神色中可以看出，她似乎渴欲知道唐貴臣的生死下落。

這個女人是非常可怕的，但是教彭祖康像一頭馴貓似地由她擺佈，那自然也辦不到。他的怒氣已自內心溢到表面，沉聲道：「白碧雲！妳不要以爲我怕妳！」

「你不怕我，你又能怎樣？」

「放手。」

「講了實話再放手……」

彭祖康右掌倏揚，結結實實地敲在白碧雲右臂拐肘處，一方面由於對方根本沒有想到他會猝然出手，另一方面則由於他敲擊的地方正是關節，揑住他肩膊頭的那隻玉手被迫一鬆。

彭祖康拍拍肩膊頭，冷冷道：「對不起！我先走一步。」

「慢一點！」白碧雲一幌身，攔阻住了彭祖康的去路。

「幹什麼？」

「還是那句老話，你剛才是不是見到了唐貴臣？」

彭祖康冷冷道：「我也是那句老話，莫以爲我怕妳。」

「弟娃兒！」白碧雲面上浮現了笑容，雖然笑容有些勉强，有些陰森，總比滿面寒霜令人看起來要受用一些。「說句老實話，我很不想跟你動手，若是你硬要逼我出手，那就不會有好下場。」

「我知道妳會殺人，也敢殺人。」

「但是，我很不願意殺你。」

「只怕妳也殺不了我。」彭祖康絲毫不肯示弱，他了解，面對這種敵人，太軟弱，就等於投降；當然以這種態度也可能使對方惱羞成怒，但他已顧不到了。

果然，白碧雲惱了，粉面閃過一股猙獰之色，沉聲道：「殺你可說不費吹灰之力，要不要試試看。」

彭祖康沉默無語，此刻如果再反唇相譏，那就未免過份逞强了。

「弟娃兒！」白碧雲的語氣又軟弱下來。「我們早上才說好了，要互相幫助，現在怎可唱對台戲呢？老實告訴我，你是不是見到了唐貴臣。」

剛才白碧雲進來之後一定沒有門上艙房門，只見那門閃動了一下，門口突然站着一個水伕打扮的漢子。

彭祖康以爲是船上的水伕，連忙喝問道：「你來幹什麼？」

那漢子沒有理會他，緩緩向白碧雲走過去，同時輕言細語地說道：「大嫂！我是金浩。」

彭祖康放眼看去，那張髒兮兮的面孔不正是金浩麼？

白碧雲先是一楞，接着哈哈大笑：「哈！原來是金二弟，那聲大嫂我可受用不起……怎麼，是你們老大要你來傳話？」

「大嫂眞是神猜……」

白碧雲扳着臉道：「我剛才就說過了，那聲大嫂受用不起，請你改改口。」

「嘿嘿！」金浩一味乾笑。「不錯，是大哥要我來傳句話……他說……他說……他說……」

白碧雲處處迫人地追問道：「他說什麼？」

「大哥說，他和妳河井兩不犯，請妳不要拿他當對頭。」

「我這個人一向是對事不對人。」白碧雲的一雙眼眸子直轉，顯示她一邊說話一邊在動腦筋。「告訴你大哥，要想在興隆場插一脚，沒問題，但要先給我辦一件事。」

「請……吩咐。」

「給我擋住蔡勝龍的人馬。」

「我立刻就傳，大哥是否答應，或者另有什麼吩咐……」金浩轉換了滿臉笑容問道：「我上那兒找妳？」

白碧雲稍一猶豫，就答道：「我在興記糟坊，先找一個賈老頭……告訴你們老大，若是不答應我的條件，就快些給我滾，反正，江湖上早已風傳他被蔡勝龍殺害了。」

「是！是！」金浩表現得必恭必敬，一轉身，向外走去，却在轉身的時候向彭祖康打了一個眼色。

彭祖康雖不明白那個眼色的意義，却也了解了一次情況，唐貴臣在暗中和他保持了密切的連繫。

「弟娃兒！」白碧雲冷笑道：「你現在不賴帳了吧？」

彭祖康仍是一口咬定：「我的確沒有見過唐貴臣。」

「好啦！這已經無關重要。你該沒有忘記我們之間的約定吧？」

「我當時並沒答應。」

「你也沒反對，那就等於是默認。」

彭祖康發現對方的言行十分霸道，而且近乎撒賴，眞是纏得他毛焦火辣，不知如何應付。

白碧雲的一雙利眼簡直就看透了他的心，神情突然又緩和下來，嬌笑道：「弟娃兒！你那張臉子很清秀，發起脾氣來就不大好看了……啊！跟我合作也不算丟人啊！」

彭祖康將火氣抑壓下去，他是個悟性極高的人，在江湖上行走，最好還是以毒攻毒，以詐制詐。於是，强笑道：「白姑娘在江湖上是名人……」

「是騷名？還是臭名？」

「我可不敢那麼說，」彭祖康轉過頭去，他實在沒有勇氣面對這個寡廉鮮恥，什麼話都能出口的潑辣女人。「長話短敘，妳交代的頭一件事我已經照辦了，現在若再有什麼交代，請吩咐吧！」

「對！這樣才是我的好弟娃！」滋地一响，白碧雲竟然在彭祖康的臉頰上親吻了一下，使得彭祖康一連退了好幾步。「現在告訴我一件事情，剛才在碼頭上有一個女娃子和你說話，她是誰？」

彭祖康不禁暗暗吃了一驚，情知瞞也瞞不過，於是直說道：「她就是覃秀姑帶在身邊的那個女娃子。」

「嘿嘿！」白碧雲笑了起來，她抬手似乎想在彭祖康臉頰上擰一下，這回却被彭祖康機警地躲開了。「你眞老實，啊！她對你說了些什麼？」

「閑話。」

「閑話！」

「妳又不信了。」

「她那有工夫跑來跟你說閑話？」

「她是偷偷跑來會我的。」

「你越說越有趣了，難道覃秀姑還不准她和你見面？」

「妳說對了。」

「她們在甚麼地方落脚？」

「不知道。」

「那麼！你回船之後，又有一個女娃子匆匆來，匆匆去，她是誰呢？」

「她就是覃秀姑。」

「弟娃兒！你說稀奇不稀奇，她們二人是來找我的，而我却根本不認識她們。」說到這裏，白碧雲的面色突然沉了下來。「弟娃兒！有一件事你必須要在天黑之前跟我辦妥。」

「甚麼事？」

「告訴覃秀姑，說我要見她。」

「在甚麼地方？」

「剛才你已聽過一次，興記糟坊。」

「好！只要我見到她們……」

「記住！你一定要見到她們，而且要在天黑以前。」白碧雲說完之後，未再停留，扭頭走了出去。

彭祖康和衣躺上床，現在他甚麼也不去想了，他只迫切地需要睡上一覺。週圍的人物，週圍的事件，已經將他的頭腦攪渾了。但是，他還是竭力地將心智沉靜下來，將眼前的人物，逐一分析一番。

唐貴臣那一夥爲的是財，對象是蔡百春。

白碧雲也是爲財，對象和唐貴臣相同。她和唐極可能因利害而起衝突，也可能因利害而携手。衝突則實力相互消長，携手則兇燄迫人。彭祖康將分析所得牢牢地記在心中。

覃秀姑早已說明是來找白碧雲的。爲甚麼還不得而知，她的橫插一脚，自然會隨時使局面添生變化。

高飛全力在營救肉票，他的對象是五魁帮，這是旁枝，照說與眼前的局面毫無關連，但是事情發生在興隆場，而彭祖康又牽連進去，這一旁枝的演變仍然會使眼前的情況發生變化。

蔡勝龍爲甚麼先一步出動？其目的何在？他施展武力控制船的意義又何在？彭祖康想不通。

林慶山來此的目的爲何？這是最使彭祖康不解的。原先曾猜測他是吃衙門飯的公人，後來知道他的身份才將這項假設推翻。那老傢伙非常工於心計，行踪又飄忽無常，倒是一個難以對付的角色。

還有那個在暗中以神奇槍法迫蔡勝龍離船的神秘客，他是誰？是那一路人馬的伏兵呢？若是伏兵，那必定是林慶山所安排的。那小子倒也是一把狠手。

最後，彭祖康想到自己的身上。爲甚麼每一路人馬都要拉攏他？

他不爲名，更不爲利，只不過想明白一下父親眞正的死因，然而他們爲甚麼一定要將他看成關鍵人物呢？

他的頭腦在經過極度思索後，感到十分疲倦，終於沉沉睡去。

× × ×

當舖是專門爲窮人設的，却也是專門剝削窮人的。若是沒有這一行，窮人眞還感到不方便。當當的人總會在贖當的時候發下重誓——下次絕不再進這種吃人不吐骨頭的鬼地方。可是不久之後又會帶着滿面的笑容去求那些生着「釘子眼睛」，「煤炭心肝」的當舖朝奉。就好像有些人看見棺材店寧可繞遠路也不願從棺材店門口經過，然而當家裏躺着一個死人時，又不得不捧着白花花的大洋錢將那看着就晦氣的棺材買回家來。

坤元當舖設在興隆場的南頭，血紅的一個「當」字老遠都看得見。走遍天下，這個「當」字都是紅的，不見用過別的顏色，大概是因爲開當舖的喝血喝得太多了吧！一進門就是一排高得不能再高的櫃枱，高得要你踮起脚尖才能將押當的東西交上去。爲啥要那樣高？想必是要押當的人一進門就有「矮人一截」的感覺，開起口來才不敢漫天要價。

現在這個押當的身個兒可不矮，竟然比那高不可攀的櫃枱還要高出半個頭。他滿臉虬鬚，一臉凶相，右手直垂，好像有些活動不便。左手一抖，從袖管裏抖出一根黑色的洞簫，往櫃枱上一放。

當家朝奉叭嘰叭嘰地吸着旱烟袋，儘管你身高個兒大，他却沒看在眼裏。然而當他看到櫃枱上那根墨竹洞簫時，旱烟袋連忙離了手，瞇着的眼睛也睜大了。

他將洞簫拿在手裏，豎着看了一眼，道：「當多少？」

那押當的虬鬚大漢沒有作聲，只是伸出三根指頭比了一比。

「寫票，」當家朝奉拉起嗓門唱了起來：「墨竹洞簫一管……」

「墨竹洞簫一管。」二朝奉一面下筆如飛地寫當票，一面複述着。

「祖傳墨竹洞簫一管。」那虬鬢大漢惡聲惡氣地開了腔。

「改——」當家朝奉變得非常聽話。「加祖傳二字。」

「加祖傳二字。」二朝奉照樣覆述。

「當大洋三元。」

唰！唰！唰！二朝奉大筆一揮，寫好當票。三塊大洋合着摺疊整齊的當票立刻到了那虬鬢大漢的手裏。

押當的虬鬢大漢才走出坤元當舖的門，那管祖傳墨竹洞簫已然到了唐貴臣的手中，塞在簫管中的紙捲兒已攤了開來。

只見那張紙上斜斜地寫着：

「蔡勝龍今早過了馬塲坪。」

唐貴臣以中指將那張紙片彈了一下，喃喃道：「好快啊！」

「馬塲坪離這裏只有一吉二。」旁邊的金浩插了咀。

唐貴臣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目光出神地前望。良久，又用手指重重彈了一下手中的紙片，吁了一口大氣：「嗨！老二！不是我迷信，我總覺得這回出門硬是有啥不對頭！」

「老大！」金浩冷冷地笑道：「你的豪氣那裏去了？這幾年我們不但在蜀中未遇敵手，即使偶而到雲、貴走走，也沒有碰過釘子。憑你的機智，憑我們手底下的實力，那回不算順當？」

（未完）

武林軼事

黃飛鴻意外結良緣

·神光·

黃飛鴻這個名字，在香港無論少年，老人，婦女都知道他是個甚麼人物了。他能够有這個响噹噹的名字，那是要拜小說家和電影的功勞了。

黃飛鴻被列爲廣東十虎之一，其武功自然有過人之處，他的事跡大都搬上銀幕，或者寫成小說。

黃飛鴻的事跡被寫作小說，是朱愚齋開始的，他是林世榮的門徒。

至於關德興拍黃飛鴻，據說，那是「黃飛鴻健身學院」開幕那天，在英京設宴，到賀嘉賓非常之多，有些電影商人，在席間提議拍一部「黃飛鴻傳」，立刻找朱愚齋商量，由關德興主演，這一部「黃飛鴻傳」一出果然收得之後，陸續拍了許多部黃飛鴻片，聽說到現在爲止，將近一百套了，黃飛鴻的事跡便成爲中外皆知的英雄人物了。

其實，黃飛鴻一生浪蕩江湖，廣傳洪家拳技，生前只是平平淡淡的過生活，死後廿餘年才得到這種榮耀，也可以說是無法猜想的。

別的事跡不要說了，黃飛鴻的繼室莫桂蘭，現時還在香港，在銅鑼灣主持「黃飛鴻健身學院」，說起黃飛鴻和莫桂蘭的結合，是有一段事跡的，原來黃飛鴻和莫桂蘭未結合前，已經有三個夫人了，第一個姓羅，第二個馬，第三個姓岑，都相繼病死，莫桂蘭是第四任夫人，因此，有許多人說，黃飛鴻命硬尅妻，那個女子還肯嫁他呢？

莫桂蘭和黃飛鴻的姻緣是如此的；有一次，南海佛山附近的叠滘鄉，爲着是臨海廟的溫許二公誕，舉行慶祝，這所臨海廟是香火很旺，每逢誕辰，熱鬧非常，這一年的誕辰，便邀請黃飛鴻及門徒前往舞獅賀誕，黃飛鴻也樂意受聘。

於是去廟前搭起一座大棚，當獅子參完神後，照例是登台開盤，所謂開盤是上台表演，舞過獅後便是表演功夫了。

依照武術界的定例，先由門徒開盤，最後是由師傅作收盤的。當各門徒都把洪家的功夫表演完畢之後，便輪到黃飛鴻作最後表演了。

黃飛鴻這一次表演的功夫是一套「猺家大耙」，猺家大耙重十餘斤，是一把三齒大耙。黃飛鴻身穿對胸衫，腰束一紗帶，脚踏薄底鞋，站在台上，先向觀衆拱手，然後掄起大耙表演。

黃飛鴻把這一個大耙舞得虎虎風生，那知演至「老鼠趕貓」，「鬼王撥扇」之時，將耙一甩，隨即舉足一踢，那知他的脚踢出時，所穿的布鞋忽然飛出，飛向台下，正中一個女子的前額。

這本來是一個無心之失，黃飛鴻立刻在台上向那女觀衆說一聲「對不起」，便以爲無事了。

那知道這女子，被布鞋跌中，柳眉倒豎，鳳眼圓睜，不由分說，直上台上，逕自走到黃飛鴻面前，兩手連揮，一連打了黃飛鴻兩下耳光。

同時說道：「枉你是個鼎鼎大名的拳師，一踢脚，連鞋都脫落了，幸然是鞋，如果是兵器，我的性命就喪生你手上！」

黃飛鴻被這女子打了幾下耳光，不但沒有發怒，反而向她道歉，那女子才算氣消下台而去。

黃飛鴻望着她的背影，摸摸自己的面額，心想：這女子火氣如此剛烈，是他生平少見的，自己命硬，一連尅死了三個妻子，以後娶妻，一定選擇一個有雌威的女子，否則無法與自己同諧白首……

自此之後，黃飛鴻對此女子有了深刻印象，暗中使人去調查，後來才結成了一段姻緣，這一段姻緣也成爲武林佳話。

東方英

新派武俠小說

表表者

打得徹底
打得激烈

$4.00

霸海心香
第一集
東方英

狂俠傳奇

$3.60

武林高手
各顯奇謀
看

鹿死誰手！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